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确切的记忆/沈旒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7.12
(闽教书香文库·年度教师丛书)
ISBN 978-7-5334-4896-7

I. 不… II. 沈…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2576 号

闽教书香文库·年度教师丛书

文库主编: 顾明远 副主编: 黄旭

丛书主编: 张文质 刘良华

不确切的记忆

沈旒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电话: 0591-83726971 83733693

传真: 83726980 网址: www.fep.com.cn)

福建二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三明市新市中路 70 号 邮编: 365001)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14 印张 208 千字 2 插页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100

ISBN 978-7-5334-4896-7 定价: 2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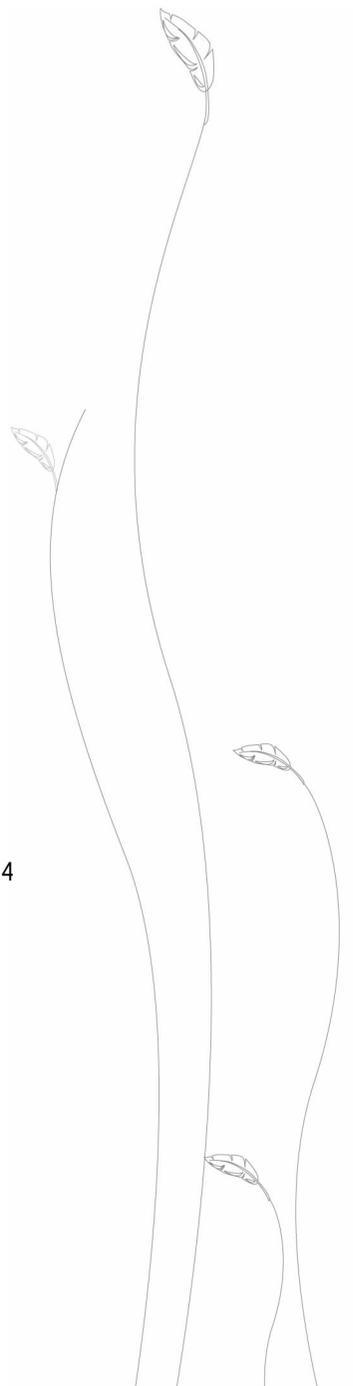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向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目录

••• 我经过这里

- ◎无轨的历程 / 3
- ◎我的老师是学生 / 4
- ◎伟——无力的牵挂 / 6
- ◎海——不可放弃的希望 / 10
- ◎丹——被改变的轨迹 / 13
- ◎回望只余美丽 / 16
- ◎女儿的画 / 18
- ◎操场拾遗 / 19
- ◎一直走下去 / 21
- ◎我庆幸 我不是你 / 24
- ◎171 支铅笔的下落 / 26
- ◎听到有人说“不” / 27
- ◎评课 / 29
- ◎关于“在场”的断想 / 31
- ◎我是什么老师 / 33
- ◎从学生学习回望教师培训 / 34
- ◎心情起点 / 40
- ◎拒绝合唱 / 42
- ◎心存期待 / 44
- ◎谁培养谁 / 45



••
••
••
••
触到生命的经脉

◎在放弃与坚持之间 / 114

◎理性的自私 / 116

◎时空两度 / 118

◎处在边缘 / 119

◎正道在左 / 121

◎出走的教师 / 124

◎无力说出 / 130

◎只有面对 / 135

◎生命的张力 / 137

◎仍然柔软 / 139

◎在矛盾中徘徊 / 140

◎无调式的阅读 / 143

◎从能够改变的做起 / 144

◎自断其尾 / 146

◎有一种基本承诺 / 148

◎静听投诸生命的文字 / 150

◎非这样不可吗 / 151

◎我在读 / 152

◎喋喋不休中的思考 / 155

◎无言的照面 / 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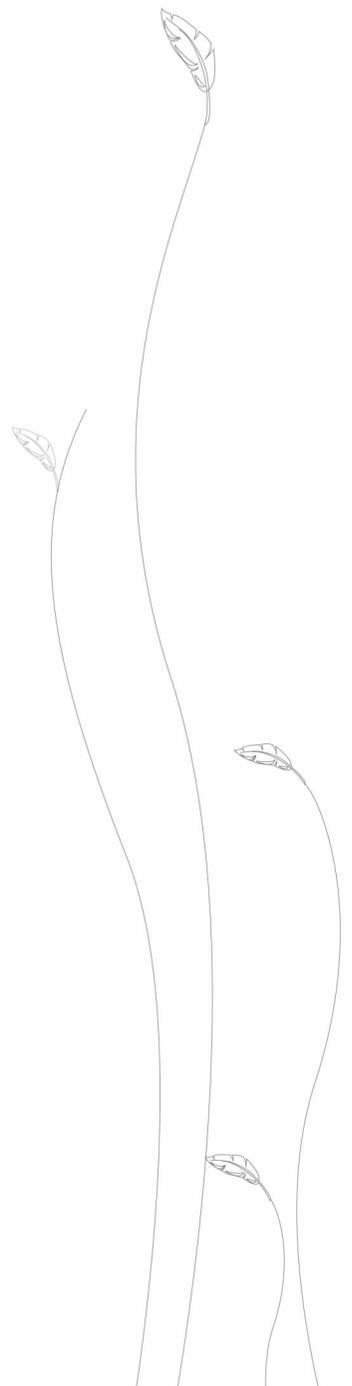
◎终止判断 / 159

◎以“爱”的名义 / 162

◎为何而来 / 169

◎舒展在晨曦中 / 171

◎纸字的眷恋 / 173



••
••
••
••
不确切的记忆

- ◎另一种“优质”生活 / 174
- ◎夜车 冷雨 / 175
- ◎把日子钉在纸上 / 177
- ◎微不足道 / 179
- ◎放假 / 180
- ◎地菜记忆 / 182
- ◎改变 / 183
- ◎再见必是新人 / 185
- ◎溯洄 / 187
- ◎菊花绿时眠 / 191
- ◎我看到了天空的微笑 / 1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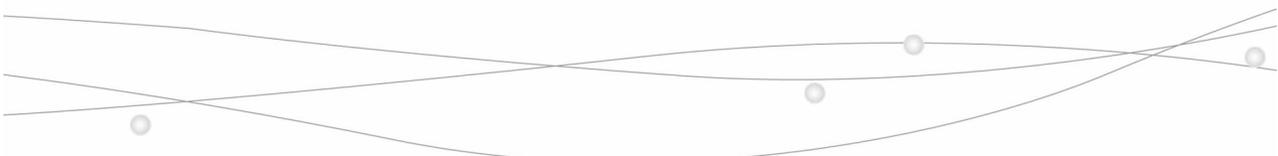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
••
••
••
碎语断章

- ◎这七日 / 197
- ◎为七日绾个松松的结 / 197
- ◎尽力绽放的美 / 198
- ◎我什么也不是 / 199
- ◎面对分数 / 200
- ◎公车上的思绪 / 201
- ◎战栗的心 / 202
- ◎晨曦中的风语 / 202
- ◎雨中 / 203
- ◎共同的平淡 / 204
- ◎一日碎片 / 205
- ◎清晨的杂思 / 208
- ◎几句疯话 / 209
- ◎一笑而过 / 210
- ◎寻找意义 / 212
- ◎写在一个陌生的城市 / 213
- ◎划过天际 / 214
- ◎只是经过 / 216



第一章 我经过这里





“逝去的感觉，无论痛苦还是欢乐，无论它们一度如何使我们激动不宁，隔开久远的时间再看，都是美丽的。”

无轨的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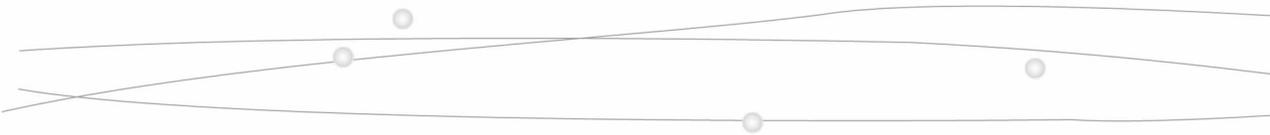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我只是普通教师，如果您问：你的求学经历是怎样的？你是怎么当上教师的？期盼着我能像别的老师一样回答得很完整、流畅，恐怕对我，有些困难。也曾读过老师们介绍自己教学生涯的文字，写得真好，羡慕之余是羞愧。

追忆我求学的过程，只余下些片断，有时循着不确切的记忆，沿着教育这条线索，也能回忆起关于学校、课堂，老师、学生、朋友和同事的零星的经历。

因为生活的不稳定，从小学到高中到大学，辗转在近十所学校间。记得每次初入新校，总在夏季，校长们审度的目光会把人逼出一身的汗，但想起小学的几位班主任，他们用洁净温润的手牵着我，进入一个个完全陌生的班级，总有同学会在第一时间，悄悄地不经意地和怯怯的我说起话来，心里顿觉清爽。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应该算是一个自闭的孩子。因为当一切向外的熟悉的线索都被不断变化的生活切断后，就只能躲在角落里，向内寻求保持自身完整的力量，不断向内退缩、退缩，最终形成了一个坚固的茧壳，整天沉溺于书本及自己的想象中，在那里海阔天空，在那里得到安慰。这样的情结给后来的人生规划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等到高考填报志愿，我并不知道本科与专科的区别，还有不同的专业可以选择，只知道自己考得不太好。如果要问为什么选择师范，根据现在的推断，可能与少年时强烈的独立意识有关。师范专业起分线不高，录取有保障；读师范有补助，包分配，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在志愿表上填入师范，我想也一定与小学转学时班主任温润的牵手有着某种关系。

没有什么宏大的愿景和内心的热爱，说起来让您失望，考入师范可能



真的是一种无观念作用的偶入。

我知道没有坦途，世事无常，个人的发展不可能尽如规划与预设，成长的道路被四季的流转遮掩着，很难清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脉络，发现生活更多的是种种偶然聚合成的必然，种种期许汇集成的坚持。从迷茫的过去一路走来，无法洞明未来，却不妨碍珍惜现在，坚守着对职业和自我的一份执著，知道困难，也知道工作，以自己愚钝的笔，忠实而认真地记下生命中的点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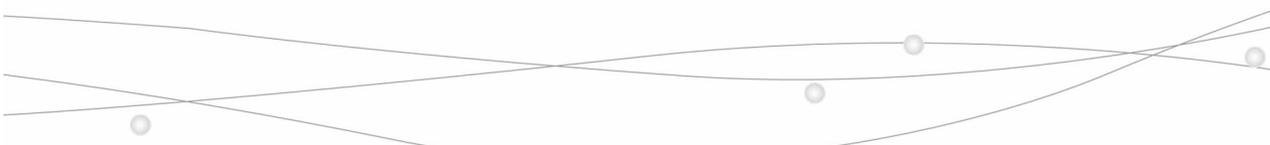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我的老师是学生

读师范的几年，有事没事都喜欢泡在图书馆。那里有一个靠窗的位子，几乎就是我的专座，读得最多的是文学和哲学类的书籍。尽管也有教育教学方面的课，但基本是理论性的空对空，无趣得很，背完考完，脑子里一片空白。

师范毕业后在初中教语文，对自己的第一节课没什么印象，后来偶然翻看人事档案，找到十几年前留下的几张发黄的纸片，记录着第一节入校考核课上我的表现：“教态自然、普通话标准、板书清晰、对文章有自己的理解，但在教材的处理和与学生的交流方面有待加强。”评价结果是良，这些是后来才知道的，当初，并没有将意见反馈给我。作为一个老师，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能力上都没有准备好，就这样懵懂走上了讲台，当时并没有误人子弟的担心，现在想来有些后怕。

如果要问谁教会了我教书，我的老师可能正是我的学生。

我带的第一个班是初二年级三班，因为与学生在外形上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没有杀气，所以，在教书的前几年，学校一直没有安排我当班主任，只带语文课，我凭着自己那一点点文学功底，自信地在语文课上胡侃。可能是运气比较好，那个班的学生并不像现在的学生有那么多问题，除了每学期期末排名外，教学的压力也不大。那时好像也没有那么多教学研讨活动，除了一本教科书，一本教参外，一切靠自悟。没有理论与经验



的支撑，教学只能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由于年龄与学生接近，在课上，学生并没有觉得需要对这样一个小老师肃然起敬，用现在的理论术语来说我们基本处于平等的交流状态。他们会常常提醒我：“这样讲不是更简单，搞得那么复杂？”课下他们会告诉我怎么对付上课爱讲话的家伙，班上几个常帮老师印卷子的男子汉还教会我刻钢板，推油印机，我常常是不耻下问，他们往往也乐为人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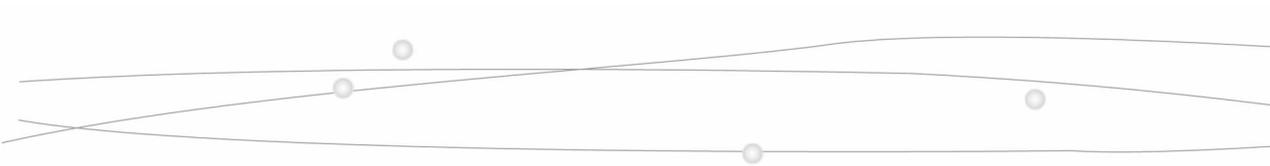
有段时间很得意地发现，拿来一篇课文，我竟然能迅速地发现考点在哪里，学生在考试中也比较争气，感觉不用花太大的气力，就能对付考试。有时会想，可能自己生来就是当教师的命吧。

那时单身，住在学校，又比较清闲，于是在班上提议，搞一个文学社，办一份小报，于是我那间仅有七平方的小屋热闹了起来。有时我们聚在一起读书，有时忙着刻、印，有时商量着“发行”（在学校内，每份卖一毛钱）。印的方式还是“挺进报”的搞法，内容一部分是摘抄，一部分是学生和我的习作，小报一共出了二十多期，直到他们初三临考才不了了之。

第一次外出比赛上课讲的是《苏州园林》，并不像现在，全校都会帮你打造一节课，那时好像大家都不在意，在班上试讲过一次，小东西们有的说要是图片就好了，有的说第二段我们都没弄清楚，没有上次讲《卖炭翁》过瘾，他们常以是不是好玩来评判我的课。

连上课的行头，都是临出发前，几个要好的女生在寝室里帮我搞定的。那次的课，如他们所愿，上得比较好玩，他们的眼光不错，得了市里的一等奖。回到学校，他们比我还开心，定要我拿出奖金来请客，晚自习时在七平米的小屋里闹得厉害，扰了隔壁教师，告到校长那里。我被警告，让我注意，老师要有个老师样。也找学生个别谈话，可能是问了文学社的事和那晚的事。从此，小屋静了下来。

这一段的教學经历并没有更多的关于教育教學的思考，很多的教學行为处在无意识的自发状态，教學智慧来自直接的、原初的教學体验，和当下的有思想的优秀教师相比，真是相形见绌，但这种亦师亦友的身份，有着实实在在的快乐，正是这一段教學经历让我确信自己喜欢这个职业。



伟——无力的牵挂

“有一种基本承诺，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在这儿，你可以相信我。”

——马克斯·范梅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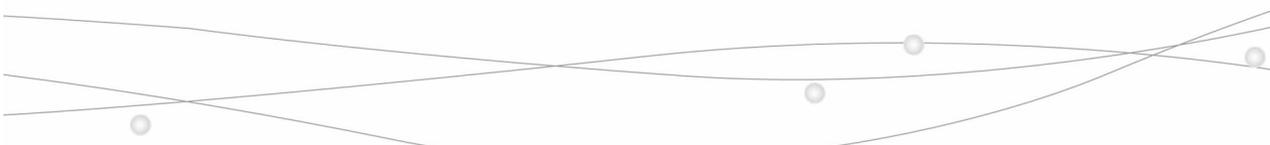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2002年，在孩子们初中毕业的聚会上，还见过伟。我注意到，他穿了件条纹衬衫，收拾得清爽伶俐，全然不像小学时的邋遢，虽然个子不高，却已经是个挺帅气的小伙子。我以为他不会来，在我的印象中他对这个班意见最大，看来我错了。他和同学们一起吃饭，相互寒暄时，我注意到他们之间的友善，他能来，是我的欣慰，我觉得孩子们长大了，能互相体谅了。那天的聚会，尽管和他交谈不多，但我不得不承认，我最关注的是伟，因为他的变化最大。他在老同学面前，很要面子，当我问他近况时，他说因为以前没好好学，准备复读初三，再参加中考，情况可能会好些。语气是那样肯定而自信。我说：那也是不错的选择，能复读吗？伟扬了扬头，说妈妈找了在教育局的熟人，能行。看得出他对复读充满期待。

在那以后的聚会里，就再也没见过他，我曾谨慎地向班上的其他同学打听他的情况，不好正面谈及，因为他毕竟是这班孩子心里的一个隐痛。

最先得到的消息是伟在初三交了女朋友，几个孩子在谈及这事时有些不屑，一个小时候特别调皮的男孩子用了“连伟都交女朋友了”的表述。接着是听说他母亲到处告学校，告老师，说他们欺负伟。对此，我并不奇怪，他母亲一直是这样，她的被虐神经质表现，我领教过，当时是无奈而气愤，现在作为旁人，就只余下同情，又为伟揪起心来。看来有些事是没法改变的。

在小学的时候，伟是出了名的让人头疼的孩子，在接这个班之前，关于这个班我听到的第一个名字就是伟，其他老师善意地提示我，这孩子最脏、最差，好像有多动症，别惹他，他妈妈有点神经质的，是没事找事的那种。

班上有连留三级的海，再加上这个令人头痛的伟，再加上我这个刚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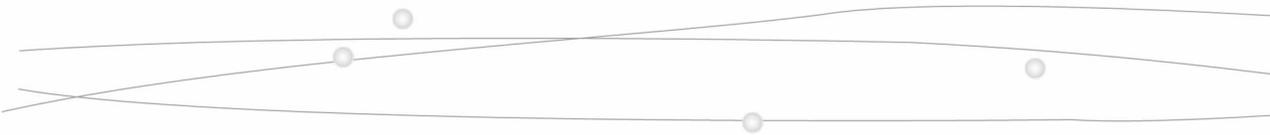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中学下来，从没带过小学生的老师，对接下来几年与他们的相处，心里充满了恐惧。“你能管住一班初中的学生，难道还搞不定这班小家伙？”我给自己鼓劲，尽管充满挑战，我也只能接受。

记得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上语文课，教室里一股屎臭味，孩子们一边用手在鼻前扇着风，暗地寻找着气味的来源。孩子们的注意力没法集中，但并不敢离开座位，我是课堂上唯一能四处走动的人，很快，我就知道是伟，因为他从来没在教室里安静地坐下来过，要么跪在凳子上，要么茫然地在教室里穿行，大家都习惯了，除非他闹得特别厉害，我一般不干涉他。但这会儿他安静地坐着，不时地扭动，不安而狡黠地四处张望，我就知道是他。不要怪我偏见，其他老师当初说得没错，这班最脏的可能就是他，衣服从来分不清本色，地上的什么都能捡起来放到嘴里，两只小手长年黑乎乎的，黄鼻涕经常吊在唇边。带他洗手，给他擦鼻涕成了我进教室之后必做的事。当时，我只能停下来，让孩子们做作业，为了不引起注意，过了一会儿，我才走到他跟前，把他牵出了教室，用毛巾给他围上，把裤子洗好，晾在篮球架上，让他坐在我办公室里。我并没有责怪他，只是有些为他担心，难道真像其他老师说的那样，他是有问题的？如果真的有神经上的问题或是真有多动症，是不是应该提醒他母亲带他去检查一下？

可我一直没提起这事，首先是因为他的母亲。她可能是最常光顾教室的家长，早自习上了，她还在教室里给伟的嘴里塞包子、粉条之类。我最不能接受的是她常到班上来叉腰大骂其他的孩子，说他们欺负了伟等等。班上确实有几个调皮的小家伙有这种倾向，但我不能容忍伟妈妈的做法。终于有一次，我告诉她如果孩子们有什么不对，告诉我，我来处理时，她愤怒地指着我的鼻子骂起来，就是你们这些老师包庇，这帮小崽子才敢欺负伟。我知道我性格的弱点，除了哭，不能做什么，我对自己说，对得起伟就行，至于伟的妈妈，我敬而远之。

心里对她和孩子更多的是同情。因为是厂矿子弟学校，学生不仅一块读书，而且住在一处，有些孩子的家长，也谈到伟妈妈的可怜与可恶。她的经历最确切的一次，是我去家访时她自己的叙说，她拿出年轻时的照



片，让我看她的长辫子，说自己也曾是厂里出名的美人，嫁给了厂里一个不错的技术员，生了伟，可命运不测，孩子表现出与其他孩子不同的地方（她不愿意描述孩子小时候的异常），她执意不肯去检查，认为孩子没问题，可伟爸爸不能接受，或是有其他的原因，在伟五岁时，就跑到南方去了，音信全无，最近突然写信回来要和她离婚，她恨啊，她以前也不是这样窝囊，她也是要强的呀，现在她不凶，就会有人欺负她，当初，她厉害一点，伟爸爸怎么敢离开，她说伟像他父亲一样聪明，应该是这班孩子中最出色的，她不承认孩子学习上的困难，认为一定会有出息等等，她絮叨了两个小时，越说越气愤，一把鼻涕一把泪。望着眼前的女人，我的心里只有同情和无奈，没办法和她再谈孩子的事。但从此更能理解她的极端自我防护，总觉得别人在欺负她，常常以进攻的方式来防守。

伟成为班上最让我头疼，但又是最为关注的孩子。我见识过伟妈妈给孩子辅导作业，（因为伟常不记得抄作业，伟妈妈一放学就到教室里来让孩子完成作业再回家。）撕本子，歇斯底里地叫喊，用手掌击打孩子的头。我喝止，她愤怒，大哭：这孩子要是没出息，一辈子太不值了。孩子有时也会用同样歇斯底里的办法反抗，咬母亲的手，用头撞桌子，有时只是面无表情地傻笑。看到这一对母子如此相处，我很害怕。

我知道伟并不傻，有时也是安静、聪明的，因为有一个夏天，我看到他在香樟树下，一个人蹲着半个多小时，我同他一道蹲下时，发现他正在看一群蚂蚁搬家，他指给我看他发现的小蚂蚁的家，告诉我它们行动的路径，告诉我它们吃什么……我陪他看了一个多小时蚂蚁。孩子真的很好，我觉得那会，我的心和他小小的心真的走到了一起，他只是个小孩子。

我在班上表扬了伟善于观察，想鼓励他好好学习，第二天，伟妈妈得意地说我的孩子还用说，他一定是最好的。我再和她谈孩子学习习惯的问题，伟妈妈显然不能接受。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误，有一种东西在他们母子间膨胀，极端自卑又极端自傲，重叠在一起，于是有了更多的冲突与撕扯。

因为担心伟妈妈找麻烦，很多孩子不太敢跟伟玩，这样伟就更要缠着他们玩，有时会有意惹事，来引起其他孩子的注意。一天，校长找我谈

话，说我们班出事了。

事情发生在体育课上，几个孩子在一起玩，伟要参加，但又不遵守规则，于是发生了冲突，伟用头去撞凯，凯侧身让了一下，伟撞到了一面墙，体育老师处理了这事，当时伟并没有头破血流，老师和其他孩子也都在场，还带伟去医务室做了检查，体育老师也向我说明了这事的经过。我批评了那帮孩子，问伟还疼吗，伟说没事，孩子们拉了手表示和解。

问题出在第二天，凯的母亲说伟妈妈在她家门口大骂，说要告上法庭，凯妈妈想知道到底事情的经过是怎样的，伟妈妈要一笔不菲的赔偿，凯妈妈也是厉害的，于是两人大闹，最后伟妈妈说学校发生的事，学校也要负连带责任，事情越闹越大了。伟妈妈拿不出医疗证据来，只说孩子喊头疼，头晕，可能有后遗症云云，如果没人管这事，她就去找教育局的同学来处理这事。终于闹到教育局，来人几次询问学生，孩子们吓坏了，这才是我最担心的。由她吧，我想，不过，真的是没有道理的过分。

后来，这事也渐渐平息了，伟妈妈说，这事没完，只要有什么事，还要到学校扯皮，我从她这种极度的自护中感受到的是可怜。伟妈妈对我们班的责骂，让我伤心，而她对我的谩骂，也让我委屈。

小学毕业，伟妈妈以此事件，要求上一所好的中学，未果，听说初三复读，找的这个理由。唉，可怜的人，可怜的孩子。

初三毕业聚会时，能看到伟这么自信，和其他孩子没有什么两样，我心里的高兴，没办法说给别人听。

去年孩子们高中毕业的聚会时，伟没有来，我后来知道，他又复读了高三。今年，聚会时，我又提到伟，尽管我知道孩子们不想提，我还是跟他们说，伟是最担心的，希望大家能关照他。

飞说，不太好关心他，当初伟复读时，飞到他家，说如果有什么学习上的困难，可以找飞。但接下来的事，让飞为难，伟和她母亲，每天都来找飞，有时晚上很晚也会来，飞的母亲为此警告了飞，飞无奈。

接下来，有学生告诉我今年高考前，伟和母亲关系恶劣，伟跳楼了，好在被一楼的竹篙接了一下，受了伤，并无大碍，几个同学去看过伟，当时没有告诉我，怕我担心，后来，伟和母亲搬了家，就再没有消息。我的

心悬起，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伟在命运中沉浮，一个小小的人在其中挣扎，一会儿浮出，一会儿又被淹没，我伸出手，企图用自己的力量拉住他，有时感觉快触到他了，有时我又不得不放手，看着他又落入自己的命运，有什么比这更让人伤心呢？抱歉，我只能抓住力所能及的，却无力与他的命运抗争，知道救不了他，可我还是会伸出手。

这样，我能原谅自己吗？

海——不可放弃的希望

从没教过七八岁的小家伙，一进二年级教室，就被一双双小眼睛盯得有些不知所措，曾在心里安慰自己：“十四五岁的学生我都能对付，不信就对付不了你们！”然而，这会儿站在讲台上，几乎在踌躇满志的同时发现了自己力不从心。

有些好心同事提醒，他们说这个班一年级就换了三个班主任，气病了林老师，气走了代课的老师，给我描述了伟的邋遢，景的出格，凯的厉害，龙的懒散……听说还有些其他班不要的学生，趁着这班无主，塞了进来。

开始点名，点到名的同学站起来喊“到”，看着孩子一张张稚气的脸，并没有令人感到可怕的迹象。点完了所有的名字，正准备合上名册，一个孩子突然站起来，说：“老师，你没点他的名。”指了指后排角落里单坐的学生。

那孩子抱着书包，一脸通红的站了起来，我吃了一惊，他的个子比我还高，我看看花名册，并没有漏了谁。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他刚来，是从六年级留下来的。”一阵哄笑，这孩子站着几乎把头埋在了胸前紧抱的书包里，我问：“你能告诉老师你叫什么吗？”他不抬头，有个孩子插话说：“他上学期和我哥一个班，他叫海。”

我赶紧让他坐下，他站着太显眼，他如遇大赦般地坐下，趴在桌上，

仍把脸埋在书包里。我开始说话，我不记得当时说的是什么，还是七年后一位学生告诉我，那天我不断重复“不管以前你们怎么样，让我们重新开始！”孩子们说当时有些听不懂，但心里记得，可见，我是说给自己听的。

对孩子那样说，是要让大家振作，其实，我心里仍有些忿恨，明摆着欺负人，六年级的班主任怕影响班级毕业的成绩，执意不要这孩子，留级也应该留到五年级，怎么也不至于留到二年级。听说是他太出名，其他年级、班级都不要，这个班没主，就这样塞了进来。忿恨之余是怜惜，怜惜海，怜惜这班孩子，如今我是头儿了，不能再让谁被欺负。于是，我暗下决心，带好这班孩子，别让他们被人小瞧了。

开学没几天，海的妈妈、奶奶就来学校找我，两个人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要我千万收留这个孩子，孩子并不坏，就是读不进书。妈妈愧疚地说，是自己身体有病，怀海时吃了药，可能影响了智力，今年十三岁了，个子长得高，成绩没长进，奶奶保证在家一定督促海学习，争取不给班上拖后腿。孩子这么大了，不能再留级了，好歹跟着这班混到毕业，让我别嫌弃，不然海将来怎么办呢？奶奶最后抹着眼泪说。

见不得这样的场面，我赶紧应承，这个班已经是出名的不好，成绩差点何妨，不留下海，良心上如何过得去呢？我只是担心海能被孩子们接受吗？海是否能接受这个班呢？

重新开始对海来说真不是件容易事，海在班上最突出的是身高，每次做操，海自觉地最后出教室，站在队尾。渐渐地，大家对海的身高适应了，几个男生，开始跟海一起玩，看得出海会像大哥哥一样让着小弟弟的。

有时，孩子们做作业时，我会呆呆地望着海，怀疑大家对这孩子的判断。海白白净净的，不像其他智力有问题的孩子，从外表上就能看得出，上课也不闹，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海从不举手，开始时，我会有意点海来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我注意到海的脸先刷地红了，站起来时会有意曲着膝盖，尽量让自己显得矮些，用乞求的眼光望着我，一言不发。感觉到海的局促，后来，除非海举手，我不敢再随便点海发言。我总觉得海的眼光是有灵性的，我甚至能从中读出他对我收留他的感激，这样的孩子能

差到哪里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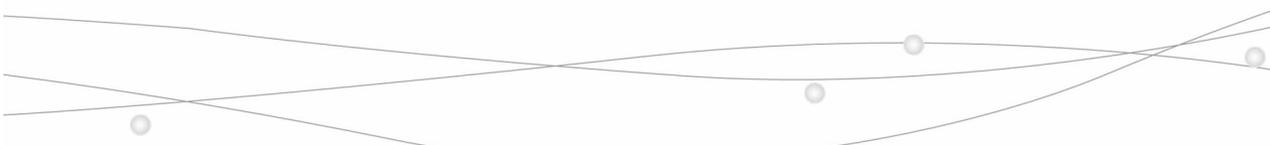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第一次测验，海就让我见识了他的成绩，整张卷子几乎没怎么动笔，语数的水平不及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在学习上，我真拿海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做作业时我会有意转到海身边，看看他写的字，这时他总有些不安，诚恳地点着头，真不知道他听进去了没有。

为了海的学习，我和海的奶奶联系过几次，我希望海至少能保证及格，看得出，海也感受到了压力，他也努力了，表扬他时，他总是一脸羞涩。我对海的要求，是和其他孩子不同的。

有时候，海是我的帮手。班上灯线被同学拉断了，第二天，我发现海从家里带来了电工工具，自己搭桌椅去修。大扫除的时候，他总是自告奋勇地擦高处的灯、电扇和玻璃，这种时候，总是我给他打下手。开学搬书，你会发现海是一次搬得最多，跑的趟数最多的，他还会帮我清点所有书的数目。春游时，他是班上的大力士，抱过受伤的伟，背过晕车的静，扶过中暑的丹。大家都去玩的时候，把包丢下，海会把包收到一堆，看着，直到同学来取。除了成绩，海几乎可以说是优秀的，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海以前的班主任要抛弃这样的好孩子呢？

有次，到植物园玩，孩子们排着队经过一片树林，我在队首，海习惯地在队尾，我们已经有一种默契，他会帮我看着，不让班上其他同学乱跑或掉队。突然队伍一阵骚动，几个女生尖叫着“蜜蜂！”不知是谁触动了蜜蜂窝，一个女生好像被蜇到，蹲在地上抱着头哭，其他学生四下跑散。我赶紧过来，海已经从队尾赶到，一边喊快跑，自己倒没动，用手里的饮料瓶，为蹲着的同学赶着在头上飞来飞去的蜜蜂。结果在这次事故中，班上两人被蜇到，一个是那位女生，一个是海，看着他红肿的鼻头，我的眼睛酸酸的。

伟的邋遢让班上的同学受不了，同学说，他身上是有味的，我说过伟几次，好一阵，坏一阵，孩子们吵着不跟伟坐，又有家长来找，我很为难。有次班会，几个女生又提出来，伟气呼呼地说他不坐了，就站在后面，海站起来，把伟的桌子搬到自己桌子旁边，和我一起坐吧，他笑着说，于是常见海和伟一起玩，他们自称“难兄难弟”。



六年级一次拔河比赛，海伤了脚，我带着几个孩子去看他，这才知道他家离学校很远，有三站路，想起让他管了几年的钥匙，让他每天早到，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到他家，他脚打着石膏，看到我们迎了出来，奶奶说，他在家想班上的同学了，每天都会念叨老师和同学的事，说得小伙子脸红。

回到学校，仍不能上体育课，他就坐在乒乓球台上义务为同学看衣物。我改完作业，到操场散步，遇到，坐在一起，我问他毕业了有什么打算，他已经变声，说话时带着男性特有磁力和责任感：“上初中，好好学，不行就去学门手艺，妈妈病得厉害，得照顾好妈妈。”那一年他十六岁。

小学，海顺利地毕业，就近进入一所中学，后来，一直没有消息，孩子们每次聚会都会提到海，我想他也不会忘记，不能来聚一定有其他的原因。算算他今天二十四岁了，他还好吗？

丹——被改变的轨迹

在这一班孩子中，丹的名字是第一个被我记住的。

打了铃，当我还在教室门口忐忑着如何进去见这帮小家伙时，就看到一个小女孩，扎着对羊角辫，背着手在讲台上踱来踱去，一会儿虎着脸点这个的名字，一会儿又点另一个，这小家伙，厉害。我一进教室，就听她高喊一声“起立！”我猜她是班长，她就是丹。

听数学老师讲，丹从一年级开始就做班长，这一班孩子都服她管。老师也特别喜欢她，班上有什么事交给她，就尽可以放心。

刚接手，孩子们的底还没摸清，我不急着换班干部，但丹的威信，让我渐渐有些担心。

首先是丹对同学的态度。早读或课前，在老师还没有进教室之前，丹就会自觉地站到讲台上维持秩序，谁要是没有安静下来，她会点名，或是在黑板上写出他的名字，喝令他站起来，这班孩子很少敢违抗，几个调皮的小男生，有时就不站起来，丹就会拿出教鞭，拍打他的桌子，大声地威

胁再不站起来告诉老师等等。我从没有教过她这些，真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学来的。我承认她的尽心尽力，但比较害怕这种做事的作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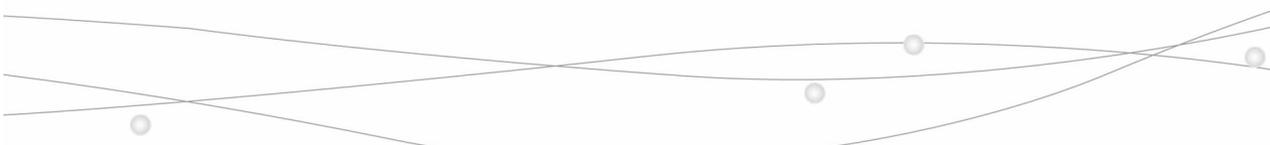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丹常常在办公室或操场上拦住我，告诉我，班上谁和老师顶撞了，谁上课在下面讲小话了，谁又欺负谁了，谁抄别人作业了，谁拿人家东西了等等，说完了，望着你，等你马上去处理。如果我当时不去，她会表现得很沮丧，并十分在意我对她提出的问题是否关注。有时，到了班上，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孩子们早已经自己摆平。丹这样做，常常让我感觉很紧张，而丹把这当成了自己的职责。

孩子们服丹，还有个原因，就是她的好强。丹的成绩在四年级前一直保持着领先，丹是读书时声音最大的，做题时速度最快的。有次，在课堂，我就听见丹能够把语文课文从第一课一直背到最后一课，叫人不得不佩服。有次发数学卷子，丹只错了一个小题，老师让订正后家长签字，第二天早上，丹哭着由妈妈牵到了学校，丹妈妈说因为卷子不见了，丹在家哭得天昏地暗，然后让妈妈找同学借卷子，重新抄并又做了一遍，搞得太晚，早上迟到了，又哭，说没脸见同学了，看着丹哭肿的眼睛，我心里有怜惜，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过了两个月，我重新组织班委会，小家伙们投票选班长，丹理所当然绝对是绝对多数票，鸣也得了一些票，我让鸣做副班长，值日什么的，丹、鸣还有另外几个小干部轮流来做。当时，就发现丹的小嘴撅起来了。后来，同学们告诉我，丹不和鸣玩了，还在背后说鸣的坏话。尽管我能理解丹此时心里的不平衡，但我不准备迁就她，还有意安排丹和鸣一起做事。没几天，丹的妈妈来找我，问学校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丹这两天回家闷闷不乐的。我给她讲了我的看法。丹妈妈表示理解，为什么会这么宠着丹，丹妈妈讲出了丹的身世。

丹是一个被抱养的孩子，这孩子有先天性的心脏病，老家穷，治不起，托人抱到大城市，找到没有生养的丹妈妈。丹妈妈疼心肝似的疼她，丹也好强，事事争先，丹妈妈庆幸自己的命好。我问，丹知道这事吗？丹妈妈摇摇头，一再表示会配合我做丹的工作，希望老师多鼓励丹。

本来就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冲突，我常常一起表扬丹和鸣，说他们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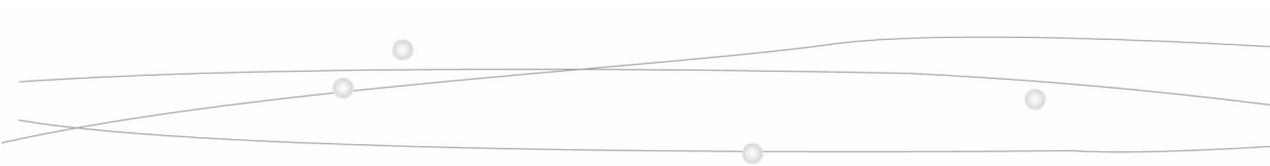
得很好，时间一长，丹与鸣的矛盾也渐渐化开，一直到毕业，他们都是最好的朋友和搭档。有时放学，常能看到两个小姑娘一前一后，一扇扇地关教室的窗子，然后有说有笑地牵手回家。

有次下暴雨，担心班上窗子没关好，前次暴雨大风，窗子没关，结果讲台上的本子吹得满地都是，不少还泡了水。因为是厂矿子弟学校，我和学生都住学校附近，我决定到学校去看看，那雨真大，打在雨伞上噼里啪啦地响，伞根本不管用，好不容易折腾到学校，全身都湿透了，到班上去检查，门窗电灯都关好了。我放心地锁上门，准备经过操场回家时，发现升旗台上，一个小小的身影，伞翻在一边，使劲拽升旗用的那根线，企图把已经卷贴在旗杆上的国旗降下来，孩子太单薄，湿透的衣服贴在小小的身体上，走近一看，是丹，羊角辫耷拉着直往下淌水，求助似的望着我，我使劲把她拖到伞下，要拉她回家。她不肯，执意要把旗子放下来，没办法，只好把她安顿在避雨的地方，叫来门房，很费了一番功夫，才把旗给收了下来。我送丹回家，她浑身发抖，手凉凉的。

第二天，学校大广播里表扬了丹的事迹，可丹没来上学。丹妈妈来请假，说丹病了。我很担心，去了她家，丹躺在床上，烧得脸红通通的，我一句没提学校表扬的事，我觉得那并不是件光荣的事情，那应该是我教学上的失误，我没能很好地教育孩子们珍惜自己。

到了六年级，一天丹妈妈来找我，紧张地说如果有其他人来找丹，一定不要让丹见，她说丹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可丹乡下的生母后悔把丹给了别人，正四处找。我也很担心，厂里很多人都知道这事，包括这班学生的家长，这班孩子中是不是有知道实情的，会不会告诉给丹，那丹怎么受得了。好在一年太太平平，没有谁来找过丹，丹的情绪一直也很稳定，只是学习上不如以前，尽管仍好强，班上还是有些同学能超过她，可喜的是，她不再是那么焦虑，慢慢可以接受这个现实了。

毕业后，她就近读了初中，仍很用功，不再当班长。2002年聚会的时候，丹笑着告诉我她中考成绩不错，和哲考到了一所学校。高考聚会时，没见到丹，听孩子们说，丹觉得高考没考好，没脸见我。常去丹家玩的煜说，丹家里贴满了小学时的合影，我开始担心她沉浸在自己小学的辉煌



里，没法挣出。这次聚会，我们又谈到丹，不知道谁说了句，好长时间没见到丹了，听说她情绪不太好。佩担心地说，会不会是她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我突然意识到，孩子们其实早知道，只是大家谁也不说，一群善良的孩子！我想，丹是幸运的！

回望只余美丽

上午，接到佩的电话，问在哪里会面。

一放假，那班孩子就开始相邀一聚，七年的分离竟没有冲淡四年的师生情谊，孩子们都已经是大二的学生了，分散在各地，却还记得我这个小学的老师，我感到欣慰。只是前一段一直抽不出身来，以前的班长，为了方便联络，建立了一个QQ群，名字取得真好，叫“一起长大”，八月份，一些孩子相约出游，于是聚会只能再往后推。

佩和飞终于等不及，前天就来电话约见，定了今天，一早就问在哪里会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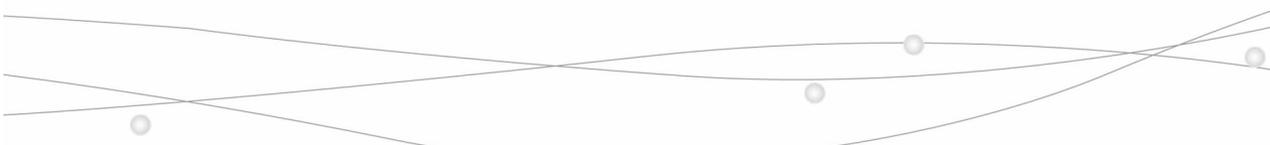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说实话，开心之余，也有些不安，对他们，我是熟悉而陌生的，孩子们离开了那么久，经历了那么多，会有些什么变化？现在，我有能力给他们些什么呢？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认得出他们。

远远地，他们就开始向我招手，两个孩子变化都不大。

佩还是那样笑眯眯的，只比六年级时高出一二厘米，女孩子可能都这样。现在读师范。她从小就是不要人操心的孩子。飞比先前瘦，长成了一个开朗的小伙子，在小学的时候就喜欢读历史书，练气功，属于男生中比较另类的。

谈到了班上的其他同学，我所担心的几个学生，伟、海、丹，仍没有音信，托他们一定联系，对这几个同学多些关照，如果有消息，尽快通知我。也得知有几个学生已经开始工作，大多数都还在读书。

坐在一起少不得说起他们小时候的事，他们的记性显然比我好。他们



记得，我给他们上课，第一次用幻灯片，他们的惊奇；我夸口说，大家不用转学到好学校去，我保证你们能在三流的学校，受到一流的教育，他们的感动；还有那节好玩的作文课上的巨大的悬念。“你的课很好玩！”这是他们对我教学最高的评价。

佩的写作能力给我的印象很深。她说起，我们有一段师生同做日记的事，写完一本日记能换一支钢笔，她的一篇日记还得了一百分，她现在回看那篇日记真的不怎么样，而且文章得一百分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竟然得了不可思议的一百分，这才是她坚持三个月记下五六本的真正原因。她说，很多同学还保存着当时的日记，同学聚在一起时，常拿出来读。我提议大家再写写那段我们相处的日子，用文字来保存一起长大的经历。

也谈到了我的教学失误，比如一年秋天，佩、煜几个班干部在教室里扔纸团打架，被我逮住，罚他们到操场扫落叶，操场上一个人都没有，他们扫干净了又落了，又扫，委屈得哭；说起龙不做作业，我说要抽他的懒筋，撕了他的作业本，并让全班男生不理他，飞当时真听话，龙找他说话，他不理，结果现在还耿耿于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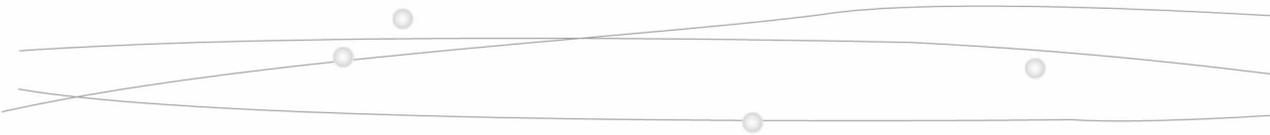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我急忙道歉，想想当时确实做了很多蠢事。孩子们说老师也会有喜怒哀乐，这倒让我们觉得真实，飞突然说，你动怒，至少说明你“生命在场”。这个词太熟，问他从哪里知道的，他谈到了钱理群教授，谈到了孔庆东，谈到了王泽钊，他们真的长大了，我不再是老师，只是朋友。

飞还谈到了他的阅读起点，竟然是我孩子到班上玩时带的一本彩图的世界史，他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在班上图书角借的《三国演义》，初二时，喜欢《道德经》。

更让我吃惊的是，我发现，他们都有随身带书阅读的习惯。飞包里的是一本《圣经》，中间夹着一张教会活动的邀请。

佩想当教师，她问了一些入行的细节，让我推荐几本教育学方面的书，我建议她在读这类书时，联系自己受教育的经历，做读书笔记。

飞想当律师，现在正在读法律专业，但他说，并不想把所有的时间用在工作上，每年会有两个月时间去旅游，所以想考一个导游证，过两天，



就要启程去宁夏，会做游记，拍照片，要了我的邮箱和联系方式，希望能和我一起分享。

从十点到十二点，基本是无主题的闲聊，轻松愉快，我感受着年轻人的生气。回望一起走过的时日，只余美丽。

女儿的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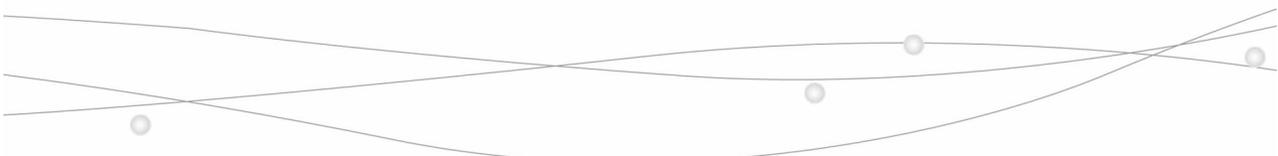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书桌前是女儿的画板，透过薄薄的盖布，仍看得见那张未完成的画稿。旁边的椅子上仍放着她的画箱，她嘱咐我别收拾，她想画完。

这是一个月前的事儿了，十一大休，她好不容易挪出点时间来，声明，不出去玩，想画一会儿画。她把画板支到我的书房里，说：“妈妈，你看书，别动，今天就画你了。”我笑着说：“行，我知道会被你抓了，别把我画得太难看就行。”“哈……我什么时候丑化过你，只不过是真实再现。”每次拿起画笔，她的心情就会变得很明亮，画画的过程中，她的专注与投入常常令我感动。三个小时过去，她父亲说画画花的时间太多，还有一些作业必须做，她争了几句，只好无奈地放下画笔，留下一张没有画完的我的肖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她才能有时间完成。

女儿从小就喜欢画画，记得一岁左右，刚会拿笔，就会创造性地画一些图案，一个大圈，一根长长的线，就是一只长颈鹿。有一次我惊异地发现，她能倒着画一个小人，然后告诉我这是妈妈。我把她的画贴在一面墙上，有时她也拿着画笔，在墙上涂鸦，那面墙成了家里的一道风景。可惜后来搬家，只有存照，真迹多半遗失，只有揭得下来的，我仍为她存着，储藏室有一个专门的箱子，里面全是她的画作。

现在到我家也可以看到她的画，装修的时候，有朋友送来画作，我想了想，还是用了孩子平时的几件作品，沿着楼梯上去，墙面上挂的水彩、素描、水墨画，都是她在美术班画的。

孩子喜欢画，我喜欢看到她画画时的眼神，我总认为她画画有天分，有一次和她父亲说到，也许在美术上，孩子有些天赋，他笑着说，每个家



长都这样想。

从小学到初中，每个周六我都会带她到美术学校去画画，老师也喜欢她，说她画画有灵气，可到了初三，我们就不得不放弃，学校周六的补课，让她分不出身来。我本想再坚持，但她父亲说得很清楚，这种关键时候，哪个学生还有这个闲，我们必须有所放弃。但只要挤得出一点时间，她都会画上几笔。

为了让她甘心放下画笔，去年暑期，我带她参加了一个美术采风团，到江南水乡画了一圈，这成了我和孩子与美术最美好的记忆。

到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参观，一个高中特别有名气的老师很看重樱子，她说，樱子好好学，以后就考这个学校。没想到，樱子说：“画画只是我的业余爱好，我不会考美术专业。”我和那位老师都有些怅然，现在想想，孩子这话说得很现实，我能奢望画画一直是她的业余爱好就不错了。

前天，到学校开家长会，看到她的桌子上有张素描的画稿，老师在上面批字“很有潜力”，看到她柜子里自己置办的一套画具，我以为她又可以偷闲拿拿画笔了。回来我问她美术选修课的情况，她说，为了督导，学校搞了两次，以后很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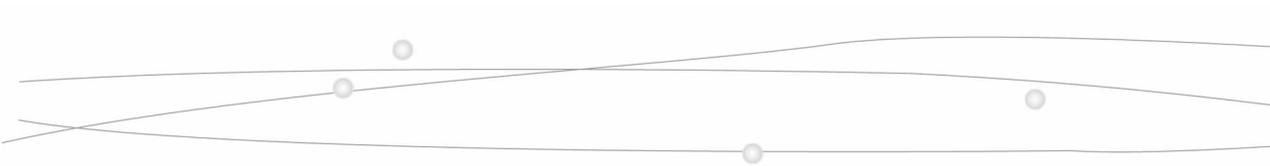
我喜欢看她画画时沉静而享受的样子，我没有想过她以后要以画画为生，只希望她能有空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可我又不想让她感到矛盾。我盼着她什么时候回来，把我画完，别等到妈妈老了，和画上的人不一样了，唉……

操场拾遗

今天到校听课，因为家离听课的中华路小学远，担心迟到，所以早早地到了学校，老师引我到会议室，我发现这会儿孩子们都在操场上，他们有一种无形的引力，招引我来到操场，拿出相机拍了几个镜头。

1. 早锻炼

一到学校就发现操场上特别热闹，这可能是早锻炼时间，小小的操场



上满是学生，看到几个老师的身影，一群孩子围成一个圈在跳长绳，老师在一头摇着绳，还时不时喊“不错，接上，再来”，孩子们快活地跑着，跳着，一脸幸福。

2. 他哭了

一个很大的反差，高低杠附近一个小男孩站在老师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怎么啦？老师委屈地说，我没说什么，就问他这一段时间进步了吗？没想到他就……老师弯下腰赶紧用纸巾为他擦眼泪，孩子还在啜泣，老师无奈，一边安慰着，一边牵着他的手走出我的视野。

想起了有位专家归纳的教育孩子的十条戒律：不要当众教育孩子（尤其不能当着孩子同学的面）；不要在情绪不佳时教育孩子；不要以数罪并罚的方式教育孩子；不要在准备很不充分的情况下教育孩子；不要以别的孩子为榜样教育孩子；不要在吃饭时教育孩子；不要在孩子筋疲力尽时教育他们；不要在孩子做作业时教育他们；不要在孩子兴致很高时教育他们；不要在孩子睡觉时教育他们。

这位老师试图在孩子兴致很高时教育他，结果孩子一天的好兴致荡然无存，从老师满含歉意的眼神中，察觉到老师心的柔软，今后他一定能更睿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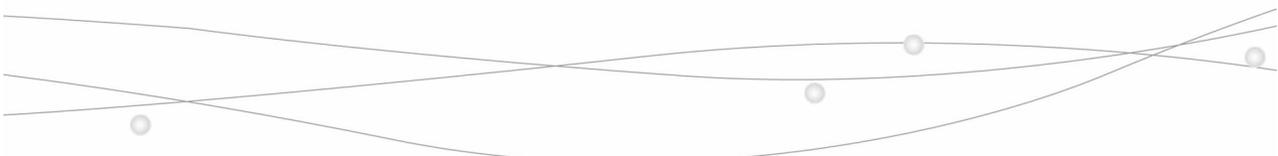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3. 升旗

今天是周一，突然国歌响起，三个孩子手持国旗围着旗杆在升旗，其他孩子还在游戏，他们会是什么反应？突然发现周围特别静，原来孩子们很自然地散布在操场上，站在各自的位置面向国旗敬着队礼，只是几个端着早点来来往往的教师特别打眼。

4. 笑一笑

课间做操，体育老师在大喇叭里整队，“立正，稍息，我发现四年级还有几个同学在动！表扬六年级的同学站得很直。下面开始做操！”孩子们一脸严肃地整齐列队。

现在孩子做的操和我们小时候在学校做的有点不一样，一套学校自创的，更像律动的舞蹈，一套是统一的操。中华路小学的自创操很有意思，跳起来很好看，一伸手一投足，都是那么有活力，在楼上看着觉得不过



瘾，下楼来站在主席台边，想找个好角度拍下来，可抬起相机，我马上放弃了拍照的想法，我发现孩子们做着如此有动感的操，竟然面无表情，没有一丝笑意！

一直走下去

W 老师：

你好！

这几天一直在贵校，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希望自己能做点什么，总觉得自己能做的有限。

昨日听课后只匆匆聊了几句，下午你又有其他的事不在学校。后来，我在学校听了 T 老师的一节课，然后又参加了 L 老师课题的教讨会。

你和 C 的工作节奏有些令人担心，几乎没有时间静下心来思考或者研究，各种会议、事务、检查几乎占据了你们除进课堂外所有的时间，我知道这并不是你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可能很多在学校中层的教师，现在都和你们一样忙得不可开交。说实话，我比较害怕这样的生活状态，总不断自问我们在忙什么呢？哪些是必须做的，哪些是应该做的？当然，在这样的追问下或许会有更多的自扰，有时大家聚在一起，会开玩笑说，少想些，就傻做吧，不然会疯的，说不想就能不想吗？

我现在常常努力让自己在走进家门的那一刻，把工作放在门外，让自己有时间做些喜欢做的事，尽管可能仍和教育教学有关，但那绝不是应付，努力把自己和浮躁、紧张隔离开。我承认，我们生活在当下，有着现实的局限，时时有从其中游离逃逸出来的想法，尽管很难做到，却常常能让我对自己，对自己的生活状态表现出一丝欣慰与认同。

我更担心这样的过于忙碌，和你们无奈而又懂事的叹息，可能对你和 C 的专业成长构成威胁。

我也有自己的矛盾，一位教师的成长，到底怎么来定义？如果按你们现在的状况，应该属于发展得很好的，凭着自己的努力，受到了学校的器



重，被提拔；这种提拔真的很难说是祸是福，当然，你们的责任心决定了，你们不会要那个位置，却不做那份工作，在接受荣誉的同时必须接受连带的事务。C在承担现在的职务前，找我谈过，说实话，她已经感觉到危险，我不能给出确切的答案，无法预测将来，我只说，这种器重意味着必须放弃一些用来思考和研究的时间。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仍想保持自身对教学研究和反思的态势，或者简单地说，要抽出点时间来读读书，你们都得出更大的代价。我知道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对于你们的不读书，甚至有时在课堂上出现没有反思的问题的重复，我并没有丝毫责备的意思，心里除了矛盾和怜惜，就只余你们过得更好些的祈愿。

在一年前，你曾经对我说，你开始在教学中感到快乐，不知为什么，我一直记得当时听到你这样说时，心里的感动和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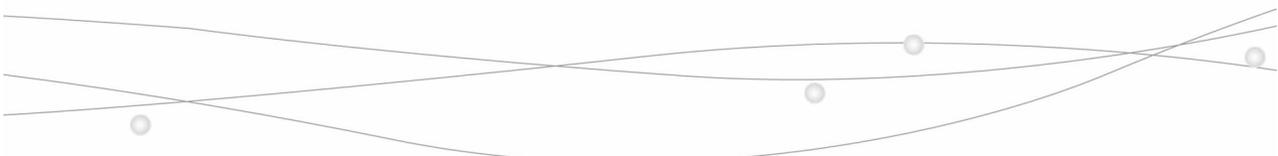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周一的对话，触到你的自信，你已经能够很自如地协调自己的少先队工作和主题活动，从你兴奋的话语中，我感觉到，你找到了整合实施带来的便捷。你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与少先队工作的差异，拿捏得也很恰当。

你得意地说，我要听的课就是整合的结果，少先队有一个武汉一日游的活动，要交一日游的线路及说明。上课前，我在教室里转，也注意到你把少先队活动的通知张贴到了黑板报栏。你说，大队部不就是要结果吗，让综合实践来完成过程，把活动改造成课程，这是个不错的点子。

周二上午，我坐在后面，同学们带来了地图，尽管课堂上孩子们都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且有争议，但仍有些混乱和目的不明，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少有成功的体验，多是计划被他人否定，为什么会这样？

上完课后，你也有些沮丧，孩子们的线路设计都不太成功，是认同这种不成功，还是直接把它归咎于孩子太小，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下课后，你敏感地告诉我，可能是设计线路这个任务不真实引起。

在你办公室里，我们交换了意见。我想首先是这次活动的目标定位问题，由于任务的不真实，只是为了完成大队部的一份线路说明，而没有真正的任务，比如谁从哪里来，需要在武汉呆多长时间，住在哪个宾馆，对一日游有什么要求，在这些前提缺失的情况下，变量太多，孩子们无从下手；第二，这也是综合实践活动职业体验的一部分，孩子们对导游身份的



不明确，也是造成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做的一个原因，可以先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让孩子们回顾自己在外游玩时接受了导游的哪些服务，老师也可以用自己的经历来说明导游是做什么的，他们怎么工作。身份的明确与认同，对开展这类活动来说是很重要的；第三是孩子们还小，需要范例的指引，不妨提供几份线路图供孩子们参考。模仿是创造的前提，孩子们还处在学习阶段，在开放的学习活动中，范本的作用不可低估。

当然，你告诉我，你遇到的难题，少先队活动一般是这周布置，下周就要收结果，不可能从容地展开。你一方面通过两者的整合得到了便捷，一方面又由于两者性质的不同受到了局限，课程和孩子的发展需要你从容地应对。

这些问题，有赖于你价值判断后的取舍，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原点，“我为谁而教”？这里拷问的是我们的教学良知，背后显露的是我们的教学观，当然，这样的取舍，只有你自己做，我是万不能代劳的。

还有一点，希望提请你的关注，孩子们的表现，其实是让人欣喜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一个小女孩和她旁边的小男孩的发言。你在课程设计中有关于交流的指导，而且在课前，你还要孩子们回顾了汇报交流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在黑板上板书了“语言清晰，准备充分，仪表仪态”等等。我注意到，这两个孩子在交流中很注意对方的情绪，常常以“是”字为先，批评的意见表达得也很婉转，比如小女孩说：“他们那组准备得很充分，带了地图来，如果能在汇报前把地图认清楚位置就好了。”善良的孩子，我想她在表达上，胜于很多我所见过的老师，甚至胜过我。

这里面，不需要多少技巧，更多的需要真诚。我想说的是，在课堂上，起关键作用的也许并不是我们所遵从的技巧，而是我们的真诚，对自己，对课堂，对孩子们目光更加柔和一些，多些笑意和从容，我们会对自己的境况，对孩子的情形多些包容和体谅，从彼此的关切中，在矛盾的间隙中把心安顿下来，看到浮躁中的一丝宁静。

注定我们不能离开，除了一直走下去还有什么办法？“走下去，有多远？即使一直在走，其实也如同一步都没迈开，你不在这里，就在那里，无论何时总是这样。”

同行者：沈旒

2007年4月16日

我庆幸，我不是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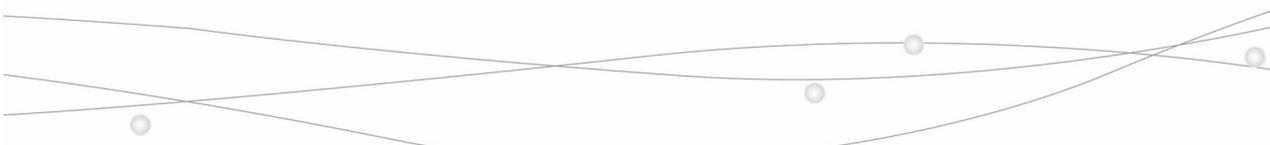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尽管我小时候也和你一样，是个农村娃，我也曾寄居亲戚家在城里读书，我也曾穿着令人难堪的不合时宜的衣服，我也曾受过城里娃的白眼，但我可以肯定，我并没有你现在的彷徨和委屈。

那时在城里还没有这种专门为农村孩子办的简陋的学校，我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在同一所学校读书。

可今天，你呢？准确地讲，我并不认识你，我只从电视屏幕中看过你一眼。一个特写镜头，九月初，刚开学，你坐在被停掉水电的教室里，一定热得很，你的小衬衫，紧紧地贴着前胸后背，额前粘着几缕软软的湿发，你不时地用手把湿衣服掀起，用手背抹着顺着发缕滴下的汗，小脸涨红，同学们不停地用新发的书本扇风，你扇了一会儿，看看书页有没有溽湿，就放下了，你的眼神里满是张皇，并没有开学时的欣喜和愉悦。

本来就热，教室的门口和窗户几乎被家长堵死，他们也抹着汗，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什么，他们整天忙着打工挣钱，很少来学校，这个开学有些不寻常。

想必，你也听父母说过了，明天还不知道能不能再坐这间教室里。你不要怪那些掐掉你们学校水电的叔叔阿姨，说实话，他们也是为你们好，这所学校太简陋，不具备在城里办学的资质，你们上课不是常被木锯声打断吗？你们用的桌椅不是常缺胳膊少腿吗？因为缺少活动场地，你们只能在楼顶上做操、上体育课，多危险啊！而给你们上课的老师，也大多是从农村低薪招来的，好多都没有相关的资格证，这些叔叔阿姨按照法规取缔这样的学校，安排你们和城里的孩子上一样好的学校，多好啊！可你们的爸爸妈妈似乎并不领情，为了让你们顺利转学，只能先断了这里的水电，没想到，这么一来，却让你受罪了。



你也不要怨爸爸妈妈，他们知道，你是多么想和城里孩子一样坐在有空调的凉爽的教室里；坐在可调节高矮的课桌前；在塑胶跑道上，打滚嬉戏，就像在家乡的厚草甸上；听老师用好听的标准的普通话上课。爸爸妈妈害怕你扑闪着纯真的眼睛问，为什么我不能去那样的学校，只是因为我是个农村孩子吗？你是个懂事的孩子，知道家里还有一个读初中的哥哥和一个刚入学的弟弟，要是你们三个都跟着打工的父母在城里这样的好学校读书，爸爸妈妈打工挣的那几个钱根本供不起，你知道，在城里，一家供一个孩子上学都不是件容易事，何况，我们从农村来打工的。如果这所民工学校关了门，作为女孩，只能委屈你回乡里去读了，这是爸爸妈妈这几天不停絮絮叨叨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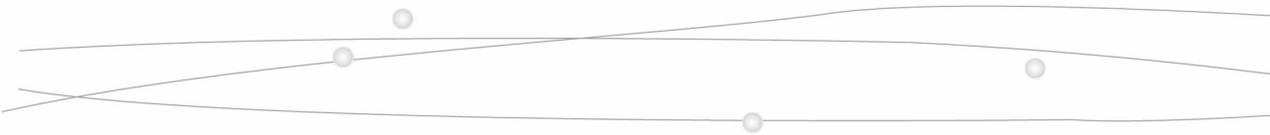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我知道，你不想回去，我小时候也曾离开父母，知道其中的苦，你不想再成为大家所说的“留守儿童”，一两年都见不到父母兄弟，你会想念。为什么这么大的城里，容不下你这么个小女孩，你上不了好学校，在这种民工学校读书，能和家人在一起，也是开心的。你知道，你不能怪那些叔叔阿姨，他们是为你好。你也不能怪爸爸妈妈，他们也没有办法，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为什么不是生在城里的，为什么要生我呢？”

别再追问了，我知道你委屈，陪着你落泪，但我没法向你解释什么。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世人并没有征得我们的同意，不论是受苦还是享福，都是命。

尽管我不认识你，但你要知道，远远的有人体会到了你的苦，有人在为你哭，只求你不要生恨。如果不得不回到农村，长大了，我盼你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坦然而有尊严的日子；如果你留在了城里，学有所成，我想你经历过苦难，便会用你心中的爱，尽你的力去消除你曾受过的不公。

我庆幸，我不是你，却不幸，看到了你，我没办法忘掉你无助的眼神。只能在这里不断地说，“常常言不及物，毫无意义，你也许听到了什么，却好像什么都没听到”，只是坐在那里无奈地流汗。

从此，愧于谈及一些词，比如“教育均衡”“教育公平”。



171 支铅笔的下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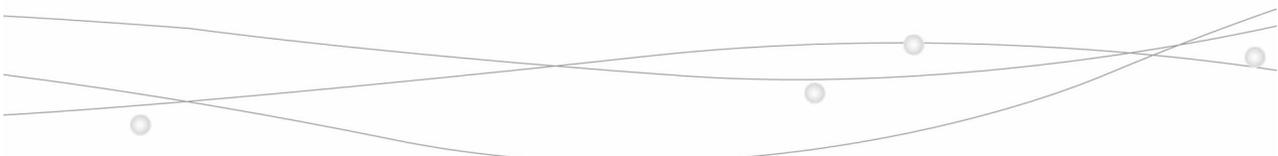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今天，武汉市的天气变得异常凄冷，雨要下又下不下来，感觉空气中满是灰尘。我家附近堵车，来接我去听课的朋友，一直被堵在二桥的引桥下，碰头后，感慨现在真是车多，人多，交通太不方便了。“以前不这样，私家车发展太快了！”笑，我们坐的不就是私家车？

有时，人真的很矛盾，一方面我们对环境污染深恶痛绝，自称环保意识强，一方面，又在做些破坏环境的事。如果真的环保意识强的话，我们就应该天天坐公共汽车。生活中这样矛盾的事太多，明知一次性用具有害环境，可对大多数常人来说，谁没有用过？（当然如果能要求自己完全不用的人，我想是难得的真人。）一方面我们说要乐于助人，另一方面，又被告知人人危险，需要时刻提防。这种矛盾使我们在反思时有些不自在。孩子没有大人圆熟，这种矛盾在他们柔软的心里的撕裂感我想会更强。

到学校，已经不早了，匆匆看了一眼学校，觉得开发区的学校不同凡响，漂亮，不像城区里的学校，处在周围的建筑的包裹与挤压下，但老师们仍旧向往中心城区的学校，矛盾！

今天的课是关于浪费的主题活动，学生的调查、统计，十分精彩，制作的幻灯片很吸引人，只是学生太紧张，在介绍的时候程式化的经过提炼的语言，让他们无法说自己的话，无法放松，我想如果没有那么多课前的准备，也许在自在的情况下，会更精彩。但我理解老师，放弃一点生成性，保障课堂的万无一失，可能是上公开课的首选策略，在这样的场合谁也输不起。

教师引导学生从调查的数据中得出“自己”的观点，然后由己及人谈谈浪费现象。提得最多的是文具上的浪费，如纸张和铅笔。一个孩子拿出一盒用过的长短不一的铅笔，介绍说这是他在一年级的班上捡到的同学们在一个个月内扔掉的铅笔，一共 171 支，然后做了一个计算，一个月 171，十二个月是多少、小学三年是多少，再乘以武汉市所有的学校，数字越来越



越大，直到变成天文数字，让人触目惊心。

果然，在这一组具有轰动效应数字的影响下，一个小女生站起来说，这铅笔用到这么长（用手比划了一下）就不能用了，浪费了多可惜，我有办法，用纸做个纸筒，接上，就一直可以把它用完。老师说，你这个方法很好，听课的一定有很多一年级的老师，你再演示一次给他们看。在这个小女孩的启发下，一个小男孩站起来说出了更妙的节约方法，为了节约用纸先用铅笔打一次草稿，再在这张纸上用其他颜色的笔再打一次草稿，真是绝了！

我不是否认学生的想法，但我想，你用纸做纸筒接续铅笔，不怕浪费纸吗？如果这小男孩真的这样打草稿，能看得清吗？那浪费的可不是纸而可能是时间。我想问，孩子们就这么一说，会去试着做吗？

当然，不能苛责学生，我们大人不正如前面所说，也总在矛盾中吗？只是觉得不能把学生引导向一个极端，因为站在极端，会有很多的矛盾，使他的言与行无法一致，这种矛盾越尖锐，人的生活就越远离了坦然，别无意中给学生制造了一些言行上尖锐的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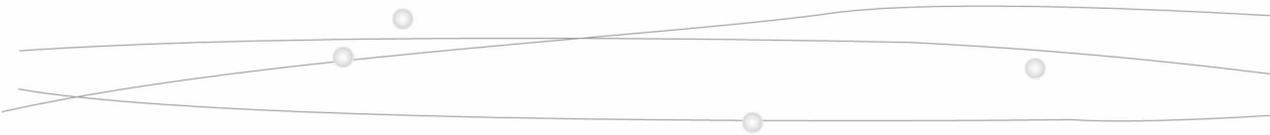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下课了，我一直惦记着那 171 支铅笔，找个机会问执教的老师，这铅笔会怎么处理，她说交给政教处，我不好再追问下去，她的课上得不错，准备得一定也很辛苦。但我一直惦记着这 171 支铅笔的去向，政教处的某个角落也许是它们暂时的“家”，渐渐就会被人遗忘。如果有一次清扫后，可能它们躺在垃圾桶里，回忆着自己被作为“浪费”一课道具的辉煌……

听到有人说“不”

快下班，有朋友从远方打电话来，问近来如何，知道我事务多，有时无法抽身做些自认为更有意义或更为乐意做的事，朋友体贴地说：“你要学会说‘不’！”我苦笑。

想起昨天听课，分明听到有人说“不”。

昨天，我们随督导部门下校，一进校门，正遇到学校进行升旗仪式，



满怀着对国旗的崇敬之情，我也随其他老师穆然肃立，但细想想，不对呀，明明今天是星期二，学校升旗一般都在星期一。后来听校长介绍才明白，昨天是升过旗的，学校为了让督导官员们对学校进行全方位的指导，于是把周日的升旗又演习了一遍，哦，原来如此，看来为了迎检，学校可谓煞费苦心，对于各种检查，学校哪敢说个“不”字。但不管怎么说，一大早，站在国旗下这么热血沸腾一回，感觉也不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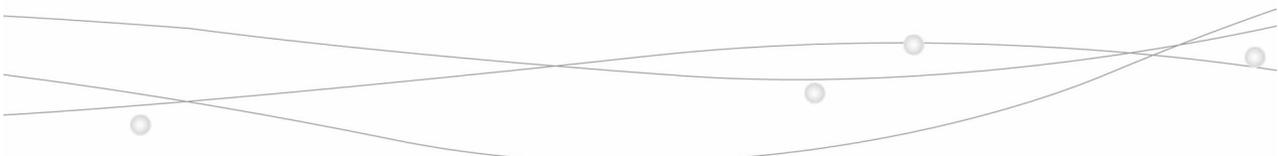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课前，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向我介绍准备上课的老师：“这是冯怡老师，参加过您骨干班的培训的。”“我们认识的。”我笑着说。“为今天这节课，她专门做了准备的！”“不，我没有专门准备，我只像平常一样备了课。”冯怡老师更正道，这么一说，倒让校长有点尴尬。其实，校长也是好意，想以此说明老师对听课的重视，没想到，冯老师如此真实而坦诚。说实话，听到这个“不”字，我并没有不被尊重的感觉，相反，我倒十分佩服冯老师的勇气，看来骨干班的培训没有白费，本来上课就是学生和老师的活动，没必要为迎合听课者大费周章。

冯老师的课堂果然值得期待，这是一个以《快乐运动》为主题的综合实践活动，孩子们决定自己设计组织一次接力赛，整节课以解决活动中的具体问题入手，如裁判、场地、器材、奖品、解说等。因为教师将学生放到了活动的前台，学生的自主意识被激发，很多情况下，课是跟着学生思路的发展在走，自然，生动，教师的指导不着痕迹，却处处体现在学生需要的关键处。上课的不累，听课的也轻松地进入活动情境中。

坐在后面，我发现一个被选为运动队队长的同学一直不开心，我想，今天毕竟是有听课，可能教师对他的情绪不会关注。“我感觉有个同学听大家选他当队长后一直不开心。”我心想，这不是找难堪吗？“你有什么想法可以站起来说。”那个高个儿男孩站了起来，倔强地说：“我不想当队长，因为我不想管别人，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没时间组织大家训练！”

这是今天第二次听到“不”，有个性的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也非同凡响。我有点儿担心，这不是有意让老师为难吗？

老师没有批评他，尊重了他的意见，然后说如果大家都不愿意当这个队长，这个活动将无法进行，有没有谁愿意来做队长？终于有两个孩子举



起了手，老师说：“感谢你们，在集体活动个人的意志应该得到尊重，但每个人也应该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这是集体活动的原则。”

我看到那个说“不”的小男孩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尽管老师没有批评他。感动于教师的智慧，对孩子们的“不”不是一味地迁就而是有策略地引导。

听到有人说“不”，是件让人欣喜的事，它是自我的觉醒，也是对他人的尊重，但要说出这个“不”字来，确实也是需要些勇气的。

回顾这两个“不”，我不禁汗颜，什么时候我才能如冯老师和他的学生那样，勇敢说出那个“不”字来，为自己赢得更多的自主的时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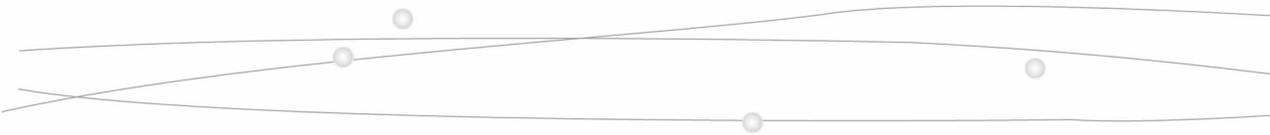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评 课

一般培训活动都会有公开课，说实话，我太不喜欢听这种课，因为这种课不知道操练了多少回，课堂成了程式化的表演，只怕其中哪个环节和设计不合。这样的课，用张文质老师的话说是“相互欺骗”，是精神的“炼狱”。

当然，我不是否定这类课的价值，只是不想看到孩子和老师在“台上”的紧张，受折磨的情形，让人难受。我更喜欢自己端个凳子直接到班上去看孩子们上课的常态。

晚上，接到市教研员的一个电话，说他第二天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不能前往，委托我两节课后做一个点评，一夜辗转，评课，对我来说，并不是头一次，为什么今天如此忐忑不安？

想起了一件事，上周，一所小学的王老师哭着给我打电话，想找我谈谈，一向乐观的她竟然在我面前痛哭流涕，为了一节课，为了这节课后不公正的评语。其实，也不怪评课的老师。上课是王老师与她的学生的一次“约会”，听课的人只是中途杀进来的旁观者，他怎么能了解这节课前前后后的故事。比如，一般，上公开课，学校会让你挑最好的班上，但王老师认为，应该按课表上课，因为上课是她和学生的事，不能因为有人来听而改



变。事后她告诉我，当时大家都劝她换一个班，因为这是全校公认的“烂”班，王老师没有同意，她认为，不管是哪个班，上公开课的机遇应该是平等的。这些细节是评课的老师不知道的，否则，我想仅凭这一点，王老师就已经让我感动了。课的效果可想而知，于是，王老师为她的决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学校对课的评价是以专家的评价为准的，没有给她任何申辩的机会，她说她现在压力太大，太委屈，在学校里呆不下去，唯一欣慰的是再上这个“烂”班的课，学生的心和她的心走得更近，学生会很配合，效果比其他任何班都好。

评课把上课的人评得没有尊严，甚至有些人以把上课的老师评哭为骄傲，这样的评课，是残忍的，是另一种心灵的蹂躏。我的心和她一起哭，我在想，我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她重拾教学的信心，她还年轻，还有十几年教学的路要走，她得振作起来，为了她，更为了她的学生，我必须也一定得为她做点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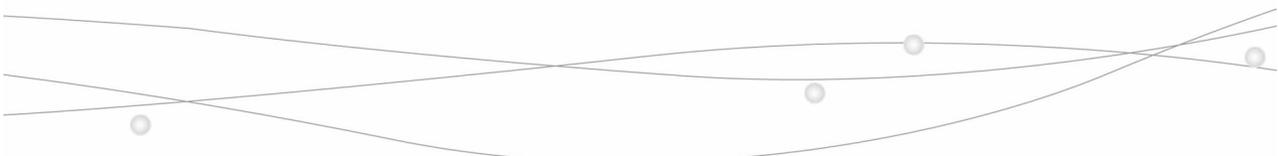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明天要上的两节课的来龙去脉我了解吗？背后的故事我知道吗？如果不知道、不了解，我有可能做出正确的评价吗？一种对过程的敬畏，让我有点怕！

当然，给一些无关痛痒的评判，“课的立意不错，嗯……”“当然，有些问题可能是需要我们共同关注的……”那还不如闭嘴，我质问自己，在说这些的时候，心里够真诚吗？伪善在被人识破后是丑陋不堪的，何况我不善掩饰虚言时的尴尬，我的表情会泄露我自己。

我评什么呢？这已经不是一节正常的课，不知经过多少次试讲，教师说的话，甚至是每一个微笑，表情，过渡，都早已经被严格地设计过，很难说有几句是教师自己要说的，这样的课对下面听课的老师有多大的借鉴作用？老师在上这课时已经是备受煎熬，他很焦虑地等待着你一锤定音，给他这段时间的努力一个评定，这样的评定对他今后的发展有利吗？他对自己的这一段教学有自己的思考与评价吗？

没想到，这评课反倒成了我的煎熬！

第二天我早早来到教室，认真地听，仔细地记，心里在选择自己的言语方式。两个老师都很年轻，未来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值得憧憬的美好。



“今天，我不评课，我想我不了解课的前前后后，我没有资格在这里进行评价，不妨先让两位上课的老师来谈谈上课的感受，上课时有没有兴奋的时候，为什么，有没有沮丧，为什么，你们对课的期待实现了吗？再问问孩子们……”

我开始说，我的语言随顺了我的心，我不评课。

关于“在场”的断想

1. 昨天，无意在网上搜索到一张图片配文，那图片想必大家熟，赢得1994年普立兹新闻特写摄影奖的作品。那是一个苏丹女童，即将饿毙跪倒在地，而兀鹰正在女孩后方不远处，虎视眈眈，等候猎食女孩的画面。人们纷纷打听小女孩的下落，遗憾的是，卡特也不知道。他以新闻专业者的角色，按下快门，然后，赶走兀鹰，看着小女孩离去。卡特在获颁这一生最高的荣誉两个月之后，自杀身亡。

我在想卡特为什么当时没有主动救助这个小女孩，他能拍下这个画面，说明他的职业敏感，当时他的职业“在场”，可他的生命不“在场”，最后，这次生命的缺席成为他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

2. 钱理群教授《民间教育实验的意义与力量》也提及了这个词。“这首先是一个教师的生命是否‘在场’的问题，也就是教育、教育改革与教师的生命，他的生命存在与发展，生命意义与价值的实现，有没有关系的问题。这是一个经常被忽略，却又是非同小可的问题。”

为什么在教育中会有那么多体罚、违反人本性的事件被不断重复，可能也和教师的“职业在场”，生命不“在场”有关。生命的缺席会造成教育的工具化与技术化。

3. 昨天，收到省里教研员的电话，说每次打电话找我，我都在课堂，他问，你做那么多基础性的事有用吗？你应该多吃一些管理和研究工作，不要把自己陷在听课这些繁杂的事中，这样做不出成绩。

作为朋友，我知道他是对我好，但作为一个普通的教研员，我的

“场”在哪里？如果离开了具体的学校，真实的课堂，我的研究不知道能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更何况，我认为这个阶段，说研究可能太早，不如说是一个课堂观察期，只有在课堂上，在学校里，才有“在场”的感觉。

4. 关于“在场”也有个疑惑，有一次听课，老师在小组活动前，没有做具体的交待，就安排各个小组开展小组活动，这种形式化的讨论，使学生的时间白白地浪费了，如果按听课的规则，不管课堂出现什么情况，我只需要有“职业在场”，观察的特点之一便是客观性，真实性，我是不适合参与教学的。当时，我有点急，我举手说：“老师，您把我分在哪一组？”老师和同学都有些惊讶，我把自己变成一名学生，和其中的一个组的同学共同参与了活动，在小组汇报时，组长陈述完成之后，我举手要求进行补充发言。课后，我曾经问过这个老师的感受，他说了句挺好笑的话，他说：“你很像个学生！”

我也曾在听完一节课后，要求在这个班接着上一节课，通过读文章，我知道张文质老师也做过这样的事，当时“在场”的生命让我不能不参与，但我心里一直有个困惑，这好像与听课的要求相悖，这样做对不对？

5. 我最近和团队里几个要好的老师联络，希望能长期跟随他们观察课堂。有这个想法不是一时冲动。去年，有个在日本做教育研究的朋友回来，给我看他的课堂观察日记，觉得他们的研究方式非常“田野”化，做毕业论文前，他在一所鸳野小学里呆了近一年，跟随一个班进行课堂的观察和研究，他说他的导师们都是这样做的。我听了很感动，一直想什么时候也能试试，前一段看了一篇论文，视角很独特，作者提出田野研究的方法，并在他的论文里真实地记录了他在在一所学校几个月对学校、教师、课堂和学生观察的结果，看来这事值得一做。我知道我需要做一些准备，比如，对整个活动进行安排，找到一个课堂观察的切入点等等。

但在做之前其实更多的是顾虑：一是会不会增加老师的负担；二是学校会怎么看；三是我作为一个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教研员，如何给这种跨学科的课堂观察定位；四是我的这种独立行动单位会不会允许。

不管对不对，有一点我想应该是正确的，我的“场”在学校、课堂、孩子们中间，我必须“在场”，不管是职业还是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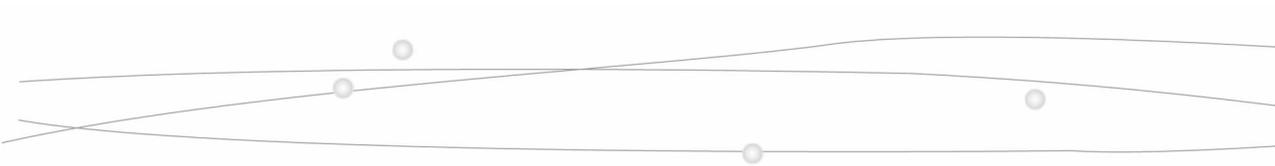
我是什么老师

一则笑话：以前在中学带课，初中开设动物课。在学校，教语文的老师被称为语文老师，教数学的老师被称为数学老师，依此，有英语老师、科学老师，教动物学的老师就被称为动物老师，这个称呼终于让一位年轻的老师受不了，但凡遇到学生喊：动物老师好！他会狡黠地回答：动物学生好！以此回敬。

上面仅仅是一个笑话而已，但今天，关于学科归属的问题却一直纠缠着我，起因是这两天的沮丧，团队内的几个朋友来电，说今年不再带综合实践活动课，纷纷改教语文、数学或英语。尽管他们都表示喜欢这门课，认同本课程的价值，但出于个人专业发展的考虑，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他们很内疚地向我解释不带此课的原因：一是小学除了那些要调考的学科如语、数、英外，其他学科都不被重视，特别是综合性学科，完全没有学科归属感，而且不笔试的学科更是没有地位；二是在小学评职称、教师的评价体系对学科要求都很严苛。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的处境，我在学校呆过，所谓的副课（科学、品生、品社、体、音、美、综合实践、校本等）往往会被认作无关紧要的课程，只需要那些无关紧要的教师来上就行，带副课的老师就只能看着主课的老师在学校举足轻重，不免生出些自卑感来，于是就有了教而优则教主课的定理，有点本事的副课老师是一定要跻身语数等主课程行列中的。

有时，我甚至认为如果他们能把综合实践教学的教学理念引入其他学科的教学，也会是件好事。但仍不免有些无奈。

小学教师尽管毕业于普师，却很讲究学科背景与学科归属，学科各自为战，自成系统，仍旧处在不越雷池半步的境况中。在学校，老师一般是不跨学科听课的，教学研讨活动也往往以学科小组为单位，各科老师不熟悉其他学科教师的教学内容，而课改又强调课程的综合，于是就会出现，语文课带学生去找一回春天，科学又去找一回、品生也去一回、音乐还去



一回，尽管目的不同，重复的活动还是浪费了学生的时间和精力，让人倦怠。

新课程指出小学以综合学科为主，可大家都有着自己特有的学科背景，谁来教综合课呢？综合课的任课教师学科归属问题如何解决？各门学科都来自学生的生活，服务于学生的生活，感觉各门学科有着“走到一起来，汇成一片海”的趋势，如果我们还是关上门，老死不相往来，无疑会割裂学生的生活。

现在小学由于编制的趋紧，好多老师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科专职教师，我曾经在几所小学做过调查，完全不带其他课程只带语数单科课程的教师不到10%，其他教师或多或少地带着其他的课程，如品生、科学、综合、体、音、美等。

课程有主次之分吗？我不认为品生、科学、综合、体、音、美这些课程对孩子们的教育意义弱于语、数，但由于职称评定及相关的评价体系强化了课程背景，于是副课被当做搭头，主课的老师会认为这些课程都是教学负担，与其专业发展无关，因此，副课的教学很难落实，这些课程的价值也就得不到很好的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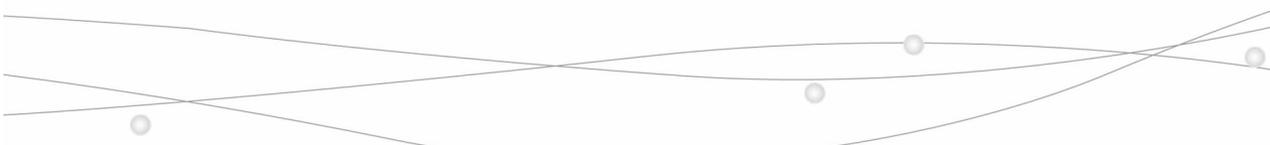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我不禁自问，我是什么老师？我在师范学的是中文，教过五六年初中语文，三四年小学语文，后来，因为全校只有我一个人有专业证书，于是我又带了两三年的计算机课，一年的英语课，现在我从事综合实践活动及校本课程的研究工作，常常跨学科听课、上课，于是在其他老师的眼里就有些奇怪，您说我是什么老师？

从学生学习回望教师培训

——关于教师培训的几点思考

一、从“教师培训”走向“教师研修”

“教师培训”是一个常用词汇。随着新课程的实验对教师培训的关注，它逐步变成一个热点词汇，培训的名称也更多地采用“教师研修”或是



“教师研训”。语词的变换，传达出的不仅仅是一种时尚，更多的是在教师学习方面某种思想或是态度上的变化。

1. 从“教师培训”到“教师研修”，意味着学习主体的变化

“培训”具有单向度的意味，有强烈的方向感，即存在培训者与被培训者的角色分解。这种角色定位，必然强化培训者的话语权力和思想优势。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中，教师仅仅是一个受训者，他们的自主的思考被漠视。在这样的过程中，教师如果不是麻木的，就会产生强烈的被思想奴役的反感。

我一直以为，学生的学习与教师的学习并没有本质的差别，而且学生对教师的引导需求一定要比教师对专家的引导需求强烈。教师作为成人学习者，有更大的自主学习的潜能。我们已经认识到，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应该是学习的主体，那么在教师学习的过程中，其主体性如果被关注，效用一定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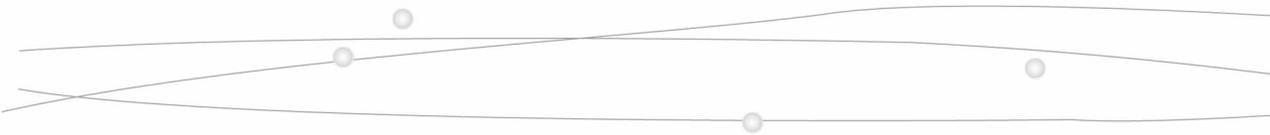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而且我认为，在教师的学习中，专家与教师更多的应该体现为一种合作的关系，或者是学习共同体的关系。如果把专家和教师作为两个割裂的角色出现在教师学习的过程中，理论逻辑的美丽与教学现实的混沌会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撕裂感，对专家、教师是两损的，表现为在培训中，教师对专家理论的不信任和专家对教师现实课堂教学行为的不理解。

要达到双赢，前提是在教师学习中，两者基于互补，呈现出合作研究的态势，即“研修”中的“研”。

2. 从“教师培训”到“教师研修”，体现出教师学习方式上的变化

“培养”“训练”，由于其单向度的意味，在教师学习形式上表现为“专家讲授——教师聆听”。但观念常常是难以被语言准确传达出来的，即使被传达，其现实转化率也会很低，这也是教师在某种程度上怀疑理论效用的原因。

如何让理论变得更美丽，更亲切呢？可以采用参与的方式、归纳的方法，从教师自身的课堂教学出发，顺着专家们理性的目光，探察到课堂教学日常假设中的虚伪，然后进行理性的思考、策略的设计，并运用于课堂教学实践中。教师在这样一个研究的过程中，从自己的教学体验出发，在



研学中，不断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并在课堂中检验、修正、完善，最终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和教学思想。

当有更多的机会，顺着专家理性的目光审视过去教学的经历时，教师也能习得一些课堂观察及研究的方法，开展自主的基于课堂现实的研究，成长为研究性的教师。

因此，“研修”是一种教师深入广泛参与下的培训。同时，“修”字也提示我们，教师的学习过程是缓慢的。在教师的学习方式上，除了必要的集中培训外，更多的是建立一个稳定的学习共同体，表现为共同体内各主体长期互相关注、对话的过程。

二、教师培训中的三维目标

1. 谁忽悠了谁

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功利的时代，无论做什么事，人们最关注的可能只有结果，学生学习如此，教师学习也无法挣脱这样的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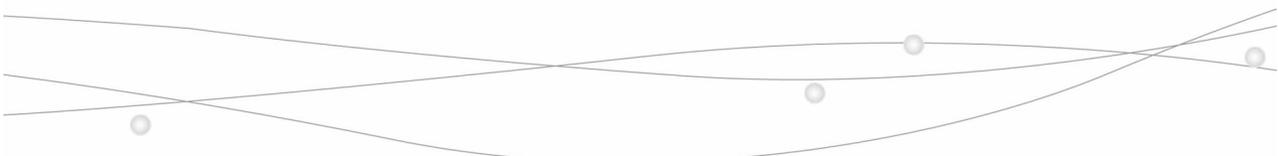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有篇文章《忽悠式培训忽悠了谁》，文中列举了教师培训中的应付、逃课、代考等种种不正常但常见的现象。在教师培训中到底是谁“忽悠”了谁？为什么会“忽悠”？为什么明知是“忽悠”，大家还乐此不疲？症结在哪里？

作为参训教师，太多重复而低效的培训让他们深信这样的学习只是个过场。之所以来参与，可能只是出于惯性，或是迫于学校压力，或冲着不得不要的继续教育学分或证书。而培训者因为对必然要承受创新的压力的畏惧和职业怠惰，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这样的培训会被一次次荒唐地重复。

仔细想，在这个过程中，被亵渎的是“学习”本身。个人的学习经历是具有迁移性的，如果自己的学习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中，教师就会把自己的学习经历转移到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学习为什么会处在当前状态，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教师的学习体验对学生无疑有着重大的影响。

2. 我们要什么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看到了学生学习中的问题，将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一并列入了学习的三维目标中。如何在学生学习



中落实这三维目标？我想，教师的学习状态是率先需要得到改善的。教师培训也应该有三维目标的定位。

教师们常常将自己的培训期待表述为学习一些教育学知识以及实际课堂操作的技能，这可以理解为三维目标中知识与技能这个维度。如果目标仅仅是一维的，那么在培训中，为了尽快达到教师学习这方面的目标，我们往往会选择看似高效的单一的接受式的学习方法。参照学生学习的三维目标，我们不难发现，教师学习中其他两个维度目标也很重要，比如，教师学习过程的经历、学习方法的习得，学习过程中教师的情感态度的体验。如果失去这两个维度目标的支撑，学习将变成没有过程的目标异化。在这点上，师生学习是同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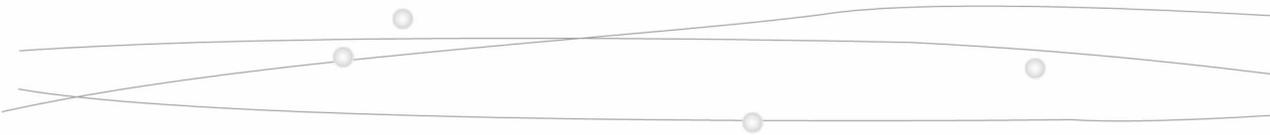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如果我们用三维目标来检视教师培训的过程，作为培训者，就会关注到学习方法的多样化选择、学习对象的学习兴趣的激发；注意到培训过程中，与教师的情感交流、平等的对话等。教师培训的目标不仅指向教学策略寻求，更应该成为教师完整的学习经历的体验过程。相信有这样学习经历的教师，在处理学生学习三维目标的方法上也会有所改善。

3. 让学习成为师生共同的生活方式

当前，教师学习的另一个问题是培训具有不连续性。

大多数教师培训是短期的割裂的行为，长不过一周，短则三五天，前后培训没有必然的联系，缺少后期的跟进服务。培训者总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最多最全面的信息传达下去，导致培训年年搞，内容年年重。受训者也期待着在最短的时间内能解决教学上的问题。于是，在学习方法上似乎除了你讲我听的方式，几乎无从选择。当然，导致这种现象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师资培训的需要与培训资源的不匹配，但实质上，如果过于强调在短期内达成效果，没有一个长期的规划，急功近利地培训，目标往往难以达成。

如同学生学习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教师的学习也是一个连续的递进的过程。有效的教师培训应该是连续、长效的，需要进行长期的规划和设计，而且这个设计不是以专家想传达什么思想为核心，它应根据教师的需要进行设计。如果将教师培训看成是一个连续长期的过程，它就会呈现出



专家与教师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以及多元培训形式的结合，比如集中培训与自主研修的结合。

这一点是外部培训机构比较难把握的，校本研修有这方面的优势。它可以联系教师课堂教学的实际，为教师量身定制培训方案，把教师的学习作为教师职业生活的一部分。只有当学习成为教师的生活方式，它才能通过教育教学迁移成为学生的生活方式。

三、教师培训：归纳还是演绎

1. 两种结构，两种思维

归纳是由特殊到一般的推理，演绎是由一般到特殊的推理。它们是我们通常认识事物的方式，也可以理解为教师培训中常用的两种逻辑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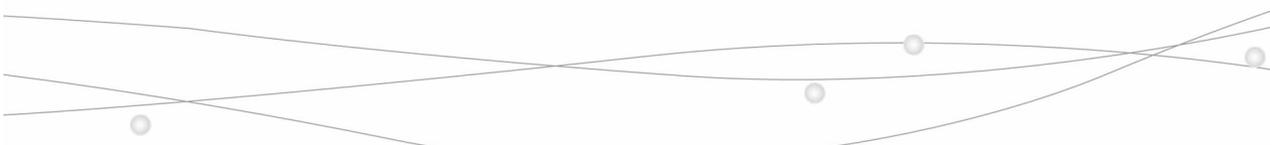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常见的培训方式是演绎结构的，比如教师参加一项教学培训，接受了专家的逻辑结构优美的某些模式或观点，运用在教学中，形成证明性的教学案例，成为教学实验的说明。显然，这种培训逻辑起点是理论，服务于专家研究，它以专家的研究为终极目的，而教师的教学活动，不过是理论在现实中的印证。这种培训逻辑在教学实践中，往往会因为优美的理论无法应对混沌的现实，而产生为证实理论真实性的伪证。这种培训的主体是单一的专家学者。

归纳式培训往往会从教师的课堂教学案例出发，从大量的案例中发现共通的问题，专家和教师合作对这些案例的共性实行归纳分析，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再回到课堂检验这些方法，形成可操作性的改进课堂的策略。这种培训逻辑起点是课堂教学本身，最后服务于教师教学。这种培训从混沌的现实中走出来，基于复杂的课堂环境，形成相对可靠的理论，表现出研究者对课堂状况的敬畏。这种思维，包含着对教师课堂教学行为的尊重、理解与体谅。这类培训是双主体制衡结构，专家和教师是相互依赖的。

2. 话语权的变更

在演绎式培训中，我们不难发现处于话语中心的是专家和学者。

在培训之初，是专家“洗脑式”的理论传输，他们所传达的理论与模式是实验的前提，往往要求教师抛弃老的、传统的、已经被习惯的教学方



式，在头脑中重新建构一套新的教学理念，然后再来应对教学中的问题。

这里存在两个悖论：一是，如果全盘否定了自己的教学经验，如果对自己的教学经历不再信任，教师如何继续教学行动？二是，理论的逻辑优美诱人，但专家的理论研究是在控制变量的情形下进行的，教师的教学中面对的往往是混沌的现实。而且这种培训，也形成了教师的依赖心理：在实践中遇到问题，教师们首先的反应，是去寻找能解决这些问题的专家，幻想某次培训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但实际情形往往是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因此给人带来沮丧和失望。应用那些取得广泛成功的标准化原则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努力。来自于外界的方法和实践很少能恰好适合自己的课堂。

在这样的培训之后，由于运用的是专家的一套理论，最后验证培训的实效的评价权也在专家、培训者的手中。

在以归纳为组织形式的培训中，教师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与专家、培训者进行平等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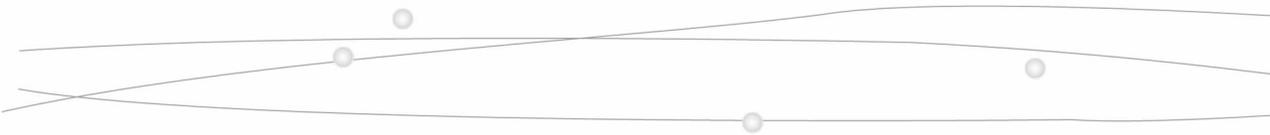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因为，在培训之初，需要专家、培训者耐心倾听教师提供的各类课堂教学的案例，专家、培训者站在自己的理论高度，捕捉案例中不为教师所见的独到的视角，进行理性的分析与阐释。由于最终需要回归课堂，所有的策略都需要与教师共同商讨后形成，这种培训是否有效，也是根据理论是否有效地改善了课堂教学的现状来判断的。

归纳式培训的结构，为培训者与被培训教师之间进行平等的对话创造了可能。这种平等对话会让老师们相信“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是对自己过去的经历进行批判分析”。让广大受训教师看到自身成长为研究性教师的可能。

3. 让真实成为追求

案例培训、案例研究已经逐渐为大家所认同，成为一种新的研究与培训形式。但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伪案例的出现。许多案例有明显的逻辑上的错误，或是过于天真、简单。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假案例呢？

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因为不能接受优美的理论在混沌的现实中变得不完美，没有勇气呈现出与理论不合的、自认为有问题的课堂教学行为，



有时我们会依据理论的逻辑去制造现实的案例。当然，我们不否认在假案例的制造者中也不乏沽名钓誉之徒。如果我们将培训与研究建立在这样的案例上，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这里只想说，演绎式的培训，可能助长假案例的出现。因为演绎式培训最好的佐证是经典的课堂和只有成功没有失败的名师教学。

调查教师们在培训中希望看到什么样的课堂，很多老师选择了名师课堂。他们认为，一般教师的课堂教学没有什么可学之处。“看课看名师”，确实名师课堂的启发作用不言而喻。也有部分教师希望看到一般教师的普通课堂，认为名师课堂离现实比较远，可借鉴性不强。

其实，平实与经典都自有它的价值。如果目的只是证明在培训前提供的某种模式和理论，演绎式培训有勇气面对平实的课堂情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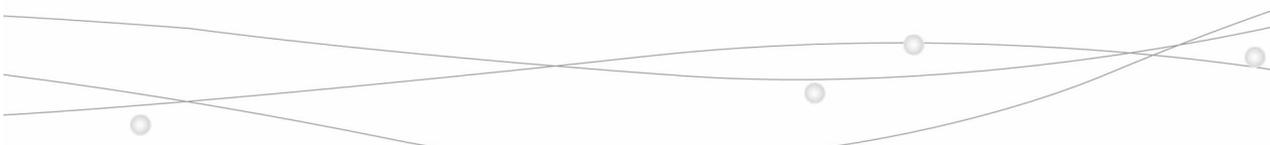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而归纳式培训，是从混沌的现实中走出来的，它不惧教学现实的复杂性。它对课堂抱着真实宽容的姿态，让教师培训的真实性与针对性成为可能。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归纳与演绎作为研究方法，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只是在当前的教师培训中，归纳式培训的方式需要引起培训者的关注。

心情起点

开学第一天，按常规被分配到J学校检查开学工作，不知道是因为兴奋还是担心修路堵车，早晨四点就睡不着，开学第一天的校园会是怎样的呢？寒假中曾经走过几个校园，尽管有着怡人的安静，却因为少了孩子的身影，失了魂魄，孩子们一到，教室里的桌椅、黑板、粉笔、书本，操场上的小树、篮球架、高低杠，甚至于走道、花坛，任何一个角落都会变得活泼热闹起来。

我并不想被当成一个外来找麻烦的人，听课、做调查，都只是外在的任务，我会认真地完成。更重要的是这些让我有一次潜入学校、深入课堂



与学生教师相遇的机会。一直对课堂有着一种说不清的迷恋，我曾经也是其中的一员，但现在只能算是一个业余的教师，一个学校匆匆的过客。确实，也有很长时间，我为自己能够作为课堂的旁观者、跳出学校工作的繁琐和压抑而庆幸。时间和回忆往往具有疗治的功效，时时的短晤，会让人只念及其中的好，几乎忘却了身处时的繁乱，有时在倾听与观察时，一些痛楚的印记会被唤醒，于是就有了共同的伤心，共同的感动，共同的生气，没有界限的理解。我知道，我不可能看到、听到什么新的东西，矛盾和问题总是在不断地重复着，不用深入，不必揭示，它就浮在上面，只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地被验证，但我仍有一种期待，期待着去看看。

校长站在门口笑容可掬地迎着师生的归来，孩子们脚步里、眼里有些按捺不住的兴奋，一些来得迟些的老师一边和校长打着招呼，一边不好意思地抱怨着路途的不顺。

早读前，学校有些忙乱，高年级的孩子在各处打扫着卫生，走廊上，还站着一些没为孩子报名的或是新转来的学生的家长，一个一年级的孩子站在墙角，背着书包的母亲正往孩子嘴里塞着煎包。有的班由小班干部领着晨读，有的班老师已经开始训话。二年级（2）班的黑板上列着七八类语数教辅资料的名称，无非是《黄冈密卷》《单元测试卷》《轻松课堂》《节节练》之类。

来到我要听课的六年级，竟然空无一人，班主任是五十多岁的朱老师，突然的听课，不免让她有些紧张，告诉我班上的广播坏了，全班同学只能站在另一个班的后面参加开学典礼。黑板上，列着些学生需要注意的杂务，我说，真好，这样学生就很清楚了。我发现这句话是很有效的，朱老师慢慢放松下来，开始絮叨起孩子们的好来：帮助收学费，把班级整理得井井有条，等等。她是一位懂得感激学生的教师。

第一课是节选自《城南旧事》的长文，老师介绍背景资料——初读，解决生字词——自读，了解全文大意——审读，谈感悟。课上得中规中矩，十分认真。孩子们回答问题多是“作者感觉到”“作者说”，最缺少的通用语是“我认为”。我知道问题在哪里，我会把问题带走，研究后以书面形式与教师交流，但现在，我没必要着急、蹙眉，我始终微笑着，这是



第一天，我只是学校的一个过客，我不希望用教学问题“一、二、三”来坏了一班师生的兴致，今天，有什么比保持师生自信、愉快的心情，更重要呢？我对学生说你们的老师真棒，我对老师说您的课上得真有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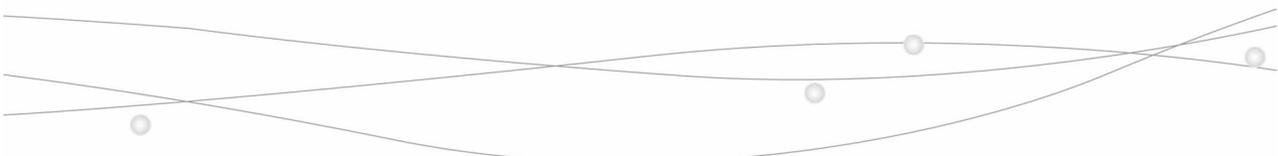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我们都需要一个好的心情开始。

拒绝合唱

“头脑不是一个要被填满的容器，而是一支需要被点燃的火把。——普罗塔戈”，在教研活动中，常用这句话来提示自己，希望自己做一个思想的纵火者，问题是用什么去点燃。发现“矛盾”竟然是不错的火引。当一个个矛盾从众多习以为常的教学行为中被提示出来，成为纯色中的杂色，成为乐音中的异音，它会变得异常锋利，剖开我们对事物平常态的认识，触动发出自己声音的欲望。

但提示矛盾是件很危险的事，它的实质含义常常让人不敢靠近，不敢逼视，不敢细谈。所以，我们常常习惯于在没有矛盾、没有问题的状态下教学、生活，或者故意把它掩埋，在自我的心理陷阱中，虚饰着太平，每个人心里惊惧于暗流中各种矛盾的涌动，掩埋的时间久了，我们也就麻木了，火种就会在心里熄灭，心成为一片死寂的世界。

前天听了一节课，老师引导孩子对学校的课桌椅损坏情况进行调查，全班 37 个孩子到自然实验室观察 16 张桌子的损坏情况，然后按不同的损坏分类记录，比如说掉漆的、被刻坏的等，然后分成 4 个小组对观察的情况进行统计。发现由于标准不统一，每个同学数到的结果不一样，我迷惑这样的结果如何能统计呢？这是一个迷乱、不科学的统计过程，小组长却做得井井有条。我问，如果有一个同学数的是 4，有一个同学数的是 2，你怎么统计，小组长说，取平均数。我问这样科学吗？老师说的。我问你认为这样做对吗？孩子又一次表示，这是老师说的。我问老师您觉得这样做科学吗？没想过，学生也质疑过，取平均数，只是顺口一说。于是，学生用一个月的时间做着个混乱的调查，竟然没有人去考证这种做法的科学



性，就因为这话是老师说的。一种充满奴性的思维方式正在被继承。当我站在讲台上呈现出这个矛盾时，学生很快意识到其中的问题，并能找出更合理的调查的方式。

想起了两句话，“教师是一个高危的职业”，“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参加教研活动的老师总在换，有一个新进入的老师昨天活动结束后给我打电话，说自己特别不适应这种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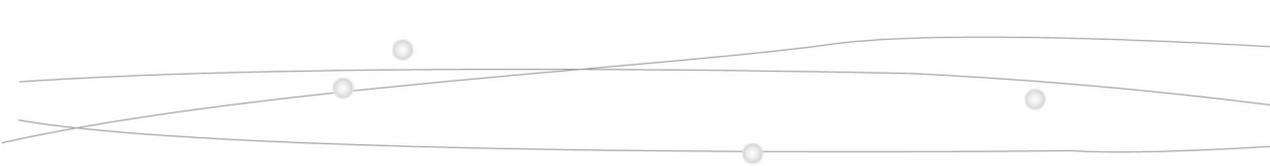
昨天基于两个教学故事，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综合实践活动追求研究的结果吗？由于课程的综合性，执教教师本身不具备某些方面的知识，如何指导学生？讨论时，教师基于自己的教学经历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针锋相对，其他老师也纷纷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于这些在研讨中听惯了别人说的老师来说，说出自己的观点是需要勇气的，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对自我的一种超越。尽管争论双方的观点都有些问题，但并不急，讨论在继续，道理也越来越清晰，我只在最后引导老师们在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找到可操作的对策。

整个过程，我自认为教师投注了热情，热烈而有效，一些中年教师也由漠然的旁观者变成了热情的参与者，还正得意着呢。

他说，他在学校是教导主任，一般他的观点不会有人反驳，他不习惯于自己的观点被人批评，不习惯于这种“乱”，他说你既然提出这个问题，肯定已经有所思考，把你的想法告诉大家，这样又快，又明确。

我无言，以后对讨论的形式我会注意引导，但我不会让我的研讨会上只有一种声音，无论它多么正确，当只余下一种声音，在空旷中游走，无所依傍时，它摆脱不了扭曲变形的命运，那种声音听起来会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和着一种声音的合唱。“合唱已吞没了我的青年时代，我不能在把整个人生送到合唱里，我已看清合唱的媚俗与空洞，我已给合唱的指挥员发出拒绝的通知。”

让眼睛习惯杂色，让耳朵习惯异音。



心存期待

吴老师：

您好！

周一突然下校听课，一定让您有些为难，如果打扰了您和学生的交流，在此向您致歉！

离开学校之后，对课堂有种说不清的眷恋，特别在沮丧、愤懑、忧郁、心绪不宁时，总想在课堂上，哪怕只坐一会儿，看看孩子们，心情有时就会好一些。我知道这是一种打扰，因为与您相熟，所以就冒昧地走进了您的课堂，感谢您的接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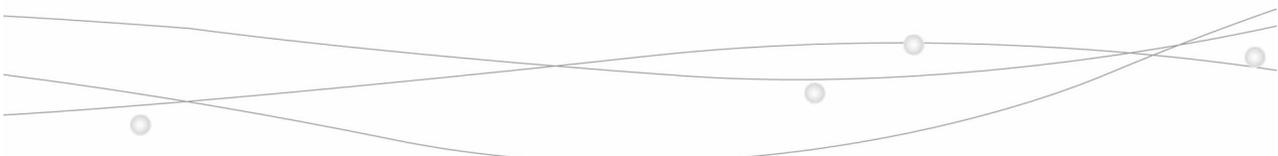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下课后，本想和您们聊聊，但您和成老师都有课，只好作罢，我不清楚您的感受，至少对我，与您有共同的执教过程让人兴奋，成老师特意赶来听课，也让我感动。

您加入我们团队的时间并不长，但您以自己的坦诚、热情，赢得了大家的信赖，成为团队中重要的一员。我一直记得，您在聊天中说的“我能在教学中变得愉快起来了”，这点我很看重，在您的身上，我看到教师的天职被唤醒后内在的动力的积蓄。

周一是一节普通的常规课，因为有了两个执教者，而显得有些不同，因为它是您我共有的，所以我想，课下，我也应该有基于课堂教学的反思。这节课不能说成功，每一堂课都成功无比或极其独特，这是不可能的，我对自己没有这么高的要求，同样也不会以此来要求其他教师。这并不妨碍我们期待下一次类似的课上得更好。

课上，我感受到一部分学生的参与度不够，部分同学没有完成研究任务。您告诉我，为了尊重学生的自主性，没有刻意要求，尽管这个主题已经经历了一个月的时间，但学生完成研究的人数并不多。

我想是不是我们的主题设计与学生的兴趣不合呢？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对学生的学习过程有没有给出明确而严格的要求呢？比如说，什么时



候完成，怎样才是完成。

综合实践活动课尊重学生的自主性，但尊重与要求并不矛盾。

马卡连柯说：我们要尽可能多地尊重一个人，同时要尽可能多地严格要求一个人。在这两个“尽可能多”的统一中，把握原谅与放任的界限。严格其实也是对学生的一种尊重，因为“对一个不受尊重的人是提不出任何要求的。一个平时真正从心里尊重学生的老师，对犯有错误的学生会知道怎么正确地惩罚而不姑息”。

建立在自主学习基础上的课堂教学，存在特有的运行动力，比如师生对课堂的期待。这节课的动力不足是否也与课堂的期待不足有关呢？

我很想知道，在课前，您对这堂课有些什么期待？也可以说，您希望在课堂上达成什么目的，而不仅仅是安排一个活动；在活动的背后，您和孩子们共同希望在哪些方面有所发展。

比如，交流与汇报中，有哪些要素是要让学生通过这次课感知体察到的，他们在交流中会有哪些问题？我们在设计这个课堂活动时有没有考虑过？当然，我觉得在课前，把交流的注意事项由老师用1、2、3的形式罗列出来，学生会比较难接受，如果前期学生已经体验过这样的过程，在课前是否能由学生自己来回顾、陈述、归纳交流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与学生在交流与汇报阶段达成共同的评价标准，运用多种评价与激励的手段，让同学们在汇报与交流活动中体验到成功并有所得。

我想说的是，“预则立，不预则废”，精心的预设会让课堂生成更具有方向感与实效。

我同样期待着与您下一次在课堂上的相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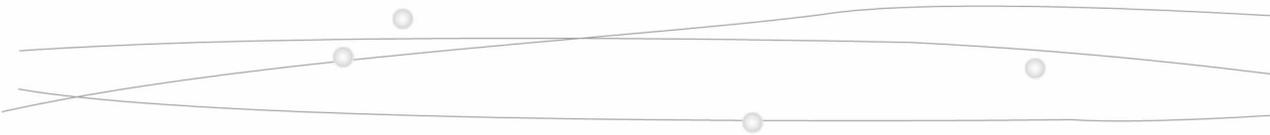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祝春安！

沈旒

2006年3月22日

谁培养谁

天气不错，心情不错，去的学校也不错，是武汉市一个主要城区的窗



口学校，活动也很不错。

这可能是一种常用的表述方式，“不错”是一个比较暧昧的词，它表意含混，尽管它很明显与“错”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又不同于明朗的“很好”，这样的评价往往让评价者很安全。

我知道自己的坏毛病，比较容易“过激”。听了节好课，看到师生好的表现，容易喜形于色，然后，就会出现一系列明确的表态，如竖大拇指，对师生高叫“太棒了！”“真好！”完全没有守住教研工作者的“气节”，有失大将风范，沉不住气。

今天，对一位孩子，我真不能暧昧地使用“不错”这个词，少不得旧病复发，逢人便讲这孩子的神奇。

她才十岁，两岁半就随父母开始旅游，多为自助游，去过十多个省，很多情况下都是徒步，她去年出了本游记，收录了她在旅行中的画、照及日志，极有趣。孩子很美，大方，特别喜欢她，在她面前，我这个冒牌的旅游爱好者，羞愧中满是佩服，想向她讨教如何加入团队，出发前要做哪些准备及一些具体的问题。

她一介绍完，上来了一位该校的老师，说，这孩子去过那么多地方，懂得那么多，连老师都自叹不如，这都是学校开设了某某课的结果，这孩子是学校培养的，在老师精心培养下，相信会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孩子出现。

这老师的话，前半段还很中听，后半段就让下面的老师捂嘴窃笑了。

笑什么？

1. 这小家伙三岁就开始旅游，她还没到你们学校呢？
2. 孩子出游都是随父母进行的，教师并没有出现在孩子的行程中。
3. 她的画册里根本没有提到学校和老师。

因此，如何谈教师在旅游方面的精心培养？这会是某一单一课程培养的结果吗？（当然，可以理解，因为开的是某某课程的研讨会，自然得突出这门课程的作用。）如果没有这样智慧的家庭教育的配合，千千万万这样的学生出现的可能性是多少？

想想我们也有些习以为常，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常常会成为各种大

型活动的表演者，成为学校教育成功的标志。

孩子的发展当然离不开教育，但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特别是在旅游方面的能力的培养上，很明显更多的是受之于家庭而非学校。我这里并不是想抹杀学校教育的作用，我只是想，学校教育能否摆正自己的位置，看到教育是社会、家庭、学校合作教育的结果，同时承认孩子的天分在其中的作用。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能振振有词地说这个孩子是我们学校培养的，我不知道说这话时，这位老师是什么心情，是否有邀功请赏，硬往脸上贴金的尴尬。

这让我想起另一个事实，一旦孩子出问题，就会说，唉，都是社会风气太坏，家庭不好引起的，好像与学校教育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能不能除了锦上添花，还有些雪中送炭呢？

对儿童大型活动表演者的发掘，可能会带来的问题：

1. 学校之间的生源竞争。父母条件好，对孩子的关注程度高，这种拔尖人才的出现率相对会高一些，于是好的学校在招生时会很看重这部分孩子。条件差的学校，很难留住这样的小人才，于是在展示时总是逊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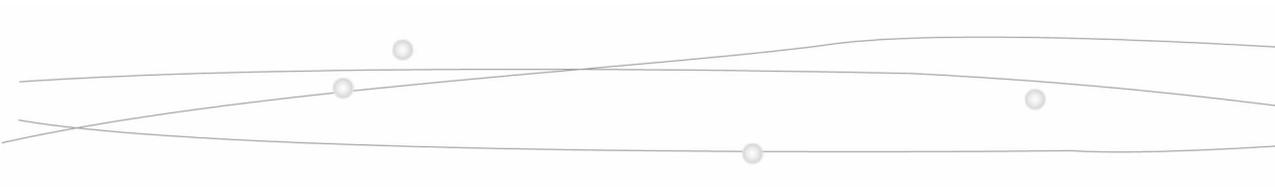
2. 由于这类小人才能为学校赢得声誉，于是他们常常会在各种场合登台亮相，这样固然是对他们的鼓励，但频频出镜，让人担心伤仲永故事的重现。但愿我说错了。

再回味老师的话，还有一处隐藏自相矛盾引人发笑的因素。既然承认这小家伙比老师至少在旅游这个专项上强，并且已经明确地说自叹不如了，然后又说这是老师培养的，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为什么不能让学生培养老师呢？知识还有双向再生产的过程。

记得以前读师范时墙上悬着一句话：学高为师，身正乃范。

从这个角度上说，教师这个称呼，并不是固化的，谁在哪方面的学高，我们就应该在这方面请他做老师。我们也常常需要向孩子们学习，不存在需不需要放下架子，为什么会有架子，这架子其实是成人霸权与自以为是。不妨真诚地让孩子们来培养培养我们，至少在某些方面。

“如果我们更多地了解儿童的逻辑和智慧，让儿童的智慧教育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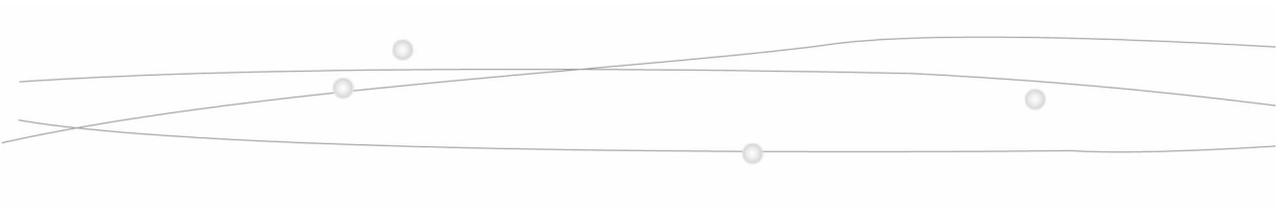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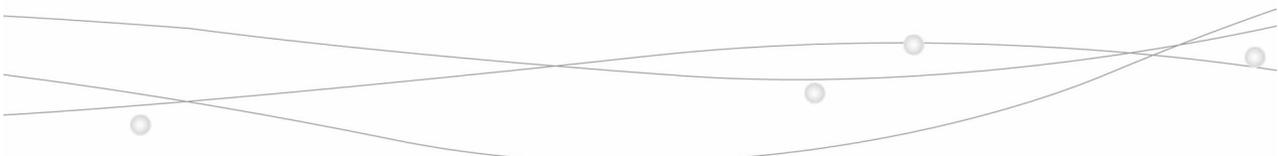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也许，我们会更聪明，因为我们会教育自己，同时也会更明智地教育儿童！” (kredarmy)

今天，这小女孩真棒，我会找到她的网页，好好向她请教！

第二章 沉默的见证







“当之所需，既不是屈服，也不是反叛，而是善良的性情与对人和新思想的友好态度。”

——罗素

见 证

“我总是把自己当做时代的见证人。”

——赫拉巴尔

应该说，很幸运，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经历这样一场课程改革，不论教育学者将它命名为第几次教育改革，但对于我来说，它都是我作为教师的有意识进入，并且对过程与方向有清晰的认识的第一次。

也听到另一个声音说，很不幸，我处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旧的习惯再不好，传统的东西有再大的缺陷，总是可以被倚赖的，惰性使我趋从于自己的惯性，改革要求付出更大的努力，“一旦置身于变革之中一定会给自己带来恐惧”，害怕变化引发的阵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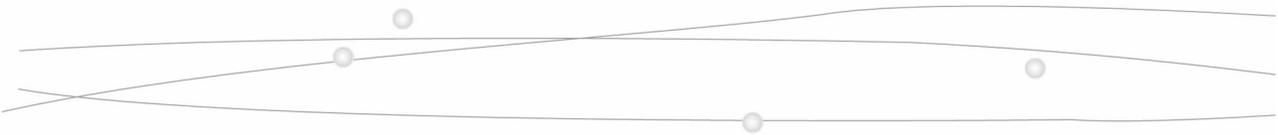
当然，也知道阵痛之后的蜕变，在这样一场变革中，只要努力，将更趋近于做一名好教师的愿望。

变化几乎是注定的，当应试教育的钟摆停留在极高的一端时，一方面它炫耀着在应试上的巨大优势，一方面，也暴露出它对教育肌体的毒害，对教育良知的腐蚀和对师生个性的抹杀，恶已经显露，它必然开启向另一端摆动的旅程。何况作为教师，已经深切地感受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带来的痛苦，在变与不变间，已经没有选择，“变革是教师的宿命”。

于是，卷入、行动、困惑、思考、停顿、感受、阵痛、纷乱、对话、争执、浅笑、会意，一路走来，一路感触，作为变革的经历者、当事人留下自己的见证。

一、人又一次回到了课堂

很惭愧，在最初几年的教学中，我只读教参，只研究试卷，因为，只有它们能准确地告诉我，考什么，题目会怎么出，评价我和学生的只有分



数，其他对我和学生都没有意义。虽然，我和学生都是活生生的人，但在课堂上，却充斥着被拆解得支离破碎的词句和冷冰冰的公式、定理，我讲着教参上要求的话，觉得我不再是我，而学生的发言也被卷子上的标准答案圈定，所有的教学行为都指向一张张卷子和一个个分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课堂上的“人”不见了。

这不是我的错，我们都是在这样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这只是我学习经验的延续，我自有一套通过训练得到高分的技术，应试的经验被一次次无意义机械地重复。

停留在没有生机的课堂中，常常被一股强烈的职业倦怠感拽住，我能理解学生对学习的厌倦。

为师的良心迫使我在困顿中不断自问：教育到底是什么？我为什么而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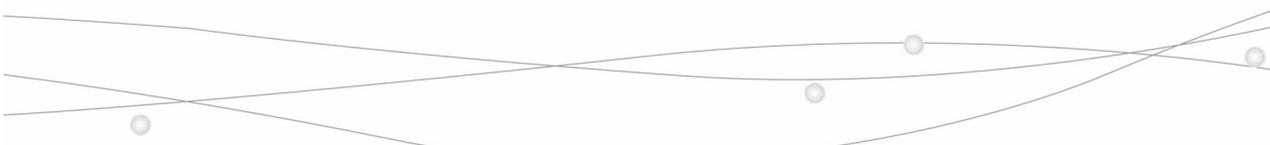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新课改传递出目标变化的信息，“三维”目标表明教学不仅有“知识与技能”方面的追求，也有对“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关注，教学更在意教学过程中师生的体验，情感的变化。

人，作为具体的个体存在，“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康德），我们应从分数的背后显露出自己的光辉。

我发现教材中机械的、已死的、呆板的训练部分，渐渐退场，活生生存在于个体的生活经验进入了教学的视界。教学内容的开放，为我和孩子们留出了更大的空间，于是，我和孩子们作为完整的人，开始了再一次的相互发现，尽管不完美，但正如肖川老师所说“教育是一群不完美的人带着另一群不完美的人走向完美的过程”。

人是有差异的，这就不得不正视现实，承认个体感受的不同，开始质疑平时在课堂上要求学生整齐划一的动作。

会因为曾经训练孩子们一动不动地百无聊赖坐正坐好而偷偷地脸红；会觉察“棒！棒！你真棒！”背后对孩子个性化判断的无视；尝试作业本上那个无情的红叉带给孩子的体验；开始怀疑惯常对“差生”的界定；质疑习以为常的那句“别多问，把结果记住，要考的”威胁背后对孩子个性的扭曲；开始尝试聆听，不仅是孩子听我说，更是我聆听孩子；开始学会包



容；“好”与“差”不再是一个分数界限的上下；作为一个有差异的个体，我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在课堂上表达着自己对教材的解读；尝试着用自己的方式说自己的话；尝试着在教学中寻找那个具体的自己；也鼓励孩子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发出自己的声音，尽可能多地为孩子们提供多样化的内容和形式，包容因差异带来的多样。

人是完整的，孩子的课堂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也是完整的，我不再分裂地看问题，不再愚蠢地在语文课上把孩子当成一个语文的人，而在数学上当成一个数学的人。我开始关注孩子的生活，尝试理解孩子在课堂表达背后更多的生活经历，孩子不再只是冰冷的分数，而是活生生的人。

人是发展的，“教育是慢的艺术，任何立竿见影的教育行为背后，都可能存在着反教育的因素”。试图理解错误在孩子成长经历中的价值，不再为孩子们一次达不到要求而焦虑。我相信，孩子的发展是慢而连续的，常常需要有更多的机会能“再射一箭”。

于是，从能够改变的地方开始，从细节开始自我的救赎，开始微笑，并在意微笑在孩子们心里留下的美好；不再用一根手指指学生，而是手心朝上，五指并拢来请学生发言，让孩子在尊重的体验中，学会尊重；不再因为孩子某一方面的缺失而全盘否定，因为我知道，世上不止一把尺子，用另一个尺度，他也能是优秀的……

尽管中考、高考不可能在近期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仍是悬在头上的剑，但值得庆幸的是，在课改的几年中，我们能感受到它们艰难的变化。被唤醒的教育良知告诉我，除了分数之外，还有更重要的，需要教师关注的东西，那就是孩子们作为一个个具体的生命个性的成长。

也常常陷入共性与个性的两难，教学不得不面临更为复杂而多变的情形，时时感受到自己的局限与窘迫，有时甚至会怀念整齐划一带来的粗暴的简单，但我珍惜局限与窘迫背后的从容、耐心、温暖、自信、尊严和自身的完整。不管这些做法多么稚拙，都是我，作为一线教师对人的回归的努力，开始相信：“真正好的教学不能降低到技术层面，真正好的教学来自于教师的自身认同与自身完整。”

二、走向理性和对话

课程意识、课程自主开发，这些新的概念是我不曾遇到过的。

对照这些理念，才警觉这么多年来，不过是一介“教书匠”而已，所做的不过是揣度教材编写者的意图，并努力把这些意图一丝不漏地传递给学生，不知不觉中，将教材奉为不容置疑的“圣旨”，以跪着的姿态在教书罢了。

合作学习、探究学习、自主学习，虽曾听说，但无论是在自己的学习经历中还是在教学中都是一片空白。接受式学习，教师讲、学生听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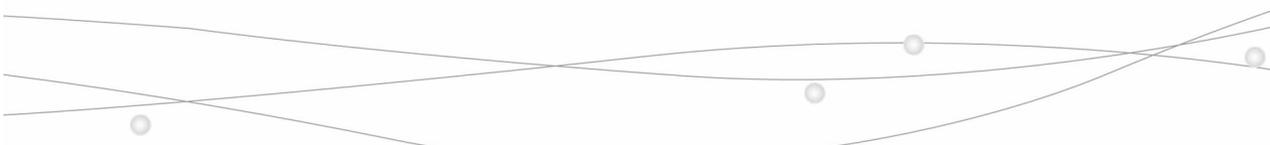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新的理念带来的欣喜和兴奋，在具体转化为教学行为时，遭遇了茫然无措，以前还以为就这么几课书，凭着自己的教学经验足以应对，现在面对的却是自身的不足和缺失，能理解报章对当前教师素质与课改要求不匹配的说法，也能理解老师们的不适应。看到更多的是一些形式化、表面化热闹的做法，于是，就会有声音批判，阻止，一片纷扰。

如何在纷扰中安顿自己？

已经看到这些理念背后的先进，尽管与它还有距离，不可能再自欺欺人地蒙上眼睛，当然，也不相信，需要洗脑的说法，承认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中有缺失和错漏，但细想，其中也有些好的经验和做法是值得继承的，客观地说并不是推翻重来，缺失只能说明需要进一步的学习和完善，发展需要基于个人经验，不妄自尊大，也不必妄自菲薄。

课程的自主不是说自主就能自主的，但能觉察到自主背后对教师个体判断的尊重，尽管多样化的选择让人感到茫然，但它比愚弄和遮蔽更科学、更人性。只是自主的能力需要培植。只有当我对教育、教学有了更深的理解，对课标有了自己的认识，才可能走出传声筒的境地，基于课标与教材进行平等的对话，乃至形成自己的课程，成为有思想的教师。

我需要的是理智、时间和开放的心态。经历着被唤醒的痛苦，由前期的轰轰烈烈的狂热转入冷静的、理性的、静悄悄的学习与反思。视界被打开，我眼前不再是那几本教材、教参，开始了更广泛的与专家、与书本的对话，重新审视自己的教学思想，重新理解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教学，为



什么而教？

发现教材的变化，教学方式的变化只是起点，课程改革深层次的社会背景是整个教育制度乃至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而这种“根本性的结构性的变化”，“是从一个个教室里萌生出来的，是植根于下层的民主主义的、以学校和社区为基地而进行的革命，是支持每个学生的多元化个性的革命，是促进教师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革命”。之所以是静悄悄的，佐藤学认为：“它就绝非一场一蹴而就的革命。因为教育实践是一种文化，而文化变革越是缓慢，才越能得到确实的成果。”

学会了质疑，不再轻易把自己的思想依附在某一个专家或某一种理论上，而需要构建自己的教学根基，通过阅读直接吮吸杜威、卢梭、苏霍姆林斯基、马克斯·范梅兰、陶行知、叶圣陶、佐藤学等人的思想的精华，经由网络展开与大学教授与专家的对话，对日常的教学行为变得敏感而警惕，一次次执著地进行着调整，再实践，并耐心、忠实而认真地记录着在过程中所经历的点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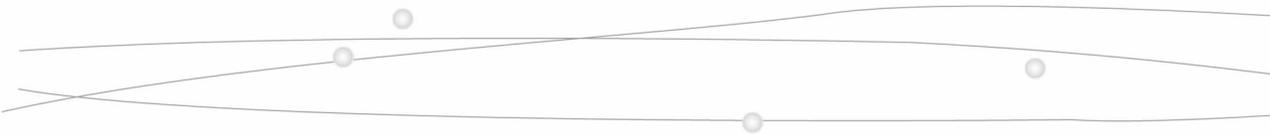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已经在路上，不论社会上对课改的观点如何纷扰，停或是行，我都知道回不去了，打开的视界不可能再次封闭，生长的思想不可能再委顿，站立的双膝不可能再跪下，尽管一路艰辛，却注定前行。

那么，就如 Augustine 所说：“请给我勇气，让我去改变那些我能够改变的一切；请给我心情，让我去接受那些我无法改变的一切；请给我智慧，让我能够分辨二者的区别。”（刘良华老师译）

改变总是缓慢的，但我相信终会改变。

经过学校

今天是教研室每周集体下校的时间，所去的 ZBL 小学其实离家并不远，但我总不太记得路，曾有找不到新家的经历，所以，从来对自己认路的能力没有自信，尽管那所学校去过好几次了，有印象它不在马路边，要穿过一些杂乱、满地污水的老巷。大而无当，是我对武汉的感觉，临街的



光鲜与背街的脏乱并存，一进武汉的老巷，我会很快地失去方向感，而且那一带最近拆迁多，我想一个多小时，总应该能到达吧。

下错了站，走了一段，天热，已经是一身的汗。问了五个人，终于找到了学校，离早读还有十分钟。

校长和一些值日的孩子站在门边，和刚到的语文教研员谈话，我说，我想随便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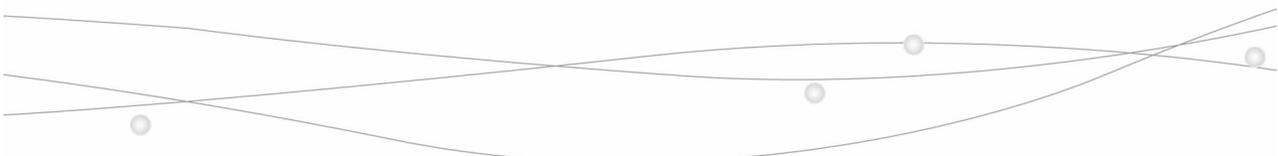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学校的气氛有些紧张，操场上至少有 30 多个孩子在打扫，水池边，几个女孩蹲在地上，擦着残破的瓷砖，相互催促着快些。背着拖把的小家伙在走廊上，操场上跑来跑去。教师不时从教室里走出来，看看外面的情形，有些老师在教室里紧张地走着，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好像是我们这群人让平静的学校失去了安闲。

这是我区一所比较薄弱的学校，学生 600 多人，大多是进城做小生意的农民子弟，学校里稍好些的老师都投奔大校而去，师资薄弱，校舍陈旧，低矮的课桌椅上显示出木质老朽的颜色，上面的道道沟痕让人很难想象这是一所大城市里的学校，只有去年为迎接督导新贴在墙上的宣传画还是那么鲜亮。

在会议室，主任向校长说明了来意和工作程式，我们被分到各班听课。

我听六年级的一节校本课程的课——《阅读与交流》，执教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老师，教语文的，是这个班的班主任。一进班，就发现很多同学对着一张大纸上自己抄录的古诗念念有词，有一个同学玩着带来的磁带，不知课上会派上什么用场。上课的前十分钟，老师打开一个小录音机，随着音乐读了黑板上抄好的诗，告诉同学们朗读需要注意的事项，然后，拿起一本小册子，自顾自地读起里面对诗意的解释。最后，让小组交流收集到的古诗，点同学起来交流，同学讲诗意时几乎能够脱稿，但显然是照背一些书上的原文，结巴而难懂。

有些坐不住了，我估计一节课就会这么一组组地表演下去，于是我又犯了一次错误，举手示意老师，我有问题。老师有些诧异，我说：“我觉得这首诗里根本没写李白与汪伦的情谊啊，那位同学解说诗意的时候凭什



么说他们恋恋不舍呢？’我有意这样问，想引起同学的思考，也想把课堂学习从表演状态引向研究，小男孩不知道怎么说，我问有同学能从诗中找到答案吗？

不久，就有几个孩子举手，说得很好。我说，你们觉得刚才的课堂交流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注意，学生很顺利地归纳出交流必须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是要吸引听众，注意听众的感受；二是所说的话要让别人听懂；三是互动会让交流更深入。

我向老师道了歉，把课堂还给老师，下面学生的交流效果就好多了，真是一群可爱的孩子。

下课后，老师在会议室找到我，说，我也想这么设计来着，可孩子们的条件差，基础差，都是些民工的孩子，他们的家长都不管他们的学习，我也没办法。我频频点头，我能说什么呢？孩子的基础就是这样，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教学就是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有所为。整个谈话的过程中，她一再提及孩子都是乡下的，习惯不好云云，谈话不太好深入，一次次被扯回我们都无法改变的一些现实，只能鼓励她将这一块重新整理一下，并提出了我的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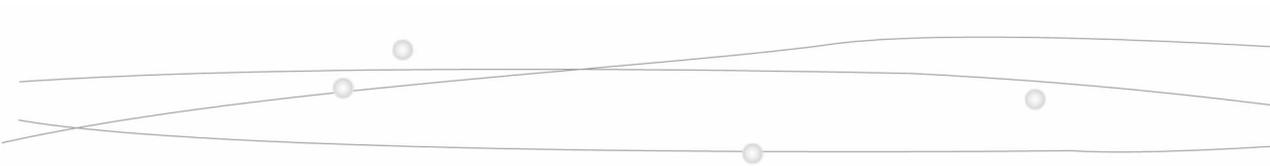
会议室里各科的座谈都开始了，太吵，我整理了今天的反馈意见，向领导了解一些学科建设的情况，会议结束时，已经是十点了。

下楼去找学生做学生访谈，操场上，有学生在打羽毛球，于是，和学生玩到一堆去了，学生纷纷来挑战，好在他们人小力孤，没有让我太丢脸，趁着和他们打得火热，开始了和他们的闲聊。今天，和我聊天的各年级学生一共十二人。

聊天主要围绕什么样的教师是一位好教师的问题，但内容很散，这里只讲听到的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也不新鲜，仿佛在以前的媒体读到过类似的故事，如今就发生在身边这些孩子的生命里，仍有着强烈的震撼力：

A 女生说好老师就是不把集体荣誉看得那么重的老师，什么都要我们得第一名太累了，上次运动会接力，最后一棒班上有个同学摔倒了，结果得了第三，全班罚站。

B 男生是个比较内向的小家伙，四年级，他告诉我，爸爸妈妈开了个



餐馆，很晚才回家，最怕爸爸妈妈打架，昨天晚上三点又打，他只能哭。而且一考试就头昏，考不好就挨打，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上课总不能集中注意力，其他学生补充说，他上科学课很棒。他说爸爸打他有时是对的，有时只为了发泄，他不跟爸爸说话，说着要哭。

我觉得奇怪，他怎么能对一个陌生的人说这么多，一方面感觉到孩子的孤独和倾诉的愿望，一方面告诉他，这些事，可以和老师说，但注意别对陌生人说。孩子点点头，我建议他晚上如果想哭就把它写下来，把自己要说的写出来，再把自己当另一个人来劝说自己，他重复了一次这个方法，问是这样吗。他告诉我，今天有件事特别让他高兴，对语文的一些东西一下子都懂了，因为上课的时候是两个老师，听课的老师讲得很好。（我笑，看来犯规的不止我一个。）

不再记下去，我想透口气，离开学校的时候，遇到听课的那个班的几个孩子，他们笑容满面地和我打招呼，孩子们对我真好！

我知道我的微小，我知道我的限度在哪里，但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操场、投影及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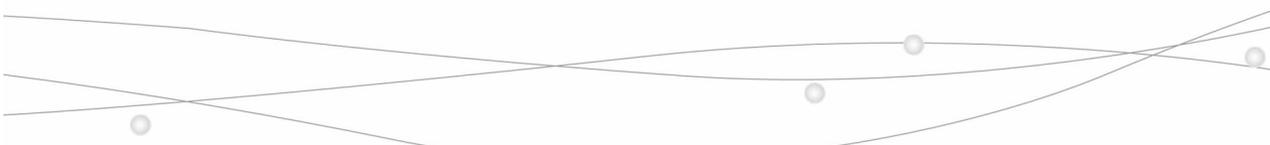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HLY 老师：

您好！

周五上午在贵校，有幸听了您和 L 老师的课各一节。您们都是班主任，所以第四节课谈课时，要到班上交待事情、放学，谈话不得不戛然而止。我在全区近六十余所学校穿行，恐怕一时半会儿不可能再去贵校，于是想到以书信的方式与您交流。

一、操场

记得，最早听您的课是去年春季，您是一位语文老师，兼综合实践活动课，那次上的内容是“校园绿色植物调查”，那次课后，我们进行了一次比较深入的谈话。过了不久，又听了您的一次课，您对方案实行了调



整，活动是在操场上完成的，我记住了学校主席台旁的一株红梅，而且，您教学的敏感和细腻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次到学校，学校的变化很大，整个操场都铺上了红红的塑胶，可能铺设的时间不长，散发着一股特别刺鼻的味道。这一阵子好像区里很多学校一下子铺上了塑胶，说实话，我不太喜欢这种操场，尽管大家说这种操场可以防止学生摔伤，显得更清洁，但我觉得造价高不说，维护起来也比较困难，更要命的是，它是潜在的污染，时间久了，灰积多了，颜色褪了，塑胶硬掉、坏掉时，会是如何？突然想到，如果您再带领孩子们进行校园绿色植物的调查，可能就不再需要测量草坪了。我发现，区里的学校几乎没有草坪了，想起以前学校的草坪和暑期过后我带着孩子们割草的情境，还有刚割过的草坪散发出来的青草味，现在，学校变得越来越“洋”气了，倒让人怀念起那种质朴的校园。

二、投影

这次您的课是在五楼阶梯教室上的，主题是“今天，我们吃什么”，您制作了精美的电子讲稿，主要以图片的呈现为主。

在我所听的课中，到阶梯教室上课，大多是受制于投影仪，因为，小学不像大学，每个教室都有这样的设备，于是要用投影设备，就得在阶梯教室上课，阶梯教室后面的座位很多，只有我和另一个主任听课，显得空荡荡的。

我还注意到，为了保障屏幕投影的效果，两层的窗帘都被拉上，强烈的光线似乎要撕开几条没有合拢的窗帘缝，自由地冲进教室。在好多学校听课时都遇到这样的情形，尽管室外，阳光灿烂，室内师生却沉没在一片昏黑中，开着几盏日光灯采光。只是为了投影上几幅图片吗？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呈现这些图片呢？比如，多复制几张？比如，让学生找些不一样的，小组内交流一下？我想，如果没有投影仪，我们也许能想出更多的好办法。常常感觉，教学被一些现代化设备限制住，我不是说这些设备不好，而是说，如果我们的教学受制于这些东西，会比较难受，我想说的是返璞归真。我想，质朴与真实一定也是您教学的常态，所以，这个问题几乎就可以说是由我——听课者引起的。

三、课程开发

下课后的聊天，您说到这个主题的由来，主要是针对学生在午餐时出现的问题。我发现您和 L 老师，尽管都是班主任，工作都很繁重，但都没有照搬资源包中的内容，而是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对资源包中主题设计进行了改造，这其实就是课程开发的过程。所以，我说，您和 L 老师都是具备一定课程开发能力的老师，这是难能可贵的。

四、关于提问与目标

开放课堂是为了改进课堂，改进的前提是发现我们课堂中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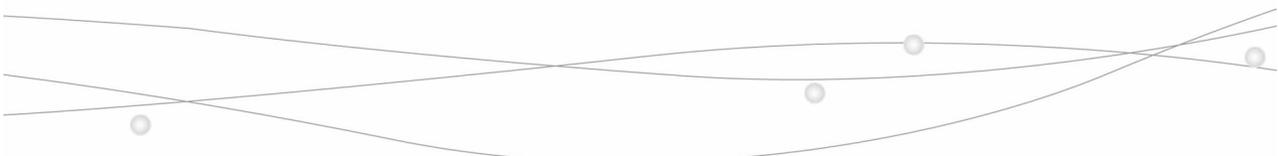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上次教研活动，我们学习了郑金洲老师的“教师如何做研究”，书里提到课堂问题的几个观察点。比如，“目标与行为的不一致、师生的两难、对同一行为出现不同理解”等，我尝试着从这些方面来观察。

我注意到尽管您的目的在于解决午餐中孩子们挑食的问题，但在您的课堂上，孩子们对这个目的并不了解，您从“最喜欢吃什么”入手，我注意到孩子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感觉困难，我想如果用这个问题来问我们自己，我们也会觉得困难，因为喜欢什么，其实很不稳定，每段时间都不一样，而且，可能喜欢的食物很多，而表格只能填入一项，这也是让学生争执不下的地方。

您让学生回顾前一天或几天来晚餐的食物，来判断自己的饮食是否合理，一再强调要做量的说明，我自己试了一下，感觉回答这个问题也比较难，一是回忆的不准确，二是量比较难统计。

我觉得，应该怎么合理饮食与学生喜欢吃什么关系不大，问题存在于学生当前的饮食状况，而您的教学旨在帮助学生学会分析自己当前的饮食结构，发现问题，并调整自己的饮食，使其更科学。那么，学生当前的饮食状态，可能是问题产生的起点，而饮食状态，通过回忆可能不准确，如果在活动前，让学生对自己某一阶段的饮食情况进行记录，这样可能比较容易与您出示的科学饮食结构表进行比对，发现问题。另外，从量上来说，以克为单位进行记录是比较困难的，实际上只需要学生感知，哪类最多，哪类最少，即可达成与您提供的科学饮食金字塔的比照。

我想，发现教学中的这种问题并不困难，如果我们把提给学生的问



题，先提出来给自己回答，便能发现其中的两难。

另外，我们在教学中提出的问题往往产生于学生，并希望通过活动解决学生的问题。但我们常会将问题提升到离开学生实际的地步，一是追求活动的广泛意义，而忽视问题的针对性和对个体的价值；二是教师并没有把活动的目标清晰地告诉学生，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与学生达成一致，学生只能按照教师的要求去做，在最后才慢慢自悟，原来如此，这便打击了学生的自主性。

以上的建议和问题，只是从一个观察者角度的思考，如果您感兴趣，我们可以做更深入的交流。听说，您这个年级在实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时，实行走班制，那就意味着您还有机会对设计进行调整后再实施。

五、关于集中与分散

我听学校的主任介绍，您是全校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节数最多的老师，其他班主任都是担任跨年级一个班的教学。也听到L老师说，您在教学设计中，对年轻老师的帮助，您在学校综合实践活动课实施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的实施方面，您也有一些比较成熟的想法，我已经向学校建议，利用校本培训和校本教研的机会，让您给全校的教师讲讲这门课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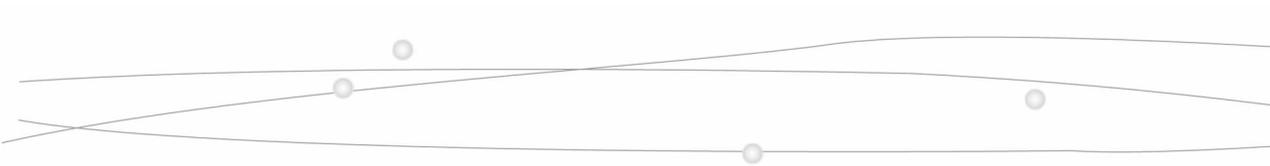
确实，根据纲要精神，全校老师都应该成为综合实践活动的指导教师，这也会解决您提到的，在活动中得到老师们的帮助比较困难的状况，也能促进教师间的合作。但我了解到以当前的状况要让所有的老师都参与指导，并不现实，很多老师对课程还缺少基本的了解。因此，我想，当前专兼职教师相结合可能是比较优化的实施状态。但这里的集中，是为了辐射，您作为校本专家，起到校本培训与校本教研的引领作用，也就是说，集中是为了分散，培植更多的老师参与到课程的指导队伍中来。

感谢您为学生、为本课程所做出的努力，希望在教研活动中常见到您，听到您的声音。

顺颂秋安！

沈旋

2006年11月11日



放弃现在与寻找未来

朋友的孩子今年入学，开学前，朋友和孩子一样兴奋异常，仿佛要开启一种新的生活。两周后，朋友打来电话，说出来坐坐，有事要和我谈。

他脸色沉郁地述说着自己开家长会的经历，孩子的班主任是个很负责的中年老师，带班很有经验，刚入学一星期，孩子们的行为习惯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能遇到这样的老师，朋友一家都觉得很幸运。家长会上，班主任分析了班上孩子的情况，分析社会对教育的要求，学校对孩子们的希望，要求家长配合学校做好孩子的教育工作，她郑重其事地说：“请大家放弃孩子快乐的童年，唯其如此，他才不至于有失望的青年，无望的中年，绝望的老年。”很多家长点头称是，为这位老师的责任心所打动。

朋友说这话乍听起来很有哲理，让人印象深刻，但多想想，心里却不是滋味，给人的感觉是孩子的好日子到头了，上学就是为将来的受难，所以再送孩子到校门前，他都觉得惶惑、矛盾、恐惧。

这其实是个很老的话题，很多教育专家都谈过，是老师错了吗？我相信她能找到更多的有哲理的话作为佐证，“学海无涯苦作舟”、“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社会竞争如此激烈，为了孩子的未来谁敢有丝毫的懈怠。

教育专家学者当然也能找出更多的语言来驳斥，卢梭在《爱弥尔》中把这种“为了不可靠的将来而牺牲现在”的教育称为野蛮的教育，很多学者提出保卫童年，捍卫人一生的核心时代……是啊，放弃了现在，让我们到哪里去寻找未来？

记起了前几天有幸到北京参加了一个会议，教育学者、专家济济一堂，谈及这样的话题，一个学者说：“这个道理好讲，但我们也有孩子，当面对自己的孩子时，有多少人敢让孩子不快乐？”

在把教育理想作用于自身的现实时，大家一时语塞……

女儿的毕业照

孩子读高中了，书架上的书多了起来，教参和她喜欢读的人文科学类的书杂陈，为了方便取阅，放假，我和女儿决定清理书架。

无意中，她发现了夹在书中的初中毕业照，我说要不要扫描一下，更好保存些，她叹了口气：“算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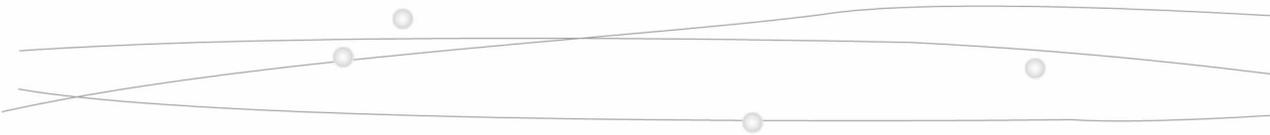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我知道这毕业照是她心里的永远的“痛”。

记得照毕业照的那天，天已经比较热，女儿执意要穿整套的校服，白衬衫，白领结，合体的蓝外套，带褶的短裙，一样都不能少。我知道她是个细腻的孩子，她是那么郑重，她喜欢她的学校，珍重这三年的初中生活。

满以为很快就能看到照片，却迟迟不见，有一天在整理孩子书桌时，偶然看到夹在书里的毕业照，拍得很不错，我熟悉的不熟悉的她的老师和同学或坐或站，都有一张张生动的脸，背景选得也很典型，为什么孩子不向我们展示？平日里学校有什么大事小事她都会及时告诉我的。

那天晚饭时，我提起这事，并拿出照片，让女儿帮助我，把我知道的她的同学和老师名字和人一一对号。开始能感觉到孩子有些淡淡的不悦，说着说着兴奋起来，对着照片讲起了班上的趣事，她爸爸听我们聊得热闹也凑过来，拿着照片端详，从事IT设计的他突然问怎么中间坐着的几个人大小、比例都不对。我拿过来，看看，中间的校长领导们的大小比例是有些异常，女儿的脸色变了，说：“中间的位置照的时候是空着的，四个领导是后来贴上去的。”“哈哈，技术真先进！”丈夫打趣地说。我心一沉，一下子明白了女儿为什么不主动展示照片和女儿的不悦的。“也许他们太忙了吧。”我不希望女儿心里有阴影。但我清楚地知道无法挽回了，毕业照已经成了女儿心里的“痛”。

太忙了，忙得连和学生一起拍毕业照的时间都没有了吗？这对学校领导来说可能是年年都有的事，可对每个学生来说一生只能有一次，这解释



孩子能接受吗？你们想过要给孩子们解释吗？从这个小小的教育事件中，我看到了“以生为本”、“尊重”这些词的苍白。作为教育工作者的一员，我尝试为学校找一个理由或借口，但很难。

我有一个学生，前些年随家人迁居美国，今年高中毕业，前些天打电话来述说毕业典礼时的兴奋，并通过电邮把毕业时的照片发了过来，有穿着红色毕业礼服的合影，有穿便装的，有一张在一个大礼堂里，照片下面的说明“学区领导，校长亲授毕业帽”，还有一张定格了孩子们一齐将毕业帽抛向空中的情形，这会成为孩子们一生快乐的回忆。

毕业照对女儿的影响之大后来渐显，她所读的初中是武汉市一流的，高中也是全市学生所向往的。填报志愿时，我和她的父亲希望她继续读这所学校的高中部，可以免试口语，把握也大，女儿不同意，她填报了另一所学校，她没说理由，但我知道，毕业照一定是其中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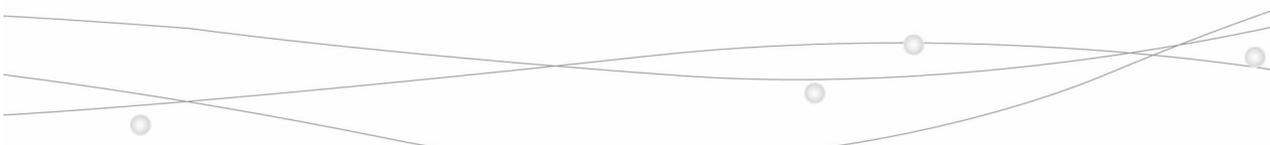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漩 涡

武汉晨报教育热点 2005 年 12 月 13 日以《奥赛失利，尖子生屡次自残》为题报道了“舒凯现象”即武汉一名高中生在一次奥赛失利后一蹶不振，一年内割腕、割颈 10 余次。

晨报教育热点栏目，把这个事件关注点定位在反思家庭教育的失衡上，引起家长的反感。12 月 22 日，出现了家长的回应，标题是《家长直陈学校教育四大怪状》，即题海战术（普遍反映作业量大）、违规选拔（学校选学生搞考试、重证书）、鼓动培优（学校老师鼓动培优）、等级分班（班级分三六九等恶性竞争激烈），并配相应漫画四幅。

我很吃惊（或者说我不吃惊），这些在教育部门的文件里已经被明令禁止的事，在领导向上级汇报中信誓旦旦绝不会的事，怎么在媒体上如此赫然出现。我相信媒体的报道有一定的真实性，我奇怪的是，明知道是错的，是违背规律的事，我们为什么还在做，而且愈演愈烈了呢？

我确实有点明知故问的意思，平时看到的听到的并不少。遇到的情形



各方的反映会是怎样的呢？

说家长不关注孩子情商的培养，家长会感到无辜，哪个家长不想自己的孩子好，都是学校给逼的。

而学校面对这类事情的回应，往往会是一声长叹，也是一脸无辜：“唉，谁愿意这样呢，我们也没办法。学校要生存，大家都这样抓分数，你不这样抓怎么行。”

教师在这中间也脱不了干系，因为具体的实施者就是他，可他更无辜，学校每次考完都给班级排队，还有末位淘汰的剑悬在头顶，谁敢有丝毫的懈怠，我们还要生存呢？只能拼命压学生了：“这不也是为孩子们好吗？”

整版报道，找遍了也没有发现孩子们的声音，奇怪，由孩子引发的讨论，看似为了孩子的报道，却没人问问孩子的感受。

既然，大家都是无辜的，那是谁造成了这种怪现象呢？孩子才是真正无辜的，他们受着这样的罪，那谁来为孩子们讨个说法呢？只有说法没有行动又有什么用呢？

前一段在博客里读到林洪图老师的文字：“水流自觉地顺着一个方向转动起来，形成了漩涡，还伴着滋滋滋……”

学校、教师、家长、学生，一切与教育有关的人都仿佛处在一个巨大的漩涡里，大家都身不由己地跟着转动，任你如何挣扎都无法解脱。这个漩涡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原始驱动的力量，一方面得益于个体的参与，参与的愈多，惯性愈大。

当务之急是各方面有良知的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错误得到控制，让正确的教育得以从漩涡中分离出来，得以生长，当然，我知道，这需要力量。

一览无余

1. 一览无余

女儿的学校是新建的，现代化的教学设备一应俱全。

上个月女儿回来兴奋地告诉我，教室中间又安装了一个全方位的摄像头。

老师说清晰度特别高，连第一排同学写在本子上的字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问：“你们不觉得别扭吗？”

答：“还好啊，没感觉！”

2. 病毒救“命”

今天听几个中学的老师开玩笑，说弄个病毒，要把学校的、区里的所有计算机都整瘫。惊问为什么有这么歹毒的想法，“你不知道，现在电子表格太厉害了，不排名都不行，以前要做个全区的排名怎么也得一二个星期，我们还死得慢一点。现在，调考上午统分，下午全区，甚至全市的排名都出来了，横向、纵向的分数比较实在太清晰了。因为方便，所以频繁，计算机成了帮凶，我们和学生哪有活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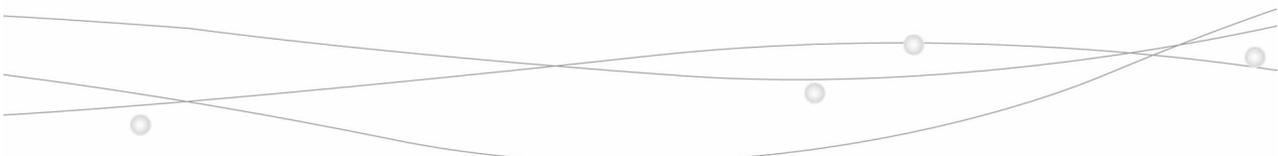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3. 轻言细语的向往

最近，团队的几个老师纷纷为自己添置了新的教学设备——扩音器。他们说以前每到周五嗓子就哑了，周一来又好些，恶性循环。买个扩音器只花一百多元，嗓子不再失声，总算是为自己的身体健康做出个英明的决策。闻之感慨！

大班额，讲得多，大家已经没有小声说话的习惯，老师的声音必须压倒学生的声音，看扩音后谁的声音大，感叹什么时候才能再现轻言细语的课堂。

4. 握手

教研室和教研室尽管是一个大门里进出，但毕竟不是一个部门，去年新调来一个主任，接触不多。感觉他很有学者气质，一件黑风衣，不苟言笑。一天去教研室办事，看见黑板上画着一束美丽的花，旁边写着“祝女同胞们节日快乐，石某某”，感觉他还真是细致浪漫的人。他和我坐同一路公交车上班，有时在车上遇到，多是膝上一书，自顾自地读。一天，又在车上遇到，他问：“最近你关注的是什么？”我说：“巴金去世了！”他如



遇知己，说：“你是第一个这样回答的人。我们握个手！”径自伸出手来，车上的人吃惊地望着我们，哈！两个疯子。

5. 谁先谁后

上周去丹江口支教，同去的 A 老师是中学的语文老师，这位老师根据学生的特点，自主开发的语文阅读课很有特色。

一路上，我们聊起了对语文教学的看法。

A 老师说，当前中小学语文教材统得太死，老师完全被教材局限了，应该根据课标每学期只为教师提供几篇经典篇目，其他讲什么，完全可以把决策权下放给老师。

同行的 B 老师立刻表示反对，说如果这样一是增加了老师的工作量，二是并非每一位老师都有这样的自主开发的能力。如果没有，这样统起来，更能保证质量。

A 老师坚持要先放手，老师们才会有意识地培养开发课程的能力。

B 老师坚持认为应该先培养老师的这种能力，才能放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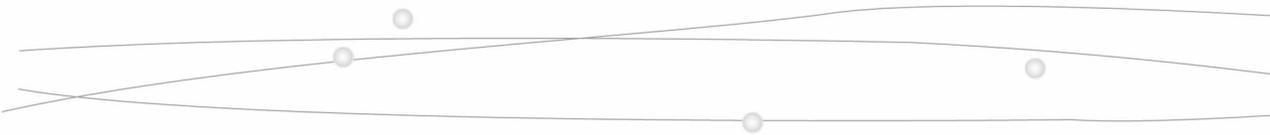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我觉得两个人都有道理，一路争下来，有点晕。

别急，慢慢来

“别急，慢慢来！”这段时间常用这话来宽慰自己，提示自己只有耐心才能够将心中的目标与所需的时间协调起来。不着急，不放弃努力。

有时我只是一个听众。

ZHD 老师属于那种很用心，不张扬，不被关注的老师。有时我们同路，在车上听她絮絮叨叨地讲她带的班和教学中的一些故事，比如带着学生种豆豆、建立家长论坛等等，我会静静地听，默默地看着她提到这些事时生动的表情，抑扬的语调，了解她，懂得她，知道她的投入，常常分享她从教学一线带来的快乐和痛苦。她加入我们团队已经有几年时间了，她不是那种很有表演天分的老师，她的课质朴、平实，甚至有时也会有些失误，但敏感的她往往会在反思时就意识到问题在哪里。我几乎每学期都会



去听她的课。有的教研员劝我，要找好苗子，这种老师以后上公开课、优质课恐怕上不了台面，我们的精力有限，这样会白费力气。我也知道这个道理，我每个学期只去听一节，不可能带来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但至少是一种肯定和支持。

上周，又去了她的学校，和校长一起听了她的课，下课后，和校长谈了她在教研活动中一些精彩的发言，以及她给我说的一些故事。然后，和学校领导、听课的老师聚在小会议室里谈课，一般由我或备课组长主持并引导话题。我问她，上课的感觉如何，ZHD老师还处在亢奋状态，脸红红的，一口气说下去，为什么要这样设计，这个活动会有什么后续，甚至于对学校管理班级的建议等等。

我想，需要打断她吗，老师们是多么需要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不管对错，她需要说出来。可除了这样的时段，我们的领导能坐下来安安静静地听老师这么说说自己的想法吗？我决定让她说下去，不急，课的问题，我可以给她写信商讨，今天我只做一个耐心而忠实的听众。

倾听与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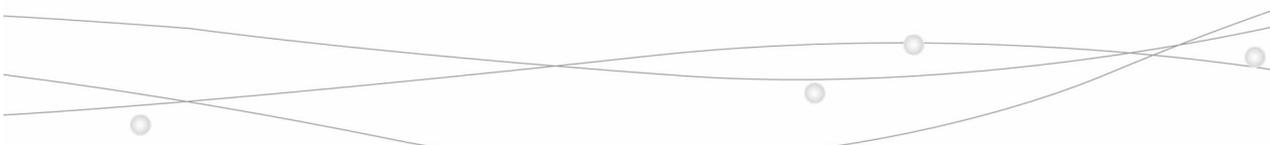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和老师谈课时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老师提出自己的疑问，我说学生这个的回答很精彩，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展开的契机，老师迷惑地问：是吗？我的学生这样说了吗？我怎么没听见？

在交流时，作为尊重，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对方的语言，还需要关注对方的神情。课堂是师生交流的过程，为什么老师连学生的回答都没听清呢？

我注意观察学生发言时教师的表情，这种时候，教师的眼神的确是游移的，我曾经问过老师，学生发言时您想什么呢？教师愧疚地说，我在想教案里的下一个环节是什么。

这种时候，老师在处理学生的回答时会比较草率，有时甚至不给予任何回应，只是点点头，或示意他坐下，有时会说“不错、真好”等廉价而笼统的溢美之词。

我相信，当老师眼里只有教材、教案时，心里哪里会有位置留给学生呢。



另一种情况是老师注意听了学生的发言，第一反应是要对学生的回答做出正确或错误的判断，回应的多是断语或结词，比如，对、很好、不错等等。这样的回应从某种程度上说，的确有激励的作用，但做出这样的回应，教师首先把自己放到了一个评判者的位置上，窃以为回应更重要的作用是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的思考。

在课堂上，教师首先是一个认真而耐心的倾听者，又是一个机智的回应者，引导思维进入更迷人的境地。

说到这里，一个年轻的老师激动地站起来说，是这样的，可我每次都是在课后，才意识到这里的回应可以做得更好。

其实，能在课后意识到这一点，就意味着改进的可能，课堂敏感度的培养非一日之功，需要教师长期的修炼，意识到并能悦纳自己的不足。第一次能够在课后反思到的问题，相信第二次还会在课堂上出现，第二次课后又意识到，我想这样的情况会出现十次，甚至于二十次，但第十一次，或第二十一次时，我们会突然在课堂进程中意识到问题并做出机智的应对。

别急！慢慢来！

站在讲台上的不是你

L 老师：

你好！收到这封信，你一定会感到唐突，我也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写这封信给你，也许，对与那天公开课相关的一切，你更多的是想忘却，这点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在楼梯偶遇时，你的轻叹，有意避开他人眼神中的沮丧，说实话，正是这让我担心，毕竟，你还年轻，这是一个需要勇气、激情和自信继续演绎精彩的年龄。

我不会违心地说，这是节很成功的研讨课，用虚言来平复你内心的不安意味着欺骗和新的伤害，它会让我不安。

我相信作为一名优秀的老师，你对课堂会有自己的感觉。我要说的，



是对你，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你，而不是这节课，对它，我已经了无兴趣，它不再是值得我们进行进一步研讨的课堂，它已经被异化，基于这种异化的课堂来谈操作性的策略和教学智慧，有什么意义呢？它承载了太多与教师、与学生、与教学无关的东西，对你形成无形的压力。

我想我关注的是你，和你的感受。

但当张老师问你上课的感受时，我有些失望，你回避了自我，选择了规范的、官方的、体制内的回答。一再感谢学校的支持，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投入，各级专家的指导，仿佛一切问题都是自己的。从这些冷漠的语词中，我看不到你，触不到你的感受。

甚至当你们的教研员站起来为你辩护说，你平时的课不是这样的，描述了你平时与学生的相处，问是不是大家的设计与指导扰乱了你的教学思路时，你仍旧说，这节课大家设计得很好，只是我没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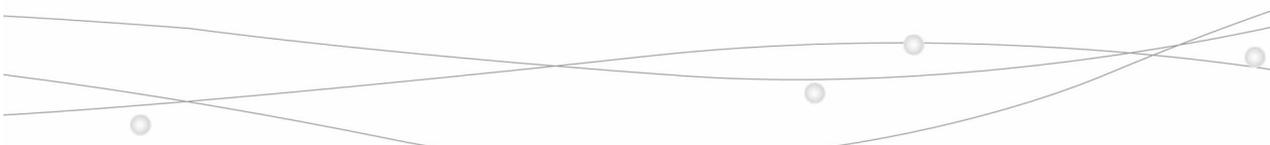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当有人断言你的课差于另一节时，我看到你的头低得更下了，我很在意你的表情，它们泄露着你真实的感受。

但我们能正视自己内心的感受，说出来自于内心的话语吗？我们知道危险，我为你感到委屈。

因为我相信，站在讲台上的那个人不是你，在参观贵校的橱窗时，看到很多校领导与各级行政官员的照片，看到有着各种各样称号老师的艺术照或单人照，只有你的照片是搂着几个孩子一起照的，表情是那么生动、和谐，完全不同于那节课上的僵硬。校长说，这就是等会儿要上课的老师，我心底暗暗地对自己说：“真好！”

你能说，站在讲台上的那个人是你吗？上课是学生与教师的约会，今天这课堂出现了太多的第三者，我知道你的困境，大家仿佛都输不起，各级领导一而再，再而三地听试讲，然后是重新设计，重新构思，他们身份的特殊，使得他们的每一条建议都成为不可被忽视的要点。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已经渐渐从自己的课堂中退出，站在课堂上的只是你的躯体，权势、地位、欲望借着你的身形，公然出现在课堂上，我们的眼睛已经被蒙蔽，我们还能体察到孩子们真诚的眼神并做出恰当的反应吗？

站在讲台上的一定不是你，然而当课上得不好时，坐在台上脸红的，



却只有你一个人，其他人仍安然地坐在台下，可能还责备着你没有很好地演绎他们的设计。

你试图向我们展示着人性中美好的谦逊，却有些失落。

我想知道，在暮色将合，人群离散，抱着教案，沮丧地躲开众人的目光，回到办公室里怅然长坐，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时候，你会对自己说什么。

我们能面对自己吗？我知道在长期的压力下，因为我们的善良或者蒙昧，没有足够的力量维护思想的尊严时，我们会顺从地将自己最可贵的部分奉上，把别人的意志当成自己的，从此，自我消逝了，因为我们知道危险，有时只能放弃，就是这样。

所以不要再问，在人前的这样的表述是源于真诚还是恐惧，有太多的时候，我们在做无力而无助的抵抗，以我们柔弱的心智谨慎地防范着各种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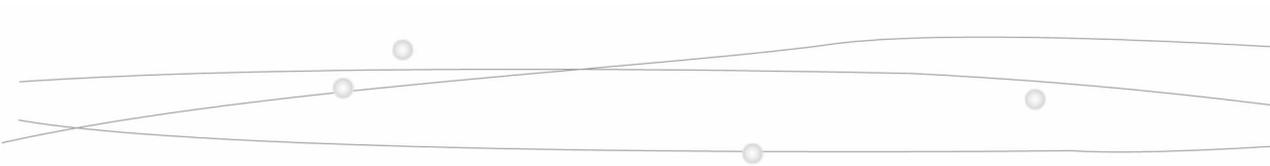
“这一个时代不是我们能够表现出多少才能，能够为自己争取多少的空间，我们都太明白应该怎样生活、怎样认同、怎样受制”，以至于，失去了拒绝的勇气和力量，说不清自己在哪里，顺从得如此自然，我们的空间在哪里？如果失却了自我的空间，何以成为一个有思想的教师。

现实便是如此，是屈从，还是逃避。

莫兰说：“重要的是不要做一个平常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使自己适应直接的现实），也不要做一个平常意义上的非现实主义者（使自己逃避现实的约束），重要的是做一个复杂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认识到现实的不确定性，知道在现实中存在着看不见的可能性。”

随顺来自心底的召唤，在乌黑中看到薄明与亮色。认定方向，找到边界，从可以改变的做起，建立起对自己的信任，学会可能的拒绝，在逼仄的空间里，让自己尽可能的舒展，生长。

我相信，真理往往活在事物的深处，课堂教学的真谛往往隐在你与学生交往的细节中，它不是闹哄哄的集体眼睛可发现得了的。它需要个人的眼睛去体察、去发觉，相信自己对课堂，对孩子们的直觉。当我们面向庞大的客体、面对权威时，要求自己以主体的名义发出声音：“我拒绝！”



至少必须拒绝自己认为不正确的。失去拒绝能力，就意味着把自己交给平庸权势的世界。雨果曾经大声地叫道：“站在多数一边随大流？宁肯违背良心受人操纵？绝不！”

培植自己内在而真实的力量，我知道这不容易，但我想至少，在我们心里有这样一个雨果活着。

祝春安！

一位默默关注你的人

2006年3月16日

春 来

每周三都是我的教研活动日。今天是周三，其实，这一下午的活动流程，已经无数次在心里经过，我仍会用整整一个上午来做电子讲稿，整理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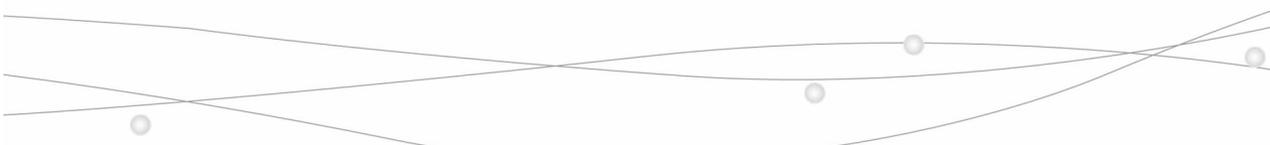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如果按照常规，今天是听课、评课，不用做什么准备，属于没有情节的活动。

一直比较贪心，盼着教研活动有悬念、有结构、有情节。一向对自己的临场发挥表示怀疑，却珍惜每周一次与团队的交流机会。

“春来”，是今天的教研活动标题，上一次是《一年又一年》，有时也叫《我在你左右》，固执地坚持着这种做法，我知道这样命名存在的问题，过于感性，没有直接说出这次教研活动的主题，比如上次其实是与大家聊“集体备课”而这一次是聊“如何听课、评课”。

并非故弄玄虚，我不喜欢那些词，理性得没有味道，就像一块不长芽的木头，心里认为题目是一棵会长叶子的树，题目里有人，能够被触得到情绪。

我看到柳条吐叶了，阳光变得和煦，鸟儿在枝头雀跃，每天我都能听到它们唱歌，金盏菊开了，桃花艳了，梨花白了，足球场一块块地绿了。我想告诉你。



在学校，我遇到了一位有趣的书记，他的年纪很大了。他说，我在这个学校读的小学，是在这块儿玩大的，现在，他又回来了，他告诉我，操场上那个水泥堡是1936年日本人用最高标号的水泥建的，是白色的水泥，而不是灰色的水泥；后面山墙上的洞是用来点蜡烛或是煤油灯照明的，他的话牵着我在半个多世纪的时空里穿行。

下课我去看了，真的有白色堡，山墙上有洞，洞里长着绿苔，摸上去滑叽叽的，这是个有故事的学校，多么想再听听他讲故事，可接下来，他讲的都是目标管理、校本教研、备课组制度，我的耳朵开着，心无趣地溜开，在那株发了芽的腊梅树下晒太阳。

春来了。

我知道规则，不可能在教研活动中告诉大家这些，会有人认为我无聊，或是疯的，于是，狡猾地悄悄用一个标题传递。

答应了在教研活动之前半小时给大家放电影，结果，没来得及午餐，买张饼，边看边吃，提前来的老师不多，我不后悔为两个人放电影，心是安的，做到言而有信并不容易，笨拙的努力。

四十多个人，比上学期来参加活动的人数要多。

先是分享，整理了上次活动小组发言，虽然为此查阅了一扎厚厚的材料，但并不想公布答案似的把他们端出来，更看重老师们自己思考的所得，尽管在条理性上不足，在思考深度上逊色，但能让大家感受到，“我”的观点很重要并为自己的思考负责。在后面，用疑问拓开一个更深的思考空间，大家一起慢慢来构建自己的理论，就像春芽，虽柔软，却珍贵。

提出集体备课流程的讨论稿，问，今天您为什么要上这一节公开课，今天您为什么要来听课呢？有些老师坦率地告诉我，只是学校的安排，有的老师说，我教语文的，但我有兴趣。间歇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悄悄地对我说，我和小王，都已经转教别的学科，主要是想来看看你。

上课，分组讨论，一组组地为大家拍照，一张张春天的脸。

新推选的发言人，有些羞涩，大家在言词中更多地谈及问题，只有一组在大力陈述自己对课堂的欣赏，我听到其他人不自然的笑声。

晚上，在QQ上，与执教老师聊天，他说还想将教学设计调整一下，



问有没有兴趣再听，我说，告诉我时间、地点。心中窃喜，哪位大专家说过，好的教研，是让老师产生再尝试的冲动、信心与勇气。

有一个遗憾，区里负责培训的张老师一直在场，却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体会他的感受。

我测量着与春天的距离，清楚自己下一次应该做什么。

我不想在这里，记录老师们对课程的段落感，问题的层次性，哪些活动适宜分小组进行等等问题的讨论，并做“一、二、三”的梳理，再要求自己去做。

但现在我只想，春来了。用自己笨拙的天真和想象力，“接纳使生命璨然自足的更多动人的声音”，期待着明丽。

流行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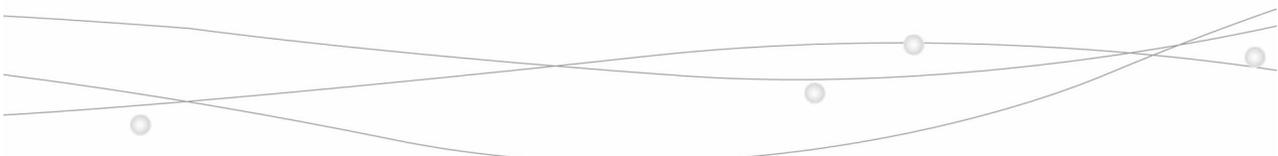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昨天的教研活动结束后，不断有人打电话或在 QQ 群上（网络教研的专用号）跟我提起昨天的活动，看来“感动”在活动后仍在我的团队里流行。

我做教研员时间不长，是个很容易被感动，而且很喜欢把感动“传染”给别人的人。同事们说我没有经验，我承认，但我也庆幸，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陈规陋习的侵扰，由着自己的性子，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我总在想，老师们在学校一个星期多则 22 节少则 14 节课，周三下午好不容易有一个没有课的空当，再让他们在我这里受一两个小时神经紧张的一言堂式的所谓教学指导，于心何忍？说实话，靠这一两个小时我又能说清楚什么呢？所以，我教研的基本思路就是让老师们能够在放松的情况下有所得，如果能给他们注入点希望，体味到一丝快乐，重拾教学的从容，能够从教研活动中带点愉快和感动回去感染他的学生，那就太好了。

昨天的活动的确让人感动，有些老师是慕名而来的，听说综合实践活动的教研活动好玩，想来体验一下这不一样的教研氛围。

昨天执教老师上完课后，安排了一起唱、一起读的环节，选的是许美



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选择这首歌，一方面我是看中了它优美的旋律，另一方面它的歌词与当前教师在课改中的困惑与坚定，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推进的现状很契合。齐读的是刘良华老师的《给教师的五十条建议（节选）》。

我们提倡在活动中，大声地唱，大声地读，大声地说。唱完，读完，一种感动就已经悄悄地在每个人心底流动，带着这种美好的感觉，再来对课进行研讨。有了真诚的氛围，执教老师，我，和听课老师进行了一次心情愉快的对话。

老师们的心是极敏感的真诚的，只要有一点火星，就可能被点燃，回报给你更多的光与热。我总认为在课改中，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我做不了更多，我只愿做这一点火星，足矣！

今天打开 QQ 群（网络教研专用群），看到这样的留言：

叶新：昨天听了王老师的课，我的第一感觉是：老师正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寻找平衡。……（看来老师们对课的研讨意犹未尽）

沈旻：叶老师，把您的想法贴在 BBS 里不介意吧？

叶新：太好了，谢谢您！这正好可促进我们的教学，每次教研活动对我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很喜欢这样的教研活动呢。

不久，又有一个老师上来。

肖帆：一个好老师的定义是什么？（我知道，他是喜欢昨天齐读的一句话：好老师会让他的学生莫名其妙地兴奋整整一天。他在寻找知音呢！）

王筱薇：一个好老师的定义是莫名其妙让人兴奋一天。（看来刘良华老师的这句话很有感染力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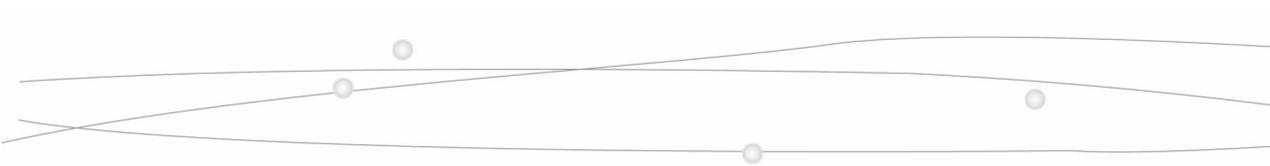
肖帆：每次参加完教研活动我总有莫名其妙的兴奋！昨天我坐了两站路的车就下了，选择了走回家，花了半个小时，硬是不觉得累。

徐莉：我明白肖帆的感受。

肖帆：因为我没有发言，但是我走在路上自己跟自己发言。

王筱薇：哈哈，我也是边走路边发言，我在思考，我哪里没有说话，哪里可以说得更好。呵呵。

肖帆：我好像是在扮演两个角色，……我想说我的两个词是快乐与



感动。

这群教师太可爱了，他们中间正在流行感动！

每个人心中都有着美好的情怀。因此我认为我们不需要赠与别人美好，而是为他们点一盏心灯，帮助他们看见自己的美好。或者告诉那些独自为自己的美好而感到疑惑的人，你并不孤独！

如果我们任由着冷漠漫溢，那么我们心中残存的那点美好情怀最终也会被消磨殆尽，因此我们大声说、大声唱、大声笑。聆听美好，传递美好！

玩，不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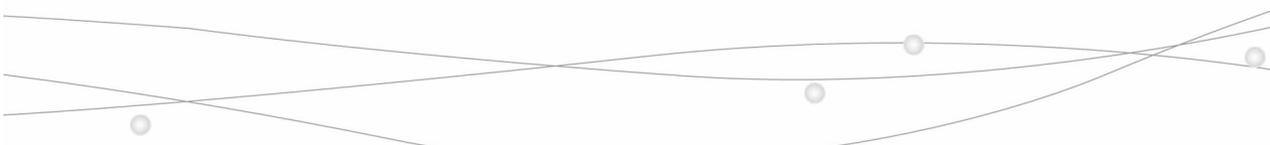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这是一节小学三年级的综合实践活动课，教师用心良苦，希望通过一系列活动让孩子对这一新课程有所了解。首先，她让孩子们看高年级学生参与综合实践活动的照片，问：“你们觉得综合实践活动课与你们学过的其他课程有什么不同？”一个小女孩高兴地举起了手：“我觉得这是一门带着我们玩的课程！”

坐在后面听课的我会心地笑了，没想到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对课程的理解竟能如此一语中的。

“还有谁来说说？”一个小男孩还没举手就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课程不好，光带着我们玩，那学什么呀？”同学们都吃惊地望着他，他指了指刚才回答问题的小女孩，一副教训人的语气：“他们就知道玩，不爱学习，上课不好好听讲，下课不读书，回家不认真完成作业，考试分数不高，成绩不好，长大了没出息！”小女孩无以回应。老师让认为综合实践活动课好的同学坐在一边，让认为综合实践课不好的同学坐在另一边展开辩论，两边人数差异很大，显然，小男孩的发言起了很大的作用。

听课的老师们惊异于小男孩坚决的态度，惊异于小男孩严谨的逻辑推理。我们不妨把他的发言整理一下。

玩 = 不爱学习 = 上课不听讲 + 下课不读书 + 回家不认真完成作业 = 考



试分数不高=成绩不好=没有出息。

在这个链条中，玩成了学的对立面，而考试分数是衡量学习的唯一标准，最后玩就等于没出息，谁也不想没有出息，当然没有孩子敢站在小女孩这边。

我们常说哪个孩子不爱玩，玩是孩子的天性，“游戏是最好的教育方法”，可在这里，变成了哪个孩子敢爱玩，这是孩子们的本意吗？孩子们的本真都到哪儿去了？是谁在为孩子们建设这样的逻辑链？社会、老师、家长在其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在什么样的压力下，孩子被剔去本真，认同这种令他不快的思维方式，并把它作为自己的思维。他才读三年级！

课上有个环节，让孩子们采访老师，听听老师的意见，我主动把小女孩招呼到身边，问：“玩，不好吗？”她说：“我喜欢玩，可是……”“那个同学平时玩吗？”“他很疯的，他很尴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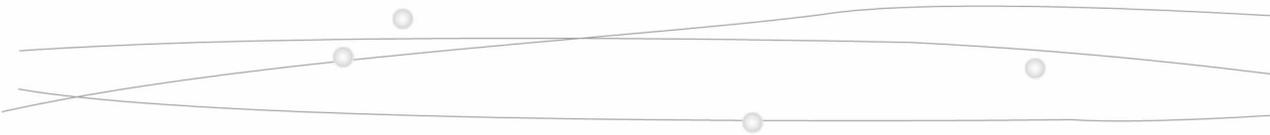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小女孩也许不清楚尴尬的意思，但这种情形着实让我们这些做教育的人尴尬！

领导与指导

这个星期三要在一所学校组织一次教研活动，其中有一节研讨课，老师打电话来，想让我去听一下试讲。

其实，对“试讲”这个词，我一直是心存芥蒂的，老师们每天的日常教学不都是在做教学的尝试与积累吗？有必要刻意为某一节课去试吗？我们能试出什么来？当然，对其他教学内容相对稳定的学科来说，试讲可能得到一些同一内容教学时必要的经验，但对于开放性、生成性极强的综合实践活动课来讲，每节课可以说都是全新的。再则，我认为研讨课呈现原生态的，更接近于教学真实的课堂会更有价值。更何况我不想因此徒增老师的负担。

可学校领导一直不放心，担心拿出来的课的质量会影响学校的声誉，强烈要求我去听听试讲。上课的老师也给我挂电话，说一定要来。我向



说明了我的想法，同时和他沟通，明确了几个方面：一是按各班本身的活动进展来上试讲课和研讨课，不因为试讲和研讨课打断教学进程；二是按各班活动的内容来确定试讲的内容和研讨课的内容，不需要两者一致，试讲的目的只是进一步体悟教学细节背后自己的教学思想。

这个老师是我一次下校听课中无意发现的，他的灵气、亲切感、课堂上清晰的逻辑结构和他的教学细节中体现出对教学的理解，深深地打动了我。可今天的试讲，他却像换了个人，前半段的课十分零乱、迂回，不知道他想做什么，后半段的课才上得有点像他自己，让人有点费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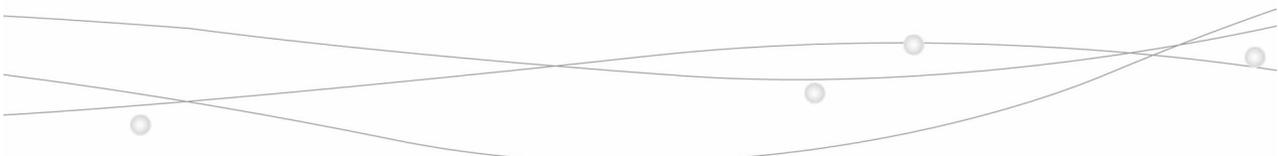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课后，听课的领导和我，还有上课的老师进行了交流，我有意识地让老师谈谈他上课的感受，果然，和我听课的感觉一致。我问：“为什么前半段，不像是你在上课呢？”他看了看校长，看了看我，面有难色。不好再问，我们聊了一下教学目标的设置、教学线索的把握以及教学过程中教师教学敏感度的培养问题。这个老师比较有悟性，上完课，对有些问题已经敏感地意识到，我不必多说，只需要多些肯定与鼓励，时时将他的想法再往深处推一下而已。谈完之后，冯老师要求送送我，我觉得他有话要说。

路上，他告诉我为什么前半段教学自己找不到北，他说学校领导非常关心这次课，看了教案后，给他提出课要有可视性，于是让他加入一个手工制作的内容。他认为这和课的主线无关，今天的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可学校领导提出来，不加进这个内容，又怕说对领导的意见不尊重，他很难。

原来如此，我和他又谈了一阵，建议他首先应该感谢学校对自己的关注，其次，一定要向学校说明这种设计不合理的原因，最后，做你自己，你教学对象是学生，上课是你和学生的一次私密的约会，不必为外人所扰，教学只为学生。

听完我的话，看他的表情，还是心存狐疑，我有点无奈。

现在领导常进课堂听课，经常指导教师上课，走进课堂时固然是作为研究者的身份，但并未脱去行政领导的底色，教师对他们所提的教学建议是十分在意的。我倒是建议领导听课前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课的来龙去脉，



同时领导做指导，这种特殊的身份更需要听课后的慎言，多听听教师自己的教学感受，引导教师进行教学反思，不要武断地介入，对课堂上的师生，我们需要心存敬畏，少些站在局外的指指点点，相信内在体悟才是教师成长的基础。

教材与教师

关于教材，这两天网上出现了几条评论。

第一则说：美国老师使用的课本，并不是一本薄薄的书，再加上同样薄薄的教参，而是把老师当成是完全的白痴所编写的任何跟所教的科目有关系的所有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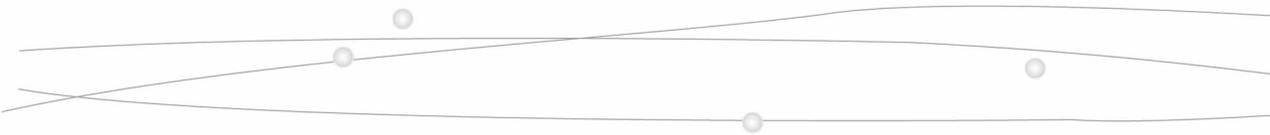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第二则说：从香港弄到一套小学教材和教师用书，看过以后最大的感慨是把老师当“人”而不是当“神”。在教师用书上，教材编写的意图做了非常详尽的说明，所有问题都有简单、明确、统一的答案。我笑，连白痴拿着都可以立即去上课。

两则评论都谈到了“白痴”，不论是美国的，还是香港的，但我想这并不是作者的本意，而是以此说明这两地教材的内容的详尽，是不是因为他们的老师没有我们的老师能干，必须用如此详尽之教材？

其实，我国教材也“并不是一本薄薄的书，再加上同样薄薄的教参”。不信，你去书店看看，那里的人最多，卖得最火的，不就是教材的辅导材料吗？

围绕课本，我们拥有的材料在数量上可能与美国或香港的相当，但在内容上，就大不一样了。我们所拥有的材料大多属于考试测查型，既针对教材所可能涉及的考点出大量的试题，而他们的，我根据上面的介绍猜想可能更多的是教学指导型的材料，为教师呈现大量有助于教学的资源性的素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学者专家们为教师所做的细致工作，体会到他们为教师为学生的服务意识。

课改打破了一本教材一统天下的局面，尽管我们都知道教材的变化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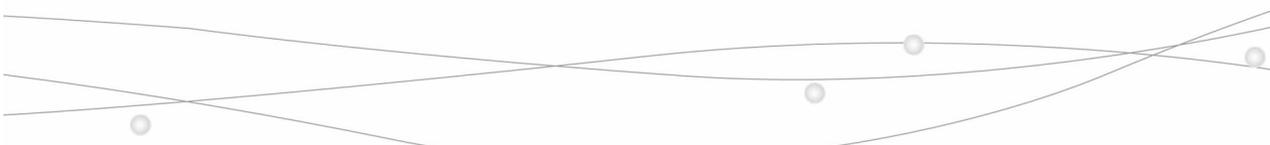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是课改的序曲，但教材的变化对教师来说是最切近，最直观可感的。

首先，是出现了不同版本的教材。在我区的一所小学竟然同时存在着三种以上版本的教材，同一年级，都有不同版本的教材出现。当然，这对于那些能力强的老师来说，这扩大了教学内容选择的余地，而对于更多的普通老师来说，教材由一成不变，到变换过于频繁，可能会让他们一时间觉得无所适从。鼓励教师从教教材到用教材教是件好事，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并不是教材一变，教师就具备了处理教材的能力，这需要一个培植的过程，尽管我们说教材不是唯一的教学资源，但我们也不可以否认，至少当前，教材仍是教师教学所依托的重要的教学资源。

其次，有些出版社的教材是近两年出现的，存在与教材相配套的教学服务赶不上趟儿的现象，比如，有的小学教材里，几幅图，几句话就是一课，教参上寥寥几句，什么背景材料都没有，全靠教师自己去悟自己去找，对于课时压力大、面对大班额教学的老师来说，你让他怎么处理，服务没跟上的教材无疑增加了教师的教学负担。也曾经听到有的学者担心，给的材料多了会不会局限老师的思路，阻碍他们因地制宜地进行创造性的工作，我想在课改进程中，老师仍是“人”，不是“神”，我们对教材的变化，也会有一个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在这个阶段，教师更需要素材性资源的支持，比如为教师提供可供选择的关于某个教学内容的多种教学策略，提供可参考的教学实录等，教师在有支持，感到安全，和比较轻松的心态下才会更有创造力。这就需要教材的编写者们沉下心来，做点为教师服务的实事。

春晚 目标 简单

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收视率和观众满意度逐年降低是不争的事实，据有关部门调查，近20%的人认为“一年不如一年，没必要再搞下去了”。二十多年的好不容易形成的春晚文化和春晚传统怎么能说丢就丢了？咬着牙，硬着头皮，今年的春晚照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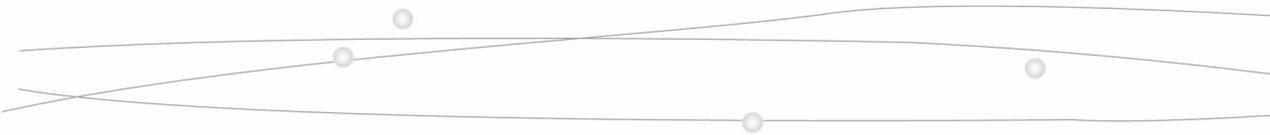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还没开始，就有朋友告诉我，今年绝不给春晚耽误时间，太没劲。看后，又有朋友告诉我，什么玩意儿，浪费了那么多的财力、物力，十三亿中国人打造的春晚就这么个调调？唉！当这个春晚的导演够倒霉的，早就声明有挨骂的思想准备。你想，家里三五口人就已经众口难调，春晚要对付十亿人的娱乐“口味”，何其难也？不过，被选来导演春晚的，绝不是吃素的主儿，各自自有绝招，可春晚能让你狠着劲使绝招吗？有人说“如果今年的春晚由湖南人来办，至少会把娱乐精神和快乐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我看，也不见得，春晚承载了太多目的，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娱乐上的，“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

短短的几个小时，倒有许许多多的条条框框，比如必须要有读贺年电报的时间，表现海外华人对祖国的热爱；必须有一个节目中要有两岸三地的演员同台，以象征统一；必须要有一个由部队演出的节目，表现军民一家亲；必然会有一个各少数民族的民歌联唱，表现各族人民大团结；必须有一个少儿节目，表现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必须有一个节目关注老人，表现尊老的传统；必须有一个节目表现传统戏曲，表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必须要有一个老歌联唱，来唤醒中年以上的人对岁月的回忆；必须要有一个节目反映祖国一年来的大事，比如今年的神六等等。主持人换得不勤，主持人的那几句词，这两年好像也没变什么，不好变啊，每句话都有不同的目的，意味深长，没法换，无非是把猴换成鸡，今年又把鸡换成狗。如今更绝，还有那么几个人是必上的。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让十三亿人民笑出声，您说说，这还笑得出来吗？

再算算，还有多少空间可以让我们来创新，够难为这帮折腾春晚的人了。

总之，目的太复杂，吃力不讨好。其实，我们平时做事，也怕目的多样化，射出一支箭，既要打中这个靶又要打中那个靶，这箭就没法射。目的越是简单、明了，命中率就越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根筋，这词在生活中常做贬义词用，但奇怪的是，大多有所成就的人，多是一根筋主义者。目的简单，力量集中，更容易把一件事做得深入，做到极致。它是符合物理学力学的原理的。



比如说上课，如果一心只是为了学生，这节课倒好上，最怕一节课要表现太多的东西，比如，要表现出小组学习的状态，要表现出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要表现出课改的核心理念，要表现出学生的活动，要表现出学生自主学习，要表现出学生的创新精神，要考虑下面听课专家的口味。当这些要表现的东西塞满了教师的脑子，哪里还有空间留给学生，这节课还能上好吗？真难为现在的很多老师，像春晚的导演一样，仍想费尽心机上好这样的课。

我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的确要考虑很多的因素，但其中必然有一个因素是最关键的，牢牢抓住它，其他的方面，相信功到自然成。

这又让我想起了我们在备课时常写的教学目标。我发现，近来收集到的教学设计，目标设计这一栏越来越长，有时三维目标加起来，足足有十几条，好像上了这一课，什么能力都培养了，什么课都不用再上了。我曾经让一位教师复述他自己写的教学目标，结果在十几条中，能清晰说出的只有几条，这么多目标，记都记不住，在教学中如何能得到落实？这些复杂的目标，还闹得人烦乱不堪，让人没有耐心。所以，我总提倡老师们在制定教学目标时简单些，每节课达到一个目的，我不太同意把三维目标分开制定，教学目标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目标，集中而具体。

简单的教学目标能让我们以更轻松的角度来看待教与学，越简单，压力就会越小，但把复杂变为简单，并不容易，这需要高度的教育智慧与涵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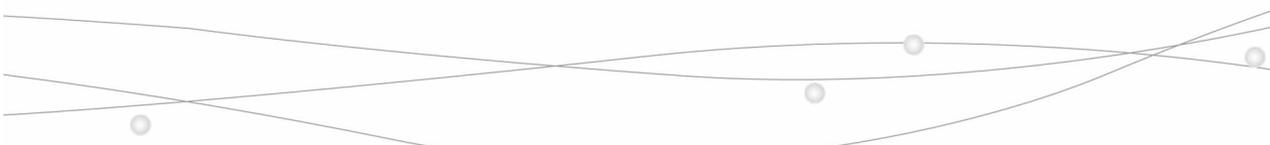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我们的生活何尝不是如此，逃离繁杂，简化生活，减少选择，重新回归简单的生活状态，从而挣脱心灵的桎梏，回归真我，这可能是我们重新找回纯真笑容的唯一途径。

有些人一生只做一件事：变老。——艾得郝

就是这么简单，不可以吗？

吃苦教育

古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谈起现在这些饭来张口、衣来



伸手的“小皇帝”、“小公主”们，长辈们会直摇头，要让他们成为“人上人”，得让他们先吃点苦，可现在的生活条件实在太优越了，哪有苦吃，于是，我们想不妨给他们制造点苦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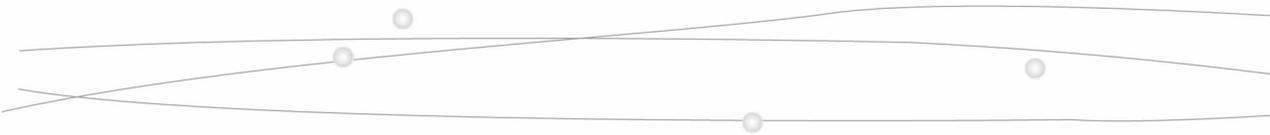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放寒假，为了培养一向娇生惯养的小侄女的吃苦精神，父母颇有远见地把她“流放”到乡下亲戚家。没想到，这快过年了，去接，竟然乐不思蜀，嚷着不回城里，还要在乡下跟着两个小哥哥下地去掐菜苔，去挖蚯蚓钓小鱼，倒是怕回城来一个人关在家里吃苦头。教育效果看来是一点没有达到，吃“苦”竟然吃上瘾了。

大人们武断地以为，乡下伙食差，没有游乐园、肯德基，一定是“苦”，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想得到的“苦”，但对小侄女来说，“苦”是一个人被锁在家里，面对着一桌子零食和电视。我们按自己的“苦”为孩子制造的“苦”，孩子根本不买账。

现在的孩子不苦吗？我们回忆起少年时代，在吃穿用方面确实比现在拮据得多，但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小朋友们一起嬉戏，现在的孩子吃得好穿得好，可每天披星戴月，当他们回忆少年时，只怕更多的是伏案苦读的情形。您能说清谁更苦吗？

其实，苦乐全是个人感受，时代不同，苦处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当时的苦是不能读书，现在孩子的苦是课业负担太重。每个生命个体对苦的感受也不相同，过去的孩子与现在的孩子的苦是不一样的，城市的孩子有与农村孩子不一样的苦，每个家里的孩子苦处自不相同。不一样的苦罢了。为什么要让现在的孩子去吃已经不存在的苦呢？我们往往把应该由孩子吃的“苦”，比如孩子的自理，家庭责任的承担，转到自己手里，然后又处心积虑地去制造一些不伦不类的“苦”给孩子。

现在比较流行的造苦活动还有军训，总选在最热的夏天，时长一周到一月不等，全封闭式，教育目的就是让孩子们吃点苦，环境总是异常恶劣，对孩子们的体能是个挑战，这本无可厚非。但总觉得有些不合理之处，军训生活与现实生活反差过大，“吃得差，晒得黑，教官凶，蚊子咬，没水洗，一身脏，总之不是人过的日子”，可能是孩子对军训的全部印象，孩子们是挺过来了，一下了军训的接送车，又是妈妈递水摇扇，爸爸大包



小包扛着，一月军训成果一瞬间烟消云散。军训是阶段性的，一个月过后的生活完全不同，于是一切照旧，其中有多少经验可以迁移到现实生活中来呢？为吃苦而吃苦，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这苦吃得值吗？

而且，造出来的“苦”，味道怪怪的。上帝为什么让人在这世间受苦，是因为人的原罪，也就是说，有意让一个人吃苦头，其中必然含着惩罚的意味，现在生活好些了，并不是孩子的罪，凭什么孩子要因此吃些大人们造出来的“苦头”呢？

我并不是否认孩子的吃苦精神在孩子一生成长中的重要性，只是质疑这些造苦活动的教育价值，生活从来不缺少苦，因此没必要去造出些虚构的苦来。

一些发达国家的家长，按我们想法，一定比我们更为孩子的吃苦精神发愁，因为他们的条件更好，他们同样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吃苦精神，我们不妨做个比较。

在美国，不管家里多富有，12岁以后男孩子就会给邻居或自己的父母家里剪草、送报赚些零用钱，女孩子则做小保姆赚钱。14岁的詹妮每周礼拜六要去餐馆打工，母亲告诉她，你完全可以在家里帮妈妈干活，照样可领取工资。但詹妮觉得在家赚自己母亲的钱不是本事，她一定要去外面赚钱来表示自己有能力。

在德国，孩子到14岁就要在家里承担一些义务，比如要替全家人擦皮鞋等。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培养孩子的劳动能力，也有利于培养孩子的社会义务感。

在加拿大，为了培养孩子在未来社会中生存的本领，人们从很早就开始训练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在加拿大有一个记者家中，两个上小学的孩子每天早上要去给各家各户送报纸。看着孩子兴致勃勃地分发报纸，那位当记者的父亲感到很自豪：“分这么多报纸不容易，很早就起床，无论刮风下雨都要去送，可孩子们从来都没有耽误过。”

不再列举，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共性，在这些国家，孩子们吃的苦不是造出来的，它本身就在生活中，是孩子们生活的一部分，有些“苦”是孩子们主动去承担的，由于人人如此，所以不再被看作“苦”，而是一种

必然，一种责任。

生活本已不易，别再刻意造苦，在生活中，让孩子意识到并承担起本属于他们的那份责任，足矣！

这个夏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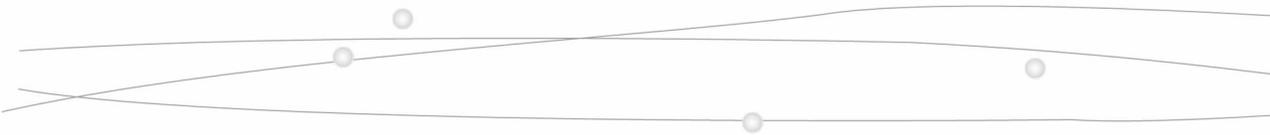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武汉的夏天特别难过，热、潮、闷，身上总是粘湿，“桑拿”天，不清不爽。在小张老师的印象中，所有的麻烦事都会出现在这样的季节里。

为了调动的事，小张老师整个周末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能想出来的办法都试过了，好像没有别的办法了，小张老师并不想把事情闹到这一步。起初，她一心想的是好说好散。现在看来，可能性几乎是零。

那也是一个夏天，小张师范毕业，学校突然宣布，因为没有指标，这一届不包分配，说好了毕业包分配才来读的师范的，一下子没了着落，谁接受得了？同学们组织起来和学校谈判，也是这么热的天，在学校的行政大楼里，家长、学生挤在一起，大汗淋漓，群情激奋，几位家长和学生代表与校长进行着不依不饶的交涉，于是这一班的学生转入大专班，多读一年，等待分配，最后一年什么都没学到，学校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延长的这一年，让这班学生知道了当个老师也不易，先下手为强，很多同学都提前去代课。鱼有鱼路，虾有虾路，有本事的去了区里条件比较好的学校，代课费也高。小张只有一个下了岗的妈妈，求谁去，找了好几所学校都人满为患，好不容易在区里的边郊薄弱学校落了脚，虽然代课费只有好学校的二分之一，但总算能走上讲台，自食其力，满头大汗的小张打心里感激黄校长收留了她。

这课一代就是两年，做着与其他老师一样的事，却无缘享受一个正式教师的待遇，别人发工资的那天最开心，可小张老师那天最失落，每个月把那几张不用数，瞟一眼就能知道多少的票子，递到妈妈手里，妈妈总长吁短叹的。熬着吧，指望着什么时候能转正，稳稳当当地做个老师。

想留下，就不能抱怨，卖力地做吧。教学、排节目、帮同事做课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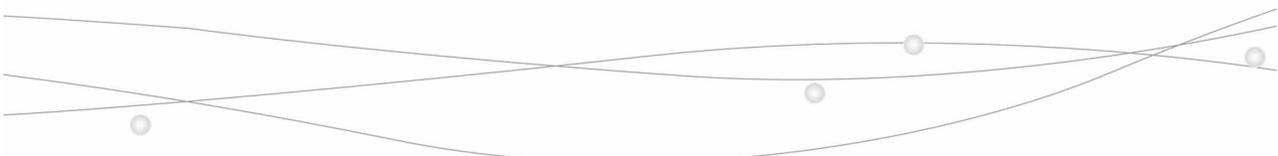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帮学校整理材料，只要是小张老师能做的，她都主动地去做，几次调考，小张老师班的分数也是名列前茅，她知道，要留下得显示出自己的实力。小张老师教得不错，教研员下校时，常常在校长面前夸她认真、好学、有灵气。还破了代课老师没有机会上研讨课的规矩，让小张老师在区里上了一节研讨课，黄校长也支持，这样一来，小张老师在区里也算是小有名气。小张老师为这事，更感谢黄校长了。

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拥戴黄校长，去年夏天，和她要好的小王老师，以前和校长的关系也不错的，那一天从校长办公室出来破口大骂，小张老师知道是为什么，这几年快放暑假时，学校就很紧张，老师们只要在区里小有名气，就会被其他好学校挖走。调动不只是调入单位同意，调出单位要是不同意，也不成，学校要是卡着不放人，老师们又抱定良禽择木，于是矛盾激化起来，一些薄弱学校便出台了一些土政策，要走可以，得留下一笔钱，因为是土政策，所以没个准，校长说多少就是多少。也有不交钱的，比如有的校长和优秀教师达成协议，等到我调动，就放你走；也有和校长关系特别铁的，交一两千是个意思；如果上面有高人出面，也可能放过；当然，听小王老师讲，如果晚上去趟校长家，单独表示一下，这价码也会下调一些，不然，少则七八千，多则一二万，就由着学校要了。学校收这笔钱，不但没有任何票据，最绝的是要调动的老师写一张自愿捐助学校的保证书。小王老师气急了，一个文文静静的小姑娘，竟然叉着腰，站在走廊上，顶着烈日，骂开了。学校仍不在商调函上签字，小王老师也不好留在学校，投靠她在深圳的表哥，去了一家私立学校，和学校结了怨，连办公桌都没有来收拾，好在，听说过得还不错。

小张老师比较害怕这样的场面，她一方面为校长抱屈，校长留她也是为了学校的发展，这几年，学校的好老师纷纷调离，好像有本事的人都走了，只有没本事的人才留下来，校长这样留人也是迫不得已，以前学校还常常送老师去学习、去参加评比，这两年，都不太敢培养老师了，成熟一个走一个，但不培养老师学校又怎么发展呢？校长也难啊！

小张老师也理解小王老师。常常到其他学校参加活动，小张老师发现，学校与学校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条件好的学校每个办公室、



教室里都有空调和电脑，他们学校除了校长室和机房外，连吊扇都没有，夏天上课，一会儿衣服就汗透了；他们学校几乎成了捡破烂的，机房里是从好学校拖回来的别人不要的电脑，好学校簇新的机房有三四个，别的学校会议室改建，不要的桌椅会支援给他们，上面还有那个学校的标号；好学校，生源好，家长手里攥着票子，攥着条子，挤破脑袋要进去，他们学校夏季招生，老师得挨家挨户的做工作，有点条件的学生，都奔好学校去了，只能收些民工子弟，一身汗臭，习惯不好，家长的素质也差，难教得很；而且，好学校，教研的气氛浓，请得起专家，开得起会，老师们的发展机会多，教研活动时，自信地昂着头，坐在前面的，多是好学校的老师，像他们这类学校的老师一般不发言，或是说话底气不足，低头，坐在后面靠边的位置；更何况，好学校每个月的福利和他们这类学校的差距大到千八百，这学校怎么留得住人。

有时，小张老师也在悄悄地问自己，如果转正了，还留在这里吗？小王老师说的良禽择木的话，小张老师是听进去了。

今年三月，小张老师终于等到指标，转正了。在教研员的一再要求下，学校也觉得小张是可造之才，于是派她到北京参加培训，机会就产生在这次培训过程中。同去的Q学校的教导主任，早就听说小张的优秀，说Q学校正差一名这个学科的老师，如果小张愿意，她可以向学校推荐。回来后，教导主任带着小张老师去了趟Q学校的校长家，向校长引荐了小张老师，不久，小张老师背着学校悄悄地去Q学校试教。听说，Q校长也打电话问过教研员小张老师的情况，Q学校答应接收，问能不能马上过来，小张老师说最好等这届六年级毕业考完。Q学校说你们学校的工作你自己去做吧，行不行，都尽快回话，好安排下学期工作。

为这事，小张老师心里扑腾直跳，似乎看到了希望，总算熬到头了，自己的努力没白费，她仿佛找回了自信，但在学校，她按捺住兴奋，一直都不敢吱声，她担心会有小王老师那样的遭遇，她知道逃不掉的。她平静地上着课，学校已经有些风言风语，这样的消息总是传得很快，Q学校也两次打电话来催。等到六年级毕业考试结束，她决定去找校长谈谈。

头一天小张老师已经和妈妈商量好了一套说辞，首先是感谢学校的培

养，千万不能说真实的调动的原由，尽管大家都心知肚明，只能以情感人，说Q学校离家近，好照顾生病的妈妈，这种说辞让小张老师感到别扭，但只能这样。

天很热，没有一丝风，小张老师在心里把妈妈教她说的话又说了一遍，心里仍是忐忑，在办公室里心不在焉地做着质量分析，不时地观察校长办公室里是不是有人，平时一个小时就能做完的事整整做了一上午，下午快下班时，实在是挨不过了，小张老师借着交质量分析的名义去找校长，校长办公室里除了校长外，还有书记。

小张老师支支吾吾地开始说，等她说完，校长正色道：“其实我早知道了，为什么要走？学校这么培养你，送你去上公开课，送你去培训，这个学校条件是艰苦，年轻人，一点儿苦都吃不得，其他老师在这里做了一辈子贡献。你在这个学校刚转正，就要走，会造成什么影响？再说，学校上学期一下子调走了三位老师，不是不放你走，是学校的工作安排不过来。你就安安心心在这里教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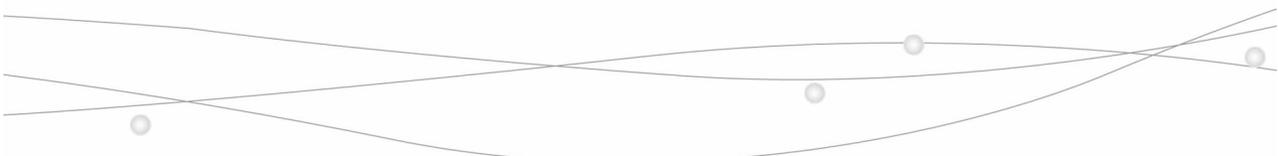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我知道学校对我好，您对我也很好，Q学校那边催得紧，本来这学期就要过去，正是担心影响学校的工作，我才等到毕业班考完了才说这事的。”

“这样吧，也不早了，你先回去，这事也不是我和书记能做主的，我们开个行政会商量一下。”

这一商量，就是一个星期，校长遇到她，就像没这事似的。小张老师知道得自己主动去问，校长说，学校人手紧，明年还有一位老师休产假，学校谁也不放，也不针对你一个，我知道你的难处，你有什么困难，学校会帮你解决，但真不能开这个头。

听到这话，小张老师脑子都懵了，走不了，又不愿留，再拖下去，Q学校要是找到其他老师，怎么办，希望就像肥皂泡一样，一下子破了。小张老师一急，号啕起来，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校长在一边劝着，但始终不松口。

小张老师心灰意冷地又过了几天，快放假了，Q学校又打电话来问事办得怎么样了，小张老师不敢流露有什么困难，只说正在办呢。



只能硬着头皮再去找校长，这次校长的脸色有些难看，冷冷地说：“我们还是希望你能顾全大局留下来，如果决意要走，那我们也是留得住人，留不住心，那就按常规办吧，学校这么多年培养你，你也为学校做点贡献，学校行政会商量，如果你一定要走，就出一万五，然后写张自愿捐助的声明。以前他们也都是这么办的。”

“去年，小王老师才八千，为什么我要一万五呢？我这三年工作，代课费加起来，学校发给我的钱都不到一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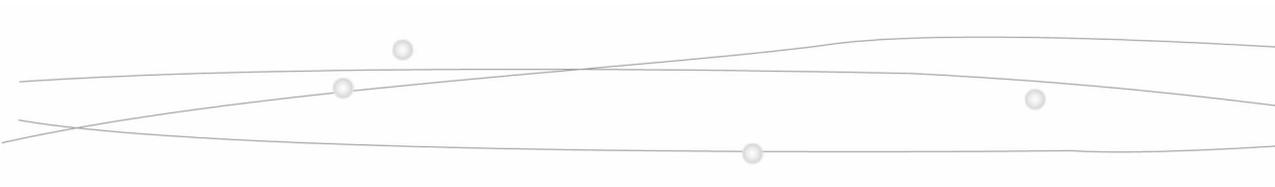
“学校一直在重点培养你，你要是觉得有困难，最好是不走，学校本来还打算把你列入后备干部的名单呢？学校这样做也是没办法，希望你能留下来。”

小张老师的眼泪又来了，这次她有些愤怒了，校长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平时她挺能体贴人的，这时她为什么就不能站在自己的角度想想呢？小张老师在心里对校长、对学校的好感和留恋荡然无存，心里只有一股莫名的气，只能忍，她知道不能发作，闹僵了，学校不签字，那就是进退两难了。她不可能像小王老师那样一走了之，她不可能留下妈妈一个人去其他地方，她不可能放弃这份来之不易的稳定的工作，她得养活下了岗的母亲和她自己，她不可能放弃这难得的希望，她也不可能拿出这一万五千元。

想不出还有什么路可走，她只能用话搪塞母亲，说正在办，她只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想，好像没有办法了。

她想起前两天给小王老师打电话咨询这事时，小王老师讲给她听的一个故事，一位丈夫因为妻子单位评职称时欺负人，打电话威胁她单位的领导说，如果这次某某上了，我老婆没上，看你今天出不出得了单位的门？于是，她老婆和某某都被评上。还听说老教师们讲过一件事，以前分房子，一个老师没分到，拿一瓶敌敌畏到局长办公室，说，你给不给我分，不分我可就喝了，听说这个老师最后分到了房。

小张老师以前听这类事时，总觉得不屑，何至于此，撒泼耍赖的做法太丑。不知为什么，这会儿倒觉出了他们的绝望，自己是不是也被逼到了这份上？说实话，她恨校长，恨学校，她的敌人是谁呢？小张老师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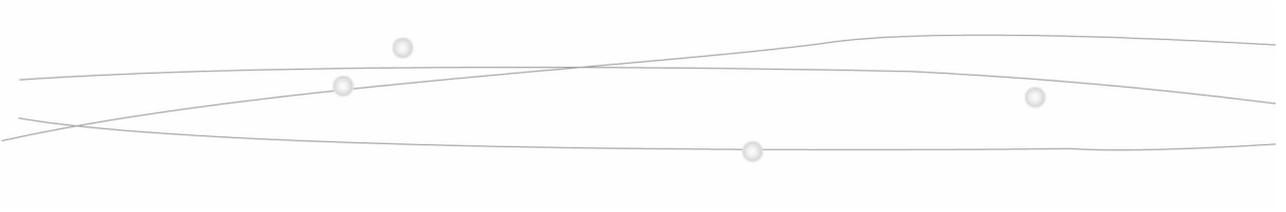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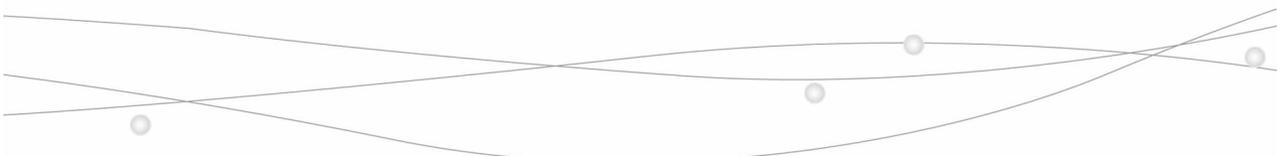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奈地对自己笑笑，何至于此？何至于此？

只是这个夏天，太热了。没什么，再热，也得过下去。

第三章 没有翅膀







我想知道，你是否能身处颓境，却依然站立在湖边对着银色的月光喊
出一声“真美！”

——让·休斯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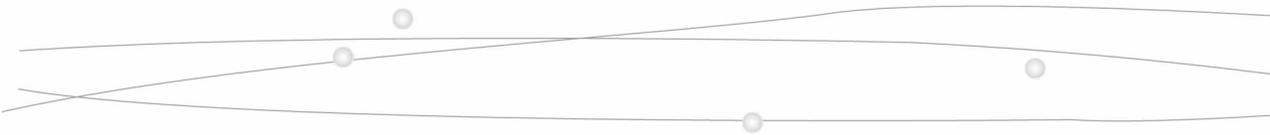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负 疚

一场台风过后，晴朗让南方的天空表现出夸张的通透和湛蓝，在这样的天光下，心也被洗净，满满地盛着美好，苏漪对即将前往听课的学校充满了期待。

学校很美，宽大的草坪精致的植物生态园，簇新的教学楼，都在阳光下暖暖地晒着。巨大的条幅和几个悬在半空的大气球提示着今天活动的主题。孩子们穿着统一的校服，匆忙地在教学楼、操场上穿行，还有些孩子站在楼梯口，他们是为会议代表做引导的“小导游”。注意看，这些孩子化了妆，笑容可掬，他们身后不远处站着一样统一着装、笑容可掬的教师，不时沉下脸来，提醒着那几个站得不直、或是出列的孩子注意形象。只要有代表从孩子身边经过，孩子都会微笑地送上一句“欢迎您”，他们紧张地捕捉着来自代表的信息，注意听着那些没在意他们在身边的会议代表的说话。如果你找不到地方，孩子们会主动地迎上来，礼貌地和你打招呼，然后带着你去你想去的地方，甚至是卫生间，一路为你介绍学校的各个“景点”。孩子们真好！

开会常常安排去学校参观或听课，会议状态下，学校尽可能地向前来学习的老师展现着自己的美好。还遇到过，由孩子们组成的乐队，迎宾的队伍在门口夹道欢迎的情形，代表们陆陆续续地来，乐曲一遍又一遍地奏。不知其他人是什么感受，孩子们这般殷勤，常常让苏漪有些不自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诚惶诚恐，她不太敢直视孩子们，尤其是不敢看孩子们纯真的眼神，那让苏漪心里充斥着强烈的莫名的负疚感。

这些孩子在这个美好的早晨本应该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着书，和同学嬉戏，静静地享受着自在的快乐。但这会儿，因为代表们的到来，打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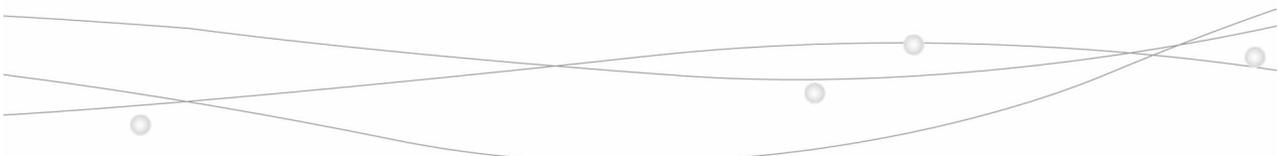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了学校的秩序，干扰了孩子的生活，这本已经是不应该。在学校，孩子们才是应该被尊重和保护的對象，这是他们的天地，而现在，我成了一个不速之客。苏漪想把自己隐藏起来，和其他代表三五成群，目标会很大，更容易引起孩子们的注意，于是，她离开队伍，悄悄地在靠近走廊的一边欣赏着学校。

教室里没有平常熟悉的杂乱或是传出晨读的声音，孩子们端坐在桌前，每个教室里至少都有两位老师，他们在讲台上说着话，或是来回地走着，弥漫着一丝说不出的紧张。苏漪尽可能快地经过一个个窗口，突然一声热情的“欢迎您！会议代表！”接着是一片掌声，老师对经过窗口的苏漪友好地微笑着，苏漪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感动，脸刷地红了，向大家点头：“同学们好！打扰你们了！”

“您好！您想参观哪些地方，我带您去。”一个十来岁的“小导游”不知什么时候跟上来，她瘦瘦的，很可爱。她开始向苏漪介绍着学校和自己，但这显然是准备好的一套说词，听得出是背的，因为她面对陌生人有些紧张而略显结巴：“我们学校建于……”

苏漪想：是否打断她困难地“背诵”？企图用闲散的聊天来冲淡孩子的紧张和自己心里的内疚。“你是哪个班的？”“五年级一班，我是班长。”她骄傲地说，“我们班选了一些好的同学来做导游。”“你刚才讲得真好，看来你很喜欢自己的学校。”“我们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这几天每天我们都训练到六点多才回家，我们不会让代表们失望的！”为了表明自己的自信，女孩一手抚着红领巾，点着头十分肯定地说出最后一句。

孩子，其实你不必这样，我真想向你道歉，我想告诉你，不管你是怎么样的，我都不会失望，我有什么资格失望呢？我是一个打扰者，受着你如此的礼遇，延误了你那么多玩耍和学习的时间，我会有负罪感。那些六点钟才能回家的日子，你处理作业可能会比以前晚，你可能不得不晚点睡，而睡眠对于正在长身体的你来说是多么重要。今天，为了来迎接我们，你又不得不牺牲早晨本应该属于你的时间，你是孩子，这本不是你应该承担的责任，是我，以看似正当的名义打乱了你正常的生活规律，难道我不应该向你道歉吗？



苏漪没法说出这些话，她试图用眼神传达她的歉意，但她害怕看孩子清澈的眸子。“我们班等会儿还有节公开课。”孩子说，“为了这课，同学和老师都付出了最大的努力。”说到“最大”，孩子习惯性地点头表示强调。“我们上了很多次，同学们为了这节课收集了很多资料……我们一定要好好展示自己，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孩子再一次强调。我们约定去看她们班“精彩”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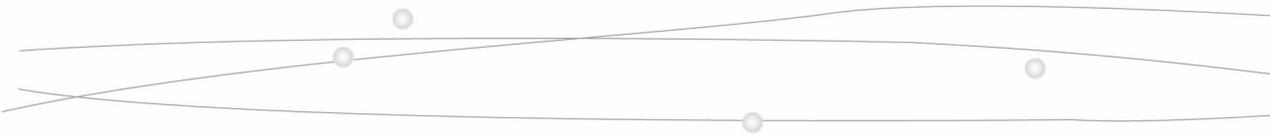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小女孩把苏漪带到植物生态园门口，把她交给一个小男孩，说：“这一块他们负责，我也希望别的同学也有展示自己的机会。我再去为其他代表服务。”说着，又重新站入了楼梯口迎宾的行列中。

苏漪问了小男孩的年级和姓名，有点担心他也会背出一串长长的说词。苏漪的迟疑让小男孩有些着急，问：“您想参观这里吗？”苏漪微笑地点点头，哪知这孩子完全失去了刚才交流的自然，突然显出非常专业的笑容，猛一举手，敬了个队礼，尽管面前只有我一个人，但他仍敬礼向左右侧身点头，好像我周围有很多人似的。“尊敬的代表们，你们好！我是某某某，我是植物园的讲解员，我负责介绍某某某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这是某某某。”苏漪为他紧张急促的背诵感到痛苦。孩子，你为什么不说自己的话呢？这样的表述方式，展示的是你自己吗？孩子，我只想和你聊聊，你不必如此紧张，看来真是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害得你们成不了自己。

苏漪快速地在植物园里走了一圈，匆忙地结束了孩子的紧张和自己的痛苦，站在操场中间，怎么有点想哭。我是不是过于敏感了，苏漪自问。担心待会儿赴那女孩子的约定走进教室时会看到什么情形。让太阳晒晒，让阳光把负疚的罪恶感逼出来。

没有翅膀

昨天出奇地闷热，更让我深信，武汉是没有春秋两季的，从冬一个箭步就跨到夏。晚上，果真听说，昨天最高气温有 32 度，身体感觉是可以信赖的。



夜里习惯于读读书，写写字，但经历了一天的高温和文字的炼狱，对文字怎么也提不起精神，身体也开始有些发热，只能躺下，一点点消化一脑子挥之不去的废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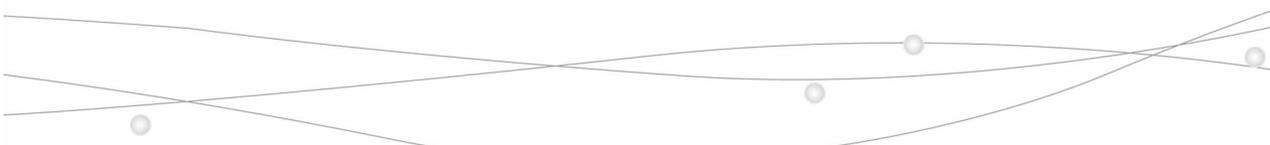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昨天一大早出门就给自己一天的工作定下了目标，一定要完成论文余下的评比、登分及评后综述等工作。因为余下的四天，安排得满满的，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根本没有可能回办公室做这些事，按我的习惯，应人之事，一定按期完成。

这是一次省级某课题的论文评比活动。上周，省里的教研员打电话来说，希望我能当评委，这次参评的论文有近三百篇，他告诉我以前某某老师看这么多论文，半天就能搞定，问我得多长时间。望着这一大包，我说，很佩服他，但我的能力有限，可能得三天。我将我的预设的工作程序告诉他，先初读，分类；再读，评分；如遇抄袭，还得上网查；最后，是登分，回读第一类文章，形成评比综述。他体恤地说，我就知道你认真，但别累着自己！

参加过几次论文评比，我知道我的性格是很不适合当评委的，这次应承担这事，确实也是有点私心，既可以作为一个学习的过程，还可以为我管理的网站更新积累一些第一手的资料。我总觉得做这事需要认真，老师们不容易，在忙碌中抽出时间来写这些东西，要对得起人家辛苦的笔耕。

但接下来，我发现，自己投入到一场文字的炼狱中。

在第一天的扫读中，找到一些熟悉的文字。长期做网站管理，经常关注与这门课程有关的文章，很容易发现抄袭的蛛丝马迹，不确定，再查，然后标出出处或网址。遇到的越多，愈加谨慎起来，有几种情况，一是全文的抄袭，二是只换了题目，三是仅对文章小标题的顺序进行了调整。这样的文章，就有34篇之多，占到百分之十以上，还不算把几篇文章拼接在一起的情况，知道每次论文评比中都会有这种情况，只是吃惊，这些文章是如何冲过市、区级评比这些关卡，一路送到省里来的，如果这些文章也能堂而皇之地拿到高的奖次，至少对我来说，是一种对学术的亵渎，对其他自己用心写的教师来说，也是极不公平的。我一定会有所疏漏，但一定尽力，要对得起那些花了心思自己写的老师。吃惊地发现，在一篇抄袭的



文章里夹着一张纸条，是某个地市教研员恳请关照一下，此文的作者是他的骨干教师。我撕了这纸条，让它止于我的手中。

我电告省教研员进程的困难，希望能再有一天时间宽限。他告诉我，这是常有的事，这次这些老师真倒霉，遇到了个较真的评委，到时也少不得给他们个奖，现在做课题越来越难，没有多少人参与，搞论文评比是为了调动大家参与的积极性，制造一些得奖的机会，你这么一较真，明年谁还有热情再参加，这些老师能交都不错，抄一遍总归看了一遍，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很理解，知道他不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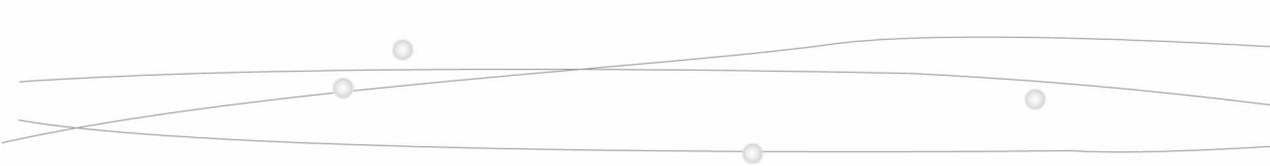
我也当过老师，时时提醒自己尽可能站在普通老师的角度来看问题，老师们的难处我是知道的，一周十五六节课，加上其他教育教学的工作，还不得不做些高屋建瓴的论文，不得不做是因为评职称、优秀、先进都对论文有相应的硬杠杠，谁都得求生存、求发展，有多少人敢有勇气自甘边缘化。夸张地说，抄这么篇论文，是会承受着内心的自责的，并不为了研究，只冲着那张奖证，为了在简历上留下一个印记，这样的做法在学校几乎是公开的，大家也都看开了，真是难为这些老师了。自问我这是何苦来呢？

大家都不容易。清楚自己卷入了一场自有规则的论文游戏之中，就是不清楚应该把学术的良心摆在哪里。

昨天一天进展很慢，让人眼睛发亮的文字不多，一旦发现就马上记录下来，我想不管怎么样，综述一定要正面积极一些。

一整天，被废字淹没着，时时感到混乱、头晕、自责、愧对，时时提醒自己克制、服从、顺应、受制与麻木，遵守规则，别在不应该认真的时候认真，不敢追问自己所做的价值。到下班时再也做不下去，事没有做完，我不知道余下的综述怎么完成，也许我真的不适合再做这种事。当评委也不容易！

告诉自己：“这不是我的错，这是我的命（朋霍费尔）。”别笑我，像个与风车作战，不识时务的傻子。与您一样，我没有翅膀，我得学会开心地爬行于当下。我没有翅膀，一再告诉自己安于这一点，可我无法剿灭内心飞的愿望。也知道“完美的个性不是反叛而是安详”，常常企图通过安



静的顺从来得到相对的自由，但这顺从一定是有底限的，尽管也常常“承担生活，却无法承担自己的良心”，即使违心，也希望能减少由它带来的彼此的痛苦。

这不说明什么

XW 老师：

您好！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以写信的方式告诉您这次选拔的结果。我想如果用电话，有些话可能说不清；如果约您坐坐，您可能会感觉唐突，我们见面不过两次，尽管在我心里已经把您想过很多次，感觉是熟识的，但我却不知道您的想法。所以，还是决定用写信这种间接却能让人从容的谈话方式。

我一向拙于与外界交流，我知道这是缺陷，我也正在努力学习，并克服自己的一些心理上的障碍，所以，今天如果有不当之处，也敬请您谅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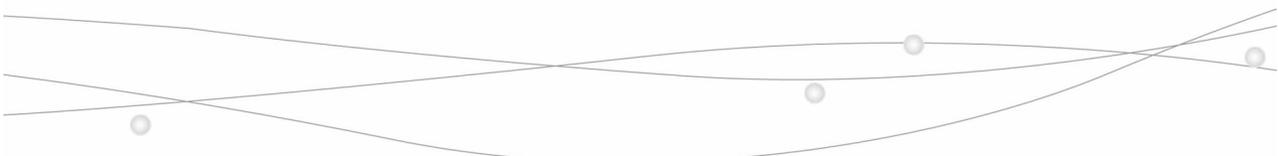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朋友告诉我，如果诚实和善没有社会效应，这样的诚实和善是愚蠢的。我相信这话，但当事情变得比较微妙而错综，出于我应对的能力之外时，我想回归诚实，可能会让事情变得相对简单一些。

这次的选拔对我来说，可能就是这样一件事，我只希望，把它带来的伤害降低到最小程度。

其实，我可以采纳朋友的建议，打个电话，婉转地告诉您结果，然后用区级研讨课的方式来认定。对于这次参加选拔的一部分老师，我也许会采用这个办法，歌德在《对话录》中有这样的话，“决断也是一种生产力”，常常使我质疑自己的优柔寡断。

我不得不告诉您，这次，您无缘参加市里的优质课比赛，接下来我想说，这不说明什么！

我知道，不管我以多么坚定的语气来说这句话，尽管我们没有面对面，也能够感受到您质疑的目光，但愿您在知道这个结果后，仍能平静地



把这封信读完。

我一共进过您的课堂两次，您的瘦弱与安定，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想这次您有勇气参加选拔，可能与第一次课后我们的交流有关。记得当时，我当着校长的面，夸赞您身上有一位优秀教师的潜质，您的表情疑惑而又高兴，结果，我不得不举出课堂中的一些实例来说明。

现在，我仍要这么说，并且希望您相信，这不是虚言，完全是出于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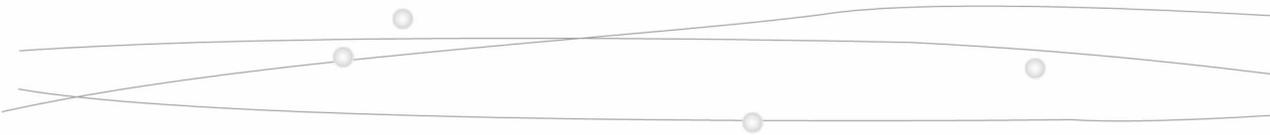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我能够理解您听到我这话时惊诧的表情，且不说，后来猜测被证实。在一所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不重视的学校里，如果一位主科老师被从主科上调离，来教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要么是开罪于学校上层，要么是调考或是什么没能为学校争光，教学能力遭到质疑，我不希望情形是这样，但常常被证实是实情，这对老师们来说会是件屈辱的事情，有过这样经历的老师，会表现出沮丧、消沉和焦虑，而您在与学生的交流中是如此的从容、安定而柔和。在这样的境况下，能做到这些，在我看来是可贵的，值得珍惜。

您也许会觉得，作为一名教研员，有些行政色彩，说话一定要稳，不该有这样看似夸张的说法。但今天，我仍坚持，您可能会觉得我很奇怪，为什么落选了，我还要这样说。

首先转述和我一起来听您选拔课的九州大学的易娜博士对您的评价：“这是我两年前和今年到国内来听的十几节课中，最为和谐的一节课。”当您的同学 XL 老师描述了您的近况后，她说：“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做到这样，说明她是位优秀的教师。”

您看，有人做出了和我一样的判断，至少说明，我的赞许不是刻意的。从您的教态中，我能够感觉到您的自信，但也可能，被您自己理解为得不到肯定时的固执与坚持。

您在课堂上的一些行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比如，当孩子们分组讨论时，一个女孩子的发言强势而霸道，您走过去，摸着她的头说：“女孩子说话要柔和些，男孩子说话要大气。”关照得那样柔和、体贴。孩子们在对先粘后染还是先染后粘的问题发生争执时，您让孩子们用自己的



方法先做一条试试，看看结果如何。即使在这样具有选拔性质的公开课上，您仍能为孩子的疑惑做出调整，所以，易娜说：“X老师的心是软的！看到国内的很多女老师更像女强人一样，显得很强悍而不容置疑，孩子们受得了吗？”

您的课，没有高潮迭起，内容也很单一，不能用精彩来形容。从容、平淡，用这样的词来形容可能更恰当一些，它更真实地反映出平常的课堂状态，感觉这节课与您常态的课堂不会有太大差别，您说对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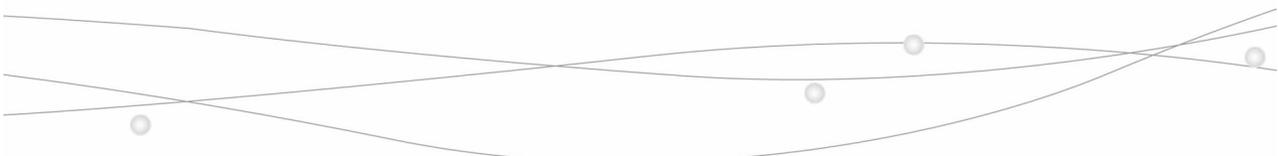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说到这里，您可能更加疑惑了，如果我是告诉您落选的消息，那么按照常规，我应该说出课堂的问题，您教学中的不足，为什么相反，我要一再说明您是位优秀的教师呢？

您一定也听过一些优质课，它追求的是持续的精彩和高峰体验，它与常态的课堂有着本质的区别。不仅是破坏了课堂的一些物理条件，比如，上课是老师与同学的约会，而这种优质课的评比，让课堂的私密性荡然无存；更可怕的是，它摧毁了教师对于教学规律的尊重和平和的心态，比如，平时上课是为了学生，而优质课评比，更看重评委对这节课的感受，上课的老师和学生都明白，无非这是一次表演；再比如，教师的心态，因为“小红花”只有一朵，或是输不起，变得异常浮躁；也就是说，谁也不会傻到在优质课评比时，不去“做课”。那是无法还原的“真实”，因为一张奖证的后面，跟着的是一系列的通畅，职称评比、职位的晋升等等，上课的老师会在这些私欲中挣扎，更不说评比背后的那些尽人皆知的潜规则。

我问过易娜，也问过在新加坡呆了一年的张纯，在这些国家有这样的评比吗？他们说没有。如果没有，怎么评定优秀的老师呢？易娜反问，为什么一定要把老师分成三六九等呢？我无法回答。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继续这种比赛，并且还会不断地有人撰文说这种比赛促进了自己的进步（胜利者的自诩），或是就这种比赛课上出现的教学问题进行研究，如果把评价或研究建立在这种失真的课堂上，真不知道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也许有人说，这是常规，它也自有另类的真实。那不妨，把我们在这



种优质课评比过程中的所得与所失进行权衡，它还有必要这样继续下去吗？让我们站在小团体和个人利益之外来说。

哼，我自嘲，痴人说梦，我有什么权利要求其他人站到既得利益之外来看待这件事，包括我自己，能吗？是的，我得告诉自己，我没有能力改变什么，其他的个体也没有能力，一切还会照旧，那么，不如多些积极的提示吧。

我想说，那不说明什么，其实老师们心里也很清楚，但我们都卷了进去。我也曾多次对年轻的老师说过这话，有些老师会直白地告诉我，你太理想了，在学校，那张纸，即使尽人皆知是假的，也是会抢得头破血流的。

这是个强势利欲的时代。我能说什么呢？我告诉他们，不管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光环，在我的教研活动中，并不说明你们的地位，我更在乎课堂的常态。可这话说得是多么苍白无力，好像我是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絮叨是否能得到您的认同。坦率地说，您的课不具备表演性，过于平实，我不想把这作为您的课的缺憾提出，因为我觉得，平实和安定是一位优秀教师课堂上必备的，我不希望您丢弃这些宝贵的东西，我不希望评比的浮躁让您失去了自己的平衡，我不想搅扰了您的课堂和您与学生的交往。

您在我心里仍是位优秀的老师，您落选了，这不说明什么。让我觉得愧疚的是，我不知道以什么形式，给予您更为公正的评价。

祝好！

歉疚的沈旋

2006年5月

只能描述

从学校出来，斜挎着背包，在喧嚣的街道上独自逆行，感觉你在很远



的地方看着我，说你应该快乐。我想告诉你，我已经很努力了，如果脑子里一片虚无也是快乐的话，那么，我现在正享受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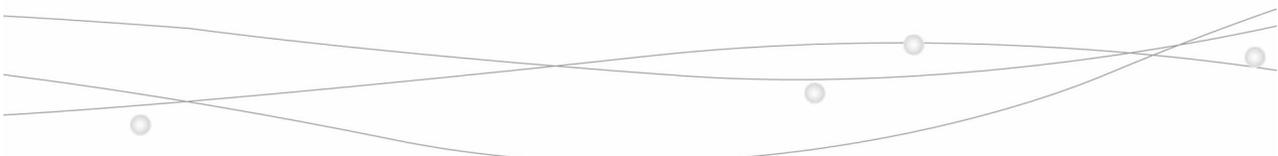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穿行于各种各样的面孔的画廊，一概匆忙得毫无表情，无心也无法去解读每个面孔下独特的故事。看到橱窗的玻璃上映出了自己的面孔，着实吓了一跳，除了沮丧，几乎找不到其他的内容。

做完一件事，常常处于这种状态，无力、沮丧而失落。有意和团队内的几位老师走散，想一个人走一段，尽可能在路上消化掉种种不良情绪，不能带它们回家。

步子机械地向前迈着，你不用担心，不会迷失，方向在心里，向前只是惯性。我想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路可以走吗，自己还能做什么。是的，这也怪我，从来没有做过其他的尝试，于是好像只能陷在教育里，越是深入，越是感觉每个人都是那么不容易，默认种种现象存在的合理性即使心里已经洞明它整体的虚伪、丑恶或仇恨，具体到卷入其中的每个人，又都是身不由己。你说我的描述常常没有判断的力度，那是因为我意识到，任何一种评说都不可能顾全教育现象背后复杂的原因，于是对任何断词心存恐惧与不安，担心它可能带来的错误和伤害。当我们振振有词地说出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时候，我相信老师们知道“正道在哪里，只是走正道太难了”。现在，对于学生、教师、学校、课堂我只能描述，已经无力评说，但这并不表示我没有想法，我只能用描述来表达。

我努力做着自己的工作，常质疑工作的效能和意义，我并不指望能起到什么作用，甚至怀疑是否能得到同样真诚的回应，除了保证自己，我不敢奢求任何人，尽管更愿意相信每个人都是善的。真的，不管来参加教研的人有多少，我都能为每一位没有来的老师找到借口，其实我早已从他的来电中探察到，他已经不在学校，借着这个时间和由头，在休息或者做着别的什么事。更有甚者，来电让我在校长面前为他圆谎，就说他来参加活动了，我不知道他说这话时是什么心情，我宁可將这种表达解读为对我的信任，《圣经》上说：“有求于你的，就给他。”

我知道我会这样做，但心里却有自己犯着错误的忐忑，好在校长后来并没有问及。我更愿意相信一些没有到的老师是走不开，或是累了，或者



家里有事情需要处理，是啊，一下午的交流又能带给大家什么呢？我无意在老师们繁重的工作中再增添什么负担。老师心里有更多更重要的东西，调考、分数、名次、培优，这些都关乎教师的生存，当然是强势。我们已经习惯于对它们趋从，即使知道有些不妥或者说是错误，但有多少时候，我们能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呢？叹一声，有什么办法呢，于是就能原谅自己。请你相信，我不善言，但是足够敏感，我能体味到细微的不屑和虚妄，所以没有必要欺骗，如果是这样，我也一定坦然地接受，让您有成功的体验。当然，这世道，这种理解常常被误读为软弱或可欺，我能承受吗？这让我有些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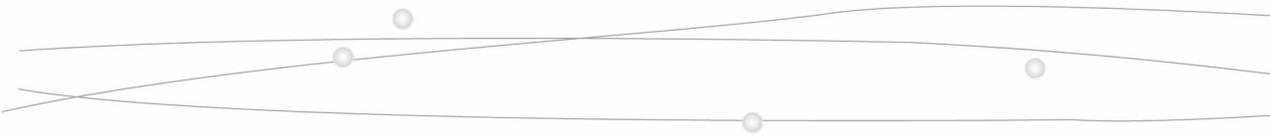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只是因为我能够理解，所以我不会强求，我宁可相信人，相信慢，相信柔软的力量。

我开始回顾整个教研活动的过程，检查着组织的形式，有没有虚言，有没有妄断，有没有误告，心里又涌起不安与沮丧，我需要面对自己的局限，只能说，我用心了。耳边响起活动结束时的掌声，感受着老师们的宽容，散乱的情绪聚合为感动和温暖，这种力量会让我继续走下去。

告诉自己一天的工作到此结束，告诉自己余下的时间属于自己，浇浇花、读读书、喝喝茶，还有一个完整的黄昏和夜晚等着我，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退缩进自己的洞穴，用一段段文字来平定内心的不安与焦虑。“恳求全能的主！使我不要求人安慰我，但愿我能安慰人；不要求人能理解我，但愿我能理解人；不要求人怜爱我，但愿我能怜爱人。”

我能做什么，我的限度在哪里

昨天，读了徐莉的《清醒的疼痛》，心里很不是滋味，感觉得到她心里的苦，她是我团队中的一员，她显得如此的无助而痛苦，我深感自己的无力。不管大环境如何，我总希望我团队里的老师们能在这繁乱的教学生活之后，从团队中获得一丝力量和希望，看来我高估了自己和团队的影响。



感觉这种思考者的痛，正在我所见的教育中弥散着。从《代课老师》《简单而艰难的生活》到《处在危险之中中国基础教育》《会写作文的孩子》……很多好的文章都真实而细腻地记录了来自教育底层的真实，声音越来自教育的底层愈加悲苦。但当我们面对很多教育问题的时候，一旦追问，我们往往会发现不能回答自己。

尽管我们深知应试教育对学生的摧残，可谁有力量改变学生的这种生活状况，即使对自己的孩子；对于高尚而凄苦的代课教师，我们除了目光的关切和对其敬业的赞叹，为其生存状况不平外，我们又又能做什么？对于当前教师繁乱的工作状态，教师对职业远景几乎绝望，他们清晰地看到了什么，而这些潜规则，谁又有心有力去改变？无助的学校，无助的教师，无助的学生，无助的教育……这些现状，如果我们不把它触目惊心呈现出来，教育管理者们难道就不了解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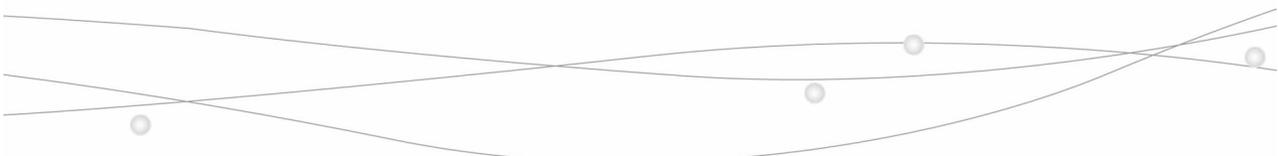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我想有些事，我们不必再讨论，只要略懂教育的人都能判断，问题是这些事明知道不对，却仍要去做。这背后是什么？真有点可怕，不是集体的无意识，而是集体的良心不在“场”时的集体欺骗。谁来当那个“皇帝的新装”里纯真的孩子？我吗？你吗？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在自己不受到无谓伤害的情况下，发出一声尖叫，然后全身而退吗？

有如文学的伤痕时代，教育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悲情时代”。在这“悲情时代”，我们都显得那么无助、无奈，只能在自己的心里淤积浓得化不开的疼痛。

有个朋友挂电话来说，他正在选编一本年度随笔，发现所选的文字一优美便显浅薄，一深刻就觉得凝重，而所选的文章太过悲苦，读了之后心会很重。

我注意到这种悲情有时是伤人的，长期让清醒者浸在极度的痛苦与矛盾中，对其身心无疑会是一种伤害，矛盾会使人烦乱得无法承受。

当然，我知道这种呼吁，不能不说是教育的一种进步，正如子墨所言，中国的教育改造仍处于需要狂徒阶段——仍是“呐喊”的年代。把这些有责任感的人叫醒了之后，是不是要为他们指一条路，哪怕是一个方向，否则清醒后的绝望会是要命的。特别是对于处在低层的教师，需要希



望支撑他们前行。

想起一些句子：

“对教育的很多问题，有时候我们会感到很痛苦、愤怒，但不要偏执；有所期待，但不要狂热。人很多时候就是在夹缝中生存，可能就只能是戴着镣铐跳舞。”

“如果你不能重建，你最好不要把墙推倒。”

“想大问题，做小事情。”

“只要我们去，总会有所改变。”

这些话都提倡改变从自己做起，从民间做起，但总觉得其中隐隐有些无奈。我看到这些清醒的疼者，往往能用一颗柔软的心去面对学生，会让他的学生尽可能少的受到伤害，可是他们那柔软的心，备受煎熬的心谁来呵护？

我不断地责问自己，除了呐喊，我能做什么，我的限度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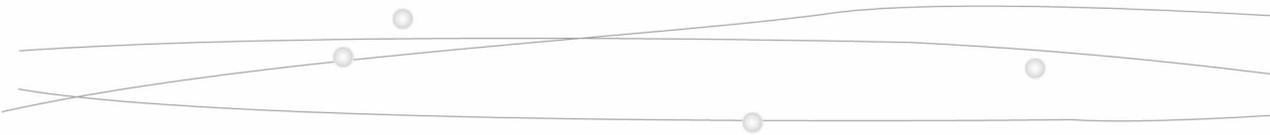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追问“平等”

读了徐莉的《择校之痛》和《眼泪作证》，心里长时间被一个词占据：平等。

我们能从文中感受到学生和教师都在不平等中拼命地挣扎着。记得杰斐逊在起草的《独立宣言》中，就申明“人生而平等”：“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人是生而平等的吗？

很小的时候，读冰心的小说《分》，就觉得有个东西是那么揪心，这小说明确地告诉我，人是生而不平等的。有些人出世时是含着金锁匙的二世祖，有些人是带着乞儿钵的贫儿；有些人生下来就是智商爆棚的神童，有些人生下来就是唐氏综合病患者；有些人生下来是沉鱼落雁之容羞花闭



月之貌，有些人生下来是蟾蜍落泮之容……

明明白白的事实是人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何来人生而平等？

不是有人需要用十八年的奋斗才能换取和另一类人坐在一起喝咖啡的荣幸吗？你说他们平等吗？

于是哲学家又说：“在自然条件下，人生而平等！”这纯属废话，你说人能生活在纯自然条件下吗？

记得以前《读者》里介绍过一个夏令营的活动：

每个学生在进入营房时都要抽一个签，上面写的上等人、中等人和下等人，这个签决定了在夏令营活动中的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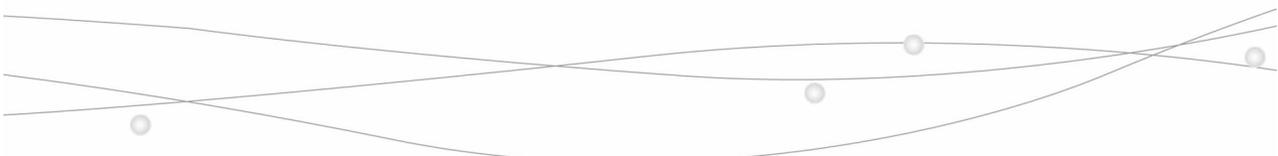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上等人不仅能够得到最好的生活条件和饮食，还可以享受来自下等人的最好的服务；中等人次之，必须自己为自己服务；下等人不但生活饮食条件远远差于前两类，而且必须为上等人服务，如果做出了努力，服务好，在每天一次的评比中会得到积分，根据积分上升为中等人，乃至上等人。

在活动中，孩子们的本性呈现出来，有些抽到上等人签的孩子颐指气使，有些谦和体谅。一部分抽到下等人签的孩子，承认事实，努力服务，不断积分，争取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有些孩子整天抱怨，拒绝服务，到活动结束后，仍只有下等人的生活条件。

我不想从合理性上来评判这个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的价值在于，抽签活动很好地还原了人对自己的出身无法选择的事实。它对“人生而不平等”没有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引导孩子们直面这种事实。只有坦承了这种不平等，我们才会去除体内原始的愤怒与仇恨，开始着力于寻求改变这种不平等现状的可能，以期达得平等的结果。让孩子意识到平等不是生而得到的，是需要努力争取才能获得的。尽管人与人之间社会境况不等，但每个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争取平等的机会也是均等的。

有了这样的意识，我们再来看择校，痛苦仍会存在，但可能会理性一些。

为什么会择校？优质资源的严重不足，教育经费的不足，但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总量不足的问题，而是分配的极端不平衡。



有一所省管小学，今年把一幢完好的“爱我中华楼”拆了，因为省里投资建更好的实验楼。有些薄弱学校的校长开玩笑地说，要是房子能安轮子多好，把它推到我们学校，会成为我们学校最大、最漂亮的校舍。

这楼一定要拆吗？把重建的资金投入到薄弱学校的建设，投入到农村教育中，不知会有多少孩子能从中受益。

为什么分配会如此不均，当然也和这些学校的出身有关。出身“名门”的，会在仅有的资源中分到一大部分，成为优质学校；而出身“卑微”的无奈沦为薄弱学校。有一次，和一个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聊天，谈到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他说：“教育资源是有限的，如果平均洒下去，就看不到明显成效，打造一所优质学校，对外就有一个窗口，否则你介绍业绩时，拿什么来说。”

既然，有优质与薄弱之分，人们就会有所选择，只是现在选择的方式和手段太阴气，成了权、钱和脸皮的交互作用结果，这种选择的手段强化了人与人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民读书的恐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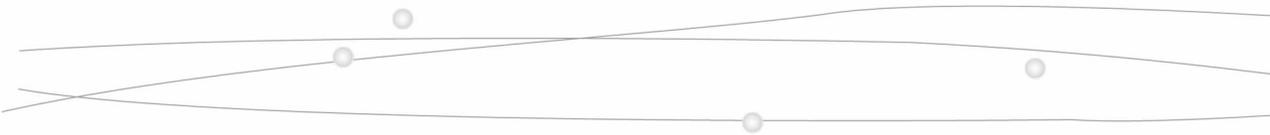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但比这更可怕的是，我们的遮遮掩掩，无视这种不平等，或者用手挡住眼说，这是优质资源带来的效益，是合理的。我们为什么不敢直面呢？

越是无法直面这种不平等，暗箱操作就会越多，不如放到桌面上，把追求平等的公立学校与追求利益的私立学校分开，明码实价，少些小动作，可能还能公平些。

我还注意到实话实说节目就择校问题对学生进行了采访，当被问及是愿意就近入学还是进行升学考试来决定升入哪个学校的时候，绝大多数学生赞成考试。

就近入学是国家提倡的，但就近入学的前提是学校的平衡发展，事实是当前学校发展是不平衡的，优质学校与薄弱学校在教学的软硬件上有着天壤之别。就近入学就意味着对这种不平等的默认。哪个学生喜欢考试呢？但为了争取平等入学的机会，孩子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尽管情形有些悲壮，但孩子们平等意识的觉醒仍是可喜的。

当然，把择校从暗地里放到桌面上，考试是不是就比就近入学更公平，如何解决校际间巨大的差距，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待时日。既然已经



群情愤慨，已经引起社会的关注，我想我们离问题的解决是越来越近了。

面对已经不平等的社会和遭遇了不平等对待的学生，我们教师能做的只是在相对平等的小范围内竭力维持平等，不再制造出新的不平等。至少，让每个孩子保持人格上的平等。

活在当下

我们正活在当下，也只能活在当下，至少我们的身体决定了我们这一刻的感觉来自于当下的温度、空气、时势、情景。过去的光影会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但不管你如何留连，却终不可返回，它只能是你生命中静默的一部分。对未来我们可以尽情地向往，可我们除了等待和做好进入的准备外，我们几乎无法跨过当下。

活在当下，需要坚持。

人是怕痛的，于是痛就变成了筛子里最大的孔洞，过去被记忆一筛便只留成就与快乐，所以有了“厚古薄今”的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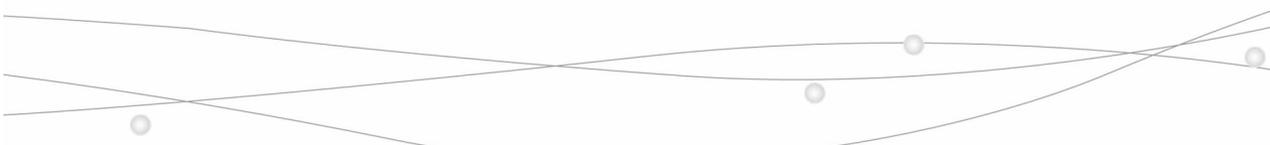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下的生活总是不完美的，“美必须损失一部分自我才能进入生活”，在过去和未来的映衬下，当下的困难会显得异常突出。我们不能蒙着眼骗自己或别人一切都好，用坚持这个词，正是源于对困难的清晰意识。

我们没有必要粉饰当前教师的生存状况，来自体制、社会、学校、家长，甚至于学生的压力已经让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也无法回避新课程在实施中遇到的困难，无视这些实际存在的困难，要么是愚蠢，要么是另有所图。

什么让我们坚持，我们为什么仍不放弃。坚持源于对教育核心理念的迷恋，我们的教育信仰让我们不甘于放弃。

坚持的力量来自于一种被召唤的感觉，来自对学生，对课堂的思念；来自于学生期待的目光，而正是坚持让教师成为了有尊严的人。

坚持意味着我们没有必要在宏大的方向上争执不休，只要执著于内在



的细节，教师的心灵会“因细腻而伟大”。

当然，有所坚持，也就意味着有所妥协与有所放弃。有时我们不得不自己先做起来，再来寻求支持。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会面临一些自身力量无法控制或改变的因素，如果我们执意在这个时间强行用力，可能结果是玉石俱焚，如果它不涉及原则性的理念，我们不妨采用一些变通的做法，以退为进。

这里妥协与放弃其实隐含着一种教育的机智。“一个富有机智的人表现得具有良好的分寸和尺度感。因而能够本能地知道应该进入情境多深和在具体的情境中保持多大的距离。最后，机智还有道德直觉的特点。一个富有机智的人似乎能感受什么才是最恰当的行动。”

坚持需要我们更有耐心。

马克斯·范梅南说：“耐心一直被描述为每一个教师和父母应该具有的美德。耐心能够让教育者将孩子与其成长和学习所需的时间协调起来。当期望和目标被确定在一个恰当的层次上，耐心就会使得我们在期望和目标尚没有完成，尚需更多时日或需要尝试其他的办法的时候，不着急，不放弃努力。”

耐心来自于宽容，对自己与他人的宽容和同情；耐心的教师“一言一行不徐不疾；保持轻松态度，避免举止动作紧张不安；不会对学生们行为反应过激”；耐心的老师知道做到“最不坏”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于是每一天的日子会这样徐徐地过去，不必着急。

让我们从容地生活在当下，我们只能这样告诉自己，也不妨这样对自己说：现在挺好的。

黑皮包的故事

前几天，同办公室的老师拿出一本 A 学校的宣传册，我曾经在 A 校任教数年，自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牵挂。

宣传册上有许多优秀教师的照片，是那么熟悉，老师们有的风采依

旧，有的明显苍老了。我给办公室的老师一一介绍着，我几乎还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当我的手指停留在一张照片上时，我有些诧异，2000~2005年度校区优秀班主任 B 老师，她还在做班主任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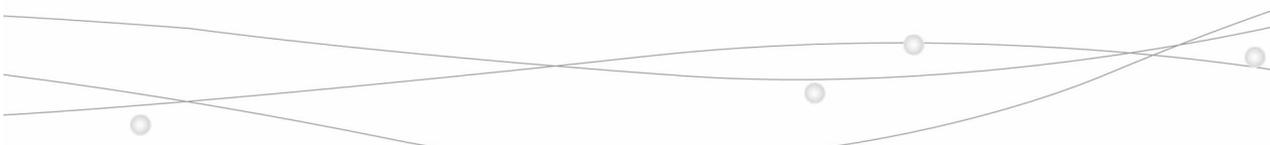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我与 B 老师共事四年，在我的印象中 B 老师快四十岁了。当初我刚到学校，接手了全校最要命的一个班。我一直教中学，突然在小学接手这么一个班，校长怕我没有经验，让我多向 B 老师讨教。

我注意观察了 B 老师带的班，确实令人羡慕，学生都很听话，比如说早读，我的班很难进入角色，而 B 老师早读一般是不到班的，只有一个小干部站在讲台上，班上就能井井有条。B 老师是个特严肃的人，我不太敢直接向她请教，和要好的 C 老师谈到他们班的管理经验，C 老师告诉我一个秘密，让我注意观察讲台上的包。我注意到，早读时讲台上总有一个黑包，原来这黑包就是 B 老师的标志，包在意味着人在，一种威慑，我也曾模仿，但学生压根不买账，不由得更佩服 B 老师。

我和 B 老师一个办公室，她的学生到办公室来得特别多，班上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有人来报信，听得多了就知道，大多是这个学生发现那个学生没做清洁，往地上扔了纸，抢了别人的东西，上课没听讲，上课吃东西，被哪位科任老师批评，签字是自己假造的，甚至什么时候校长或哪位老师在窗口往里看过，都有学生告诉她。有了这些在办公室里川流不息的耳报神，她几乎就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教室之外了。

她也喜欢找同学到办公室来谈话，一般开场白会是这样，“今天，听说你……是什么情况，同学们都说了，现在你自己说怎么办吧。”如果学生不吭气，她会让学生到办公室外站着反省，再来说，有时学生坦白了几件事，都不是她听到的，B 老师会说还有呢，不是这，再想想。她一般边说边自顾自地改着本子，不看那个孩子，音调一般也不高，却让人害怕。

这种时候，整个办公室气氛都会很紧张，不管是学生还是办公的老师。说实话，我有些怕她，从学生怯怯的声调和痛哭流涕的表情中，总能感到一种忐忑。她很厉害，管理的班几乎每年不落，都是先进班集体，大会小会上，校长都会突出地表扬她们班，表扬 B 老师，她是全校班主任的榜样。



一次，全校检查教师作业批改情况，由我来抽查我们办公室。翻到她的本子，觉得有些奇怪，小字本和练习簿上整面整面地抄写诸如“骑马要骑大红马，戴花要戴大红花”，和整段整段毛主席语录当中的内容。这些并不是教学的内容，怎么会出现在学生的本子上呢？看看批改日期，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近两周。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把这个情况告诉学校领导，和C老师商量，C说，你最好说说，你没注意到这段时间她比较异常吗？这倒让我想起这一段B老师的一些异常举动，从不化妆的B老师，近来突然浓妆艳抹起来，有时还问那些到办公室来训话的同学“好看吗”。这半个月，B老师课余还找同事逐一谈话，有些老师说B老师记性真好，二十几年前说的话都记得。B老师也找我谈过，说的具体内容我不记得了，好像最后说，你这样说话要是“文革”的时候，早就被抓起来了。

我决定还是跟学校领导说说作业检查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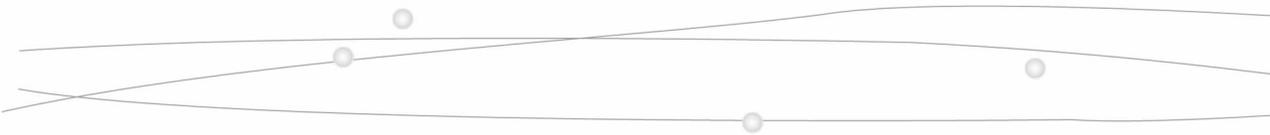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后来，校长看了B老师的作业本，又到老师们中做了调查。一天听到走道里特别吵，B老师的丈夫和校长，跟着B老师从教室里出来，B老师一路高喊：“谁说我有病啊……”我看着他们钻进了一辆车，心里有些内疚，是不是不应该说这事，如果不说，这班学生怎么办？

检查结果我不清楚，只说精神上有问题，需要治疗。这期间我调离了学校，后来听说B老师回到了学校，今天在宣传册上看到B老师，我想B老师现在仍是学校的“红人”。

含混的快乐

记得许多学术大家都有专文论说快乐，比如，钱钟书、蒙田、林语堂、培根等，可见“快乐”是多么引人注目和必不可少，甚至有人说“快乐使生命得以延续”。

但如果这会儿，你铺开纸、正襟危坐、一脸严肃，说我今天来论说快乐。想把快乐扎扎实实地抓在手里，钉在纸上，或是把它拆解得四分五裂，企图找到它的原理，或者想在课堂上给学生说清楚快乐的定义，我



想，十有八九你会失望，结果很可能是寡然无味和痛苦不堪。你会纳闷呀，怎么我是来说快乐的，说着说着却不快乐起来了呢？但如果你换个姿势，斜靠在沙发上，与几个知心的朋友有一搭没一搭地笑谈，你的感受也许更接近于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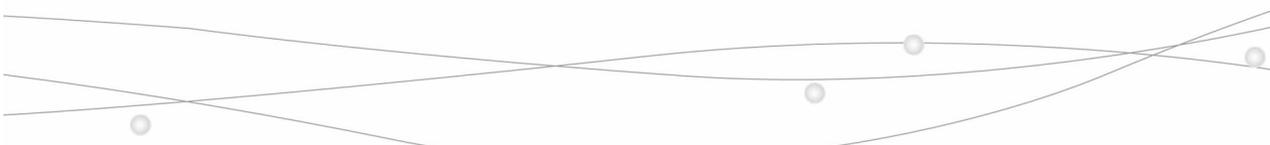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以“快乐”命题是难的，我承认，这是用文字在不确定的感觉里做一次自我的冒险。我洞悉“快乐”的善变、复杂、含混，它从不稳定、单纯、清晰地让我捕捉到，但我的指尖偶尔能触到它的存在，在心一角，向我窃笑。

我快乐吗？我能从别人的判断里认定我的快乐吗？快不快乐，多数情况只能问自己。

但实际的情形是，我们常常去揣度别人是否快乐。有人说读我的文字，总觉得文字背后一定有个沉郁的身影，会有意识地去勾画一个整天愁眉不展、哀怨百结的形象，不能说完全与实际情况不符，说实话，也不全是这样。生活中，我快乐起来并不难，比如说这会儿端杯茶，开始读读书，写写字，仿佛这夜可能被我无限制地抻长，由我尽情地享用，这是快乐吗？早起，由鸟语唤醒，闻满屋茉莉的清香，然后在晒台上浇花，静默，这是快乐吗？和家人一起浴着晨光，共进早餐，看到女儿津津有味地吃我做的煎包，这是快乐吗？这段时间，常常会自语“真好！”家人会不解地问，你怎么啦？

可见，对同一事物，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觉，快乐是私人的。每个人表达快乐的方式也会有些不同，有的习惯用大笑表现，有人习惯用微笑，有人则在安静闲适时最快乐。几乎每个人对快乐的界定都会不同，哲学家提出的种种快乐的理论，可以担保没有一种能够为多数人所接受。

很自私地说，“快乐”作为个体感受，它只能属于我个人。在这一刻，尽管它可以透过我的动作，经由我的语言，凭借我的文字，让你感觉到它在我心里的存在，我可以将它用眼神或笑脸传递给你，但进入你的内心时，我却很难说那还是我所触到的快乐。也许你能将它异化为你的，也许你只能泯然一笑而毫无体察。所以，我们需要包容，你快乐的时候，别人不快乐，或是别人快乐的时候，你不快乐。



我们常常在祝福时说“永远快乐”，细想想这其实是一种再虚妄不过的客套，快乐是相对于痛苦而存在的，当然，也存在一种感觉麻木的状态，这几种状态需要交替出现，我们才会有所感触，如果持续地快乐，同样会使快乐出现“不应期”而被消减或感觉迟钝。常常在网上听到一些老师述说到教师生存状态的痛苦，我也会陪着痛苦，想想他们也一定会有快乐的时候，只不过没有说而已。

倘你问我：现在你快乐吗？我会很迅速地告诉你：我很快乐。我宁是这样告诉你，因为再过一瞬，我不知道我会说出什么，我想在这一瞬，说出什么也许我就有什么。但其实我是不确定的。因为“快乐”它从不单纯地存在，它往往与其他的感受杂合在一起，只要你细细地体味，就像喧嚣里会存在孤独、幸福里会有丝丝的酸涩一样，快乐里也会有别样感受，它们混合在一起，无法剥离。正如教师们常说“痛并快乐着”，既包含着无法挣脱教育现实的园囿与整体的痛苦，又有着对未来的希冀及对个体的快乐的迷恋，这么复杂的感受文字和语言是如何承受得起呢？

再比如说一次投入的上课后，大汗淋漓，尽管身体感受着极度的疲累，但心里却快乐着。这时如果能提示快乐，劳累便会暂时让位于快乐，这时如果你提示劳累，你就会伤心沉沦于劳累。所以，有时很难说是笑过了才高兴，还是高兴了才笑。

快乐是很有感染力的，我希望你快乐，我会告诉你我的快乐。

“快乐”不仅需要提示，而且需要经由训练来获得。它不全决定于外部的物质条件，当然，那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只能说，不同物质条件下的人会有不同的快乐，其快乐的总量是几乎对等的。

当我们处在无法改变物质条件的情况下，快乐与否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具有获得快乐的敏感度，它才是获得更多快乐的决定因素。比如当有人大谈因为工资收入、社会地位、学校管理等等因素造成了教师的不快乐时，我却发现，其实也不是每个教师，每个时刻都是愁眉苦脸的。我看到博客里有的教师正为学生送的一张自制的小贺卡，乐得合不拢嘴；有的教师为学生对自己说的一句话兴奋不已。如果教师在意学生的眼神，能敏感搜索到教学中快乐的讯息，我想作为教师至少他在某些时候是快乐的，如

果他一直愁眉不展，那需要调整的是心态，而不是职业。

“你的眼睛是一扇门，一扇关键的门。你全部的人生成败，就系于你的眼光。这是一个分水岭。你若正面看待世界，你的人生是生动的，快乐的。你若向负面看待世界，你的人生便是灰暗的，悲惨的。”

即使有人说人生来原罪，不快乐才是本质，我们也不必整天愁苦，笑一笑告诉自己我很快乐，说不定我们能感染上帝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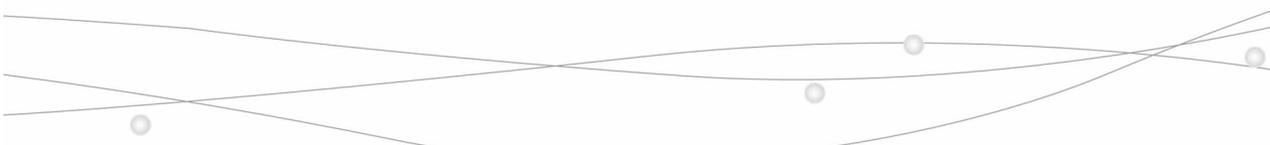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在放弃与坚持之间

我承认我时时感到困惑、迷茫、无奈，甚至绝望，不明白教育今天是怎么回事，明天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对教辅、对培优、对家教、对择校、对公开课的做秀、对科研的过场、评比的黑哨，对一些让人心乱的事，常有些自扰的追问。其实，也不是完全看不懂其中的奥妙，有些情形，已经是路人尽知的内幕，尽管若隐若现，但不需要激情揭示，更不需要虚言掩盖，它就在那里，谁都知道。

一切都纠缠于复杂的关系之中，最后指向无从改变而又无法接受的结局，一条条线索死死缠在一起找不出头绪，或是找得出头绪，却猛然发现那是不可触碰的吐着红信的蛇头，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吞噬着所钟爱的美好。对我这种言微人轻的人来说，最怕的是追问后跌入无尽的沮丧与无奈。我知道这思考的结果不是我想要的，但是我必须面对的。

于是，为了不至于麻木，我只能用这支笔记录下一个个片断，重复着一个个陈旧的故事，描摹着一个个新的具体的痛苦。行走在教育中，师生间，校园里，时时被一些触目惊心的境况刺激，压抑着常常在内心发出的一次次尖叫，皱眉凝视着一段段被撕扯的教育现实。

徐莉的《拷红》无疑又触到痛处。我在第一天下校时就注意到二年级（2）班的黑板上列着七八类语数教辅资料的名称，无非是《黄岗密卷》《单元测试卷》《轻松课堂》《节节练》之类，我知道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这些质量低劣，甚至不被批改的，没有选择的大量的重复练习会夺去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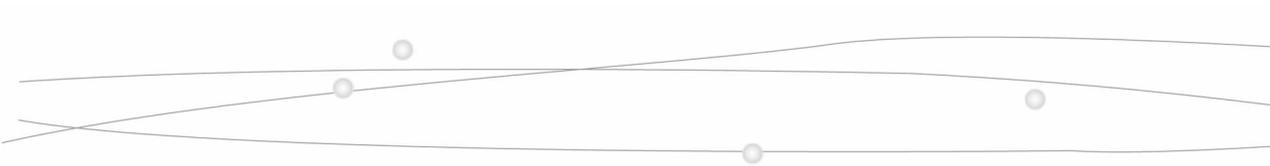
子们多少本可安眠的时间，视力会因此受到多大的损耗，会因此生出多少没能够全部完成无法交待的恐惧。

我想问，对于一个二年级的孩子的课外练习需要达到多少才是合理的。我并不反对课后的练习，我不否认教辅类书籍在教学中的作用，我不想再提教辅背后的利益勾结，不管您认为这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我放弃这些没有结果的追问。

我知道一费制里面是含有一些教辅费用的，也就是说，学校的主要学科语数在一费制中是各有一本练习册的，尽管所叫的名字不同，一般由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征订，那么加上这七本，孩子们在同一学科有近四本教辅资料，需要那么多吗？如果真的需要，教师在给孩子建议这些教辅资料的时候，有没有从头到尾进行过审读呢？在批改时，能不能按孩子不同程度不同的题型有选择性地勾做呢？老师们在布置这些题目之前，是不是自己应该先做做，一是看看各本教辅之题目是不是有重复，二是看看需要多少时间，三是检测一下题目是不是出错了？（这种教辅的质量真的不敢恭维。）另外，能不能坦然地做，不要在有外来检查时没头脑地让学生千万别带来，制造一片白茫茫的假相？不然我们是不是付出的太多？

前天，同办公室的彭老师接到读六年级的儿子的电话，报给她学校老师开列的书单，这样的教辅一共有七八种，要在学校旁边的某某书店买，这些书某某书店都有，如果去了其他书店就配不全，并嘱她最好是早去，晚了会特别挤，还可能没有了。等到买回检视，发现封面是六年级，内封又写着四年级。数学老师说，学校查得紧，你们就在家做，自己对答案吧。彭老师告诉我，上学期因为她认为孩子的口算已经过关，所以孩子教辅上所有的口算全是她做的，她的孩子真幸运。

我知道，如果我提起这个话题，后面会有多少条无奈的理由等着我，我不想再与人争论上级的三令五申，或者说整齐划一的法令法规的不合理性，不想再与人争论学校经费的不足，教师的生存现状的问题，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说法，有人会说要取缔，有人会说要存在就有必然性。这一切的一切，我都能理解，不需要重申，可谁来替整天趴在桌上不停做着这些无效作业的孩子想想？孩子们默默地承受着，我相信“当生



活中的小挫折彼此争夺意义之时，大苦难永远藏在找不到意义的沉默的深渊里”。

能不能放弃这些关乎“义”与“利”的争议，孔子说：“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身处现在的教育，我真切地感受到，由于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我们暂时还做不了君子，同时，我们又不甘于做小人，那么不妨套孔子的句式，“至人喻以情”。不再追问，不再思考，只去体验，蹲下来，和孩子们在一样的高度下体验，让感情出来说话，痛时与师生共同掬一捧泪。不试图对着自己不能及的事空余感慨或长叹，做些想做能做的调整，用自身的柔软来感受来坚持一些基本的底线，“并不是最干净的薪柴才能燃起更为炽热的火焰”！我想，这也是常常满怀信心地做着已经没有理由再抱希望的事的原因，企图让自己从哪怕一点点的进展中找到维持的力量，常常让自己迷醉于美好、灿烂的细节，从个体中寻得希望。

今晚，让我们远远地做一个共同的梦：“远远的，学校是一个美丽的风景。远远的，学校是一个希望。”

理性的自私

为什么我们不敢说为了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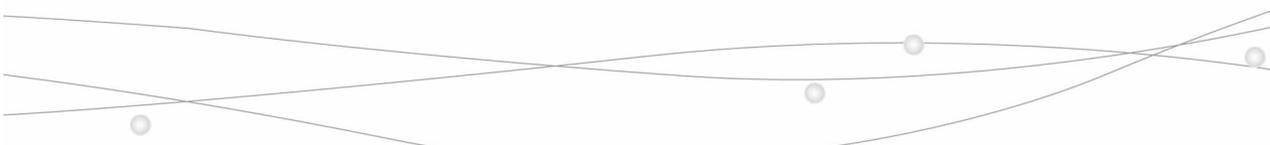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我们总是不敢坦言“为了自己”，特别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教师，仿佛“为了自己”是一个很有贬斥意味的词，有着光辉的教师行当是不屑于把自己与“为了自己”这个词联在一起。

于是，关于教师，想起一句句耳熟能详的话来。

小时候常听到的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现在常常听到的是“在尊重人，善待和成全身边的每一个人”，“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

读着这些句子，作为教师无形中有一种义无反顾的激昂和为他人奉献的高尚感。



所以，当被问及或自问为什么要做这事时，我们常常会说出各种理由，比如，为了孩子着想，为了学校着想，为了他人着想。好像只要不是为了自己，怎么做都算是舍己为人，应该是高尚的理由。

但是感觉是个奇怪的东西，如果将自己排除，尽管会让自己充满高尚感，却有一种被强迫，不自愿的印象，不是出于自愿的事，我们会在人前做，面对自己时，有些高尚的举动也许就不再是我们行事的第一选择。

比如说孔融让梨，如果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赞许，那么下次他还会让吗？在不当着大家的面时，他的行为会不会变异？因为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对大梨的向往会不会让他不悦呢？如果让他为自己重新选择的时候，他会怎么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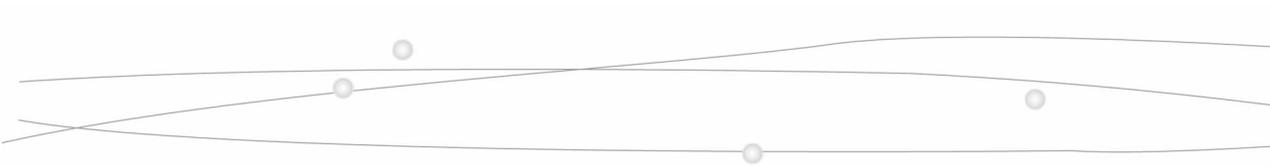
换一种思路，如果孔融是为了自己让梨，因为他觉得这样做才维护了自己为人的准则，这样做让他觉得不内疚，他在选择小梨时，有发自内心的愉快，而不是为了别人压抑自己的不悦，尽管一时得不到大梨，但心里的舒畅足以让他忽略这种失落感。也就是说，孔融让梨如果不是为了他人，而是为了自己，那么我想，在不在人前，得不得到赞许，可能不再是最重要的。

当我们把所有的目的指向他人和外物时，的确会有一种高尚的感觉，但同时也会产生一种无奈的奉献感，即这事本不是我乐于所为，而是不得已而为，即我用我的行为成全了他人，很可能背后是需要牺牲自己。这无疑是对人的本性的压抑。

至少对于我来说，在行事时，这样做或者那样做更多的时候，是为了自己，为了成全自己的感受。不以外在的高尚作为做事的标准，常常以内在的心安为原则。

为自己就一定自私吗？如果让我重新定义自私，是否能理解为维护自己私利，即人性的暗面。暗面是客观潜在，无法回避的，我们只有放慢生活的步调，正视它，真实地触到自我灵魂，懂得如何防范它、安抚它，使它散发出和善的光泽，才能把持住自私与成全自我的界限。

我想，如果教师是为自己而教，远比为他人而教的效果好，因为在遵从了自己内心的召唤与感受的时候，一些教育行为就会转化为不需要任何



外力情况下的自主的行为。

曾经听到报道，有位老师面对冲进教室的歹徒时，用智慧和勇敢保全了一班学生的安全。当记者采访时，老师并没有说当时心里只想着学生，他说这是一种本能，这样做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事后不后悔，不然，怎么能原谅自己。为了自己，成全了他人，是那么自然。

在尊重、善待和成全他人之前，我们需要尊重、善待和成全自己。在提倡“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时，坦然地告诉自己：我为自己而教，教学是师生相互成全的过程。

时空两度

我似乎已经习惯于参与各种教育问题的讨论，现在我却想从中退出。我开始意识到其实很多情况下，在讨论时，对某一概念的定义是有很大的出入的。

比如，对“应试教育”，有人在发言时将它与当下学生应考的情形联系起来，指的是一种现实状况，即用传统纸笔的方式对固化的知识点进行的考试，于是高呼“应试教育可以休矣”；而有的发言却将它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理解为评价的方式，那当然无可厚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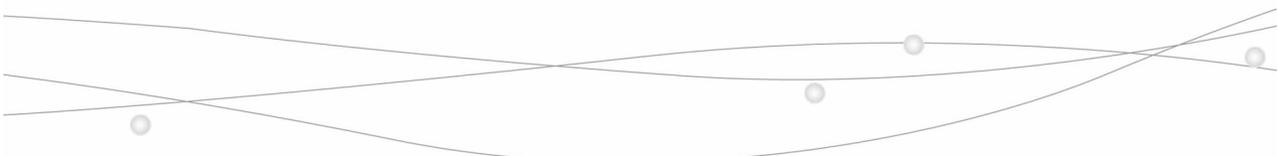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再比如“备课”，反对的声音是将它理解为抄袭教案的无效工作，于是高呼可休矣；有的观点又认为备课包含了课前所有的准备，于是就有用一生备课的说法；而有些仅把它当做课前教师的教学设计。

深切的感受到词语在个体存在中的意义是绝对个性化的。有种眩晕感，每个人都站在自己对这些语词理解的角度来陈述自己的观点，所以产生的怪现象是，比较容易产生分歧，又特别容易达成一致。

我开始怀疑自己参加这种讨论的资质和立场，希望结束这种没有什么意义的“同一楼道里的口角”，决定在一个冷僻的地方静静地修炼自己。

常常在现实的时空中思考，却只能指望在未来的时空中践行。

不想把自己的生命耗费在虚假中，我知道在虚假中包含着太多不道德



的成分。但常常站在原地，很难走出，因为我处在一个笼罩于前后左右的价值系统里。

根据“存在就是必然”的理论，一切不合理但存在的现象都可以被理解了。于是默认，无从下手，把自己嵌入，再把别人嵌入，都可以理解，强调每一个人都只是现实中的存在，来减少积聚在心里的负疚感。

当前的教育似乎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在某些细微处有所好转已然是一种奢望，其实“天下有很多麻烦事是不必解决的。把它们放在异态文化和异态生态杂陈的大空间之中，让自己明白它们的位置、体量和产生的原因，也就‘解决’了一大半”。

处在边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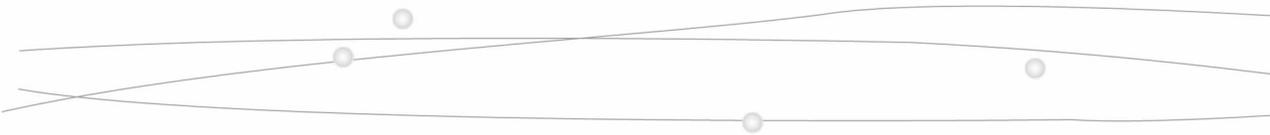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谁都愿意站在中心，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可任何事物如果存在中心，那么必然会有与之相对应的边缘，而且边缘的面积一定会大于中心的面积。“边缘亦即非中心，不受重视，很难得到‘业内’尊重，不引人注目，人微言轻，甚至处境艰难。”

在学校存在这样一类处在边缘的教师也是一种必然，可以说这是一部分教师真实的存在方式。处在边缘的老师一般有如下特点：

一是这类教师年纪普遍偏大。

尽管也有些年轻的老师也默默无闻，但对他们来说还有机会，比如，借着一次公开课或论文评比什么的名声大噪，默默无闻也许只是积蓄力量，“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于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在错过最佳发展期后最终沦为边缘，但年轻时毕竟是心存希望的，他们的无闻与处在边缘的这部分年纪偏大的教师的无闻，是有些不同的。

以前只知道娱乐界和体育界的职业生命很短。现在，不知怎么教师也成了吃青春饭的行当，很多的评比都有年龄限制，一般是以三十五岁为界，过了年龄，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所以，但凡什么比赛，清一色的青春活力四射。处在中心的只有那么些位置，每年参加各类评比的名额又有



限，长江后浪推前浪，容不得你有半点的闪失，能够理解一些年轻的老师在赛课失利后的几近绝望的心情，因为这就可能意味着，你与中心无缘。记得萨特说过：位置与机会的稀少会使人的存在变形。这是不是一些教育评比变形的原因之一呢？

在老师们中更流传着，如果三十岁，你在业务或行政上还没有出线，那就别折腾了，安心地歇着吧。

而且，以前的家长认为老教师会比较有经验，现在却不同，反认为年轻的老师在事业上还有所求，所以会更负责些，学生也有些欺负人，专喜欢年轻美貌的老师。

其实，三十五岁，何至于老呢？正是生命成熟期，生命的激情由热变冷。把热能凝聚于生命之中，业务上也渐趋成熟，这正是更有力量去驾驭教育、教学的时候。只是离中心越来越远的距离，让这力量顿时销蚀瓦解。心灵老态龙钟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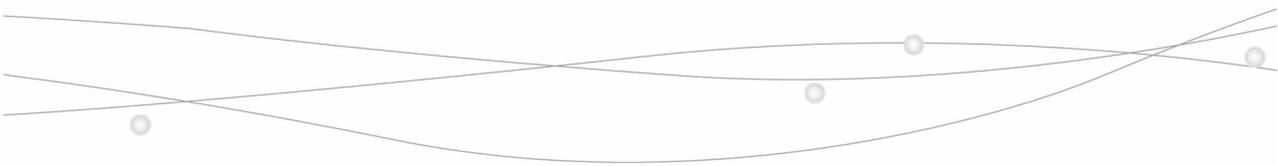
看到这群处在边缘的教师的处境，还在奋进中的年轻教师长叹一声，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一个遥远而切近的噩梦。

二是这类教师一般没有任何头衔。

有一类教师是越老越吃香的，比如特级教师、专家等，但如果没有任何头衔，老师就会越老越不值当。

有时，真的很难感觉到学校里还有他们的存在，宣传里没有照片，文字介绍中不被提及，如果有接待活动，那是有各种头衔的教师的秀场，与他们无关，顶多在借班上课时用他的学生。

他们不是不曾努力过，但机会太少，其实他们之中不乏脚踏实地，埋头搞教学工作的老师，仅仅由于不具备“表演”的才能处在了边缘。而处在边缘更是没有可能得到那些梦寐以求的头衔，其中一部分被边缘化的老师在无聊的慵懒中习惯了坐等可以一眼望到底的苍白。教学变得没有温度，没有意义，没有激情，没有目标。他们的生命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淡……



正道在左

我因迷误而走错了道。真正的道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的。与其说它是供人行走，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

——卡夫卡

又到了深夜，一支水性笔横在稿纸上，刺眼而尖利。这样的情形已经持续了四天，稿纸上仍是一片空白，明天就是师傅定的最后的时限，怎么办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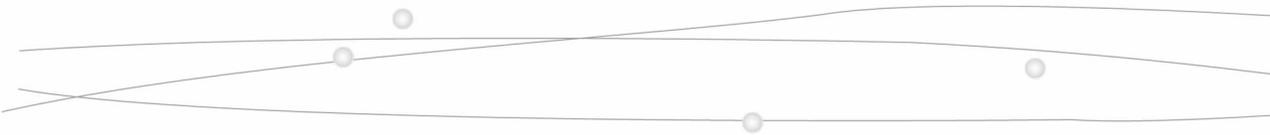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凌晨，苏漪又一次从床上爬起来，茫然地呆坐在桌前，每天的四节课已经让她疲累不堪，但那还只算得上身体的疲累。眼前的事，却让她的身心无法承受，思忖着这东西能写吗？

“匿名信”，这三个字从脑子里探出头来，心里就会惊悚地咯噔一下，苏漪总想躲开这三个字，但这会儿，她不得不面对它，忍受着它的恐吓。她从来没写过这样有杀伤力的文字，她的良知让她无法下笔，即将被伤害的人与自己素昧平生，她根本无意去伤害她，但苏漪似乎更没有勇气拒绝师傅的要求。

那天快放学时，苏漪还在教室里忙着改作业，学生来喊她：“老师，黄老师让您赶快去一下她办公室。”黄老师是年级组长，苏漪的师傅，一位急脾气的中年女教师。她不敢怠慢，放下手上的活，往四楼的年级组长办公室走去。会有什么事呢？

苏漪是新分配到校的老师，按学校的规矩，每个新老师都会有一个教学方面的师傅。能够当年组组长的徒弟是件很幸运的事。当大家用羡慕的眼光看着苏漪时，她还没有明白，半年后，她才体会到师傅不同，徒弟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区别，她的师傅是这所名校的年级组长，而且与区里的教研员关系好得非同一般。

因此，在苏漪任教的第一个学期，就得到了在区里上公开课的机会，如果是其他老师，这几乎是不可能。这一点是上完公开课后，师傅明确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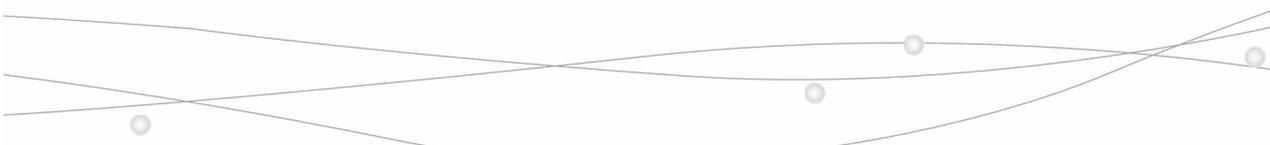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告诉她的，苏漪说给朋友听，颇有生活经验的朋友似乎听出了其中的玄妙，说这是不是在提示你应该给教研员和你的这位师傅表示表示啊？苏漪其实是知道感激的，心想一定要上好课，带好学生，苏漪认为这才是教师的安身立命之本，朋友是不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但事情好像并不像她想的那么简单。师傅有足够的人际交往智慧，她等了一段时间，发现苏漪没有动静，直白地说光靠教学实力你永远也别想翻身，应该和教研员搞好关系。于是苏漪不得不用近一个月的工资，提着一堆礼物，在师傅的陪同下，在一个夜里，去了教研员的家。一进门，打过招呼，笑纳了礼品，教研员就和师傅熟络地拉起了家常，苏漪被晾在一边旁听。一通相互的“表扬”后，是对几所学校在定参考书及出试题方面的不满，师傅在全区教研方面的贡献在这次谈话中一再被确认。临走时，和蔼的教研员语重心长地说：“好好跟着你师傅学，以她的名声，你将来前途无量啊！”苏漪满脸堆笑，礼节性地点头称是。回校的路上，出于对苏漪的信赖，师傅在对刚才她与教研员的谈话进行了综述后，禁不住揭了教研员的老底：如果不是我们几个给他撑着，他能做成什么？

苏漪心里却出奇地别扭，她宁可什么也没听到，什么也不知道。研究生毕业后，以她的学历和能力，苏漪本来可以去其他单位，但社会的复杂让自以为人际智慧几近白痴的苏漪望而却步，她最后还是选择了当一名普通的老师，她想面对学生，毕竟单纯一些。尽管，有同学预言，别小看苏漪选择做老师，当老师可是个特权行业哟。

现在呢？尽管她早就知道学校也非净土，但这半年的所见，特别是跟着师傅直接参与到某些内核部分时，她仍会震惊。说实话，苏漪在名利上并没有什么奢求，有了这么个出名的师傅，事情好像并不由她想。隐隐地，她还能感觉到周围老师看待自己的眼神的微妙变化，其中的嫉妒、不屑，让苏漪难受，我做错了什么呢？本来对自己的教学实力十分自信的她开始怀疑，自己的发展靠的是自己的能力，还是其他什么。她知道师傅这样做，也是为她好。她谨慎地处理着和其他老师的关系。

师傅对苏漪非常信任，做什么都会叫上她。上次受邀到市里当评委，如果按苏漪的资历和职称，是不可能参与的，可师傅说她有事不能去，让



苏漪代替。同组的其他老师说：“这么年轻就当评委了，一定要请客哟！”那话说得酸溜溜的，苏漪不得不赶紧解释这是替师傅顶缺。唉，师傅为人强势，在学校树敌不少，老师们当面不说，背后却也是议论纷纷。这半年，让苏漪头疼的还不是教学的压力，它来自更为隐秘而复杂的关系中。想当个简单的老师，看来真是件不简单的事。有时，苏漪有意地避开她的师傅。这会儿她找苏漪会有什么事呢？

应该不会为前天学生家长请客的事吧。前天，一位学生家长打电话来，说是为了感谢老师们对某某同学的关照，要在某某宾馆宴请老师，苏漪没见过这位家长，也不曾记得给过这孩子什么特别的关照。在教育中，苏漪一向平等地对待学生，吃人口短，犯不着为了一餐饭，丢了为人师的形象，苏漪婉拒。一会儿，师傅来电，说：你的面子还很大哟，你知道这家长是做什么的吗？他是人事局的，以后你转正、评职称都得从他手上过，他请你，也不是要你怎么特别照顾他的孩子，这只是家长的一片心，你不去，家长心里怎么想，晚上我和你一起去吧。尽管直觉告诉苏漪，这次去不得，但师傅这样一说，苏漪没有理由再推辞。晚宴丰盛而气派，听说这一桌就是一千多元，相当于苏漪一个月的工资，饭后还有礼品，提在手上，苏漪觉得像火一样烫，一回家就把它直接扔进柜子，关门的一刹那，她觉得自己把为人师的良心也一同锁进了黑洞洞的柜子里。

也许不是这事呢？办公室的门虚掩着，苏漪敲了敲门，侧身进去时差点和一位家长撞了个满怀，那人点着头往外退，连声说：“这事就拜托您了，事情办成了，我们知道感激的！”师傅也客气地起身送客，然后关了门。

师傅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小苏啊，有件事，师傅想请你帮个忙！”“您太客气了，有什么事只管说。”师傅直了直身，压低了声音说：“这事，只有我们俩知道，千万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原来，师傅在申报特级教师，打探到消息，区里的教研员也在申报，但今年，这个学科只有一个评特级的指标，事情卡在区教研员手上。师傅感慨知人知面不知心，历陈自己对学校，对区里在业务上的贡献，这些话，苏漪已经听过好多次。她说：如果这次没评上，又不知得等多少年，

也可能再没有希望。然后，痛陈了区教研员的不地道，吃参考书的回扣，组织活动不入账，收受老师的礼金，如此等等。对苏漪说，我希望你能给教育局写一封信，不署名，把我刚才说的事都写进去，也算是为我区的教育界捉虫，这事我做不合适，在学校我最信任的只有你了！

苏漪懵了，眼前一片混沌，连说：“我不清楚情况，我怕写不好。”“不清楚来问我，他的那些猫腻我一清二楚的。你最好能在星期四写好，给我看看。另外，你转正考评的事，我已经和校长谈过，应该没问题。”

苏漪不知道是怎么出的办公室，从那一刻起，她仿佛卷入了一场阴谋，一场其实与自己无关的阴谋。我应该继续往下走吗？她问自己，可我已经是在很深的深处了，如果非要那样不可，那我宁可留在这儿。这是什么样的空间啊！我只是想做一个普通的老师，我愿意待在这里，只求别强迫继续往下走。“时常我就生活在巨大的迷惑之中。也许就因为你太清楚了，并没有多少路可走，你必须坚忍地目睹、承受着”。

天快亮了，在桌前坐了已经有四个多小时，一个字都没写出。苏漪已经觉得头晕目眩，我会后退一步，软弱而悲哀地进入恶中去吗？因为恶自始至终在我身后等待着我的决定。“我不是不知道正道在哪里，而是走正道太难了”。

出走的教师

黄老师终于出走了，他的出走可以说与教育无关。他不想走，但不得不走，反正，他不在学校当老师了。

一 入行

当年，黄老师入教师行是很费了些周章的。

那个年代在农村，家里姐妹多。作为独子，家里供他读完初中已经不易，不敢再有别的奢望，初中毕业就报了师范，因为有补贴，多少能解决些问题。接到通知书，在昏黄的灯下，一家人传看着宝贝似的一张纸，眼泪流得稀里哗啦的，每个人哭着自己要哭的心思。这一家子，终于有个穿

皮鞋的人了。

一到师范学校，黄老师就比那些城里的孩子懂事些，他听说如果成绩好，可能留在城里，于是拼命读书。可毕业的时候，仍差点儿分回老家，还是父母腆着脸，寻着城里多年不来往的亲戚，三番五次登门，最后卖了那头准备过年的猪，提着几网兜东西，才把黄老师留在了城里一个大企业的子弟小学里。

起初几年，黄老师比较顺，书教得好，能写会画，什么都舍得做，学校的男老师又少，常常有被器重的感觉，这让他很得意，他想留在城里比乡下好，有什么不舍得做的。小学沾着企业的光什么都发，肥皂、冰棒票、工作服、被单，用不完的全带回家。

黄老师住在厂里的宿舍，六个小伙子一间房，上下铺，除了他这个孩子王，其他都是车间的工人，上课，打球，喝啤酒，胡闹，虽然工资不多，但过得很快活。几年过去，一天，黄老师打完球，一身臭汗地躺在冰冷的铺板上喝着酒，望着发黄的纱纹帐，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他发现，同宿舍的哥们怎么换了两茬，他竟然成了这群小家伙的老大哥了。黄老师开始为一件事沮丧，哥们先是有了女朋友，后来都结了婚，马上奔三十了，爹妈也催得紧，不至于老这么混吧。

二 结婚

在小学里，男老师很少，男老师的婚姻往往是个问题，特别是在80年代。找来找去，黄老师就在城郊结合部的村子里，找了个农村户口的姑娘安家，尽管爹妈老大的不愿意，但有什么办法，两世单传，这香火得接上啊。

就这样，黄老师做了倒插门的女婿，结束了他的单身生活，成了一个边缘的教师。他一边上课，一边务农。每天骑着辆破得丁当响的自行车，从洪山区的边边上的家里，骑到武昌区的边边上学校，常常是一双泥鞋，一个裤脚高一个裤脚底地冲进教室。

满学校都知道，他心疼媳妇，每天一大早就下地，把能干的干完，再来上班。他总是踏着点儿进校门，少不得有时晚点，站在校门口，带着红袖章的老师少不得在他的名字后狠狠地打上三角。每次领工资，看到扣

钱的记录，点着手里仅有的几张票子，他就嬉皮笑脸地对校长说，扣得太多了吧，哪会有那么多次呢？再说，数学老师又不上早自习，来早了，也是在办公室里站着，晚这么一点有什么呢？几次抗议下，校长经不得他磨，只好把规矩改了，远到的老师如果第一节课没课，晚来五分钟内不算迟到。

再后来，他踏点进校门的次数更多了，因为家里添了个小女儿。

三 洪山菜薹

自从结婚后，他在办公室里就有点失宠了。特别是几个比较娇气的女老师，烦他弄得满办公室都是泥巴，时不时身上还有股怪味。常在背后传他的坏话，什么不负责，不布置作业啦，打学生啊，恨不得去之而后快。

但如果在元旦前后她们看不到办公桌上黄黄的菜薹花，我想她们一定会发疯地想他。

洪山菜薹只长在洪山那一块宝地上，粗长而嫩，在武汉属于菜薹的极品。市场上正宗的极少见，他媳妇种的地，正有一块是长正宗的洪山菜薹的。在元旦前后，他那破自行车后就多了一个大筐，里面黄色的菜花盈盈，不一会儿，就分散到每个教师的办公桌上，不多不少，每人一把，斤把菜，正好一盘。这送菜的传统一直坚持到他出走。

四 特别的数学课

他是个考不倒的数学老师，不说他优秀，是因为很多地方，他比较出格。

比如，他从不布置作业。别的老师办公桌上本子堆得像山高，他的办公桌上总是只有一本教材和他自己的作业本。他常说，小学数学，三年就可以学完，没必要那么劳神费力。

每次查他的备课也是件伤脑筋的事。他基本不备课，备课本是他自己的作业本，上面记满了学生容易出的错误，和他的解题过程。

总之，他不按规章办事。他的教法也特别，讲面积，他把一帮学生带到操场量沙坑，量篮球场，量花坛，量厕所及教学楼的占地面积，算操场的总面积。结果，学生发现在墙上挂的学校平面示意图的比例严重失调。于是，他带着学生重新整了一个，用吹塑纸又是剪又是贴，用了整整半个

学期，最后是家长告上门来，校长才让他停停。

完成的平面图至今还挂在教学楼的墙上。

在教学方面，尽管他不守规矩，但校长比较迁就他。因为他带的学生喜欢数学，不费劲就能得很高的分，校长看着成绩册，就什么都由着他了，只要不太过分。但也有校长坚决不由他的时候，比如，他带着学生在教学楼后面的一块地里种菜，上肥时的臭气满教学楼都是，他美美地每天带着学生去观察小白菜的变化。从没被这味熏过的老师们捂着鼻子，念不得洪山菜薹的香脆，在校长面前狠狠地告了他一状，于是还没得等菜叶展开，这一小片“自留地”就被整平了。

五 女儿

到了小女儿上学的年纪，他那破自行车后座上就安了个有小软垫的椅子。怕女儿罚站，他也不再迟到。而且，听别人说，他找到了其他的活计，种菜再不是他主要的副业，他在洪山附近带了几个学生，在家里给他们辅导，挣点外快。

小女儿放到哪个班，他很谨慎。趁着学校搞推门听课，他听遍了学校所有语文老师的课，最后，他选择了刚到学校不久的我。推女儿到我跟前，让她叫老师。挺漂亮的小姑娘，可惜眼睛不好，小小的年纪，就架着瓶底厚的眼镜，打小视力就有问题，为这他没少花钱，可一直也不见好。

过了一段，他又在学校吵，要和我搭班。学校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自己的孩子自己不能教，但因为他是学校的元老级人物，我又是个新手，要个老辣的带着，还是同意了他的要求。

他给孩子订了规章，在学校里不许叫爸爸，叫黄老师，进办公室喝水，要打报告等等，小女儿很听话。

六 捉与逃

黄老师似乎很大度，乐于当大家的笑料。

一次，学校元旦联欢，各年级组都要演一个节目，报幕的老师不知为什么笑得不成调地说：下面一个节目，女生小合唱。七个“女”老师，一律红毛衫，红裙子，高跟鞋，红头巾，一扭扭地走上台，开口就唱。老师们耳语，不对呀，他们组就六个女老师，哪来的七个，再一看，黄老师一

本正经地抹着口红，认真地唱着。顿时，台下的老师笑得七零八落的，台上的不动声色，一直唱完，谢过幕，下面已经笑得透不过气来了。以为他是个不会生气的弥勒佛呢。

可有一次，我知道他真生气了，那时孩子上了四年级。

一天，厂里计生处的干部找校长谈话后，校长一脸严肃地找黄老师谈了话。两个人的声音都很高，互相叫喊着。最后，黄老师冲出校长室。

回到办公室，他愤怒地像只困兽，在办公室里不停地走动，拍桌子，大叫：谁这么缺德，打小报告。

原来，他媳妇又怀了孩子。因为他是两代单传，深知在农村家里如果没有个男孩日子的艰难，加上爹妈在生女儿时的叹息，女儿的眼睛，所以他很想再要个儿子。

那时的计划生育工作组是很厉害的，可以到你家去捉人，押去做人流，于是他媳妇只有躲。

那段时间，隔三差五，就有计生工作者来找黄老师谈话，问他媳妇到哪儿去了。他一直沉默，上课也不像以前有精神了。

后来，媳妇快生了，觉得还是城里医院条件好，躲着回了家，没想到第二天就被捉到。几个强壮的计生工作者按手按脚把她拖上了车，送到医院，做了人流。

当时，他在学校上课，还不知道。中午，家里人告诉他，他一下子就垮掉了，趴在桌上哭，坐在板凳上起不来，喊着：这是杀人啊，已经成形的一个孩子。

有的老师陪着掉眼泪，有的还说着风凉话。我怕孩子看到父亲的样子，一直陪她在教室做作业，心里莫名地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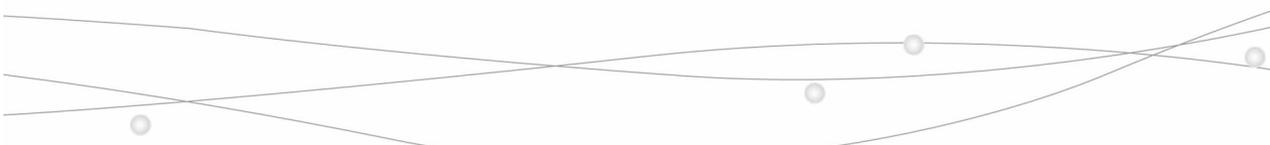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这一波好不容易过去了，计生处的人再也没来过。听说她媳妇因为孩子太大做的人流，很难再有生养。

黄老师从此有些沉闷，常常失神，但对女儿更用心了。

日子又开始平缓地流过。

到元旦，桌上还是一把把黄花，一样的香脆。

七 出走



等到孩子五年级快毕业，突然从来不缺课的黄老师接连请假，我顶他的课，有点埋怨他在这毕业的关键时候，太不负责了，何况这班学生中还有他女儿。

我也问过孩子几次，爸爸做什么去了，孩子不吱声，这孩子是害怕了。听说上次的事，就是不喜欢黄老师的老师，通过孩子的嘴，套出了她妈妈回家的消息。

一天，快下班了，他到学校来，神秘秘地把我拖到教室，说有重要的事对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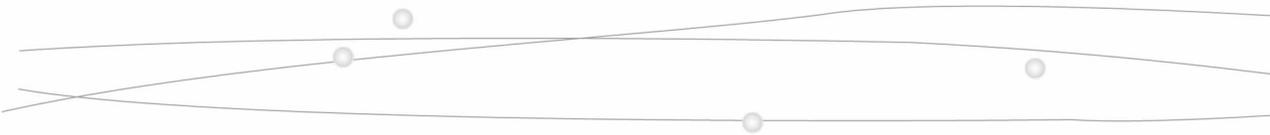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交给我办公桌的钥匙，“我要离开一段时间，不知道还回不回得来。”我吃惊地望着他。他说，不能再给捉到。我一下子明白了。他嘱咐我照顾好孩子，每天放学会有人来接她，让我送她到门口，平时，要是她要喝水，就在他抽屉里拿杯子。我问，那学生的数学课怎么办。他说学校会马上安排一个老师代课，他的备课本在抽屉里，让我按照上面的方法往下上，上到哪儿折了角，他说，不太要紧，这班孩子的小学数学早就学完，就是这段不学，期末也没问题。我拿着钥匙不知道说什么好，看着他离开。

刚开始，班上的孩子们老是问，黄老师怎么不教我们了。我不知怎么说，支吾地望着孩子说他病了，得一段时间才来。怕再有老师来问孩子，孩子总跟着我，她很粘我。

后来，很久都没见过他，学校派了另外一个数学老师来教。果然，如黄老师所说，在几所重点学校的招考中，我们班有几个学生的数学是满分。

孩子们毕业了，我也离开了那所学校。听说黄老师得了个儿子，他很开心，他在外面办数学培优班，也比较有名气。有一次，他到我家来找我，让我再和他一起上课，我没有答应。然后，再也没有联系。

我和他孩子却一直保持着联系，她今年考大学，报的是师范专业。班上其他同学告诉我，她因为喜欢我，才决心当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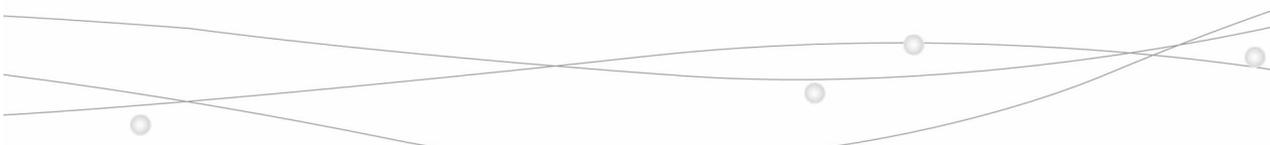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无力说出

望着桌上没喝完的半杯咖啡，苏漪已经静静地听陈校长絮叨了一个半小时，他不时地叹气，叹得苏漪心里空空的。陈校长不断地重复着：“我能理解他，可我又做错了什么。”那闹成这样到底是谁的错呢？

作为一所城市边郊学校的校长，他真的不容易，他知道困难，但年轻的他算是有抱负的，他总说与其守着个破摊子叫苦叫难，不如踏踏实实地做点能做的事。他知道学校想有所改变，首先得改变老师，如果有一两个名师落脚在他这个“小庙”里，学校的情形就会不一样。可“庙”太小，不要说引进好老师了，就是学校里有点路子的老师能走的都走了，只说他的学校每个月的奖金比区里的名校大校要少近千元，这让人心里不平衡，做着一样的事，待遇却如此悬殊，你叫他如何留得住人。他也想给老师们发奖金笼络人心啊，可哪来的钱呢？那些优质学校生源充足，随便收点什么费，学生基数大，来钱快，况且还有这种特色班、那种小班都是生财之道。他的学校招生时门可罗雀，只要家长有点钱，有点权，都奔附近的好学校而去，只有那些条件差的跑不掉，还有就是大量的外来务工家庭的子女。今年假期，他的学校还从区里一所知名的学校拖回一批人家淘汰下来的电脑、桌椅，条件哪能和人家比呢。

一年前，年轻的黄老师从幼儿园调入他的小学任教。黄老师虽然学历低点，但素质不错，做事也认真踏实，一看就是个好老师的苗子。陈校长好像看到了希望，尽管他知道如果培养出来了，会有“飞”走的危险，但天地良心，一手培植起来的好老师，多少还会有点感情，只要她不走，陈校长就舍得下本钱培养她。他给黄老师请来了区里的教研员盘课，花钱给她录像，跟踪听课，加上黄老师自己的努力，不久，就有了在区里上公开课的机会，一炮走红，课上到了市里、省里。尽管有些担心，陈校长心里还是挺乐，至少说明他的眼光不错。在校长会上，陈校长也有了些精气神。



黄老师在省里得了一等奖后的第二个学期，陈校长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黄老师向学校提出了调动的申请，理由找了一大堆。陈校长知道区里的好学校有扛着锄头挖现成的习惯，还是耐着性子，苦口婆心讲了一大堆不能放人的原因。为了学校的发展，陈校长打定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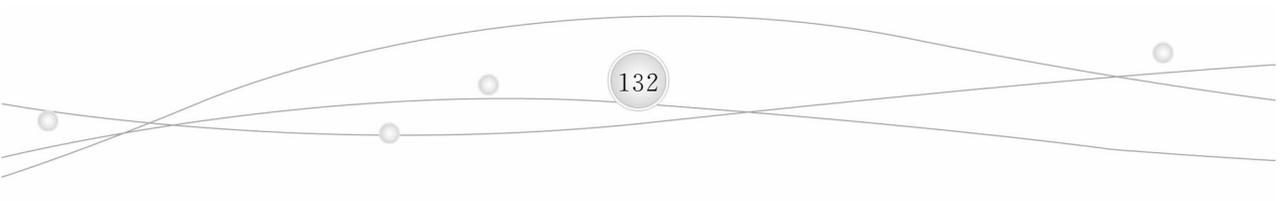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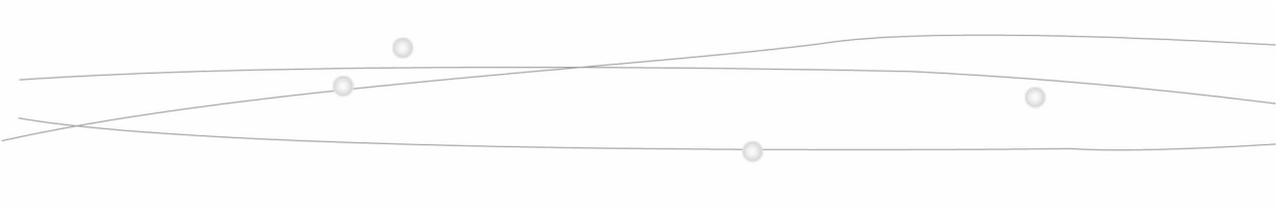
两方面都不肯让步，于是闹将起来，先是黄老师的母亲（一所名校的前书记）到学校来破口大骂，然后又闹到了教委。教委找陈校长谈话，感谢他培养了人才，老师毕竟在区内流动，也不能算是流失。听到这话，陈校长知道拗不过，气便不打一处来，犯起倔来，声明，如果非要走，去其他区就放，在区内任何学校都不放人。

他不给教委领导面子，自然得罪了人。黄老师在省里已经小有名气，僵持了一段，外区一所大学的附小放出话来，什么都不要，人过来就行，我们给你重造档案。于是陈校长只能眼睁睁看着黄老师走了。

陈校长还在一遍遍地重复着：我不是不理解黄老师，更不是想阻碍她的个人发展，我也知道“良禽择木而栖”，留得住人留不住心的道理，可我有什么办法，这是我的错吗？现在黄老师见了我就像是敌人，我犯得着吗？我又是为了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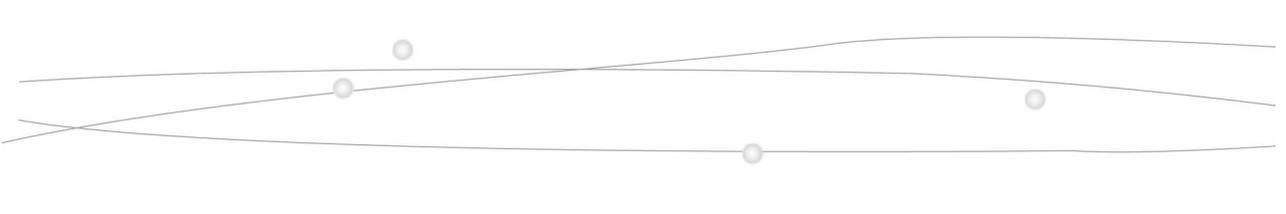
唉！一个爽快的汉子竟然被迫得如祥林嫂般絮絮地诉苦，长叹一声，劝道，这一定不是你的错，那是谁的错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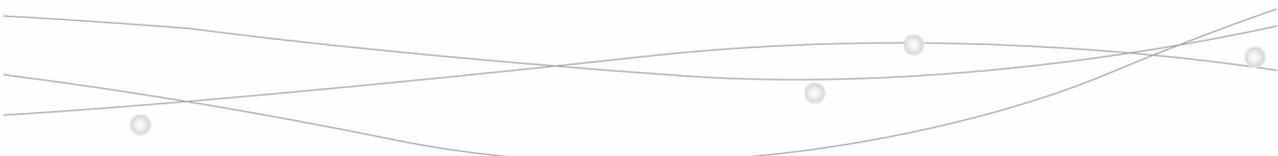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苏漪心里清楚地知道他们都没有错，只是“位置与机会的稀少使人的行为变形”，苏漪也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但因为无从改变，所以无力把它说出来。



第四章
触到生命的经脉







“之所以拿起了笔，实在是因为别无更好的办法，使我得以哪怕用一种极不可靠的方式保存沉默的收获，同时也摆脱沉默的压力。”

只有面对

孩子，当我第一次拥你入怀时，不禁惊叹于你的精致，谢天谢地，上帝竟然丝毫不差地塑造了这么个小小的人儿，完整的，粉嫩的，初始的……

迎着你扑闪的目光，我会畏惧，我不知道，你带着怎样的讯息来到这世间的。

有人说你是无知的，没有“天赋的观念”，如同“白板”一块，像你的眼神一般澄澈。天啊，那就是说每一道“印记”都会源于我，我得为你的今后的一切负责，抚你的手开始发抖，生命无法承受此重，我如何承受得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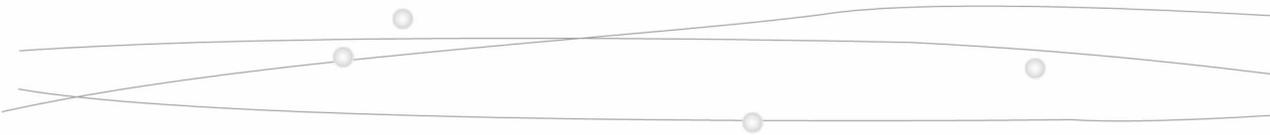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有人说，你是带着所有的智识来的，孩子便是最伟大的智者，像你的眼神一样澄澈却无底。他们说是后天的学习将你的天性磨损，变得愚钝，而我可能就是那“凶手”之一，那是怎样的罪过呢？我如何又能承受这生命之轻呢？

孩子，你到底带着怎样的讯息来到这个世上呢？你只向我扑闪着狡黠、纯洁的眼睛，不回答，不理睬，我只能凭着自己的理解与你交流，显得那样的可笑而莽撞。

我知道我没有选择，我只有面对。

我不太相信你是一无所从来到这世间的。你看，不用我教，你就学会了调节体温、吸吮、微笑，对不同的事物做出自己的反应……这些重要的生存能力，我不可能教你，神奇的是，你竟然凭着你自然的能力习得了，我不知道你还会些什么？至少，这让我了解到你有天然的学习的能力。

你自有你的倔强，在我还没开始为你涂抹之前，你已经凭着自己的自



然的能力，凭着一点点经验，开始形成自己的判断。我想这时，你已经开始在自己这块“白板”上自主“涂鸦”了。当然，有人说，没有知识，只有能力时，你仍是一块“白板”，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知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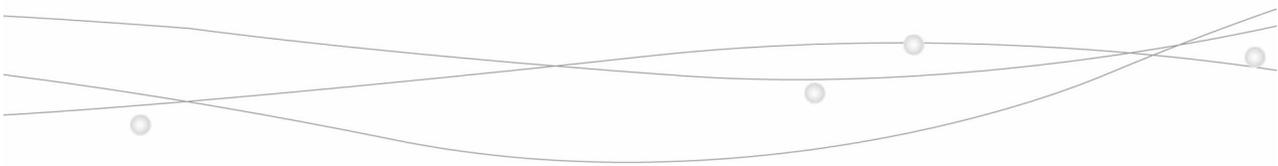
我想小小的你至少具备了一部分直接的经验，这让我不能再小看你。因为很明显，凭着你自己的努力，你已经不是“无知”的，你这时经由经验所得到的直接知识，说实话，比后来，我急于给你的那些人造的概念、原则、定义，更为可贵。我是多么愚蠢，竟然会如此急切地用那些自认为“最正确”的真理来充塞你，有时全然不顾你的年龄和接受能力。

我知道你可能还不具备一些人造的原始的概念和原则，但这有什么要紧呢，这些真理性的概念本来就是流变不居的，“一切知识只是在不断地证明着自身的残缺”过程中，所以，我不相信当下的某种知识可以声称是最准确的“不偏不倚”的。我的孩子，我不能告诉你什么是最好的，如果要这样说，我一定会说出它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是最好的。

有人说，“无知”的状态是最有利于教育的。那么，我能在你受教育（学校教育）之前让你一直保持“无知”的状态吗？不，不可能，我只能让你尽可能少地接受那些人造的原理、概念、定义的干扰，让你在看到它们价值的时候，认识到它们的局限性。让你尽可能少地被“确实坚信或者声称信仰，而又从来没有加以审核，也没有信服有充分理由的论证”的园囿束缚。

就像那些无拘无束的乡村孩子一样。相信自主的体验，感受到自由和怀疑的自然和可贵。学会自我的修正和对自己心灵的皈依。这些虽然不是知识，但它们尤其重要，因为它们能让你以后接受大量的真理性知识的过程中，享有思想的自由，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而不是“把自己的头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

孩子，尽管我小心谨慎地用颤抖的手在你的“白板”上涂鸦。但仍免不了出错，我为任何一个小小的差错忧惧，因为我知道“教育上的错误比别的错误更不可轻视。教育上的错误正如配错了药一样……它们的影响是终身洗刷不掉的”。但我也相信，你其实不是“无知”的，不是“白板”，你同样需要保持对我的怀疑与警觉，你同样需要为你自己的未来负责。



生命的张力

1. 我们常常吃惊于自己能够忍受一些超乎自己想象的压力、痛苦。

2. “危险来了，恐怖是不会没有的，没有就是愚蠢。有了危险便应注意到危险，要有充分的恐怖心去保持我们的清醒，去激起我们的注意、用力和精力；不过，不可让它扰乱我们镇定地运用理智，或妨碍我们去做理智所吩咐的事情而已。”（约翰·洛克《教育漫话》）

3. 洛克的这句话让我又一次想起《珍珠鸟》，课文后面有一句结论：“信任创造美。”课上，教师要同学们谈感想，很多学生说，学了这篇课文知道了以后一定要信任别人，这样才能美。但我在其中感受到的却是一种危险。如果孩子们真的在生活中实施这种说法，那会产生愚蠢的行动，可怕的后果。但我想没有多少孩子真会去这样做，他们对于课堂所得的信任度是有目共睹的，在生活中，他们会“狡猾”许多，也是生活本身教育了他们。其实，任何事物都是复杂的，要在事物之间建立起信任是艰难的过程。

一、建立信任会有一个长期认识、磨合、考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保持警惕是十分必要的。二、信任是双方共有。三、信任不容易建立，却十分容易被破坏，而且一旦破坏，重新建立的可能不大。

这可能是我们和孩子们需要共建的观念，这些观念只有与生活一致，而非只存在于课堂虚拟情景之中的，这些美好才可能真正地融于学生的现实中。

“真、善、美”为什么把“真”放在最前面？可能是想揭示出，只有真实的，才会带来善良和美好，真实是前提。

昨天在刘老师的博客里读到《中美顶尖高中生对比令人震撼》一文，文章结尾说，经过这两个环节，使人无由地悲愤：当中国学生该展现出理想和精神的崇高的时候，他们却追逐金钱和权力；当中国学生该立足实际，脚踏实地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又吟诗弄赋，在实际问题的外围不着

边际地轻轻飘浮。我们到哪里寻找既有理想，又能做事的公民？

这倒让人想起了我们学校的德育工作，如果你翻开德育课本，你会发现，其中关于理想的宣传比我们想象的高尚得多，几乎是摒弃了一切人欲后的理想，我们对于脚踏实地的呼声一定比其他国家的教育也高得多，可只在书本上。为什么这么高尚的德育教化出的孩子竟然会选择财富和权利？成为既无理想，又不能做事的公民？

读到这则消息，愤与忧是必然的，会摇着头感慨，学校教育哪有社会教育有效，社会教育的力量太大，而社会太残酷，于是，教育现出了自己的虚伪、苍白与孱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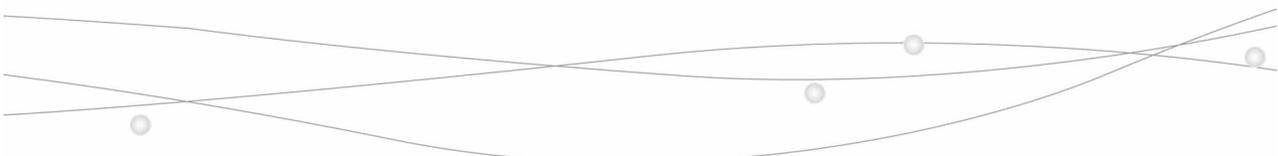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学校教育的内容时常不太敢面对现实，总把自己放在一个虚化的理想的平台上开展，说到节约用水，便会让一些信以为真的学生甚至为自己刷牙洗脸用水而愧疚；说到金钱，恨不得把它说成是万恶之源；说到信任，便推到一个极致，好像什么都应该信任似的。最后的结果是学生在生活中一试便知道不可行，是虚言，照“章”办事，会处处碰壁，于是开始质疑直至放弃，甚至走向教化的反面。

为什么不敢面对现实？因为认为现实太不理想，担心学生的承受能力。可学生生活在社会中，他会通过自己的眼睛来观察，来判断。于是出现了以上中美对比这种情况的时候，仿佛我们除了摇头之外，只余对危机四伏的感慨、叹息。

为什么总是会从虚化完美的希望坠入到失望、绝望而又束手无策的谷底？

我相信还是有事值得我们去做的。社会现实已经是这样了，在大的格局难以改变的情况下，认识它，了解它，感觉它的危险，体会内心的恐惧，我相信，人生本来就是苦难，不只有我们如此。但仍需要从极小的个体身上看到希望，我想一定要“让孩子对美好未来或跟现在不一样的未来有个期待”，这很重要，期待中的生命才不会屈从或随波逐流，呈现出极大的从苦难中挣脱的张力。

4. 现在已近三月，天气却异常寒冷，这几日整日的雨水，把武汉市的倒春寒涂抹得让人失望，办公室的老师不断地喊冷，楼下花坛中的草木



也少有动静。但我知道，不会总是这样，坚信总会出太阳，我会努力去等，对春暖花开充满期待，而且知道它不会落空。于是，当中午云层间闪出一缕缕阳光时，心里竟然有说不出的愉快。

仍然柔软

读康德《论教育学》，感觉一个相信“性本恶”的人，仍会是柔软的，殊途同归。

1. 感谢上帝，我每日还能有时间读书，还能有时间胡思乱想，仅凭这，就应该表达出足够的对生活、对世界、对周围的人的感激。

2. 最近，常常收束自己读书的散漫，因为有人提醒，读那种书与你当前的工作不匹配。并不倔强，知道他是在提醒我的责任，康德将“散漫”归于恶的说法，也让人惊心，于是只在睡前读它们，其他时候将精神收回到教育类书里。我需要克服“散漫”和无目的，这点我清楚。

3. 前天第三次读《静悄悄革命》，无法清理出它的结构，认同书中对课堂细节独到的分析，但总觉得后面关于几所学校的记述，有些让人失望，有点像成果配套的说明，只有概况描述，并不能通过文字达成必要的了解。

4. 今天一直在读康德的《论教育学》。我知道，这书很有名，常常听人引用其中的句子。读完后，暗笑，听到了太多的断章取义的理解，人们在文字中找寻自己认同的部分，为自己所用。因为这书是借的，近期要还，先抄录下一部分，等有时间再来清理。我的捡拾也一定带着自己的偏好，这是肯定的。

书中耳熟能详的句子，恐怕是“人是唯一必须受教育的被造物”。他接着说“人需要保育和塑造”，“人只有通过教育才成为人”，因为，代表着教育的“规训或训诫把动物性转变成人性”，“假如天性没有被置于规则之下，这才是恶的原因。在人之内只有向善的萌芽”。

其次，是“教育是一门艺术”。我觉得康德的提法，与当前这句话被



利用时所要达成的目标有很远的距离。它的本意可能更趋近于“孩子们应该不是以人类的当前状况，而是以人类将来可能的更佳状况，即合乎人性的理念及完整规定——为准进行教育”。

其他的，先以原始的状态放在这里。有些喜欢的句子，慢慢读出。又一次想起刘良华老师创造的一个词“教育道理饱和”。

- 学会通过别人的权利认识自己行为的限制。
- 规训决不能是奴役性的，而是要让孩子感受到他的自由只是他不能妨碍别人的自由。
- 我们不应相互打扰，这世界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足够大了。
- 机智如果不配以判断力，就会变成无聊的胡闹。
- 忍耐的意义是双重的，它要么是指人放弃了所有的希望，要么是指人鼓起了新的勇气。
- 当儿童说谎时，一定不要惩罚他，而要让他面对轻蔑，这是对他最好的惩罚。
- 谦卑无非就是把自己的价值与道德的完满性作一种比较。
- 人们决不能允许儿童羞辱他人。必须避免任何基于某种优越性而产生的骄傲。

在矛盾中徘徊

——读叔本华《论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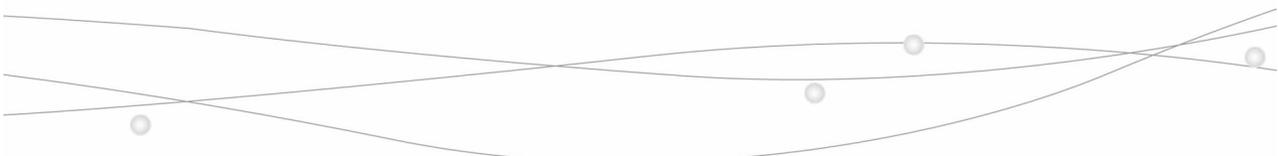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如果一个三岁的孩子兴奋地向您报告他的发现：“我发现太阳是围绕地球转的。因为我每天都看到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从西边落下去。”

孩子的答案显然与我们认识到的科学相违背，您将如何回答呢？

让我们设想一下：

A. “孩子你错了。长大一些你就会知道，实际上，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

“真的吗？”孩子天真地问，“我怎么看不出来。你胡说，不然你拿出



证据来啊？

可证据太复杂，不是一个三岁的孩子能理解的。书中的文字确实写得清清楚楚，或更直观些，一个可以看出各行星运动的模型，孩子能将它与自己所见的现象对应起来吗？我们有什么理由让孩子放弃自己虽然幼稚，却是由自己直观论证的想法，让他们接受书中自以为是的文字呢？如果孩子无条件地放弃了自己的想法，顺从于文字，他今后还会相信自己吗？

或者，在被孩子纠缠得失去耐心后，粗暴地对孩子说：“记住，这是知识，地球一定是围绕太阳转的，你真蠢。”这样一来一个错误似乎被纠正，但可以说后患无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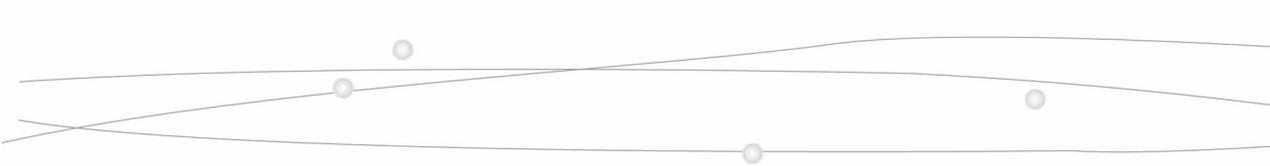
B. “孩子，你说得真好，我很高兴，你有自己的判断与分析能力了。”这样的回答会让孩子开心，得到鼓励后，激发的好奇心会让他有更多的发现。这个回答并不急着给孩子正确的答案，其中有着成人的耐心和对孩子的信任，相信孩子在成长到一定时候，视野更开阔时，自然会有正确的判断。尽管地球围绕太阳转是一个公共真理，但对于一个三岁的孩子来说，他只能理解他所理解的部分。

但也有危险，成人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及时给予更正，孩子的错误发现有意义吗？

教育常常是这样的两难与矛盾，不得不承认，引导孩子是件危险的工作。我常常对此战战兢兢，因为我知道洛克说：“教育上的错误比别的错误更不可轻视。教育上的错误正如配错了药一样……它们的影响是终身洗刷不掉的。”

因为我还知道“一切知识只是在不断地证明着自身的残缺”过程中，所以，我不相信当下的某种知识可以声称是最准确的“不偏不倚”的。我的孩子，我不知道应该拿什么来“喂养”你。

说实话，我也不信赖教育学著作中，那些过于简单明了的说法，那种理论的优美是诱人，但很少能在混沌的现实中起作用。这一点，与那三岁的孩童，似乎有些相似。我只相信，我能论证的部分，公共知识转化为个人的知识，不可能是全盘接受，而是转化为自主建构的过程中的一个部分。但我并不排斥它们，相信，它们会为我打开更多的“窗”。



昨天，读到叔本华的《论教育》，如果用他的观点，我们看看，在这个问题的回答上，我们应该怎么做？

他将教育分为两种：一是自然教育；二是人为教育。

自然教育即“概念应该来自于我们对事物的直观认识，直观认识是先于概念知识的”。

人为教育即“在我们还没有对这一直观世界获得某种泛泛的、普遍的认识之前，就通过阅读、授课等手段，强行把概念塞进我们的脑袋”。

显然，叔本华是倾向自然教育而反对人为教育的。因为他说“教育也就以这样的方式（人为教育）制造出偏差、扭曲的头脑”，“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先获得概念，最后才是直观——这完全违背了我们思想智力的自然发展过程。教师不是培养和发展孩子观察、思考、判断的能力，而是致力于把别人的现成的思想、观点填塞小孩的脑袋”，“必须防止孩子运用那些他们无法对应清晰之概念的字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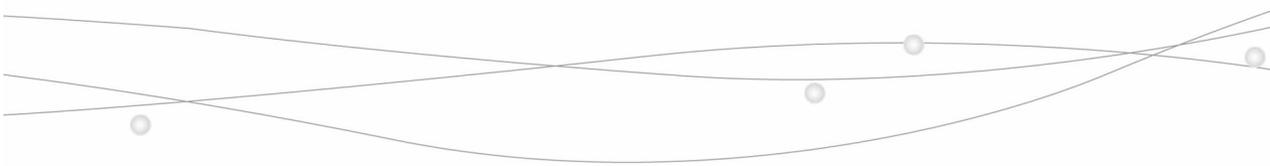
他推崇的过程是“对每样事物的直观走在对这些事务的概念之前，然后是狭窄的概念，最后才是广泛的概念”。

“概念只能出自对事物的直观；起码，概念不可以由非直观素材加以证明。这样，小孩只获得了为数不多的概念，但这些概念却都是精确和有充足依据的。他们就会采用自己、而不是别人的一套标准衡量事物。”

但令我迷惑的是，他同时又强调“在年轻时学到的东西永远都会粘附在记忆里”，所以“要把每一学科知识的最基本和最关键的东西灌输给孩子”。这里是否包含着那些没有被直观素材所证实的知识呢？

只能说，读后我更清晰了些，他的文字给我打开了另一扇窗，我只能认同与我的教学和思考经历相对应的部分，但我仍没有找到一个固定正确的答案。

不禁自问，这答案就那么重要吗？也许，注定找不到，但我思考过，寻找过，我更看重这个。



无调式的阅读

1. 阅读是暂时的离开和另一种介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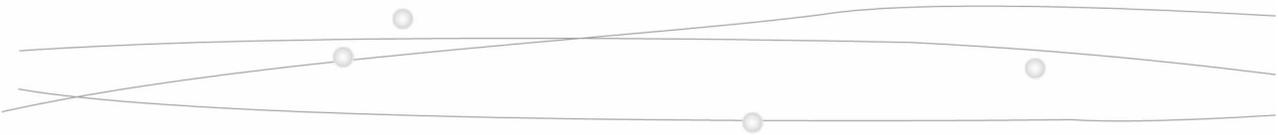
2. “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称之为路的无非是踌躇。”（卡夫卡）

大家都在推荐经典，我却还在原点问题上踌躇。不断地自问：什么是经典？我不想被开列的一串串书目“淹死”，那只是建议，我可能要到老得无法阅读时，才能说出我的经典是什么，甚至我需要与它们一次次地偶遇、辨识、介入、晤对，直到从它们中，读出自己，读出自己在读它们时周遭的一切，然后，抚住那些几乎不用眼就能用心认出的文字，告诉大家，这是我的，“我的经典”。我和它们一定是偶遇，想不出别的路径。于是，仍是散漫地随手翻着那些触手可及的文字，也许，我在为自己这种无序和散漫寻找理由，这注定了我没有出息。

3. 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因为想将自己伪装得更文学一点，曾经贸然进入您的文字，无法理出头绪，您让我读出了自己的浅薄，于是我投降，再遇到时，我一直谦恭地绕行。二十多年了，当您的名字随着别人的摘抄又一次出现，实在是太好了，我盗用了它们，是它们诱我再一次进入。发现，您的名字，烙在心里。我希望这二十年的“修行”，让我能具有哪怕一点点定力，不致迷失在您文字的狂乱和布下的迷阵中。

连续一个星期，面对发黄的书卷，到今天早上，还是决定逃离。这一周阅读，尽可能让自己像水一样曲顺着您的梦境、夸张和离奇。一直不用自己的语言，不敢写下任何读记，我想说傻话轮不到我，智慧的话我还不会说。

只默默地读出，正如您“像一个隐居者一样地写入”。残忍的漠视、梦境般的背叛、没有一丝希望的绝路、火炉向外吐着的寒气……我无法像“一个过去岁月的幽灵”“清醒地穿过”您的梦境，为什么要将自己置于“左右可以合拢的墙”之间，您到底遭遇了什么？让您的文字呈现如此奇



绝而瑰丽的想象？您拿什么来喂食它们？您是那座横跨的桥吗？是那只被遗弃的变形虫吗？还是那把刺向豺狗滴血的匕首？谁来告诉我，您是谁？我知道我会倔强得不相信任何人对您的描述，我企图自己来面对。我有些绝望，整整一个星期，都在提示自己是否要离开，您说“善在某种意义上是绝望的表现”。我是不是需要表现出一个读者应有的“善”，因为我似乎能够理解那么年轻的您在离世时，那么决然地要求焚尽所有的文字，也许我懂了，您是想避开我这样蹩脚的读者？“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只是担心它们被误读，被撕裂。也许，我正在做着这事，决定今天就将它们归还，让它们完整地回到图书馆那个阴晦的、潮湿的书架上，直到有一天，我有勇气与您再遇。昨晚的梦境如此真切，是您的文字的诱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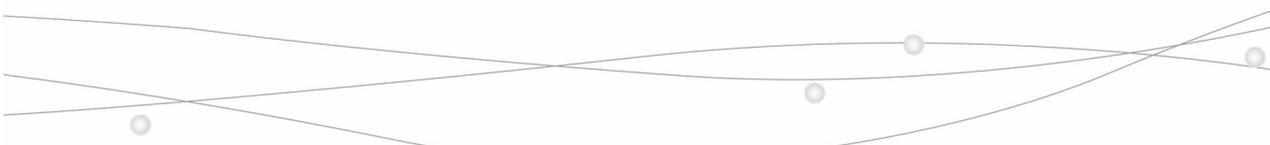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4. 我的无调式的阅读，常常起不到任何实质的作用，不能为我的工作服务，没有中心，没有重点，我很担心。但这种闲散和无序很有诱惑力，在心里是一种默许，将为了写文章或是研究工作所做的阅读称做查找。需要改变吗？

从能够改变的做起

——读张文质《迷恋人的成长》

这个冬天太长了，几乎让人觉得寒冷，萧索可能永远不会离去，水银柱向上一次次的挣扎，都会被拉回到更低处，期待的春失落，让人有些怀疑，它还会来吗？只能种下几粒花种，期待着……

一个寒雨阴冷的晚上，拿到了这本书，听说这书是课题成果之一。慵懒地翻了一下，心中有些隔膜，一向怕看课题成果集，一是文字艰涩，怀疑作者写的时候，压根没想到有人会读，这个想法后来在一个朋友那里得到证实，他负责学校科研，他告诉我，这种成果集一般只在开结题会前赶制，在开会时下发，当时会有人随手翻翻，然后，连作者自己都会觉得不忍卒读；二是一蹴而就，在极短的时间内，用极不寻常，但极有效的方式



完成，其中所言，根本没有经过课堂实践，连编的人自己都不相信。

这些其实已经不需要言说，作为教师常常无奈地卷入这种急功近利的焦虑急躁中，深入的体察只会让人感到窒息。我记得一句提醒，“对教育的很多问题，有时候我们会感到很痛苦、愤怒，但不要偏执；有所期待，但不要狂热”。但不偏执不狂热，并不意味着我对当前教育的默认，心里还有一个不能放弃的希望，自问：“我能做些什么？我的限度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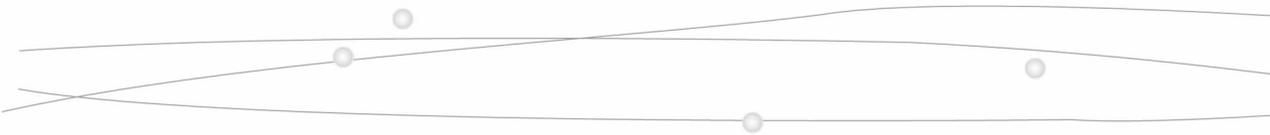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翻开书的后记，不是冗长的课题成果一览表，而是一个有力的回答。

“在我们心中不是没有阴暗的包围以及现实中种种可以想象的打击，但是更强大的却是正在不断生长的精神之光，我们是被自己所告知：是的，我知道悲伤，我也知道我的工作，新的生活就是艰辛努力后迈出的微小的一步。从一小步开始，从能够做、能够改变、能够尝试的做起”。于是，我们尝试着踏足于实践，而非沉溺于冥想。

老师们就是这样艰难而愉快地起步，在课堂上践行着他们对生命化教育的理解。让自己信从的道理活泼泼地展现在自己的课堂中。有“生命在场”，变化在一个个教室里萌生出来，打破只有文字、定理、单词翻飞的死寂，听得到师生诗意的对话，感受到唤醒的情愫与触动的心灵，能够闻到枯燥的数字中生命的气息，与师生共同经历课堂中一次次美丽的探险，时时触碰到师生对生命的认同，肯定与欣赏。在课堂上，你不难发现生命的相互成全。

是什么给了这些最底层的教师以力量？他们似乎是超脱的，更在意来自内心与学生的召唤。他们不再是刻板的教材的执行者，生命的涌动所唤醒的教师的天职观念，赋予了他们内在动力与内在尺度。看得到“重心自在，心有存主”时的从容。他们常“以自立于心中的那个趋之弥高的标准策励自己，不再使自己的生命情调囿于任何他人的褒扬和讥贬”。心静了，阅读与写作便成为日常自觉的修行，于是他们的精神首先从困境中挣脱出来，体悟着教学的乐趣。

书中有值得信赖的文字，记录着教师在课堂上反复践履的过程，朴素而真切的文字抒发着课堂诗意的情感，建构着课堂上生动的形象，阐释着教育朴实的理念。我们怎么可能不被这种雨中私语般的课堂故事感动呢。



当我们走进这诗意的课堂并沉醉其中，我们暗暗潜藏的教育理想在往日的河堤上向我们招手，久违的激动和热情会被从心底唤起，恍惚间，另外一个完整的世界从纸上跑到眼前。这就是好故事、好文字的魅力吧！

我们知道自己的限度，知道“很多事情我们努力做了，未必就有完美的结局。一点点的改变，只一点点，就要学会发现并及时地自我肯定”。此书是对 20 位教师的赞许，正是他们身上葆有美好元素保存着教育最后价值。听说此书已经再版，又听说会有续集。改变正在悄悄地发生、蔓延，我们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它慢慢地成长为共同期许的美好未来。

今天，到阳台上看看，发现洒了花籽的盆中艰难地冒出了 12 枝小芽，痴迷地欣赏着它们的生长，耐心地守候，告诉自己春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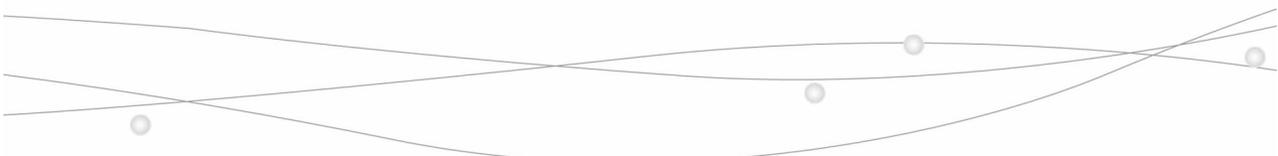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自断其尾

最近，在博客上拜读了许多关于个性化教师的文章，很感人，如《人人独立》、《做个个性张扬的老师》，特别是《个性化教师的下场》为我们介绍了一位敢于和“说谎”的传统教材较真，敢于撞击坚硬而腐朽的“南墙”的有个性的“另类教师”王泽钊先生，结尾说：“好在他的个性和才华可以陪伴他笑傲江湖！”看来经过挣扎后，他的“下场”不错。

最近，我所在的城市也关注了一位个性化的教师，下场却有些不同。

9 月 20 日《武汉晨报》以“坚持素质教育 两遭学生‘弹劾’”为题，报道了刘守琪教师坚持素质教育，可两度遭到学生“弹劾”的事件。学生们的理由很简单，“他完全忘了自己身在毕业班的课堂，面对的是一群恨不得把 1 分钟当 10 分钟用的准毕业生”。称该班语文老师刘守琪上课爱讲与课本无关的内容，如在课堂上讲述弗洛伊德的一些性理论等。而毕业班的学生是考什么学什么，刘老师这样有个性的教学看来是犯了大忌。

学校认为“刘老师很负责，很正派。学生反映老师东拉西扯是因老师讲得比较‘开’，老师这样讲课是在进行素质教育，我觉得应该讲，但在目前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并存的情况下，老师很难把握”。



9月21日刘老师的经历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中有一篇评论以“悲观的学生，无奈的老师”为题，刘老师以往的学生也以“我们的有幸怎么就成了你们的不幸”为题进行了回应。

9月22日针对学生的投诉，一位副校长表示，“学校对此很重视，已找刘守琪老师谈过话并批评了他”。

前日，困惑的中学教师刘守琪表示，面对众多学生的不理解，自己现在只想平平静静地到退休。

自始至终没有听到教育行政部门对事件的回应。

想起了假期在《新教育风暴》中介绍的王能智老师的女徒弟，她在高三时不也提着装满试题的黑袋子，向应试教育投降了吗？

一样都是有个性化的教师，却有不同“下场”！当然，能够用“下场”一词，能够引起报章的关注，社会的热议，就说明还是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声音，说明还是有希望的。

前几天在北京开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应试教育如果到现在还是合理的话，国家前途令人堪忧！”“课程改革先回答两个问题，应不应该改？改的方向对不对？”如果这两点都确定，就义无反顾地投入。

投入言论，擦亮眼睛，这很多人都能做到，但真要从应试教育中突围出来，将教育理想作用于自身的现实时，大家不一样也语塞吗？

总得有人先从大家习以为常中突围，突围需要具体行动。口头上的突围只会受些轻伤，如果你地位不够高，行动不够有策略，付诸行动时就伤得重了。除了他们的自我保护外，谁能为他们提供保护？如果先行者成了这样，尽管他们伟大，可谁还敢跟进？谁来保护这在共性的碾压下，细若游丝的个性？

很多文章为个性化教师献计，用一些智慧的、隐蔽的方法实践自己的想法，别太为难自己。“曲线救国”，不失为良方。

我想知道在坚持与妥协之间，能够平衡吗？平衡点在哪里？

写到这里想起一个故事：马戏团里需要猴子表演，为了方便驯化，起初每只猴子来了，管理员必亲自动手斩断其尾，斩尾的痛楚伴着凄厉的叫声。后来，管理员发现斩尾之事不用自己动手，当有新猴员进入，马戏团

的其他猴子就会自觉地按住它，愤然斩断其尾。

我说不清这个故事和上面的故事有什么联系，只是一个闪念，如开头所说，待说得清楚的人来说吧。就此停笔，把心事交给文字，心不再有负担，我要去睡会儿了。

……

我怎么不幸成为一只猴子，一只被人发现在马戏团里隐藏着的，还有高贵的自由之尾的猴子？尽管我尽力夹住尾巴还是不幸被人发现，被认定为另类，在另一群人的举刀追逐下，惶恐地左冲右突，逃走无望，被众同类按在地上，任我发出嘶叫，如何能挣脱，听见刀下的咔嚓一声……

一个梦，吓得一身冷汗……

想起刘守琪老师，想起在课堂上高谈阔论的小男孩，想起了那位新生的家长朋友……

不禁呜呜啜泣起来，不知道到底为谁，揪心、胆寒，又不甘、委屈，赶紧泡杯茶，让自己暖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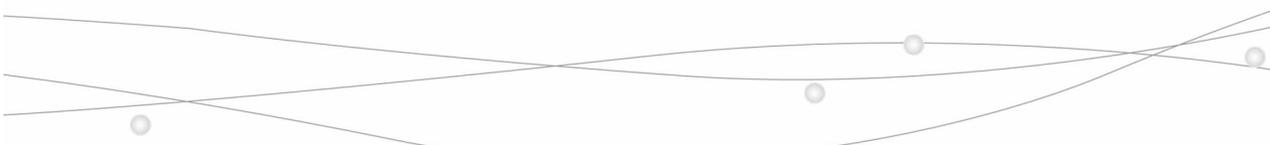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捧杯热茶，对着暗夜，等着天亮，盼着太阳！

有一种基本承诺

——读马克斯·范梅南《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

早就听说这本书，找了几家书店，无果。知道远方有个朋友一定有，让他见面时给我带一本，可再见，没带，我知道他也是爱书的人。第二次他来前发短信问：“来时给你带点什么？”回话：“老范的那本书。”我可以想象他无奈地将书从架上拿下放入行李箱中的表情。但不管怎么样，我拿到了这本书，比较旧，猜想，他肯定不止读过一次，里面还有一些画线，看来我是夺人所爱，这事，做得不仗义。又想到，他也许从中能读到很多，我才疏学浅，未必会有更多的领悟，在他手上可能更有价值，竟然有点过意不去了。

但书总算到手了，我本以为会像读其他的书一样快速读完，哪知读了



这近十天，也只读了一半。一是回头率太高，读到后面，想起一些句子，又忍不住要往回翻，二是边读边想，也很误时，尽管作者是个加拿大人，可他书里所讲的一些教育现象与我们生活中的所见何其相似，容易使人产生联想。

我知道我有沉浸在一本书里的坏的阅读习惯，我想就这两天快速地读完它，但现在仍忍不住要记下一些句子：

“儿童需要安全和保护，才能去冒险”，“儿童需要支持才能获得独立”，“孩子们需要我们的方向指引，才能找到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向”。

这几句话让我想起一天晚上和朋友在洪山广场散步的情形。一个小男孩，可能只有一岁多，独自站在台阶旁声嘶力竭地哭，路过的人都在问：“这是怎么啦？”“是不是走丢了？”“你的爸爸妈妈呢？”……小孩不理自顾自地哭，哭得人心疼。有人指指台阶下，原来这孩子的父母就在台阶下，做出要走开的样子，边走边往孩子这边看。后来才弄明白，父母也是用心良苦，是想让孩子独自勇敢地台阶上走下来，可孩子只是哭，并不动。孩子的父母无奈走上去，并劝说孩子再试试，可我发现，这孩子边啜泣着，边紧紧拉住父母的手，根本没有再去尝试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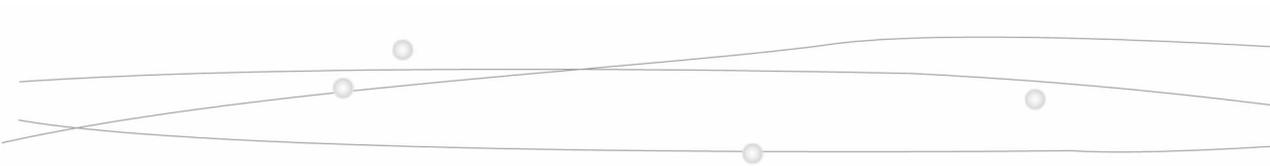
以前我总以为，只有当孩子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学会独立；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才能学会冒险。现在看来，这个想法是有问题的，没有安全感、可靠感的孩子会出现两种极端的行为：一是怯懦，一是妄为。

“让学生经常处在不可避免的体验失败的环境中，学习不可能有效”，“没有什么能够像成功的体验那样孕育成功”。

也有一句与这两句相悖的格言，“失败是成功之母”。

最近，也看到一些广为流传的格言遭到质疑，比如有人认为“学海无涯苦作舟”一句不好，既然如此之苦，哪还有心去学。还有人认为我们断章取义地用了“成功=1%天赋+99%汗水”，原来，后面还有半句，“那1%的天赋才是最重要的”。看来格言靠不住，对它们要有审视怀疑的态度，这点得告诉孩子们。

“来吧，我来指给你这个世界，去那个既是你的世界，也是我的世界的道路，我知道做孩子的滋味，因为我去过你现在去的地方，我曾经也是



孩子。”“有一种基本承诺，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在这儿，你可以相信我。”
“心向着孩子，心向着孩子存在和成长固有的本性。”

读得慢，还有一个原因，是书中的这种句子常常让我留连。这不像我常读的一些教育学理论书籍的话语方式，这些句子的对象感很强，就好像是在你耳边的絮语，是那样服帖、柔软、感性、生动、入眼进心，当然快不得了。

“面向孩子，靠近孩子，教育存在于极其具体的真实情景中。”“教育学不能从抽象的理论文化或分析系统中去寻找，而应该在生活的世界中去寻找。”

这可能是现象学研究的基础，我们有时可能是太善于对现象进行概括、提炼、抽象、分析，这么一番折腾之后，现象面目全非，从此，不见了背后的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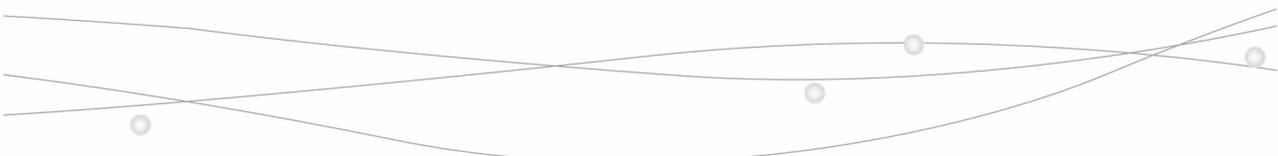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静听投诸生命的文字

这会儿，手上的杂事基本处理完毕，应该交的总结、教材分析、学科状况分析、听课记录、下校记录、学习笔记、教研员工作手册等等悉数完成，只等着开总结大会，大会上总有被批评的学科，被表扬的学科，让人不免有些紧张。

本来会议安排在今天下午，不知什么原因被拖到了明天上午。同办公室的两位老师一位外出办事，一位去北京出差，只余下我一人，上午乐得偷闲，读读书，有什么事下午再来处理。

今天的阅读是在网上完成的，仔细读完了黄克剑老师的《在“境界”与“权利”的错落处》，然后读了些散落在网际的黄老师的其他文字。

最初读到黄克剑老师的文字是黄老师为张文质老师《唇舌的授权》作的序，感觉与以前所读的书序不太一样，蕴藏着一种超然的，又切实源自生命的张力，然后知道这是一位让张老师坐直了身子才敢面对的长者。张老师不时向我们表述他对黄老师的崇敬，以及黄老师对他的影响，他也一



直向我们推荐黄老师的作品。了解到黄克剑老师是哲学界的著名学者，就不太敢直接面对这些文字，我一向对哲学的文字有些害怕，担心有违于作者的阅读期待。

这一个上午的阅读有如昨日行走于浓雾中，只能说读得很用心，有时觉得与文字离得很近，有时又被文字疏远，但一个儒雅、严谨、天然、本色、智慧的学者形象却是慢慢清晰起来了。

1. 关于教育

在我看来，教育所要做的事可以放在三个相贯通的层次去理解：授受知识，开启智慧，点化或润泽生命。这后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确立人的生命的价值向度，陶炼人的虚灵的精神境界。知识的授受可归入“教授”的范畴，意致落在“授”字上；智慧的开启可归入“教导”的范畴，意致落在“导”字上；生命方向的点拨可归入“教化”的范畴，意致落在“化”字上。我所要借历史教训再作申述的是，“生命”的“教化”切忌某一价值取向的“寡头化”，而且，无论哪一种价值取向——“幸福”或是“高尚”——都千万不可“他律化”。教育是对发自人的生命之根的人性的成全，而不是依照某种外在的原则对活的心灵的羁縻或强制。

2. 关于智慧与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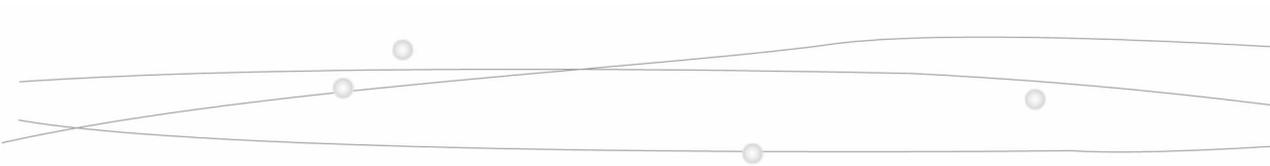
“治学的底蕴原在于境界。有人凭借聪明，有人诉诸智慧，我相信我投之于文字的是生命。”（《两难中的抉择》后记）

“知识若没有智慧烛照其中，即使再多，也只是外在的牵累；智慧若没有生命隐帅其间，那或可动人的智慧之光却也不过是飘忽不定的鬼火萤照。”（《政治家》译序）

非这样不可吗

阅读记（2006年1月14日）

昆德拉的《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终于翻到了另一黄绿的页面，有些怅然。



周五早晨，因为在车上读，结果错过了站，索性从两站开外的地方一路疾走到办公室。

有时候觉得，读完一本书，很难说出这书的文字给你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甚至，合上书，文字就逃逸了，但一些具体的读书的场景却和着书中的某些情节留下了它的气息。

当我把这黄绿的书插入到我书柜的其他书中间时，我就能感觉到它的不同。那黄绿色被注入了办公室中午的慵懒、斜阳、舒缓的音乐和冬日早晨在冷风中疾走映在橱窗上的身影。

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伟大的进军本是抱着去拯救柬埔寨人的雄心，最后在还未进入时，就被铁桶似沉默的边境击溃，最后，“弗兰茨没有去找死，而是垂下头，与别人一道一个跟着一个离开原地，登上汽车”。

在利益、荣誉的内讧中，一队有共同伟大目标的人，也会分崩离析，再回望他们当时共同的希冀，它变得如此地无足轻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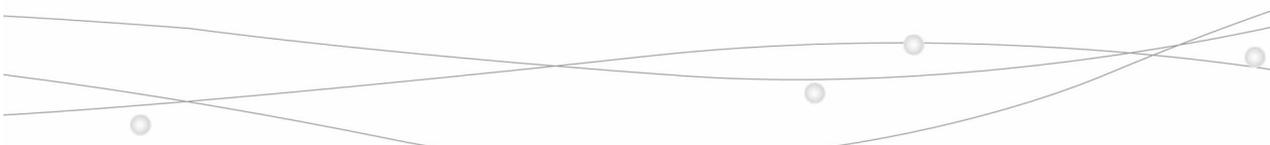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想起了文中托马斯对自己的一再追问：“非这样不可吗？”

倘若回答：是的，只能这样。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自问，为什么。因为每个人心里还有着对各种“那样”的可能的向往，这种肯定的回答既有着坚定，又充满无奈的命运的随顺。

倘若回答是不，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会是，你会怎么样。我们能够为自己“不必如此”找到很多很多的借口，这会让我们放弃生命中所持重的东西。这是昆德拉的一个陷阱，一个奇怪的悖论，最后都引向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的结局。

我在读

今天，不，应该已经是昨天，时间被我倒错过来，身体不适，让我整个上午无法安心做事，只能靠阅读来消除不安。感谢上帝，我的工作还能让我暂时丢开手。这会儿，大家在安睡的时候，我却是完全清醒了。深夜的读写感觉很好。



我常无法面对自己的无能、怯懦、逃避、虚伪与碌碌无为，特别是一日将尽时，我会问自己这一天又做了些什么，情形总是令人不安，我知道这不是中年人应该有的心境。总是躲在文字后，偷偷羡慕着认识的，不认识的人的镇定与安详。

“不是仇恨，而是宽恕，如果是仇恨的话，我们就把自己降低到多年来压迫我们的那些人的水准。”（子墨）

可我仇恨的对象往往是自己。我总能为别人的行为找出理由，即使他们的行为不可思议。

但却很难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合理的解释。比如，面对乞者，我会想他沦落到此，一定有他不可示人的原因。如果说社会不公的话，我既是这不公的受害者，但更是受益者。会不会因为我所用的能源导致某个矿工不得不下井？我知道他们其实与我无干的，但我会为自己内疚。

我会常常自问，我是谁？而事实上，我又是一个最容易原谅自己的人，否则我无法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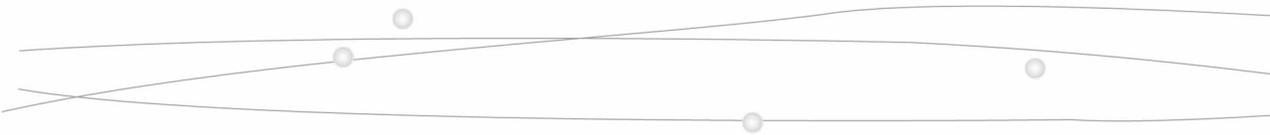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我很佩服有些老师能一口气确切地说出自己的教育信念。说实话，这对我很难，我一直在想我的教育信念是什么？脑子里会出现很多词语和句子，我知道它们都很不错，都代表了一个方面，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出选择，确定地让谁站在舌尖，代表我说出来。

可能问题在于我还不能将自己当成另一个人，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自己。

“‘已经发生’把时间、地点、光线、温度、面影、场景、氛围聚拢在一起。因为你既不能返回，又不可找寻出更为妥帖的理由，它总是‘已经发生’，留下一些线索和光影与我们为伴，没有别的，这一刻你也许捕捉到了一种孤独，你在场又再也不可能参与的缺席感。你把虚无内在化了，虚无具有一种实体，生出翅膀，一直飞翔到令我们不安的深处、生命时断时续的波动中。”（子墨）

谈到记忆中的过去，我常常羡慕那些有记忆的人。那些记忆的碎片常是含混的，犹豫的。更多的时候，愿意自己是一个失忆者。

奇怪的是，我能透过文字回到另一些人“已经发生”的光影里，我读



出的与他写入的一定会不同，但我更相信也只能相信我读出的即是“已经发生的”。因为，在阅读中我常有“时间、地点、光线、温度、面影、场景、氛围聚拢在一起的感觉”，一种奇怪的还原。

王尔德还写到：完美个性的基调不是反叛，而是安详。（子墨）

想起肖川老师在表述他的教育信念时，曾经说过“教育是一群不完美的人带领着另一群不完美的人走向完美的过程”。

安详、宽容、从容、闲适，这些词对我有极强的诱惑力，但可能我注定只能在追寻它们的路上。

“那些其对生活、对朋友、对世界都有益处的人是为希望所激发、为快乐所支撑的人；他们通过想象看见了可能的事物以及把它们变为现实的方法。在处理私人关系时，他们从不为何以失去别人的亲爱或尊重而萦然挂怀；他们只顾付出爱与尊重，而回报自然会不招自来。工作时，他们不会受嫉妒心的驱使，而只关心什么事是必须做的。政治上，他们不会耗费时间和热情来为本阶级或本国家辩护，他们的目标只在于让整个世界更幸福、更少残忍、更少些利欲之事，让更多的人摆脱压迫，自由发展。”（罗素《可望实现的理想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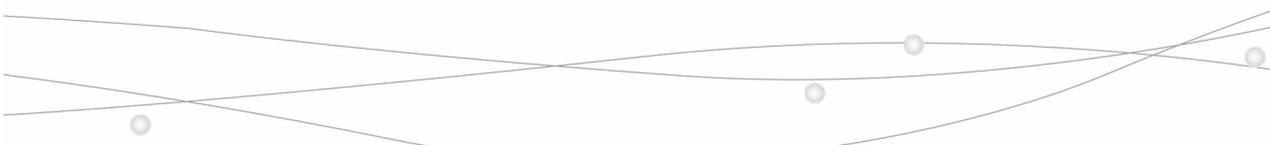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今天，再读罗素时注意到他的一张画像，一头散乱的白发，削尖的下巴，深凹的双眶，一个不起眼的英国老头。请原谅我用这种不敬的词，确实是我的感受，在读的过程中，我总企图把他的思想注入到他的形象中，让他“活”过来，想知道写下这样文字的究竟会是个怎样的人。

在他的《可望实现的理想世界》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明亮的、无恶的、民主的、自由的世界，我想到现在，这个世界仍在可望中，我们也许还需要同他一起望下去。

上面的一段是罗素对理想的人的描述，吃惊地发现，与这一段时间里遇到的几个对我有重大影响的人是如此相似。罗素预言了这种人品质的可贵，我感受到了，我是幸运的。

我相信文字应该是最值得交付一切的，阅读有治疗的作用，“它帮助我们克服了很多肉体与精神的不安”。

“有些文章你真的不能急着一口气读完，你要歇一会儿，有时还要找



一个合适的地点，慢慢地，一句一句地，直到你好像忘记了，再开始从头又一句一句地读，反反复复，你几乎要嫉妒这些句子。你合上书时，甚至想对自己说，感谢上帝，我写下了这些文字。”（子墨）

感谢上帝我读了这些文字。

喋喋不休中的思考

——读罗素《自由之路》

在草梦的帖子里读到这样一段话：“我们说过的话，前人几乎说过，可我们为什么还要喋喋不休呢？”

翻看以前的关于教育问题讨论的帖子，我不禁也产生了疑惑，我们为什么要反复地言说真理呢？

“现在人们似乎更喜欢听具体的故事，故事中包含着许多人文的真理，这种真理非常诱人，因为它具体、直观。但是，不同故事中包含的真理是难以沟通的，更无法把他们串联或者并联起来，更无法进行加工。”（周彬）

理论和故事站在两端嘲笑我们的无力和无奈。

我喜欢读小说，故事，但一段时间后便会觉得很烦乱，便对哲学书生出一丝留恋。捧起哲学书，开始会很振奋，一切都变得清晰，但紧跟着的是不断追问下的自我迷失。就如朋友的提醒，再读下去，你不是变成老子就是变成疯子。于是又开始怀念起故事书来。日子就在这不断的摇摆中过去。

所以，我很难说出故事或理论哪个对我的影响更大些，我也不愿意轻易地说这两者的作用一样。似乎我从自己的阅读经历中发现了我们喋喋不休地重复真理的原因：一需要重理生活中的现象和阅读中的故事带来的纷扰，让我们明晰；二让真理在事理的支撑下一次次在个人的印象中变得丰满，得到延续或重申，让真理明晰；三是清晰地意识到“革命”尚未成功，来者仍需努力的方向。

于是，我又从书架上找到了罗素的《自由之路》，就从他的《关于教育》读起，开始在罗素的喋喋不休中印证或质疑一些想法。

“文化和教师真正的信仰，虽然通常不是明言的训诫，但几乎是无意识地被大多数儿童所获得。即使他们在后来的生活中偏离了这些信仰，其中的某些东西还是深深地扎根下来，在紧张或危机的时候就会闪现出来。”

这段话印证了前一段讨论中认为教师是高危职业的说法，罗素同样意识教师的思想对孩子影响的深远，孩子会在最要命的时候（即紧张或危机的时候）想起老师的教导，而老师是怎样传递信仰的呢？罗素说是在“无意识中”，“不是明言的训诫”中，这里说的是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更多的存在于无意识的行为或潜移默化之中。

从这段话里还读到另外一层含义，罗素用了“几乎”“某些”甚至于“偏离”，他没有将教育的作用绝对化，这又让我想起一句话“教育不是万能的，没有教育是万万不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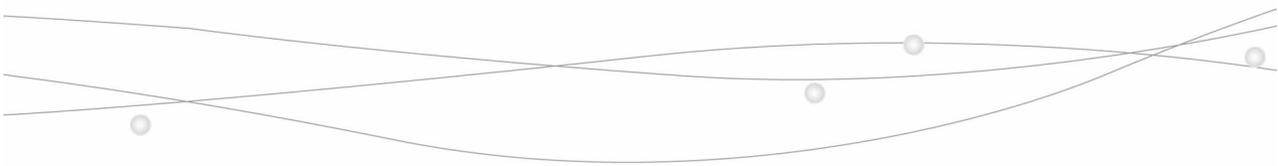
“通常，教育是站在现存的一边的最强大的力量，而反对根本的改变：已经受到威胁的制度，当它们还强有力时，他们拥有自己的教育机器，就把它自己对优越性的尊重输灌到青年人晚于塑造的心灵之中，改革者就要通过努力把对手从优势地位中驱逐出去而加以反击。儿童本身并不被这两派中的一派所考虑：他们仅仅是材料，不是被这一集团，就是被那一集团吸收。”

前一段，在周彬老师家围绕《您说，在这种情况下，谁求谁呀？》这篇文章，一直在讨论着一个问题，教育为了谁？是谁的教育？

为了学校、校长、家长还是学生，当然大家倾向于为了学生，但有些客观现象似乎变得不好解释。其实这个问题与前一段讨论的教育是为了达成社会性还是发展个性的问题有相通之处。

罗素的定位是儿童只是“材料”，教育是强势手里的玩物。尽管有些可悲，但也许揭示了我们不愿意接受的事实，把儿童个体作为教育的主人，可能是一个比较美好的，但与社会学有距离的教育学的设想。

这句话也有些让人疑心，如果说学校是强势拥有的教育机器，那么如何解释很多推进社会变革的力量来自于教育内部？



无言的照面

阅读记（2006年3月23日）

以前在生命教育网上读过黄克剑老师《天职观念与范本教育》，昨天又在《生命化教育的责任与梦想》一书中读到，感觉书中的此文在网上文字的基础上有所改动。

早就听朋友说网上阅读和纸质阅读的不同，这次是深有体会了，一个仓促、急迫，一个从容、舒缓。我相信有些文字是不太适合机读的，它需要读者慢慢地以平静的心态潜入文字的表层，在其中悠然地舒展自己的心绪，才能与作者无言地照面于文字的深处。昨天一共读了三遍，仍惶然于是否能够达成作者的阅读期待。显然，会有困难，因为黄克剑老师的文章很有哲学意味，全文浑然一体，从整体上进行把握与理解，对我来说可能还有待时日，暂且先留下一些捡拾到的，令人心动的句子。

1. 关于生命的在场

“天职观念意味着对某种神圣的职分的富于生命感的体验。有了它，人便能由衷地守住与某种神圣的职志关联在一起的生命重心。”

“重心自在，心有存主，以自立于心中的那个趋之弥高的标准策励自己，不会使自己的生命情调囿于任何他人的褒扬和讥贬。”

“教师应当视教书育人为天职，有了这一份天职的观念，就有了自己立于教育事业的根。”

它意味着“真实的生命践行同践行者的所言所信一致，就是让自己信从的道理活泼泼地展现在自己的生命”。表现为行业时以“生命为担当”，“有生命在场”。

天职感的唤醒将“赋予当下教育与教改所匮乏的内在动力与内在尺度”。

天职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的观念，而是以生命为职，以生命为底来诠释和塑造职业。想起刚从教时，老教师们的提醒，“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

活。离开了课堂，就别把自己当老师”。一代代的训示，生命被迫出课堂之外，只余翻飞的文字、习题、定理，没有生命的课堂一片死寂。

于是教育常常沦为某些人生财的工具和粉饰高雅的外衣，生命一离席，教育浮夸、急功近利、浮光掠影便像幽灵一样蠢蠢欲动。听到在台上的人振振有词地说着自己都不相信的急迫的话语时，请直视他们的眼睛，看看他们游移的眼神，你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生命是否在场。

2. 关于虚灵的真实

“‘理念’一词辨证，是指一种极致的状态，一种完满到无以复加的境地。不可能达到，却又是真实的存在，只能企慕。所以‘理念’状态的教师是所有现实的教师无法企及的，它只是一个美好的梦与方向，一种虚灵的真实。是否因虚灵而放弃真实呢？”

“如果他心里有这一点，自觉用这一点去督勉自己，他就会不断提高自己；如果他以为这一点终归是没有人能达到的，何必苦苦去逼自己呢，于是不再向着那个虚灵的目标用心，他便可能沦为一个庸师。”

常见人处于两种情绪控制中，一是在崇高理念的统治下，充满激情与期待，一切都可为，跃跃欲试，似乎通过努力都可以成功，一旦在现实中无法达成，又复归消沉、失落，唉声叹气，走入几乎绝望的境地。

如果我们知道理念是可慕而不可及的，熟知边界，了解自己的限度，知道只可能处于接近更接近的状态，则对人，对己会少些窘迫与自责，多些宽容与期待。

3. 关于语言的缝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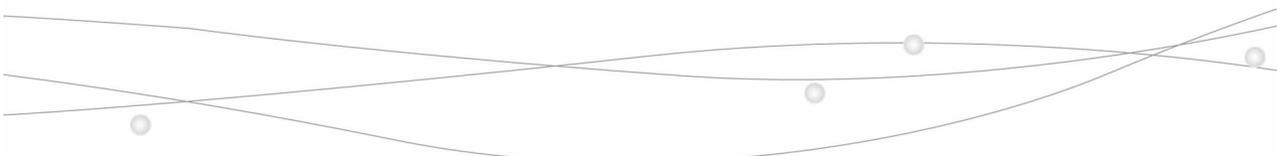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道可道，非常道。”

“禅宗一向看重在真实的生命体悟中明心见性，因此主张‘不立文字’，不以烦琐的知识性的谈论为能事。”

“千万不要把自己用以领悟‘道’的真切生命困在论‘道’的言词上。”

“一下定义，便有违于‘道可道，非常道’，那种圆融、本真的意味可能就会从字词的缝隙中滑落掉，被纠缠于逻辑的理智的热情蒸发掉。”

常自问：我说得清楚吗？我会不会言不由衷？也曾诳言：说出来就是



错。因为相信由于读出时现场的情境、心境与写入时一定不同，我所倾注于文字中的，一定是与读者从中读出的不同。于是读书时常惶然于是否能够达成作者的阅读期待。如果有人说，我理解你的观念，我赞同你的观点，我想那只是接近，而非同一。

思维依托于语言，但也常常为语言所挟制，思维希望自己一点点接近严密，但语言却常常显露出纵横交错的缝隙。站在不同的角度看，语言传递出不同的意向，在不严密处，有不同处，纷争渐起，于是，我们的热情消耗于逻辑的纠缠而非具体的践履。

终止判断

——读刘良华《从“现象学”到“叙事研究”》

这两天，有一搭没一搭地总在想有关“现象学”的问题，也不是专门去想，所以没有什么进展，也没有想明白什么。什么东西一上升到“某某学”，我一般都会比较畏惧。这得怪一位教授，他对“某某学”的解释让我不敢直视它。他说“某某学”就是把能听懂的东西说得听不懂。本来理解能力就有限，尽管有时拿些缠绕的文字来自娱，也听人说好的文字就是那种不容易被人参透的，也会对“遮遮掩掩”“神乎其神的说话方式”充满好奇，但却只停留在好奇，不敢也无能力深究。

隐约感觉到自己对于教育写作的所做、所读、所思，甚至一些生活的关注点，都与“现象学”（当然是我所理解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时被它吸引，却没有发现它的存在，这也许与我散漫的阅读和写作习惯有关，只注重了个体的感受，注重了“直观的领会”，“不离开个别去寻找所谓的本质、本性”或规律，于是陷入其中而全然不觉。

也许，这正在用个体现象学的表现，说明着现象学的陷阱。其实，在读马克斯·范梅南的时候，就隐约感受到它的存在。也曾盘桓于现象学自设的迷阵边，做过一些思考，但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影响。当然，说它是迷阵，可能是对现象学不甚了解时的一种误读。

这次，突然想到“现象学”，缘起于一篇有趣的文章，刘良华老师的《从“现象学”到“叙事研究”》。

前天早上，在公车上读到，读得几乎笑出来，读有关教育学的文章而能让人笑出来，不能不说是叙事研究的胜利。它用叙事的笔法，阐释着什么是“叙事研究”。

昨天，觉得实在好玩，又读了几遍。根据现象学的观点，我更看重文字对于我的“个人感觉”和“个人想象”。

1. 关于“悬隔”、“终止判断”

“当你面对一个事实时，你应该把你原来有关这个事实的所有‘概念’、‘偏见’统统抛弃掉，不是说原来的都错了，而是不必要，所以要把这些预设的概念‘用括号括起来’，用铁链把它们锁住，不让它们跑出来干扰你的观看。”

比较喜欢“悬隔”这个词，刘老师用形象的方法，描述了“悬隔”的状态。“不再用你的原来的腐朽的、败坏的概念来干扰你眼前的、身边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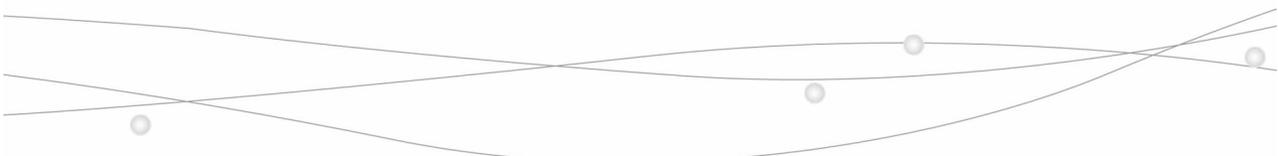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我们常常做着“判断”，好或不好，对或不对，似乎这种二元的判断非此即彼，简单而明确，但现实的复杂性常常不被人为的判断所左右。

于是，我们常常困扰于自己的判断中，太多的事实是处于两者之间或者同时具有两面性，二元的判断成为简单粗暴的思想与行动借口，“干扰”着我们对教育事实的“观看”，“干扰”着具体的、充满耐心针对个体的思想与行动。“终止判断”，将我们消耗于逻辑的纠缠的热情投入到具体的践履中。

2. 关于“现象”与“本质”

“当然，任何‘观看’总得看出点‘门道’、‘本质’、‘本性’来，现象学观看也不例外。现象学当然重视‘门道’、‘本质’、‘本性’，只是现象学的态度是不离开个别去寻找所谓的本质、本性，而是在观看个别事实的过程中直接获得直观的领会、领悟。”

常常出现这样的思维，如果某篇文章基于个体的现象，于是就有人认为它不具备本质的意义，我们无法从中得到参照；如果是一篇理论性的文



章，又有人会认为，它不具备个体的实用价值。

其实，两者都有存在的价值，如果现象学过于强调个体的直观感受而非领悟到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本性，那么现象学就可能被支离破碎的现象所淹没；如果实证科学忽视个体现象的意义与价值，那么，这些理论将会是空中楼阁。两者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我们需要关注现象，同时也需要本质的引导，而对于教师群体来说，只是更容易从现象入手。也就是说，教师的研究可能更容易从现象学入手。

3. 关于锤子与钉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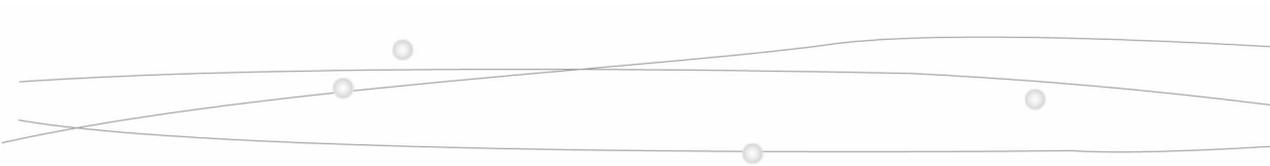
“海德格尔的意思是说：返回生活世界是一种态度，观看者最好由‘认识’、‘打量’的姿态转换为‘欣赏’、‘使用’的姿态。你不要把锤子和钉子当做‘认识’的‘对象’，不要把自己当做一个认识的主体，把锤子和钉子当做一个被认识的客体；你要欣赏、亲近，你要与锤子和钉子融为一体、打成一片、抱成一团。”

这段话让我想起昨天开的一个课题会，两位专家几年来一直为“校本课程”的定义争执不休，我已经明白他们的观点，而且确信，如果两个人各在一个学校实施校本课程，两人的做法不会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是他们不同的表述方式，他们对“校本课程”“认识与打量”的姿态，和有“缝隙”的语言导致了他们显性的不一致。而这种不成其为争论的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作为人轻言微的小人物，我只能默默地承受着空耗。期待着专家们能与“锤子和钉子抱成一团”。

4. 关于分析与投入

“你读小说时，你如果想去‘认识’、‘分析’，你就永远别指望理解、领会那部作品。比较适合你的姿态是：你欣赏他、你投入其中、你参与到里面、你与他对话、你向他提问并倾听他的回声。”

我明白了为什么小时候喜欢读书，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怕读书，而且特别怕做语文的阅读题。语文老师说，平时多读，阅读题就能得高分。但根据我的经验，两者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求学过程中的阅读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一个个语段后面是一个个被赋予了一定分值的选择、判



断与分析。当孩子意识到读就意味着要完成后面的有着标准答案的题目时，他们如何能“投入”到阅读中？他们如何能真正地理解与领会，这种阅读大大地败了孩子读书的胃口，使他们无法很好地“欣赏文字、与文字来往”。也就是说，可能正是当前语文阅读评价的方式败坏了阅读本身。

以“爱”的名义

这事，我想好多人都不想再提及，毕竟其中有着触目的痛楚。我还要提起吗？

这一段，我也常常在审视自己的文字，写下东西交与读者，我是有责任的。有对象的写，与自语式的记录一定会有区别，我在恣意地传达什么情绪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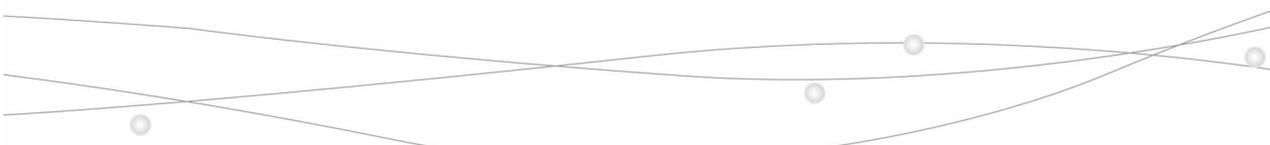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我承认，我早就意识到快乐比忧伤更稀有，更难求，也更美好。这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发现，这样一来，快乐不再是身体的需要，而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也就是说，在生命注定的悲剧中，我有责任向大家表达快乐。

博客中的刘老师、迟老师、花仙子们是负责的。他们向自己周围传播快乐，我要向他们学习。我能想到最理想、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自己做出榜样，所以我决心要快乐起来。况且肖博士在一次会议上，决绝地说“不快乐的人是不道德的”，我怎么还敢做一个不快乐的人呢？不过，上帝说过流着泪的人是快乐的，这话我相信。不必担心，一个对悲伤极其敏感的人，同样常常容易被细微的快乐俘获。

今天，我一直想着福州闽清县的那位打了学生屁股的老师会怎么样了。我并不太关注她被如何处置，我想知道她心里会有些什么变化？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提到大家不想提及的事，但我确实是一直在心里想着这事。如果是我，在她现在的处境下，会怎么办呢？在巨大的压力下，她能从媒体的追逐中脱出身来吗？她能理性地分析自己的行为吗？

让我试着说说，让自己解脱出来，如果可能，也让她平静地接受可能



的结果，心不再受过分激烈的情感的折磨。泰戈尔说“人的努力得到的报酬就是享有安宁的权利”。我想，无论她做错了什么，都有必要努力恢复内心的平静，不管她仍从事教师这个职业，或者离开，她都要生活。

在这位老师的故事中，有一点很特别，在很多类似的故事中，老师往往承认自己是一时冲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样，人在失去理智的时候犯下的错误，似乎罪过会小些。但闽清这位老师却坦言在施暴前，“仔细考虑了一个多小时”，对打屁股的后果有充分的认识，“调动省城的可能性一定泡汤”，这对她是十分不利的。已经想得这么清楚，按理她应该是十分冷静的，她的理性已经告诉她打不得，那她为什么还会“用竹条鞭打了十几个孩子的屁股”呢？据她说，是为了对学生的“爱”、为了学生不再犯逃课的错误，她还是决定冒冒险。

以“爱”的名义，“爱”成了施暴的理由或者借口，有了“爱”的名义，怎么做似乎都不再过分。于是，在爱的遮蔽下，在这位老师的心里，“打屁股事件”就有了一种飞蛾扑火般自我牺牲的悲壮。

但这“爱”带给她的是什么呢？接踵而来的是“媒体连续报道，当地教育局已经介入调查”。我想，那一定不会是正面宣传“爱”。于是“爱”演化成了对学生，对教师的教育灾难。“这种爱的念头很可能就是对职业理性的一种自我遮蔽，我们失去了判断力，这时就可能模糊了对后果的预见性、对职业底线的边界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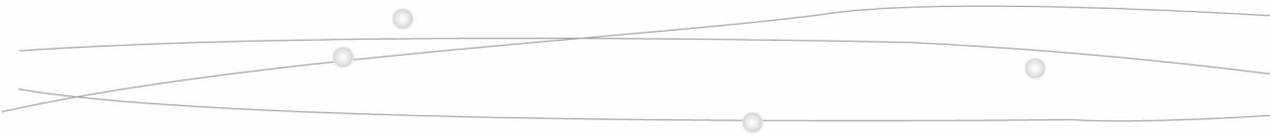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爱为什么会引来灾难？

“爱”是一种美好，但又难以明示的个人的情感，每个人都对它有自己不同的注解。于是乎，每个人都可以采用不同的示“爱”方式。

听说过这样一位父亲，为了监督孩子学习，在孩子的书桌上安了监视器；更有甚者，因为爱孩子，怕孩子受到伤害，十几年一直把孩子囚在家中。这些不可理喻的行为背后，仿佛都有一个可怕而又柔情的“爱”字。

可这爱能够被对方接受吗？在这位老师充满了“爱”的一个多小时的责打中，不知道学生能不能从中体会到这是一种特别的“爱”的表达，家长又会怎样理解这种“爱”呢？

我想说，没有理性约束的“爱”是可怕的，真正的爱一个人，首先应



该表现为在任何情况下，对他个人基本权力的尊重与保护。这不仅是有职业理性的老师应该遵从的行事的底限，而且应该是我们做人的基本底限。

为了孩子，为了自己，都要警惕爱得失去理性。

有网友在论及此事时谈到体罚，他说：如果老师睁一眼闭一眼，这事也就过去了，可她偏偏不愿放弃职业道德，矛盾随之而来——想履行职责，就要冒违法与舆论批评的危险。现在的孩子可不得了，批评一下，就说伤自尊，要是打他们，便“引经据典”向教师开炮；现在孩子都是独生子女，管教严一点，家长就找老师麻烦。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老师不敢管、不愿管，有人感叹：“学生是顽皮的，老师是无奈的，打人是错误的，不打是害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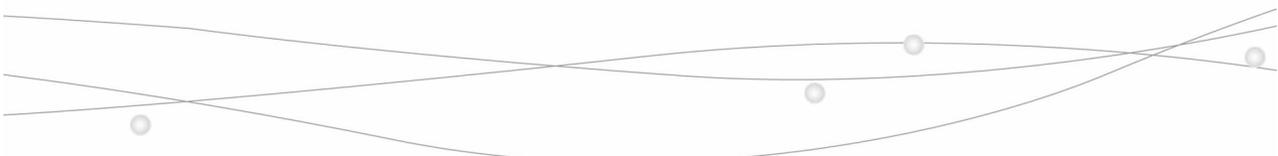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这段话里矛盾很多，第一个矛盾是打人是因为她不愿意放弃职业道德，而“想履行职责”一定就要冒违法与舆论批评的危险打人的吗？打是不是教师履行职责应有的方式呢？打人能成为职业道德吗？第二个矛盾是“打人是错误的，不打是害他的”，那么，反过来问，打了就一定有效，一定能救了他吗？

这话比较可怕的是里面隐含着一种对暴力倾向的崇尚。我并不反对在孩子犯错时给予必要的惩罚，但我坚决反对任何把侵犯人的身体的暴力手段作为惩罚的方式。而且，在谈及这个问题时，不要把体罚等同于惩罚。

我上次提出这个观点时，有人用一巴掌把人打成名人的马卡连柯老师，和毕淑敏《我为什么打你》为例子来反驳，说明身体的惩罚是必要的。首先这是为数不多的孤证，即使学生是被这一巴掌唤醒的，但这一巴掌首先打出的是恨，他并不是因为爱而努力，是由于恨或者报复，而这是容易扭曲人灵魂的力量；二是马老师为什么只打了一巴掌而没有继续打下去，他为什么会住手？三是即使是毕淑敏，在打完儿子后仍是心存悔意的，文章便是她心迹的证明。

我坚信用身体惩罚的形式有很强的负面作用，即使是出于“爱”。让我们先把“爱”放到一边，来对施暴的惩罚做一个理性的分析。

“首先它是无效的，竹条是不能告诉孩子要去做什么或者向他们提供可选择的行为方式”。



“二是它给孩子做出了错误的示范，高举的竹条无形中在向孩子表明，在人际关系中攻击行为是被允许的”。这样他们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就会效仿。孩子们不去反抗而是被动地接受，这也在告诉孩子们弱小可以被持有某特权的人欺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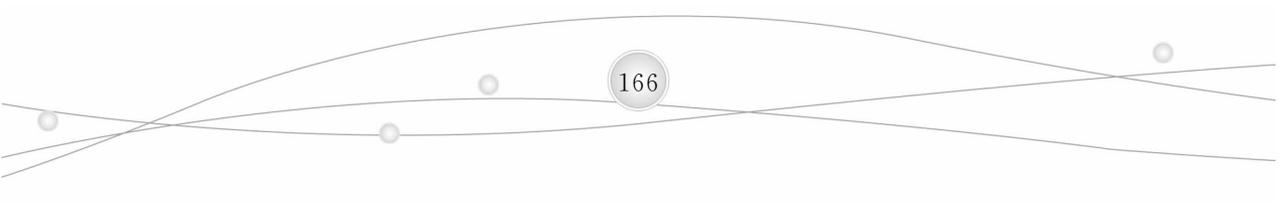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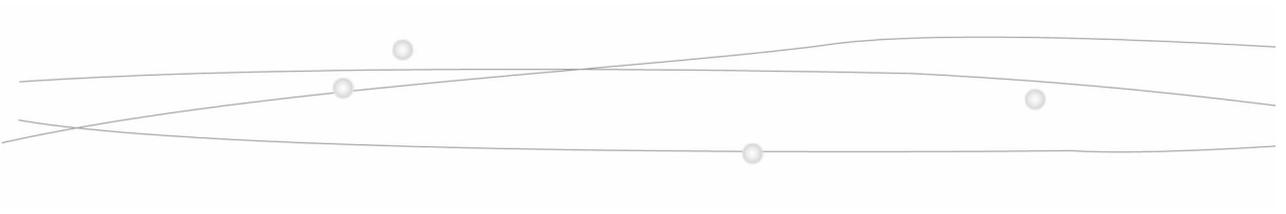
“三是使用暴力手段会伤害到孩子的身体”。我曾经有被竹条打过的经历，一下去就是一条红苔。在失去理智时，可能会不慎打到要害部位，是十分危险的。

“四是常遭暴力惩罚的孩子总是惶惶不可终日，成人本是孩子安全的源泉”。暴力带走了这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是他们自信的基础。竹条的鞭笞传达出的不可能是快乐，用“爱”打下去，打出来的却往往是“恨”。

已经十分明显，暴力的惩罚是不具备教育意义的，即使是以“爱”的名义。教育需要人性的、理性的、善意的、有教育意义的惩罚；没有爱，教师的职业理性是无力的；没有职业理性，我们如何在职场的困境中实现自助与自护，失去了职业理性，即使借着“爱”的名义，它也只会带来灾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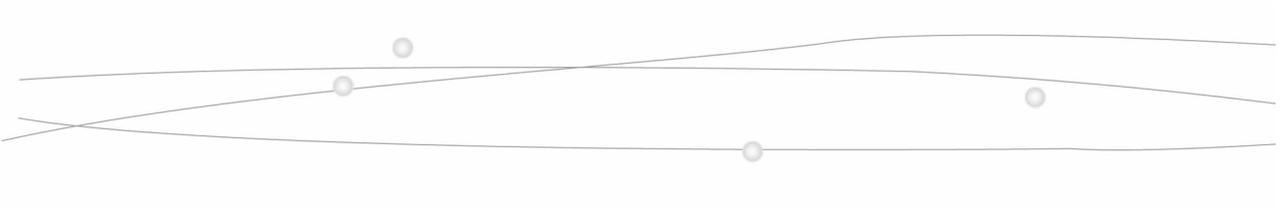
福州闽清县这位老师显然是被“爱”蒙蔽了，失去了职业理性，他一定而且已经受到来自内心或是外部的惩罚。我想说的是，对教师来说，惩罚同样也应该是人性的、理性的、具有教育意义的。这需要媒体与行政部门具有同等的职业理性，负责任地开展后续的工作，不只有批判，更不应该挑逗对立，而是更多地关注受到伤害的孩子心理的疗治，更多地关注“打屁股事件”的教育影响，不要让社会各种舆论无限地上纲上线，更不要以暴易暴，那种压力是人无法承受的，那会带来新的灾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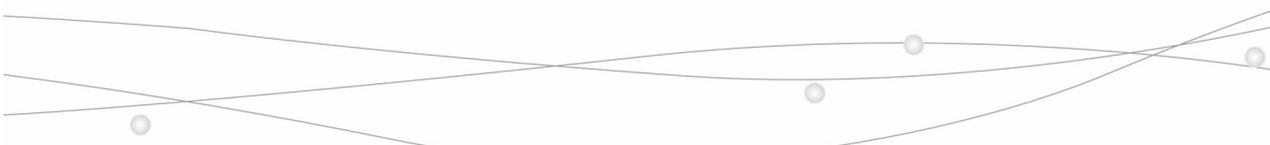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让人心都向着美，向着善，向着快乐，这是我们共同的道义上的责任。



第五章
不确切的记忆







语言本身以某种方式铭刻着记忆的需要，做着还原场景的努力，希望能准确地传递当时的体验，于是尽可能地表现出自己的详尽与具体，这样的努力却偏将我们引入虚构的森林，只能是不确切的记忆。

为何而来

读到你们的成人教育感言，体会到你们作为大学老师，作为成人教育的教育者，那一颗颗负责而敏感的心，对成人教育中良莠不齐的情况，用刘老师的话说，尽管是“哀其不幸”，但也只能“怒其不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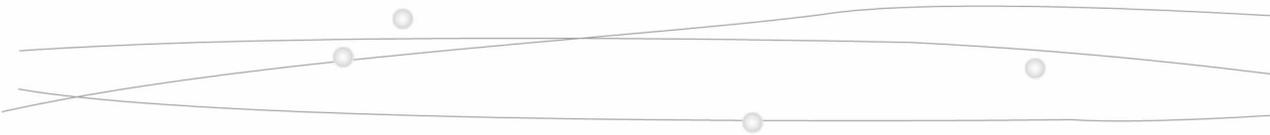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作为一个成人教育的受教育者，我想说说我的成人教育感言。

说实话，这段时间离开博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今年我要参加教育硕士的考试，不太愿意跟人谈起这件事，一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才想起来要做这样一件事，有些令人汗颜，另外，在我的周围太多的人参加学习仅为一张文凭，我不想让人觉得我和他们是同道，尽管我觉得他们没什么不好。

现在说出来，我想是受了刘老师的鼓励：“以我的理解，凡是参加成人学习的，都多少有些优点，至少他们比那些放弃、麻木的人多了一些‘追求’。所以，我对我的那些成人学生常常会‘小心轻放’。”

但他们是不是一定比那些放弃、麻木的人更多了一点“追求”，我想也不能一概而论，有时，那些放弃与麻木的人更能保有人为人的自信与尊严。

为什么以前没想到要参加成人教育？我一直认为我还没想清楚，我要的是什么，太多的人告诉我参加成人教育学不到什么，一切全为混张文凭，看看大学正规教育尚且如此，你还能指望成人教育发挥什么作用？看到听到一些课程班，参加成人学习的同事，一边骂老师，一边相互抄作业，打印稿都是一致的，上课相互签到，考试的时候，相约作弊，拿自己打趣。我想我说的应该是大多数的情况，我曾经不识相地问，那你们学了些什么，于是遭遇异样的白眼。尽管我不高尚，但不想让自己为了一张文



凭失去一些我认为美好的东西。

至于学习，我想方式是多样的，所以，我一点儿也不认为，我比周围在课程班学习或参加其他成人学习的人差。这个游戏不好玩，我不参加。所以，前期我可能就属于那类“放弃与麻木”者。

今年，我参加了成人教育，有三个原因，一个是自己从事教研工作，接触到一些教育学、心理学的理论，这些东西有时会让人怦然心动，我想了解更多，我知道通过自学也一样能得到，但我希望能与同道者碰撞，对自己会是一个激发；二则，近来接触了一些高校的教师，确有令人钦佩而不混事者，能聆听他们讲课，会是一种享受；三是最近局里与国外的交往日频，我以拙劣的英语还冒充过几回笔头翻译，深感有必要学通，而且，我最近看到好多教育方面的书籍都是译文，我想要是能够读懂原文，我可能了解得更深入些，考试会让我有学习的压力，促进我学好英语。

现在，我想清楚了自己要什么，我在复习备课期间的心思就不完全在考上，当然考也是一个重点，因为只有进入了，我才能有机会与同道者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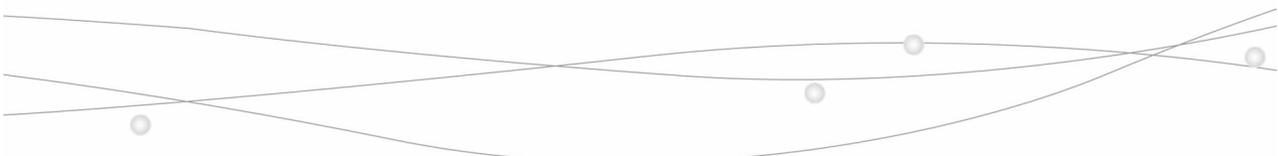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但这复习备考间的种种，已经让人有些失望。

暑假参加了一个考前辅导班，一开始上课，就有学员直接提出来，让老师画重点，这让我想起了我们的初高中应试教育，完全是一个搞法。

教育学的老师讲得和书上的完全一样，佩服他的记忆力，但我想听他照本宣科地讲，纯粹浪费时间，不如回家看看自己喜欢的书。

而且，复习的内容把我限制在几本书上，我并不认为，这几本是我看到的最好的教育理论或心理学理论的书籍，然而却不得不把它当做经典来背记，那是件痛苦的事，辅导老师说得很明确，考就考这些，不需要你们有自己的观点。于是，我得不断地培养自己对那些条目的兴趣，但对自己的固执有点失望。

专业课考前辅导更是让我充分了解到什么是高校老师的“堕落”，这个词也许太刺激，也可用温和一点的“无奈”。一上午，收费一百，我想会物有所值。老师的迟到让人给他的品质打上问号，没有任何解释，开始是一通自吹，说自己的辅导班通过率能达到多少，接下来入正题，不到半



个小时搞定，直接告诉你记什么，记住就行，接下来问你们知不知道如果选择题不会，怎么选，对的概率高，喋喋不休。心烦，愤然离开。后来，同去听课的同事打电话给我，说讲到这么关键的地方你怎么走了。我不知道对于一个专业课的老师来说，什么是关键。

这就是赤裸裸的应试教育，作为教育者，我在绝望地反抗着，如今，作为被教育者，却只能无望地接受。感觉被裹挟在应试教育中，无法呼吸。

有时，我想自己做出的决定是不是错了，有点烦。

昨天走出考场，不谦虚地说，如果不出意外，应该问题不大，如果能上，我对两年的学习仍不敢抱很大的希望。如果不能上，我所要的通过自学，通过在网上与更多优秀的高校老师的对话一样能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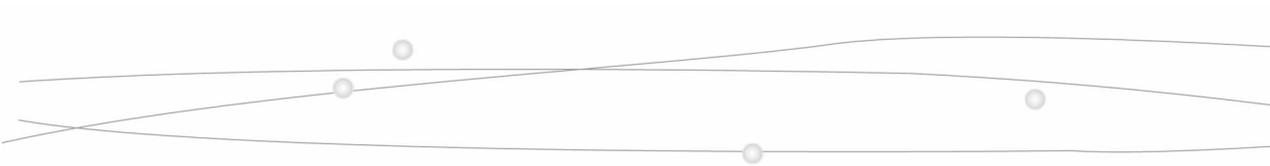
建议你们对成人学生的学习目的进行一个调查，不同对象不同对待，这么做会有些无奈，但不至于如此愤慨。需要什么给什么，他要是不需要，您硬塞给他，对他来说，也会是件难受的事。记得听朋友说过一句话：“与同道者语，向不同道者微笑。”希望你们能把智慧更多地留给需要的人。

舒展在晨曦中

夜夜的失眠几乎让人崩溃，十二点才能睡着，到凌晨 2 点就必会自动醒来，开始折腾，醒着睁眼躺在床上是一种折磨，为了不至于难熬总给自己找各种各样适合在夜里做的事，读书、上网，我发现上网让人兴奋，于是只有读书……

天地在薄雾中醒来，我总觉得早上的雾是淡紫色的。不久听到鸟的啾鸣，感谢上帝，让我身处闹市，却能日日享受这天籁。这些鸟儿想必刚从离家不远的东湖上掠过，这会儿来到我家的凉台上。

放下书，在楼上的晒台铺好练功毯，打开音乐，开始了一天在晨曦中的舒展。练瑜伽已经有一段时间，我喜欢这种运动。



喜欢瑜伽是因为它的安静，年纪大了，不适合那些让人喘不上气的运动，那些运动还没开始就会让人觉得困难，折腾不起。瑜伽要的是慢，是调整，是在动中求静。

喜欢瑜伽是因为它的宽容，动作没有统一的标准，一切都只须尽最大的努力即可。

喜欢瑜伽是因为它的柔软，无论是盘腿静坐还是举臂拧腰，一招一式求的是一种柔韧。

喜欢瑜伽是因为可以感受到楼下足球场上的草黄草绿，看着晨练的人们围着足球场一圈圈走着，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没有终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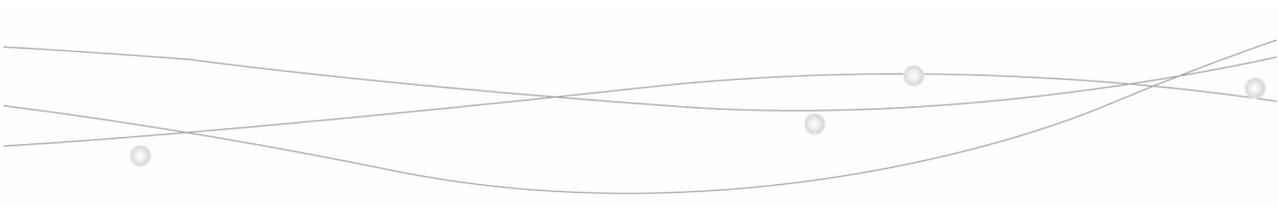
每天总能看到一对父子，他们快走的动作令人好奇，瘦弱的父亲拖着高大的儿子的手，拉着往前走，几圈之后，父亲将儿子安顿在草地上坐下，不论多冷，都光着膀子，一边高声地发出一种啸叫，一边快速地奔跑，赶超所有的人。曾在路上遇到过这一对父子，只看儿子的脸，便知道是智障。

太阳出来了，照亮了身边的一切！

盘腿坐着，完成最后一个动作，将手臂高举过头，合臂交叉于脑后，让自己在晨曦中舒展开来，心里默念着自己喜爱的文字，今天是尼采的《必须学会喜爱》：“尽管它陌生怪异，我们仍然对其意志和表现方式保持忍耐，对其神奇保持慈善心态，久而久之，我们终于习惯于它了，我们期盼它了，缺少它时，就若有所失；于是，它也就源源不断地施展其魅力和强制，一发不可收拾，直到我们最终爱它，对它俯首贴耳，心醉神迷，乃至不知世上还有什么更美妙的事物。”

所以，我必须学会接受这一切失眠的、痛苦的、美好的、不幸的、苦难的、真实的……因为我知道“凡是自爱的人都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学会喜爱的，舍此别无他途。人，必须学会喜爱”。

感谢上天赐给我的一切，让我在美好中开始一天……



纸字的眷恋

眼见着娟秀的墨迹一行行静静地透过笔尖，踏实地淌在纸上。

问自己有多长时间没用笔写东西了

记不清了

手指一直在键盘上舞蹈

还会写吗

不知道

离了键盘

仿佛不再会思考

有时想写

一想到字

脑子里不是字形

只余律动的十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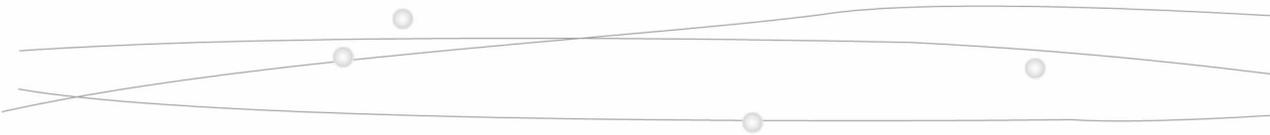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真到纸上

还真……

以前有“见字如晤”的说法，大抵是字如其人，见到字也就如见到了人一样亲切，字里不仅有着友人的模样，抚着纸纹字迹，嗅嗅墨香茶痕，眼前还真能还原友人落墨为书的情形，那几案前疾书的心境，也随着这纸字入眼进心。

多久没有收到朋友的纸质的信笺了？记不清了，尽管网上的贺卡、电邮一样能做得精巧而多媒体化，并能在第一时间到达。可总觉得在手指间有什么正在流逝，是什么呢？一份可以抚触的温暖，一份安静等待的从容，速食的文字太仓促，弥漫着一股机器的味道，只停在指尖、眼前，却被挡在心门之外。

是啊，当时恋上这指尖的舞蹈是因为它能神奇地让文字随心的移动而不着痕迹，可以无限地复制而无抄写的劳顿，然而机书的成品感让人无心



多次地玩味、修正、提纯。可在纸上修改涂抹的印记中，隐着我们思考的过程，在一次次抄写中我们体味着写作的本真。想到此，我的手指一时凝滞于键间……

每个人的纸字都会不一样，年轻的时候，同学中还流行让人根据笔迹来判断性情，根据字来揣度书者的心境的游戏，还有笔迹断案一说。如今，屏幕上的文字尽管可以不费力地千变万化，可怎么也逃脱不了字库设计者的魔掌，大家千人一面，我不再有勇气说，这是我的文字，只能说此文是我的，而字不是。

屏幕上的字总显得那么心急，纸字自有一种徐缓与从容，沏茶，开书，展纸，提笔，急不得，而写的思绪已经在其中浸润开来。键盘的“的”声如急驰的马蹄，纸稿上的“沙沙”声却细得像润物的细雨，眼见着娟秀的墨迹一行行静静地透过笔尖，踏实地淌在纸上。

屏幕上的字有时是会捉弄人的，早就听说了朋友的焦虑，机器有时会罢工，或是没有电了，或者是硬盘坏了，由不得你，那些你钟爱的字，会绝情地背弃你永别了你，留你望着漆黑的屏幕，咀嚼着虚无。纸字却有留存千年的先例，它让人放心，只要你不负它，它会静静地守护着你的文字，忠实而细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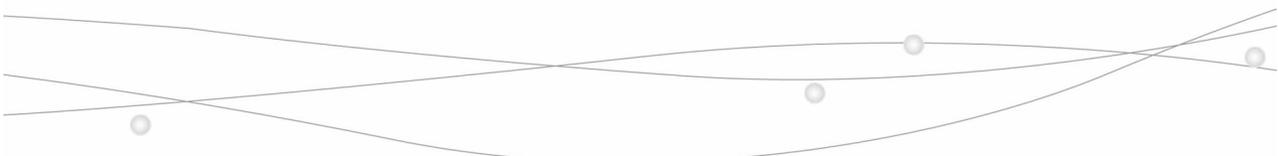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也许我不会放弃手指在键盘上的舞蹈，但我对纸字依然充满眷恋与期待，让这文和这字一同回到纸上，重拾慢与静的心绪。

另一种“优质”生活

近来，很多朋友关切地问，怎么总见你在凌晨发贴，嘱我多睡，不要熬夜。这么多人关心我，感动得心潮澎湃。

其实，并不是有意去熬，前一段事多，开夜车留下了后遗症，失眠，即应该睡的时候睡不着，不应该睡的时候迷糊。用崔永元的话说“失眠不是不困，而是困得已经辨不清东西了，但就是睡不着”。

躺在床上等着睡意是很难受的，有时觉得看书看着看着想睡了，哪知



道“一放平又精神了”。睡不着，干等，不如做点事。晚上折腾，白天精神还好，有时中午小睡一会儿。有朋友打趣，你的时间比别人长，要我像你那样，不知能干出多少活来。可惜，我只是睡不着，却没有做出什么事来，不然给大家熬出个女“崔”也不错，哈哈，那是笑话。

有时安慰自己，调整调整就好了，现在随心随意吧。其实，夜并不长，一会儿，就能看到晨光中紫色的雾了。城市的夜并不静，窗外，不时传来汽车呼啸而过的声音。

只是有时候读书觉得有些散神，这是我最介意的，不知道是年龄问题、书的问题还是失眠的后患。

反正白天黑夜的每个小时都是等长的，只当过的是美国时间吧。我是没办法，只能由它去，劝大家不要轻易打破自己的睡眠规律，步入我的后尘。我相信有规律的生活才是优质生活的标志，尽管我没做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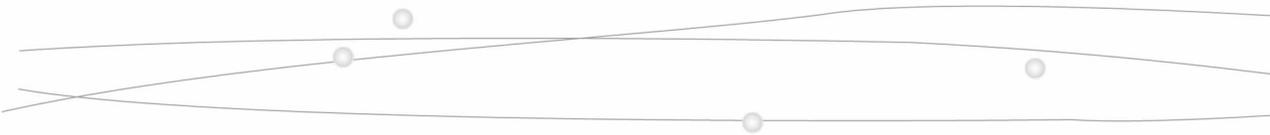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想想，我这失眠的日子也算是有规律了，暂且算做另一种“优质”生活吧。

夜车 冷雨

下班时，天色就已经暗下来，匆匆整理东西，看了一眼有些凌乱的办公桌，算了，明天再说吧，一出门，几点冷雨打在脸上，不得不折返取伞。听得见被风卷落的树叶打在伞面上的声音，裹紧大衣，疾走，想到在公车上的一段苦累有些无奈。

家离单位太远，足足有四十分钟的车程，也就是说每天我得花近两个小时在路上，多么奢侈的时间浪费。其他季节，天色不这么暗，上车如有座位，有时还能看看书，观察周围人的举动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可这会儿暗得什么都分不清，让人很沮丧、倦怠。

站台已经聚集了很多人，看来车有一段时间没来了，大家都朝一个方向张望，是不是又堵车了，这城市大而无序，下桥的地方可能又在修路，这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来。



车连续来了几辆，但人太多，只能再等。很幸运，再来的一辆车很空，收伞、上车、找个座位、安顿好自己，打开 MP3，这才发现天已经完全黑了，看看手机上的时间，自己在站台足足站了半个小时。

雨打在车窗上，滑出一道道水痕。我在哪儿，要到哪里去，什么时候才能到达那个熟悉而温暖的地方？

今天一天都为即将举行的竞赛组织工作所扰，不断地打电话、安排考场、监考须知、考场示意图、考场规则、准考证……忙得人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在做什么？我怀疑这种竞赛真正的价值，因为抵触，尽管能把事情做得井井有条，但觉得心累，我是不是在助纣为虐？方向对吗？如果方向错了，方法越好，越有效，就越有可能南辕北辙，越来越远离真正的目标。谁说过这话，我不知道，这是我的工作任务，不能去多想。

车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靠在椅背上有些犯困。一阵冷风，车门开了，不是到站了，堵车，有人要求下车。车继续向前蠕动……

小时候，我和家人只在一起生活过不到三年，但我记得能干的弟弟骑车带我上学的情形，记得他和我一道把收集的鸭蛋拿到小卖部去换钱，记得他带我去小水塘钓小鱼，在砖场的窑顶煮鱼汤。他从小跟着父母在农场长大，而我一直被寄养在上海和武汉的亲戚家。在乡下，他是主人，他了解一切，他总带着我。记不清我们是什么时候分开的，只记得离开农场的那晚家里杀掉了所有的鸡鸭，凌晨一辆板车拖着父母在农场所有的家当，我和弟弟跟着板车一路走到码头……

时间真是个可怕的东西，一切在我的印象中都是模糊的，一个对过去没有记忆的人能走多远？想起《红楼梦》里的一首诗：“池塘一夜秋风冷，吹散芰荷红玉影。蓼花菱叶不胜愁，重露繁霜压纤梗。不闻永昼敲棋声，燕泥点点污棋枰。古人惜别怜朋友，况我今当手足情。”

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再醒来已经离家不远，看看时间，离下班已经近两个钟头了，急忙下车，一阵风，打了个寒噤。



把日子钉在纸上

今天是 2006 年新年的第一日，总觉得应该留下点什么，我相信，这对我会是个比较特殊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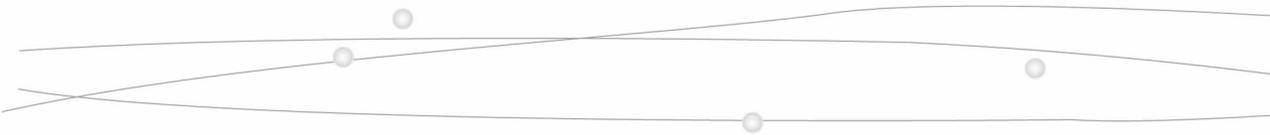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说实话，当我坐下来想写点什么的时候，并没有真正想清楚写些什么。让我试着如普里什文一样，相信自己的笔尖，什么流到笔尖，就写出什么。在我们相信笔尖的时候，写出的文字常是我们从来都不曾想到的。

一直在为自己的写作担心，倒不是担心写什么，而是羞愧以前活得过于潦草。也曾求助于文字，但年轻时的率性，不是让它散于风，便被毁于火，走在路上，觉得自己是个失忆者。深究才知其实是因为无法面对自己才会如此草菅文字，也就是说，总企图让自己成为另一个人，而非我本身，自笑。奇怪地认为，人只可能是孤独的，不可能相互理解，走在各自的朝圣路上，没有必要言说。而对生命意义的一再求证，最终使人迷失在自己的思考中。于是，日子在生命的流程中无谓地散失，记忆如飞絮般轻薄，连自己都无法清晰地回顾。

人的生命是脆弱的，不管以后的日子会有多长，现在我活着，需要让自己知道。从此生出将日子牢牢地钉在纸上的愿望。

昨天，是在鸟鸣中开始的，拉开布帘，阳光透过薄纱照到床上，前天晒了一天的被子蓬松而柔软，斜靠在床上，看到晒台的阳光板上一对小爪，兴奋地来回走动，忽而又飞到晒台的栏杆上，停住，才看清是一个黑羽红喙的小东西，它是从不远处的东湖飞来，还是长期居于空调上的那只，我猜不出。

迷恋起床铺来。我对家的要求，很简单，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床，一个完全的私人空间，从不担心有人会侵入，回来时，一如离开时的样子，那有床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家，不管房子有多窄或者多大。这点我深有感触，正是从在父母家搭行军床的那一刻起，我认定，那不再是我的家，是我应该离开的时候了。我发誓，我会在自己家里给女儿留一张床，最好是一间



小屋，不管是她外出读书、还是出嫁，永远，让她在任何时候，都感到有一个家。

在旧年的最后一天想起父母，也是必然的，都太遥远，又没有其他亲眷，在别人忙着操持过年的时候，我却能安然享受着闲适。

中午，去拜访了丈夫的父亲，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他曾经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我带过孩子。

对这位老人，我是心存感激的，当时我们还住在孝感学院，孩子出生后，没人带，父母远在国外，请了几次保姆，都不如意，而婆婆走得又早，老人说，只要你不嫌弃，我来带。那时，他都七十多岁了，精神很好，每天早晨起得早，把门前的一片开阔地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背着手，从院子的一个墙洞出去，到田里溜达一圈。他给孩子做饭从来都是单做，然后端着小碗，跟着孩子喂，可以从学院的后门，喂到排球场。我们说过几次，老人很倔，只要孩子喜欢，他一切都由着孩子，给孩子抓鱼养猫，割草养兔，到小渠里捞蝌蚪，家里几乎成了动物园，他的原则，只要孩子喜欢。

后来，到我们搬到武汉，起初房子窄楼层高，他就提出要回去，他说帮不上了，只能添乱，再说乡下的孙子他也得带。再到后来，我们搬了大房子，给他留了间屋，他说楼太高，腿脚不方便，爬不动了，你们一上班，也没个说话的人，还是在乡下好，他只提出要求，每年孩子必须回乡下四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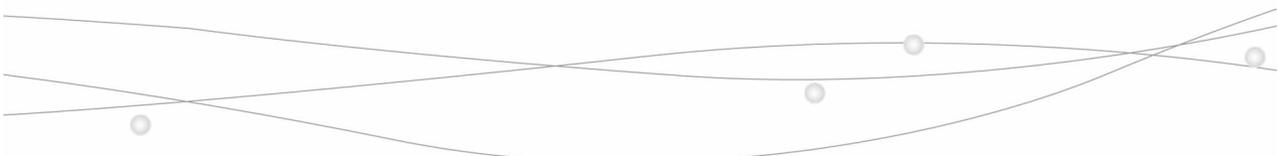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昨天见到他，八十多岁了，已经开始用拐杖，坐着晒太阳，说话的声音也不是那么清楚了，陪着听了两个小时，他满足地说，不早了，回去吧。

回来的路上，心里空落落的，老人的故事其实我听得很多，我会找个时间，专门为他写点什么。

回到家，招呼孩子先休息一下，忙着收拾，包饺子。

零点时的璀璨照亮了夜空，显出这一日的不同，感谢上帝让我能看到世上的美好。

感谢孩子在过马路时，会回头牵我的手，她大了，知道照顾妈妈。



感谢丈夫每周三给孩子送去一份热汤，让她觉得是班上最幸福的孩子。

感谢同事彭老师在我生病的时候，去小餐馆为我要米汤，张老师在我腿痛的时候拿出自己的大鞋蹲着为我换上。

感谢我的团队一年来对我工作上的支持，感谢徐莉的真诚，感谢郭教授的笑容，感谢蒋院长让我看到希望，感谢刘良华老师让我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感谢张文质老师让我读到那么多美好的文字，感谢周彬老师、青流、林宏图、子尧、子虚、段青、唐丽、邓健林、谢荏桐、向英等等博客朋友，你们能耐心地听我在这里絮絮不止。

从此，让文字再随笔尖流出，把日子钉在纸上，将感激存在心中，开始新的一年。

微不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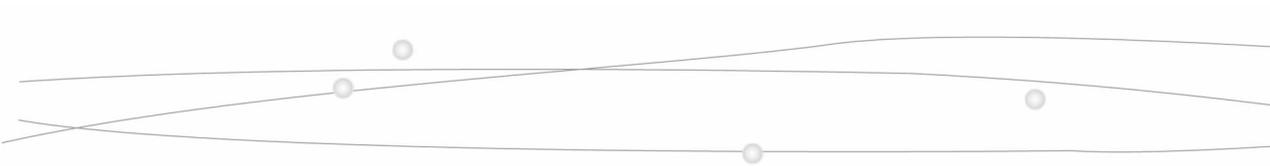
没想到假期是在这冷雨中展开的。

放假前的例行会议如期举行，书记有条不紊地主持，他的声音一直被外面的雨声侵扰，说的大致和去年一样，安全工作、下学期工作的安排、放假的时间，听得最清楚的几句说的是人事改革的结果下学期再公布，大家安心地过年吧。心里暗笑，这话哪里会让人安心，不知道年后会有哪些人离开。头儿们毫无顾忌地在会议室里吞云吐雾，好在，会议不长，无所谓，随它去吧。

雨声太大，夸张地搅得人心里七零八落的，我准备逃离。走到门口时，才想起还没按常规在离开之前，到各办公室说些贺年的话，我不打算折回，大家新年好！我在心里认真地大声说了几遍，权当说过了，谁说骗自己不容易。

时间还早，女儿还没放假，没必要赶着回家，我想走两站再坐车，步子迈得很大，在雨中疾走，步态狼狈而沮丧，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快。

和一个红色的东西撞了一下，移开雨伞，抬头，倒吸一口冷气，接着



是窒息，一张可怕的脸，一半是黑色的肿起的硬痂，一半是粉嫩的新肉，头上和手上都缠着绷带，身上的红毛衣不住地往下滴着水，踮着脚，趿着一双湿透的棉拖鞋，在雨中兀自地走着、唱着，这分明是平日穿行在附近街头的那个疯子，以前也听办公室的老师讲过他的故事，今天怎么成了这副样子。

我很难说是面前的丑陋的痴狂，还是那些擦肩而过的美丽的笑颜，更接近生命的真相，或者根本就没有真相。我知道我又看到了自己不应该看到的，这注定会成为一个我竭力想忘记的可怕的梦魇。

我狠狠地对自己说，和我无关，别再想了。“于我没有任何意义，我也会感到悲伤”。嘲笑过于敏感的神经。我如何能无动于衷，我知道，他是疯的，全无感觉的，“就因为我日复一日地见到过他，这些人就会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吗”？

感谢上帝赐给我健康，我很好，一切都再好不过了。

记得谁说过，别人的痛苦是疗治自己的良药，然而看到他，我却深深地困于含混不清的烦恼。

街面的店铺传来贺岁的歌声，一年过去了，我放假了。

一个句子随着雨滴一字字地清晰起来，“我所做的一切，所感的一切，所体验的一切，都将比这个或那个城市大街上每天过往的行者更加微不足道”。

（记于 2006 年 1 月 17 日）

放 假

前两天的浓雾，把一切都笼得湿漉漉的。昨天，雨就下个不停，没有一丝冬雨的细柔，砸在雨棚上，硬硬的，响声极夸张。我一直担心这雨，早起站在晒台上，就开始发愁，它一点没有要停的意思。

昨天女儿打电话来说，学校今天中午放假，十一点就可以接回，但她参加生物奥赛集训，下午仍有课，嘱我下午再去。中午同学都收拾行李离

开，我不想让她感受冷雨晦暗中，一人呆在宿舍的心境。还是决定中午去帮她收拾。

十点多钟就从家里出发，雨真大，马路的坑洼处已经满是积水，无可回避地每一脚都踏在水里，雨水不知什么时候从皮靴的缝里浸入，先是冷，一会儿就麻木了，潮湿从裤角爬上膝盖，感觉有点发抖，尽力不让自己想到冷字。

路上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十二点才到学校，一进宿舍，灯关着，果然就只余她一个人，趴在书桌上休息，我庆幸自己来得及时。一见我，她有些吃惊，打开灯，宿舍变得明亮而愉快，她边跟我聊着期末考和这次集训的事，一边给我打下手，收拾她的全套家当。不一会儿，宿舍的行李就打包好了。她急着让我和她一起到教室，收拾柜子和书桌里的东西，都做完了，看看钟才一点。

女儿说，妈妈中午一定还没吃吧，你去找点吃的，我在教室里看会儿书，两点钟再去实验室上课。看看偌大的教学楼里几乎没什么人，她一个人在教室里安全吗？外面又冷，决定陪她在教室里看书。

屋外的雨仍固执地发出滴答的声响，夹着风尖利的啸叫，教室里很静，奇特的感觉，平日里热闹的教室，现在竟然会只属于我们俩人，喝着女儿给我打来的热水，看着她低头看书，不时回头望着我一笑，我自顾自地想着自己的心事。

脑子里存着些莫明其妙的想法，比如，我常常被一个念头折磨，我凭什么在未经孩子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把她带到这个充满着原罪的人世。如果是现在，我还会有那份勇气吗？我很感激她，她的到来给我带来了许多快乐，可我一点也没有做母亲的骄傲，更多的是愧疚，我无法很好地保护她，有时只能看她独自承担学业的压力，自愿放弃休息、娱乐，在一次次残酷的竞争中拼搏。小时候，她总喜欢问，为什么我必须这样或那样，我只能无奈地告诉她，我们只能这样，因为人人都这样。我只能看着她，我想为了她，我也需要快乐地支撑下去，至少在她每次回头时，能看到我就在不远处，就像今天这样，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

下午，我一直在女儿的宿舍里等女儿下课，等待把时间伸展得很长，

幸好带了本书，读一会儿，起来走动一下，实在是太冷了。天渐渐暗下来，管理员来做了最后一次清洁，不久，孩子来电话说下课了。

回来的路上不顺，堵车，到家都快七点了，匆匆给她弄了点吃的，她洗完澡洗完头，做了会儿作业，就睡下了。

我把带回来的衣物全洗了，听说明天是雨夹雪，有一阵子见不到太阳，拿出电热油汀来，把洗好的衣服一件件地烘干。抱着笔记本，坐在油汀旁，很暖和，看着湿衣服上升腾的水汽，想终于放假了，明天和女儿商量，把所剩无几的假期好好安排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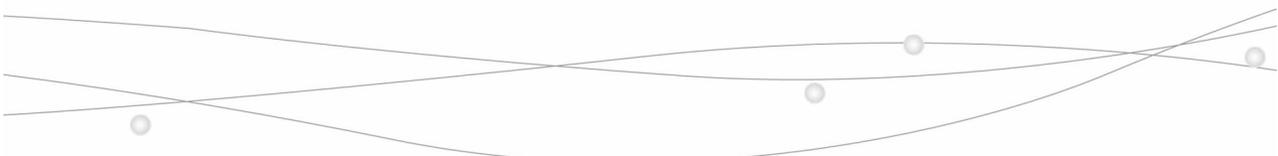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耐心地等着大雨的停歇，天空的洁净，生活重新变得特别澄明。

地菜记忆

周六、周日的的时间属于女儿，这话说得可能有点与事实不符，其实一个人的时间是不可能完全属于别的人或事的，即使在这个时间段里，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某人或某事，但我作为主体经历了这时间和空间，所有的体验仍只可能属于自己。

周六下午两点女儿才从学校回来，上午就开始为中餐做准备，女儿周五打电话来说，好像又到了吃地菜春卷的时候，她对时间和季节的记忆都很奇怪地被锁定在某种吃食上，她的春天始于地菜春卷，她的夏天始于盐蛋肉粽，她的秋天始于板栗子鸡，她的冬天始于烤红薯和排骨藕汤。

这会儿，又是吃地菜的时候，只要土地回软，一场春雨过后，河滩坡地上就是一片嫩绿，其间，有一种贴着地皮展开的，有着齿状叶纹的，就是地菜，它是初春易得的一种野菜。到了四五月间，地菜不再是这样嫩绿，叶片老红，从中间长出一根直直的茎，开出一串比米粒还要小的白花，就是到了三月三吃鸡蛋的时候了，那是属于初夏的记忆，我怀疑它就是人们所说的荠菜。这野菜对于我的意义在于，它总能将我扯进一些特定的场景，比如回忆起初中时的一次野炊，一个班的学生在河滩上一字排开，老师先用实例讲清了地菜的特征，然后大家低头在绿色中寻找，挑



出，抖落根上的土块，在江水里洗净，用水一焯，蘸点油盐，就是凉拌地菜，那香味，带着当时同学们的笑声，在我的记忆里形成了一系列与地菜相关的链接。这种教学方法的有效性体现在，至今我对地菜的辨识能力和敏感度仍很强，常在小区散步时，突然发现地菜的踪影，尖叫着，像发现什么宝贝似的指给女儿看，这就是地菜。有时去东湖玩，还会挑些地菜捏在手里，到公园门口又丢弃在草地边，我想那时的心境就像梭罗所描写的湖边访客，总想从湖边带走些什么，突然又觉得什么都带不走，于是将所摘的花草、所编的草环弃置于林中一样。我相信对女儿来说，它也是一种特别的口感与香气，一定也与她的某种特定的春天的情结相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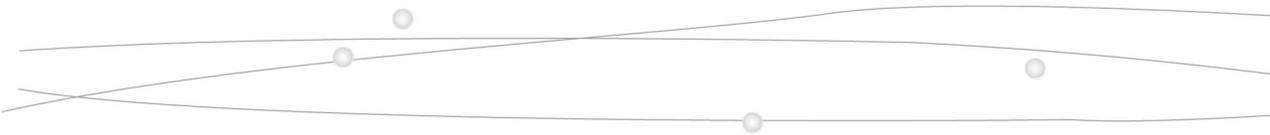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其实，市场里有现成的地菜春卷，一是担心肉不新鲜，二是我知道，女儿所指的地菜春卷是指我做的。所以一清早就开始准备，做春卷得选上好的地菜，这会儿不可能到野地里去挑，只能到市场上去买，准备好春卷皮、肉末，忙乎了三个小时，一盘春卷做成，等女儿回来，放在油里炸到金黄，她的一季春就从香味中开始了。

看着她急不可待地拣起长条状的春卷，咬一口，一脸的兴奋，我的春意也满足地从心底漾起。

改 变

曾经有朋友明确地告诉我：“你是不太愿意改变的。”我不喜欢这个说法，其中潜在的慵懒、消极、固执、逃避，都不在我所认为的好性情之中，但我无法反驳，因为情况的确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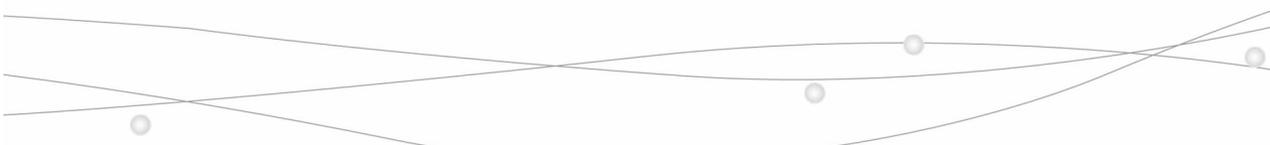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比如，一个远在外地的朋友打电话来，夸张地说，“我可以猜到你今天穿的是什么衣服？”一点也不意外地、无奈地被他猜中，那种感觉让人沮丧。因为，我的衣柜里全是黑色：黑色的大衣，黑色的羽绒服，黑色的高领毛衣，黑色的套装，黑色的包，黑色的手套，黑色的鞋，除了其中几件单色系的彩色作为黑色的点缀外，其他一律是黑色，而且所有的衣服都是单色，没有任何花纹。我深知黑色的好处，简单、易搭配、不过时，这



是一种不大会犯错误的颜色。年轻时，可能是由于心态，因为黑色的遮蔽性比较好，总认为能把自己的自卑隐藏在黑色后面。年纪大了，当我意识到这个颜色有时会让我变得没有活力，没有精神时，它已经无法改变了。有时会有意拒绝被黑色吞噬，在试衣时，刻意选择一些其他颜色的衣服，但最后总为黑的那件付款。我也期待着改变，期待着不同的色彩给我带来不同的感受，但除了黑色，其他颜色穿在身上都会觉得别扭，买衣服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买的这件要能和衣柜里至少三件以上的衣服搭配，于是只有黑色，反正变不了，黑就黑吧。

同样不可改变的是我的发型，从我记事起是这样，一直到现在，标准的清汤挂面式。只有一次改变，那是在大学毕业后，跟着几个同学去把头发烫了，回家后，一向家教很严的父亲一直板着脸，我都不知道自己成了个什么样子，正为变化兴奋时，半天不说话的父親拿着剪刀“温和”地说，这样不好，我给你剪掉。当时，眼泪只在眼眶里转，倔强地说，不用你来，我自己剪，对着镜子，一刀刀剪下去，黝黑的卷发像眼泪一样落下来，我没哭。但从此后不再改变。当然，理发的地方也不常换，找一个师傅通常是四五年的交情，理发时，你不说，他都知道你的脾气，开始，他们会怂恿我做些改变，我也会问一些细节，但我是绝没有勇气去尝试的，于是照旧。

我知道改变会给生活带来活力，生机，新的机遇，这可能是一种通常的理解，是“改变”这个词的共性。我相信词语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有个性化的，我经历过太多断裂式的变化，风疾雨骤地把生命割裂成几个互不相连的阶段，所以谈到父母，同学这些话题，我会保持沉默。按照我的经验，改变更多地意味着痛苦的割裂和在新处境中的尴尬，无所适从和茫然。我也懂得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道理，我知道其实一切变化都在进行着，人是不可能不发生改变，就如“从百叶窗缝隙中流进来的光线，在百叶窗完全打开以后，便不再被记得了”，再照射进来的阳光一定是新的。对于改变之后情形的担心远远胜过期盼，至少，我不再能适应一夜之间面目全非的变化，也就是我常说的“折腾”，我常常强调，我再也经不起折腾，所以总是表现出一种留恋、停顿和时时的驻足，不知道这是不是与年



纪有关。当然，在经历了那么多之后，我应该比别人更有勇气面对颠覆性的变化，至少，在变化经过时，能比较心平气和，从容地应对，因为我知道，总会是这样。或许在不愿意改变中深藏着更深刻变化的欲望，而这种变化一定是轻轻地，慢慢地走近的。

一些变化即将发生，比如，寒假再过一天就要结束，生活将由一种状态调整到另一种状态，会有些兴奋，但更多的是对早起静听鸟鸣，恣意阅读，无节奏生活的眷恋。我记得，暑假结束时，我曾怅然地对女儿说，我们的泳期结束了。我心里是怀念，而她心里，已经满是对下一个泳期的期待。

比如说，今天徐莉提到刘老师的课会在 18 号结束，这又是一个不小的变化。两个月来，习惯着在远处相守的人们，又会有聚有散，有些可能再不会有交流，我想情形可能会越来越好，但心里不免有些失落，这是我的毛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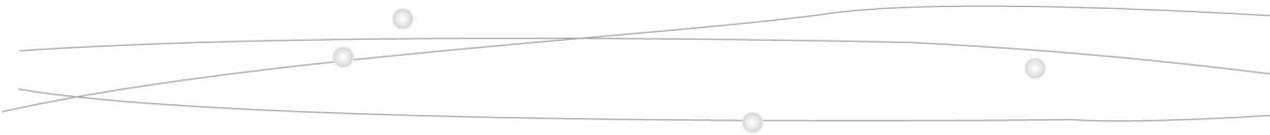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再比如，现在仍有阴湿的寒气，但我能意识到我捧着热水袋，拥着被子，坐在皮椅里，面对着一盆虎皮兰，和满桌零乱书籍的生活会告一段落，尽管 2007 年的冬天，也许还会这样，然而现在的心情、夜色、灯光、书页等等，是永不再回的。

我知道 2006 年的春天快要来了，今天，我在摘菜苔时发现它们比冬天的水分更足，更有韧性。我想，在远远的田野里，在土壤的深处，在一些不引人注意的地方，正在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

如果有人说不愿意改变，那不是因为我的固执、慵懒、消极、逃避，我知道我们是回不去的，我们在变化中前行，请原谅我不时地驻足，企图将生活的每个片断拉伸，尽享其中的安详，希望能在前行时捡拾起维系生命的一条线索，让我仍是我。

再见必是新人

1. 从剪刀作用于脐带，离散的日子便开始了，后来大些，原本非常



亲近的人便会天各一方，而这“年”又把大家牵到了一处，一家老小聚坐在一张桌前，时间使他们可悲地疏远，人们对此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于是桌上喧闹起来，“语言便迫不及待地丈量彼此间疏远的距离”。木讷而不虚言的我，奇怪于这种突然出现的亲昵，只能任由时间和距离横亘于每个人看我的眸子里，我的无情莫过于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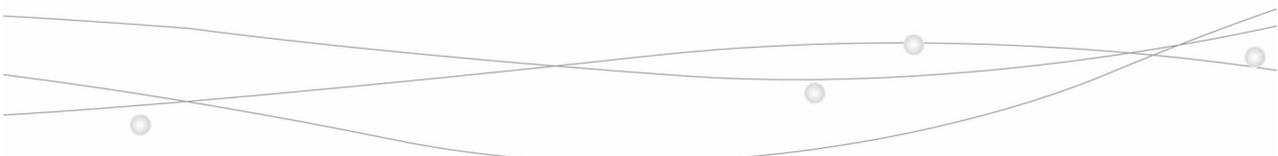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2. 看到博客里很多朋友清晰地写出了自己如何成为教师，有的是因为一本书、一句话或者一个人的影响。我一直为自己怎么成为教师的问题困扰，我一直在很用力地回忆，搜索着和教师这个词有关的细节，竟然没发现丝毫与此相关的印记，很惭愧对此再不可能说得清楚，喜欢精致却潦草如此，或许不可追问，如杜拉斯所说：“我一生的历史是不存在的，的确不存在。从来就没有什么重点，没有道路，也没有线索。”我手里只攥着现在：我是一个努力让自己做得好一点的教师。我除了珍惜它，没有别的办法。

3. 晨浴时忽然觉得文字来顾我，心中悸动，它不是一个字一个字有序地出现，而是很有气势地涌入，我说慢些慢些，别急，让我记下，它却嬉笑个不停，一味地让我看它怎么舞蹈，怎么变幻，怎么组合，和我玩着捉迷藏的游戏。路上，我不得不断了在公车上读报的习惯，不敢看其他的文字，怕它嫉妒，不敢如往常听 MP3 怕它被侵扰，急急地寻来纸笔，想把它描摹下来，它却不肯让我静下来，一直在脑子里轰响。我竟然被吵嚷得无法将它们定在纸上。

所以有时是害怕文字的。

有人在博客里提及对文字的羡慕，说要是能什么流到笔尖就写下什么，多好。但我知道狡黠的文字却有着可怕的诚实，它最容易泄露你，如果还没有学会顾左右而言他，还没有学会躲在文字后面窃笑，那么在你落笔之后，它便会让你失了主见，由着它的性子，让你敞开，使你“无法寻找藏身之处，不知如何收场，如何表达，并且让你那些有失统的言行不再受人尊敬”。

4. 在博客中读到一篇《关于老屋》，说他在老屋找到了少年时的画稿，在墙上挂了二十余载，一张发黄的画纸粘在发黑的木柱上，下一次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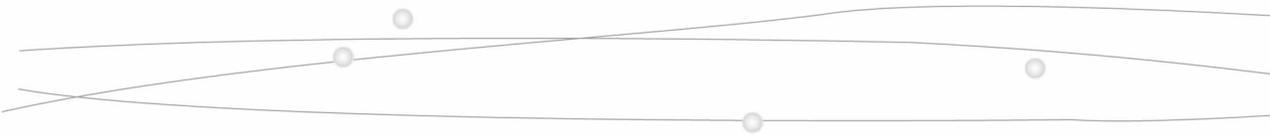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去，它还会在吗？相信，总有一天它会越来越脆，越来越黄，先是失掉一角，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午后，在黄昏的光晕里悄然飘落，或是随着黑色木柱的倾倒，不知道被哪双手，掀下，然后便是，物我两忘，事情总是这样。这让我想起了五月份，借出差之机，曾经去看过上海的老屋，我不知道人一生会在多少个地方住过，留下过他的痕迹，也可能是住的地方给他留下些痕迹，老屋不会回忆，于是一些原生的回忆便只属于自己。想起了一首诗，里尔克《杜依诺哀歌》：“看那，树木存在着，我们的住所的房屋还立在那儿。我们经过一切只是像一股交替的气流。”在漂流中逐渐明白，所谓共享往事只是一种幻觉。即使与某种物，比如老屋，我们常常将记忆倚于某种物，但往往是物是人非，记忆总是具体的，它是一个个的与某种物相联系的具体的场景，一旦我们再次去触及已经呈现出不同状态的此物时，现时的景象会击碎记忆，从此再也无法粘合，为了保持记忆的完整与原生，不刻意重游故地、寻访故人，再见必是新屋与新人。

溯 洄

出门七天，还是有点迷惑，不知身在何处，火车上下的颠簸幻觉仍未消失，适应能力比较差，这样长时间的出门后，需要一段时间重新认定周围的环境，进入一个缓适平静的阶段。我想，再过一段时间，这七日会留下些什么痕迹呢？散漫地翻看一张张照片，回读笔记本上一行行零乱的文字，清晰地记录着生命流经的日子，“是谁改变了方向，流经了什么，与谁合流？”任思绪依着图与文溯洄，不需要刻意地回顾，都还在眼前，暂且将它们胡乱涂抹在纸上，将心安顿于平静与安宁，来应对下一段忙乱的日子。

1. 相遇

我知道，用这个词并不合适。尽管大家各在一方，但文字却早已相遇相知，子尧和林长生是曾经谋面的，此行让林洪图、花仙子、呱呱、陈丽婷、陈朝蔚、一杯、阿香、黄瑞夷、姚春杰，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还原成了



一张张生动的面孔，怯于与人交往的我，竟然在握手的一刻全无陌生的感觉。大家相对而坐，喝着茶。我不大会说话，没法表达出相遇的惊喜、愉悦，只是静静地听着大家絮絮地闲聊，不管是谁说话，我都会在心里轻轻地叫一遍他的名字，然后将他的文字与面前的他相对，感受着文字之外的神奇，珍视这一份相遇相识的美好，体味着相互的扶助的温暖。

平日开完会，总会先走，受不了送别，这次却是我和徐莉一个个地送大家离开同安，有些怅然，一再告诉自己，一定还会再见，每天大家不是都相逢于网上吗？见面后，再读文字，总能从文字中读出一个个活泼泼的身影来，感谢网络，让我们相隔千里，却时时相互守望，相互理解，相互同情，相互帮衬，相互支撑。

2. 喝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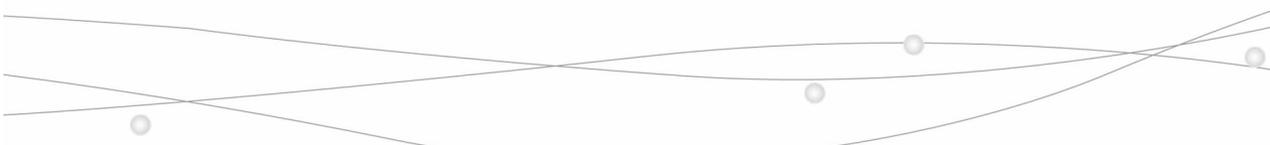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福建人喜欢喝茶，这次是见识了，办公室里竟然也放着全套的茶具，来了客人，先喝茶，三泡下来，再急的心也都静下来了，再来谈事，冷静而理性，不得不佩服福建人聪明。

福建的茶店与武汉的不同，我们去的茶庄，摆茶叶和茶具的地方不多，三张茶桌倒占了很大的位置，不像是茶店，倒像是茶馆。泡茶的姑娘多是惠安女，不管买不买，她都请你喝。恰当的热情让人觉得舒服，并不会为自己的光喝不买而不安。

喝到最多的是铁观音，烫杯，倒水，闻香，专注安闲的神态十分合于茶味。泡茶的姑娘一边耐心地给我们普及着茶道，一边优雅地为我们倒茶。忍不住心动，要试试，结果动作拙笨而且烫了手。这份安逸是茶一日日养出来的。第一天大概喝了五泡茶，头晕晕的，许是醉了。被铁观音幽幽的兰香所迷，在同安呆了三天，有两个晚上都去了那家茶店。

买了些茶叶，要了套茶具回到宾馆，性急的我和徐莉就开始张罗着请大家喝茶，结果那天是长生和呱呱泡的茶，感觉和茶店喝的味道有些不同。今天，回来又试了试，一人独饮，味道又不同，迷惑都是一样的茶，是水不同？是人不同？是泡法不同？是环境不同？还是心情不同罢了，如同人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流一样，也不可能喝到完全一样的茶。

3. 乡村里的城市



这所乡村小学与张文质老师在文章中所说的已经完全不同，好得让人怀疑张老师文中所述真实性。现在这里已经全然不是一个汗湿衣衫的所在，门口充满文化气息的象棋残局，巨大的显示屏，簇新的教学楼，新铺的塑胶操场，大小不一的会议室，教室里全套的电教设备，完全可以与城里的窗口学校比肩。在我们区有这样的硬件条件的学校也只有几所。

我常常听到张老师说起的陈延周校长向寺院化缘的故事。我知道，当前的学校，两极分化得严重，好的学校，一旦成为窗口，成为当地教育的示范，或者说是当地教育迎检的展览馆，政绩的标志，各方面都会加大投入，于是锦上添花，好的更好，成为超级大校，而差些的学校，由于投入的不足，入不敷出，难以维系，在这种无助的状态中，想从恶性循环中走出来，是要付出代价的。不禁无比钦佩陈校长的所为，能够艰难地从这个漩涡中挣脱出来，是多么不容易，不说大的意义，但至少改变了这所学校几十位教师、1500多名学生的生活，这是无量的功德。陈校长以自己的努力感动了僧众，但从他化缘的经历中，一方面看到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教育的必要性，一方面也不时能咀嚼出教育的苍白与无奈。

环境的变化带来的人的变化是显然的，人的身体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与维护，是实现教育更高的道德希望的基础。在这里，教师全然没有乡村教师的窘迫与紧张，他们神情安定，遇到生人会宛然一笑，坦然地与来听课的教师交谈，孩子们更是穿行于专家、教师中拍照、采访，透出满满的自信与骄傲，他们的命运随着校园的变化，不经意地改变着。

钱教授与孙教授从理想与现实的角度，展开了关于当下乡村城市取向的问题的争论，言辞中，透露出两位教授对当前教育的关注与焦虑。

尽管我能理解“不论我们教育和生活的当下，现实状况多么低于时代水准，思考则应是尽可能超越的和全景的”。但我们所能做的一定是基于当下的认识与能力的，当前以城市为文明标准的价值取向，几乎是当下社会共识，能够把一所乡村小学建设得如同城市学校，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我们不能指望借助于某一个个体的力量去改变大的教育格局，但每个人能立足于自己的所能，有所期待，有所坚持，细微处的改变是值得期许的，这所学校便是一个实证。

4. 大家的细节

如果说钱理群教授的每根头发都是乐呵呵的，那么孙绍振教授一头苍白的乱发可以说是充满不屈的战斗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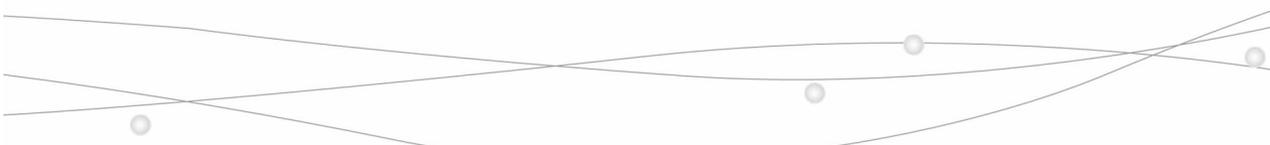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早就听说了孙教授炮轰英语四、六级考试及高考。整个研讨的过程中，自称是爬行的现实主义者的孙教授一直与自称低调的理想主义者的钱教授作着斗争。

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不像其他会议各位教授一字排开，相敬如宾，各位专家似乎都真理在握，不容置疑。有时在现场也会被鼓动，但会后，觉得自己的思想又一次被当作了跑马场，好多说法都经不起沉淀。有了这样的经历，对台上的所言，越是说得天花乱坠，心里越是抵触和质疑，时时提请自己注意不要上当，多个视角来破解。

开始，孙教授一站起来说“我反对”！我的心里还是会一格登，不管针对谁，都会有些紧张。心想，这样争下去，教授们都还没闹清楚，我们怎么做呢？现在回想，这样的争论至少在几个方面是有价值的：一是它让我们不得不放弃对教授给予某种思想的依赖，并且通过这样的对话，引导教师得出自己的观点，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样的研讨给了思想一个生长的空间；二是在教育经历了如此多的冲击与混乱之后，其实很难有明确而肯定的表述，让各种不同的观点达成一种动态的制衡，并保持各自清晰的思考的脉络，让问题更开放和更包容是至关重要的；三是我注意到两位教授在述说中更多的时候是用“我”，而不是“我们”，这是一种对自我言说的责任的担待，不虚言，不妄言。

有趣的是两位观点不同的老者都踏实地做着同样的工作，为中学语文进行着细致的文本解读，看到了钱理群教授的《重读经典》，在《明日教育论坛》中也时时读到孙绍振教授文本解读的文章，真的很好，不同于现行教参只能从文中读出题来，这种解读方式让我们能从文中读出人来。他们为中学教师做了件实事。

我是窦桂梅老师的粉丝之一，以前看录像课，总是从她充满激情的开课开始。这次，我看到她静静地坐在桌前，等待着上课的情形，不知道那会儿，她心里在想些什么，她会不会如我在课前害怕看台下，心扑扑跳个



不停呢？像这样的大课，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由衷地佩服她上课的勇气，我觉得，这对她来说，也是一种牺牲。她表现得那样安静而从容，她的课几近完美。对过于完美的东西，我总有些害怕，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她的喜欢，我对一个人的喜欢往往会基于某一个具体的细节。我看到孙教授评完课后，要离开，窦老师不顾自己马上就有发言，恭敬地站起身，上台去搀扶着孙教授，帮他提着行李，一直送到门口，我的心是热的，她在用身体为我们诠释什么是尊重。

菊花绿时眠

“一朵，二朵，三朵，四朵……”当然，最快的方法是抓一把菊花丢到杯子里，但不愿意那样，我喜欢用拇指和食指，从容地从茶盒里一朵朵拈起，漫不经心地放进玻璃杯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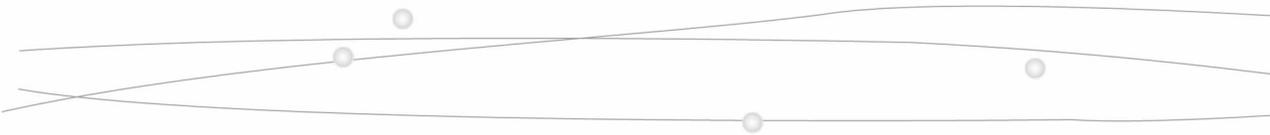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现在，是午夜，刚到家不久。我知道，已经很晚了，夜安静而从容，不用再赶时间，天亮前这长长的一段，尽够我挥霍。没有电话惊扰，没有记事本上需要划去的安排，甚至没有任何想法。不记得在哪天，哪篇文章中读到，菊花久泡会变绿，试过几次，泡到六七泡时，果真如此，菊花活过来了。

今天，余下的时间是我的，就让我恣意发呆，等着菊花在杯里展开，变绿时眠。

沸水冲下去，干缩的菊花迅速浮上水面，蓄在里面的香气缓缓地散在杯口，茶水有了些黄色。

前两天宜兴一位做紫砂的朋友告诉我，不同的时间喝不同的茶，不记得是早起，还是在下午，应该喝铁观音，好像是晚上不宜，还嘱咐我生熟普洱应该在不同的时候喝。当时真应该记下，现在竟然记不清了，如果再胡乱喝，真是有负于朋友的拳拳关切，他唯独没提菊花茶在什么时候不宜。今晚就等菊花开了。

昨天还收到他的短信，让我想两句话，表达包容、容天、容地、容人



之类的意思，估计是要刻在他新做的壶上。在匆忙中，文字都躲着我，语结，劳他拿着刻刀，对着新塑的泥胎空候。无即为大容。比如，现在我等着菊花绿时。

水让菊花还了魂魄，花瓣慢慢膨胀，伸展，已经有两朵沉在水底。啜饮时，菊花时时触到唇舌。懒得把浮在面上的花瓣吹开，就像懒得吹开一段时日。

不知道采编室里的几个小姑娘睡下了吗？这几天真是辛苦她们了。远培课程的编制几乎让人忙疯了，下午还补拍了近一个小时，采集时，又在屏幕上遇到了自己。对她的陌生感已经不再陌生。不爱笑，躲着镜头，喜欢低头，喜欢用黑发遮住自己的脸，接受自己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能再躲在角落里睁着好奇的眼观看，聚光灯下，你有自己的角色，于是你变成了另一个自己，与现在捧杯饮茶的一个不同的一个。

已经是三泡，又有两朵菊花躺在了杯底，是喝得太快，还是茶太香？花瓣渐渐还原成白色。

昨天有朋友在博客上留言，问三天没更新，是不是太忙了？本想告诉他我在做什么。后来想，其实朋友们并不在意，这只是关切的表达，靠近我，温暖我。

这段文字比较懒散，随心所欲，只是怠慢了常来常往的朋友。每次被问及“忙吗”，都会不知所措，不愿说忙，并不是因为有人说“忙碌的人是不真实的”，只是隐隐有些罪恶感，好像是有负于谁似的。谁呢？

明天应了朋友主持一期关于读书的研讨，在信任中触到美好。但时间能保证吗？有时间来准备吗？对提出的几个问题，能回复吗？读书在我是喜欢做的事，可不是我喜欢说的事情，我能说出什么？只说自己喜欢的，不同的时间，喜欢不同的书，如何说得清，问题是自己的表达。得承认自己是不擅于此的。这会是个挑战，我会尽力。我更适合躲在幕后，不管台下观众是谁，尽可能地退缩。如果真为友，不必说出，他能体谅。

第五泡，茶水的颜色又淡了些，香气却更浓了，是秋天的味道。所有的菊花都已舒展，懒懒地挤在杯底。

回读，发现昨天、今天、明天有些乱了，改吗？没必要，时间就这样

过去。随意拿起手边的书，在文字里拼合自己，就像菊花在水中重生，花心有了些绿意，恍如枝头上的丰姿。

菊花绿了，我在文字里舒服地躺下。

我看到了天空的微笑

1. 继续写下去吗？我没有记录时代的能力和责任感，赫拉巴尔说“我总是把自己当作时代的见证人”，我活在当下，与这个时代相遇，但我与它的联结点太少。他有他的小酒馆和一群与他共饮，向他倾诉的“同伴”；我只从一扇小窗中向外探望，并时时注意自己的触角不要触犯了别人，于是只能静静地打量，做自己历史的见证人都比较困难，有些段落已经遗失不详了。我也在聆听，这些文字也许真能折射出些许时代的影子，带着时代的鼻息，他的何尝又不是呢？坚持，坚持，再坚持一秒，不再追问理由和意义，傻傻地在纸上执拗地画着道道。

2. 又一位校长离开了学校，这是大家羡慕的结局，而我不知道是应该祝贺，还是伤心。总之，她如愿离开了学校，也注定不会再回到学校。先前我们有一段共事，当时她已经是一位年轻的副校长，离开了讲台，经常听她说起讲台上的辉煌，她的“苦瓜文学社”。瘦削白净的脸，目光执著而充满活力，尽管没有亲见她上课，但看得出她的热爱和自信，让我相信，她是位不错的教师，当然也只有不错的教师才会被提拔不教书。再后来，她到一所学校任正校长，有几次短短的交谈，感觉她并不快活，似乎不能在校长行政的微妙关系中游刃有余，上得好课的人，未必都有这样的能力。好像有什么伤了她的心。离开，是事实，祝贺她如愿以偿。心里暗自做一个假设，如果她不被提拔，一直在经营着她的“苦瓜文学社”，有一帮孩子围着她，那会是怎样的情形呢？教师的成长是不是以当上校长，以最终离开讲台为追求的目标呢？陷入悖论，教学上研究探索按照常理却是离开。当我这样问时，心里很复杂，我不也是从讲台上走下来的吗？这似乎已经是惯例，不必质问。我一定知道原因，却并不打算说出，



或者说，这是生活本身所创造的，我还没有勇气将它们公诸于众。远远望去，学校是一道美丽的风景，身处其中仍能沉浸在愉快之中，这样的教师是伟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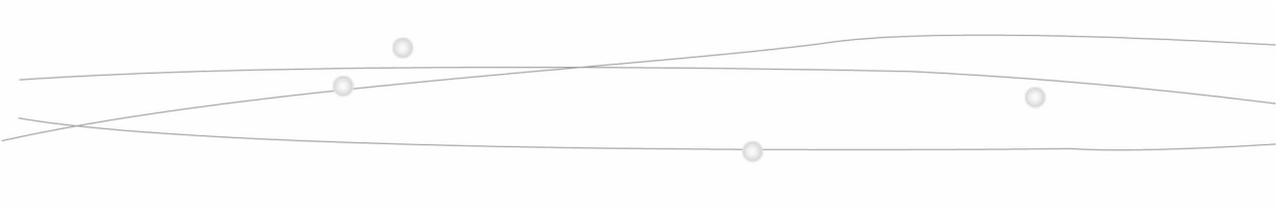
3. 文字只是对失去时间的寻觅，我抓不住清晨的微曦，不能让夕阳停下来，手里只有一把文字的碎片在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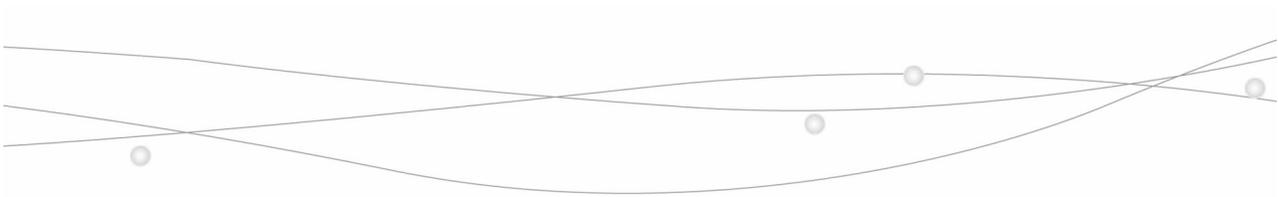
4. “我的空闲时间，仍是对外部世界长久的专注和凝视。”站在华师理科大楼六楼的窗口，告诉自己，现在很好，就这样，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即使有再多的事情在后面排队，也必须一个一个来，于是从焦虑中脱身，沉入平静。“时间总是要过去的”谁说的？一直盯着屏幕的眼睛一触到窗外高远的天空，就欣喜得什么都忘记了，视野里只有一只鸟，在枝丫间窜来窜去，享受着归巢前最后一线天光，突然振翅跃起，忽又合上双翅，再来一个侧飞，拉高，在同伴面前，炫耀着它的愉快，一阵鸣叫，那是同伴的喝彩。它不知道，在它附近的六楼的玻璃后有一双眼睛，也在欣赏，叫绝，然后羞愧地垂下眼睑。

5. 同行的朋友抱怨校园越来越嘈杂、纷扰，我说，你用眼睛的余光来确定方向，在保证不撞到人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抬起头，让视线离开人的头顶，向上，向上，看到了什么？她说，什么时候那棵杨树长芽了；她说，梧桐光秃的枝干在傍晚的天色下有着绝妙的构图；她说，树顶什么时候建了这么大的一个鸟巢；她说，我看到了天空的微笑。

第六章
碎语断章







这七日

这七日，成了生活的一个断层，一切都因为有闲，不慌不忙。

这七日，到今天已经过半，没有任何的计划与安排，不出游，不聚会，不工作，当然也列不出什么成果或业绩，一切都被我粘滞于这七日之前。

听朋友来电说这七日要加班，问我这七日忙吗？坦然地告诉他，我闲着。这七日，要与久未谋面的闲适聚合，从一切俗务中抽身出来，纷纷扰扰全成了身外的事，站在一定的距离，远远地站着观望自己，在自己的天地里流连忘返，悠然自得，内心是宁静而澄澈的。

这七日，置身于书房，过几天书斋生活，没有时间的概念，只有书和我独处，突然发现原来复杂纷繁的生活程序能够被如此简化。这才理会为什么一切贤哲都主张过一种简朴的生活？以便不为物役，保持精神的自由。

这七日，常煮水晶茗，从容地听沏茶时不同的水声，端杯、捧书窝在凉台的躺椅中，看马路上蜂挤的人群，大家都在往前赶，“互相竞争、推攘、阻挡、践踏。前面有什么？不知道”。我的思绪悠然独行，“走在自己的路上，仅仅属于我，没有人同我争”。

这七日，浸于音乐，喜欢班得瑞的纯净，固执地认为，只有静坐或阅读时才能入耳。让它萦绕在这七日。

这七日，网事如烟，去几个性情相投的朋友“家”小坐，闲聊。

这七日，成了生活的一个断层，一切都因为有闲，不慌不忙。

为七日绾个松松的结

把孩子送到学校，是七日假期的结束，孩子有点莫名地感伤。回来收

拾她的小屋，关上门窗，等着她下周末回来开启。

开始整理我留连了七日凌乱的书房，把架着的画板用布蒙上，蒙上孩子未画完的我的速写画像。

把随意摊放在书桌上的蒙田的随笔、周国平的散文、梭罗的瓦尔登湖慢慢合上……抽出中间的摘录便签，请它们回到书架上。

把紫砂中的余茶倒掉，这几天这壶已经被养得有些温润异常。

把电脑桌面上散乱的图片、文档、MP3 分门别类放入一个名为《七日》的文件夹收藏……

时钟在悄悄的催促，我和我的七日紧挽的手慢慢地慢慢地松开，现在只有指尖还触在一起，谁也不愿分离，我们相互凝视，可我知道，你会离我越来越远，变得越来越模糊，最终滑向记忆的黑暗，我的七日，我有意在这个时间，还触得到你的时间，来和你道别，我知道我再也回不来，可我的记忆会常常来探望。

I can't let myself fall into remember, because tomorrow is a new day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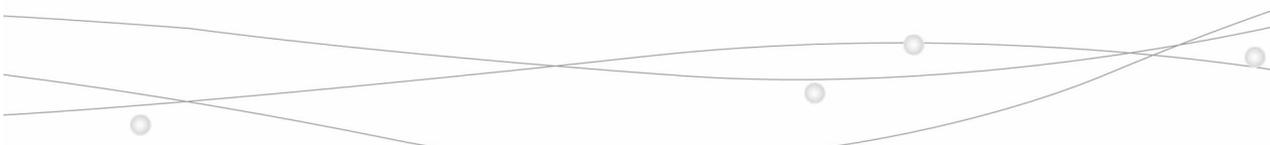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在此，只想用敏感的心为七日挽一个松松的结……

尽力绽放的美

我们的宾馆就在海边，从我们住的房间出去，不到五十米，就是海。一切都是天意！在餐厅遇到了书的主编，我崇敬的大作家肖川，我常和他的文字在一起，陌生而又熟识，感谢上帝的安排！

从餐厅到客房的路并不长，但却用了很长时间，因为遇到了几位早晨泡海澡归来的俄罗斯姑娘。

三点式的泳装下，骄傲地展示着曼妙的身材，修长的双腿，结实的胸部，微翘的臀，被太阳晒得微红的肌肤，金色的头发在脑后挽出一个松松的发结，一条彩色的纱巾垂在腰间，惊叹于上帝造物的完美。她匆匆从我们身边走过，我们放慢了脚步，太美了！同行的张文质老师却让我们注意女孩身边的母亲，巨大的反差，方形的，臃肿的，他说，知道吗，这就像



那些最美的花朵，尽力绽放，而又迅速凋谢，上帝是公平的，太美的东西消失得快，但也正因为如此，这花才开得夺目，多么矛盾！身材的变化随顺了角色的转变，角色的转变使她更为专注于母亲的角色，全力负起为人母的职责，不像黄种人，慢慢地开，慢慢地谢，没有怒放时的夺目，也没有凋谢时的叹惋，是那么平淡。在为人母时仍未有明显的变化，专注点可能也停留在自身。

本来就没有自信的我，此刻，只想把自己悄悄地藏起来。心里遭遇了一种矛盾，不知道哲学上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正如有高山的隆起就有低谷的陷落，极度的幸福常与彻心的痛苦相伴，有多热就有多冷，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冥冥之中自有一种力量，使万物趋于一种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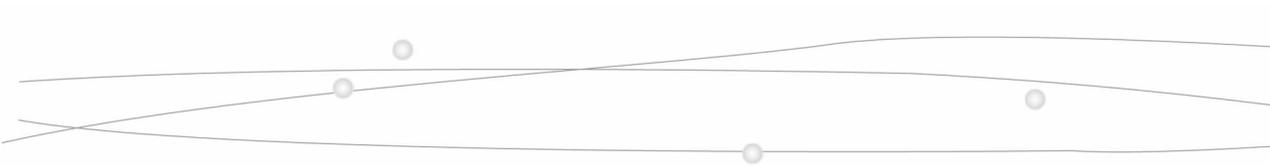
人生而不同，生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我羡慕她们绽放时的美丽，不幸我是黄种人；但我也无法接受凋谢后的事实，幸好我是黄种人，我无法选择，正如刚才走过的俄罗斯女孩一样，只能顺应上苍的赐予，但求也能在这世上留下不同的美的痕迹。

好在有海，去海边吧，问问海，看它怎么说！

我什么也不是

“我什么也不是，但我看到了一切。”（梭罗）

写作时会刻意避开比较满的词汇，比如“一切”。不是谦虚而是害怕，我们在“一切”面前上的当太多。我不写，也怕读到，一读到这个词，总能看透这词背后的虚妄、狡黠、骗人的神色，这个词有着恃强凌弱的特质，占有欲太强，它总企图包裹你、充斥你意识。人只能看到他所看到的，于是他所看到的、感受到的便成为了他的“一切”，这“一切”尽管可以籍思考和阅读从有限中扩展开，但无论如何不可能拉伸到无限。因此，“一切”是一个和“有限”相匹配的词，或者说对于个体来说的“一切”，就是有限的。这样一想，以后就不会为“一切”欺骗或恐吓，它无非是人的局限性的口头表达方式，压在“一切”舌底的是那句“我什么也



不是”。

面对分数

1. 今天，有冬日难得的暖阳，也是孩子们期末考的日子，听办公室的老师述说他儿子昨晚复习到十一点。但愿孩子们考完后，能如释重负地在暖阳下尽情地游戏，然后，回家对爸爸妈妈说说在阳光下与小朋友一起游戏的趣事，一定比写在考卷上的作文有意思得多。

2. 每到期末，考完了之后，一连串的数字及分析就成为教师一学期努力的最后成果，这里并不想否认这种量化评价的重要。只是在分数的面前，一切本来和谐的东西被异化，一下子变得面目可憎。

“你们学校怎么搞的，七十分也算在优秀面？”

“怎么这么简单的数据都算不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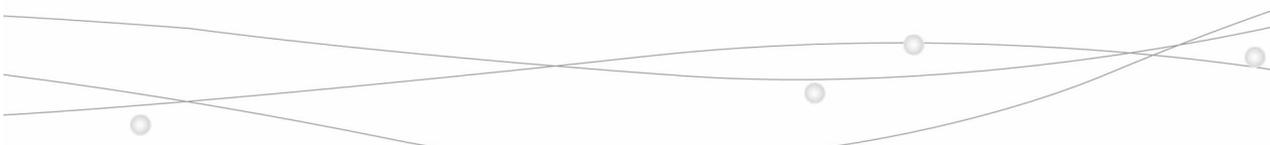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对不起，别告诉校长，这是年级组长让我们这样算的，如果校长知道了，年级组长会让我穿小鞋的。”

“平均分怎么会高得这么离谱？”

我们怎么能心平气和地对待分数？它太强势了，它是学校目标管理的一项重要指标，也就是说不管学校平时做了些什么，只要分数不到线，就是目标没达成。对老师，这分数也是维系声誉的命脉，有个老师上课很受学生欢迎，几次调考，分数排名都靠后，于是被提醒注意教学质量，这位老师从此沉默。这里分数等于质量。我们从不去想是不是考试本身的问题，在考试面前，我们没有尊严，质疑、猜忌、责骂、埋怨，甚至死亡，分数竟然连着这么些可怕的词语。

其实，谁都明白，在数据算不清的背后，有太多说不清的理由，不是算不清，而是不能算清，分数让我们轻易地把自己的诚信奉上。

教育行政部门在汇报工作时，从来都是用分数说话，老师们在介绍自己时不也常常说，我们班排名第几，平均分高出普通班多少。多数情况是在分数面前，我们主动缴械投降。



面对分数，我喘不过气来。

3. 期末还有一件难事，就是写评语，不准用电脑打印，每个孩子的评语必须达到 300 字以上，学校检查时，要交草稿，每个班 50 多个孩子，算算这两天必须写 3 万字左右。几个平时爱动笔的老师，在网聊时也怨声载道。老师们认为这样的评语是有必要的，但也纷纷质疑：为什么不能放在平时做？平时班主任的札记，与家长、孩子的交流本都没用了吗？……我想，这种要求的本意一定是好的，但一变成整齐划一的行政指令时怎么就有点不近人情了呢？

老师们是可爱的，这两天他们一定会咬着牙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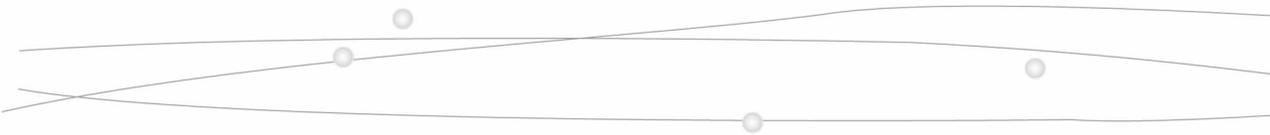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公交车上的思绪

别以为我对天气很挑剔，我知道我没这个权利，但我还是不得不说，这几天，天气确实不好，不算是抱怨。上车往往没有座位，无法读书，只能挤在人群中胡思乱想。

昨晚与团队老师在一起，她说长时间地坐公车会使人沉郁，我觉得有些道理。

狭窄的空间，让人无法逃逸，只能呆望着一张张毫无表情、木然的面孔，编织着一个个只能被我自己理解的故事。比如，去年秋天过后，在车上常见到一个女人，总在湖北大学那一站上车，然后在我前一站下车，我想她可能是新嫁到湖北大学的一位医生，穿着讲究、簇新，有几次我看到她丈夫在站台上送她，很幸福的样子。她提的袋子大多上面印有某某医院的标记，所以我猜她是我单位附近一所医院的医生，后来，丈夫不再送她，再后来，看她提一个保温桶上班，不再穿高跟鞋，我猜她可能是怀孕了，果然这个观察很准确，这让我颇为得意。这种自娱的方法，常常让我从他们细微的表情变化中读出生动的细节。就这样，胡乱地打发着一天近两个小时的无聊的公车时段。这样的想象有时让人愉快。

更多的时候是随着车子摇晃、移动，身体与思想都会感到深切的被悬



置的不安，思绪被车窗外的景物撕扯得无法接续。

我一直在想自己为什么一上车就会执著地挤到车尾宽大的后窗前，是因为那里让人觉得安全吧，无需要再担心其他上车人的挤攘，因为我已经在最后。就如同把自己放在最卑微处，反倒能使自己不再受打扰，自笑找到一种特殊的自护策略。

战栗的心

断断续续，《教育漫话》的书角有点卷曲，很多处被折角、有画痕，此书被我折腾得够戗，也读得差不多了。

“你不能在一个战栗的心上面写上平正的文字，正同你不能在一张震动的纸上写上平正的文字是一样的。”（《教育漫话》约翰·洛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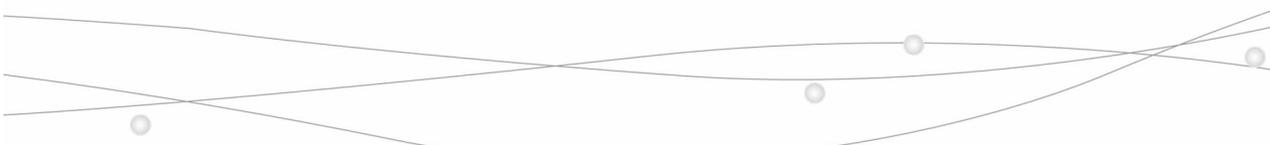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我喜欢这种表述，这是书中为数不多的比较感性的文字。

有一次听六年级的课，对即将开始的初中生活孩子们是这样表述的“初中不像小学，不补习就会跟不上。”“初中比小学恐怖多了。”“我妈妈说要是这一段不努力，读不了好初中，以后就别想找到好工作，就没指望了。”……对还没有经历的事物保持一定的警惕是有必要的，但我从这些话语中触到的分明是恐惧，而不是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恐惧的后面会是绝望和逃避。

“你要他的心理接受你的教导，或者增加知识，你就应该使他保持一种安闲澄静的气性”。我相信只有安闲澄静的教师才能带出同类的同学。我们这样的心境吗？如果没有，是什么扰乱了它呢？

晨曦中的风语

1. 我承认身体是一种特殊的耗材，它往往与我们的精神不相匹配，两者常常相互牵制，抗衡，结果总是身体讥笑着拖累精神走向虚无，以此



来发泄精神对它的不耻与不屑，它需要有被人关注的感觉。它惩罚精神的方法，是让你无所承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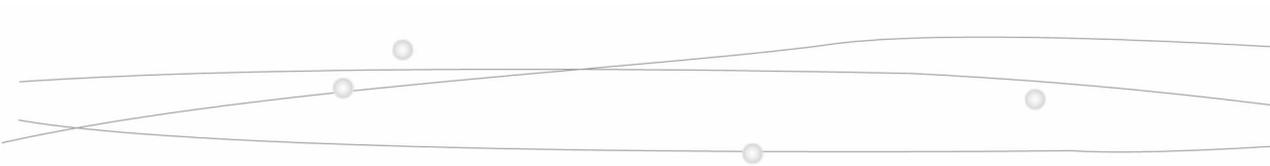
2. 常常想，自己在一条从教的路上走了十七年，时间太长，路也太远，想回头重新选择，无此胆识没有勇气，更可怕的是，找不到回去的路，已经不可能退回到原点，却还常常做着不带任何印迹重新上路的梦。有时笑一些人竟然敢决绝地离开现在，后来才知道，这笑更多的是笑自己孱弱，而对弃绝者充满敬佩和羡慕。如果能站在原点，我会怎么迈步，走向自主选择喜欢的？可我的问题总是不能确定自己喜欢做什么，不知道现在境况下所谓喜欢做的，是否在发生变化后仍旧是自己所喜欢的。我常出现这样不应该的幼稚，但并不愧疚。

3. 不企图与时光并行，不企图超越现在，我的能力所及，只能从现在出发，达到有限的远方，所有的对于我的未来，都打上了现在的烙印，我只能站在现在，痴痴地望着手中发红的激情蜕变成灰色的壳，我在里面，局限地存在。

4. 欲望与希望，分属自然与自我，人们总是企图去分离，但我知道我做不到，我没有合适的钢筛，我没有可能找到，我没法把它们清清楚楚地撕扯开。于是相信“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拧碎的心里，什么都盛不下，如何会有力量，不如将两者一同熄灭。发现自己落入自然的手掌，让自然来掌握自我，我无法判断，心里仅存的那一丝冥想算是希望还是欲望，我也不需要判断的存在。

雨 中

1. 本想接续《乡村往事》，回读时在记忆里的桃树，悠然游过一群蝌蚪，想用纸笔记录，却发现今天的温度、湿度、光线都极不适宜做春的回忆，风雨，湿冷，我们仿佛又退回到冬，我不知道时间是不是可以倒退，但我觉得文字的生长一定是需要阳光和温暖的，所以只能暂且放放，我不太担心，因为我知道记忆永远是属于记忆，那些尘封的记忆之页偶尔被翻



动一下，抹去的只是灰尘，记忆仍然完好无损。

2. 下雨，收伞，人们急急地上车。一位残障，只有一条腿，拄拐上来，未投币，司机问：“残疾证？”“差条腿还看不见吗？”“没有证，就不算。”

争执堵住了门，身后淋在雨中的人烦了，对司机嚷：“你不是个男人？”司机气：“凭什么说我不是？”“请你出示男人证。”“我还可以说你不是个人？不然，拿出证来说明你是人呀？”

顿悟，如果把口袋里的户口本、工作证、身份证、学生证、结婚证、出生证等等一并掏出，扔掉，谁还敢说，我还算是我？算是人？诧异地发现“我”其实并不是这个站在你面前微笑着的人，微笑其实毫无意义，“我”是由一些文字和一连串代码构成的，如果这些文字和代码一旦消失，尽管还是这个人，可确实已经不存在，我是谁？不禁捂紧了口袋。

3. 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人会拥有许多不曾预料的牵挂你的人，他们牵挂着你，而你实际上已经把他們远远抛到记忆的角落中了。

4. “当生活中的小挫折彼此争夺意义之时，大苦难永远藏在找不到意义的沉默的深渊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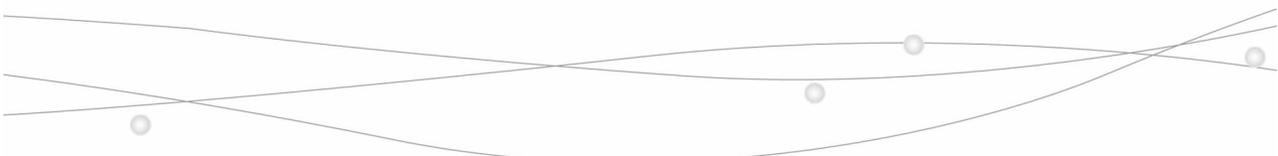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5. 我常常满怀信心地做着已经没有理由再抱希望的事，企图让自己从哪怕一点点的进展中找到维持的力量。

共同的平淡

前两天，在博客上看到一则公告，说是假期结束，生活复归平淡，没有什么值得记录，于是收笔。

我的生活，与他的生活，我想并无二致，我们拥有共同的平淡，可我仍在记，我会记些什么呢？

比如，今天元夕，一年的最后一日，几乎不记得，还是朋友发来短信，提示今日的不同。天一黑，屋外炮声雷动，天空中尽情释放着节日余下的激情，一片夺目的绚烂，与高悬的满月相映。我想这时，有人隔岸观



火，浸于花满树、星如雨的情境，有人月下与好友觥筹交错，有人牵妻携子，提灯猜谜。可到凌晨，天空不再有一丝喧闹的痕迹，绚烂终归于平淡，只有月亮仍澄明地行走于自己的轨迹，这让我更加确信一切热闹都是暂时而虚幻的，平淡才是真。节日只是人们害怕平淡，有意给日子做上人为的标记，而意义更是由人定义的。

节日于我意义渐淡。我用文字完成着对生活的标识，我不企盼文字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我不会玩弄它，让它染上一些流行的疾患。它只努力帮助我记住希望记住的。因为，我不太信任自己的记忆，所有的，有关我的记忆终有一天会散失无踪，死亡是自然赐予每一个生命的标记，不能逼视，却投影于我们生命的每一寸光阴中，提请我时时注意。我更不信任自己的肉体，我知道它们是易朽的，自己的文字也是易朽的，好在，我并不在意，这个世界上值得玩味的文字太多，用不着我来给它添点什么。我所捡拾到的文字，以前一定有许多人捡到过，在我之后，还会有人捡到。我只为自己而写，而它们只如实地记下我自己的人生境遇与感触，只在我的记忆中存在意义。想到这一点，我很放心来做一些味道平淡的文字，记录我平淡的生活。

一日碎片

今天的公车不知为什么非常挤，等了一趟，这一趟车上仍是人头攒动，苏漪犹豫了一下，看看时间，七点四十，第一天上班，不能迟到的，硬着头皮，上吧。在前车门投完了币，和司机打声招呼，要求从后车门上车，在人缝中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抓住扶手，算是安顿下来。

这趟车经过几所学校，车上多是学生，小些的，由背着书包的父母或爷爷奶奶牵着，大些的，三个一群，五个一堆，释放着一个寒假沉积下来的兴奋。

“你的压岁钱有几多？”

“莫得劲，我姆妈不高兴，给得不多。我跟你讲，莫理许老师，他真

的冒得味，不是个东西。”

一个黑而壮实的女生，不顾车箱的拥挤，与站在旁边的男生打闹一番后，开始了向身旁女伴高声地叙说，一脸的不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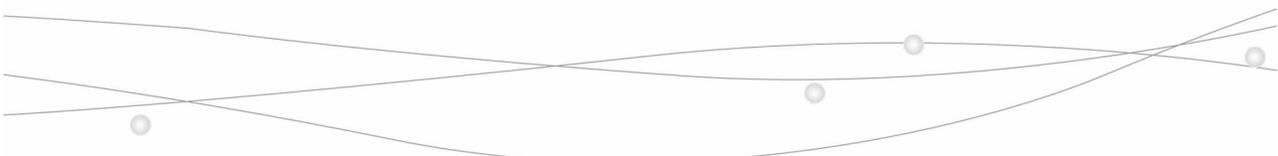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上学期，我跟他有个协议，叫他在开家长会的时候莫把我的成绩告诉我妈妈，开家长会的时候，全班的分数都报了，就是不报我的，我妈妈问，你说他荏不荏，当着全班的面他说我和他有个协议，不把分数告诉我妈妈，我妈妈觉得蛮冒得面子。”

一阵哄笑，车厢里不断的有人侧目，投来不满的目光。苏漪感到不安，她想到自己的学生，为这不曾相识的许老师抱屈，狠狠地瞪了几眼，可那女生根本没有感觉，仍在喋喋不休地骂。一个句子浮现在清冷的雾中：“我们知道我们身体里面，有一只野兽，当我们的更高的天性沉沉欲睡时，它就醒过来了。”谁能唤醒这帮孩子身体里更高的天性？无奈，只好望着窗外，雾已经消散了一些。

这趟车经过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商业区，人多车多，这会儿，不知怎么又堵上了，所有的车挤成了一堆，前面的路口，就好像一个不可能疏通的喉结。苏漪想起昨天报纸的报道，这个城市，又有十个道路工程在今天同时开工，难怪今天人多又堵车。苏漪比较害怕城市。

窗外，一个巨大的白色物体从那边街角转过来。一架板车，两个孩子在后面掌着推，一个孩子在前面夸张的弯腰拉着，车上下半部是一些废纸箱，上面的泡沫塑料有近两米高，约摸十二三岁的三个小小的身体，在这庞然一堆废泡沫的对比下，显得格外单薄。在人行道上，板车缓缓地移动。今天是报名的日子，他们却在这里当搬运。莫不是和自己小时候一样，必须卖了一篮鸡蛋才能拿着钱去报名？苏漪笑自己自作多情，现在还会有这种事？

后面推车的两个孩子突然跑开，前面的孩子往前更使劲地一拉，这才发现失去了支持。抬起头来，看见一个穿着白裤子、红羽绒服的外国老头正拿着相机对着自己，孩子本能地用手挡住脸侧过身，可没躲过，镜头不断地变换着角度，孩子不断地扭转着身体。有几次孩子的脸转过来，苏漪觉得孩子的眼睛看得到的，里面是屈辱和愤怒，为什么镜头就看不到呢？



镜头想拍到什么？通过影像唤起大众对人性的关怀吗？现在，这镜头能不能表现出基本的对人性的尊重，询问过孩子是否愿意被摄入吗？苏漪被生命的难堪带到了另一个境地，听到生活的尖叫，刺耳锐利，没有出路，只有回声。那些昨天我们还念念不忘的大事突然变得毫无意义，日常所思也变得微不足道，只想将自己的手挡在镜头前。

车开动了，“太不像话了！”车上有人愤愤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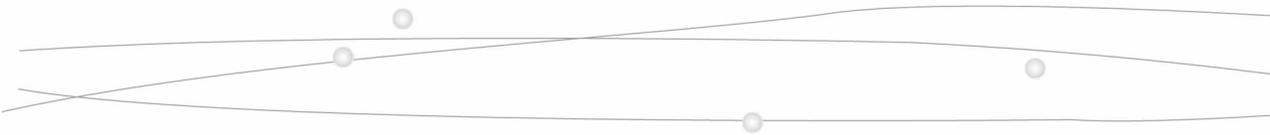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到办公室，还好没迟到，来得还算早，抹桌子，扫地。清理完后，同事们陆续地来了，大家抱怨着修路、塞车，互致新年的问候，一个假期，脸色都好多了，工作又驶进了快车道。上午完成了两个课程指导意见，边写边想，有多少人会认真地读，不考的科目，做起来有时令人丧气。在走廊上，遇到高中地理老师，他说，学校早就不开课了，可他的指导意见还得照写，自笑。

中午，竟然出太阳了，想去看一个好友，她近来太忙，身体又不太好，有些为她担心。她的学校离单位不远，苏漪想这样去实在是没来由，于是去千僖买了些糕点，算是找个由头。在校门口，苏漪又犹豫起来，远远地看见朋友走出办公室，苏漪想，这会儿去必扰了她的午餐，把东西放在门房，给她打个电话。

下午，单位集中开会，公示了定编定岗的情况，气氛有些紧张，听到有自己的名字，苏漪放心了。主任布置了今年的工作，书记说，主任说了些务实的，我就说点务虚的，接着他把三个代表、建设和谐社会说了一通，散会。快五点，回办公室，安排了下周的教研活动。向办公室主任汇报了近期工作的计划。

又是车站，公车，小孩的脸不断地闪现。

“每天生命的最真实收获，也仿佛朝霞暮霭那样地不可捉摸，不可言传。我得到的只是一点儿尘埃，我抓住的只是一段碎片。我注意地等待着春天的第一个信号，倾听着一些飞来鸟雀的偶然的乐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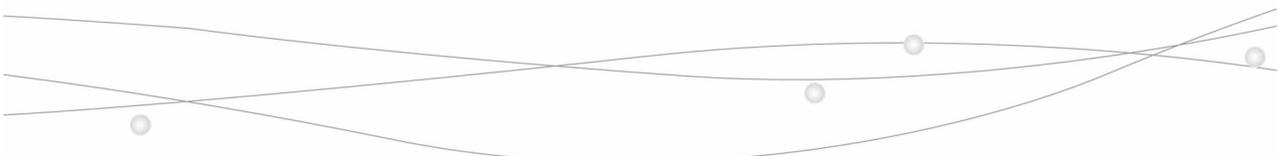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清晨的杂思

1. 明天，不今天，我就会卷入另一种生活的轨迹。为了给别人一个好的脸色，给自己一个好的心情，昨天早早地睡下，可惜没有睡意的眷顾，着实体验了几个小时的辗转难眠，说不清在想什么，躺着时不断地问自己，你在想什么，快睡吧，现在想来，可能正是这询问让人不安。于是，不得不靠在床头，企图抓住在眼前飘飞的零乱、扰人的心绪，把它们狠狠的钉在纸上，让自己逃脱。

2. “无论你身居何处，与谁相处，你便受制于各种牵引”（子墨），我不得不承认各种牵引的存在，我们常在慨叹时说“力不从心”或“身不由己”，不由己，我们却很难说清由了谁，或是由了一种生活的轨迹，谁也逃不掉。一个大胆的假设，倘若我们脱离当前生活的轨迹，任由我们自己随心随性，我们又可能做些什么呢？是不是情形一定比当前要好呢？我们是否能像梭罗一样澄明而清朗地在湖畔筑屋居住呢？我想可能有更多的人会无所适从，我们习惯于用忙碌来填满自己的空寂。其实，有时候，我们对寂寞的恐惧远远大于忙碌，于是忙碌成了最好的防止面对自己的借口。于是有人用忙碌治疗心灵的伤痛，但要命的是一旦当他停下来，追问意义时，他会伤得更重，忙碌这药剂治标不治本，于是他不能停，像上了发条一样。不再追问，生活就复归平静。正如我在博客中捡拾到的那句：“有个学者常常感叹：现在我越来越觉得起点就是可疑的，但我再也无法重新开始，更不可能有所省悟，我是自己的抛物线，我抵达的是最后的虚无。”

3. 我害怕说喜欢寂寞胜于热闹，喜欢无聊胜于忙碌，这会让人用惊异的眼神望着我，仿佛是个异类，诚实地说，我的确是这样想的。“当我寂寞到无聊的时候，我会忍受，绝不逃避，我不到电视机前呆坐，我不想打电话呼朋引伴，甚至于不急于打开书，宁可陪着我的寂寞多坐一会儿，从容地品尝寂寞的味道”。我知道，想做的事是做不完的，想读的书也是读不完的，不妨，停下来，在寂寞里读读自己的灵魂。在黄昏的天色中，



比较容易迷失，可能是由于白日忙碌的侵扰，暂时停顿会让敏感的心有些不适。这时，云都会有一丝倦意，晒台上的仙客来、铁树、酒瓶兰，和早晨我离开时并不二致，我倒要问问这孤独的植物有谁做伴？我会告诉自己，我并不比屋角那只结网的蜘蛛，比游泳池里从夏一直存到冬的一池绿水更寂寞，晚风吹起的微波，算不上什么风暴。眼前的鸽群、房舍、树木，它们没有恐惧，静默着，如同“自然的看守者——是连接一个个生气勃勃的白昼的链环”。我的宁静只有涟漪而没有激荡。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太阳、月亮和星星，我有一个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小世界。

4. 从漆黑辗转的寒夜到微明宁静的清晨，其间许多思绪扎下了根，并自主地发展着它们自己，有时由不得我。

几句疯话

1. 过年的聚会，话题无非有两个，一是房子，二是车子。提到房子，想起一个笑话，一天同办公室的张老师说她有个新发现：“我们小区里好多家都 feng 了，前一段，物业不准 feng，后来，有几家 feng 了，我也准备下个月 feng。”一口地道的京腔。我和办公室的另一位老师先是对视、疑惑、浅笑，终于笑得直不起腰，问：“你 feng 是不是要先向物业申请啊？”张老师回过神来，辩道：“我说的是做封闭凉台。”

拿些钢筋水泥把唯一向着天空的一角封住，将自己囿于其中，这和疯有什么不同呢？大抵，我们都 fend 了。

2. 昨天在博客中读到一篇文章《如此“合作学习”——八年级同学快速完成寒假作业纪实》，开篇作者写道：“偷窥别人的日记是不道德的，不过经验告诉我，要深入、准确了解子女，这的确是一条捷径——至今为止，我这一秘密行动还没有被发现。”但他接着说：“读了这篇日记，我深感忧虑，不知如何是好。”

文章对儿子的日记进行了全文的抄录，大意是几个毛头小子，为了不让“寒假作业”给快乐的寒假带来阴影，暗地里商量分工合作，突击抄寒

假作业，并得逞，儿子在最后写道：“但现在我突然有些不安，要是爸爸知道该怎么办？”

作为一种特有的家庭教育方式，老子读完日记后没有直接指着儿子的鼻子兴师问罪，已经是教育学的小胜利，选择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全在家长的选择，我不能在这里胡说八道。

想到其父录入这篇文章时一定关着门，神色慌张，不时朝背后张望，担心这时儿子突然出现，从个体体验来说，这和儿子躲在宿舍里抄作业的感受并无二致。

父亲这时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现在突然有些不安，要是儿子知道了应该怎么办？”

显然，从文字中，读不出这种不安，我倒真的有点感到忧虑，不知如何是好了。为儿子？为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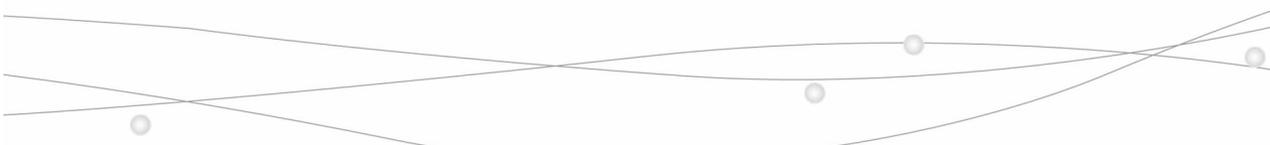
一笑而过

生活中的事，很难谈得上有什么意义，有时几乎接近无聊，记下，一笑而过。

无聊常用来诠释没有意义或不起作用的事，昨天做的几件事，可以算作无聊了。

第一件与睡意的斗争。这场“战争”已经旷日持久了，什么战术都用上了，而且软硬兼施，祈求它、责骂它、安抚它、怒视它，各种手段用尽。到了人们安眠的时刻，我就开始焦虑地等待它的光临，我试过各种方法逮住它，可它像与我捉迷藏一样，你这里一放平，它立即就离开，你再起来，它就又来，一放平，它又走，不胜其扰，看到这番折腾，它一定躲在一边窃笑，我决定不在意它，或者说干脆缴械投降，它爱来不来，随它去吧。你瞧，这样，它就无计可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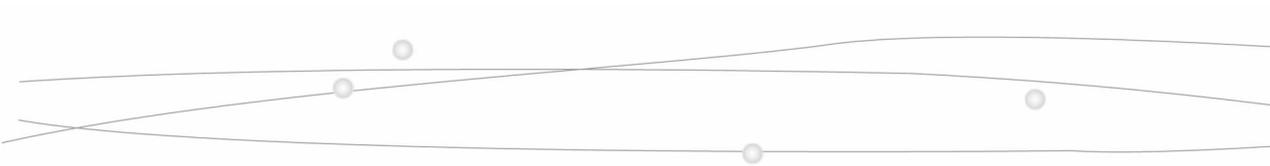
新闻里有恐龙灭绝的原因新说：因为它们的睡姿不对，无法进入深度睡眠。笑谈！



第二件是种花。前天注意到晒台上的花盆里一片荒秽，有生命的东西很难侍弄，没有生命的花盆依然如故。以往总是请楼下花市的老板来家做一次性的维护，除掉旧的，种上新的，每天只是浇浇水，和它们谈不上有感情，倒是路过花店时老板总在询问它们的状况，毕竟是一手养大的。今天，我想自己动手试试，把各盆中的老枝拔去，很是费劲，把土集中到一个大盆里，用小铲子理出其中的石块，把土块拍散，和上一包花肥，搅匀，将买回的四种不同的花籽撒到四个小盆里，浇足水。等待发芽的心情与儿时并无二致，做这些事时，眼前满是少年时与家人在自留地里种黄瓜的情形，仿佛听到梭罗述说在瓦尔登湖畔的种豆的经历，种植让人有一种莫名的踏实感。

第三件做面包。我知道我做不好，也不想这么麻烦，但丈夫对饮食安全过敏，只要有风吹草动，有些食品就会被列入我家的禁食系列，牛肉、转基因油、鸡、淡水鱼、热天的小白菜、卤制食品、腌制食品等等不胜枚举。不知道是什么新闻里发出了有关糕点的不安全的信号，于是，在外买糕点就被禁止，女儿每周又需要带糕点到学校做间点，只能买一面包机，自己研制，说研制一点儿也不过分，按照配方表试过四次，三次是死面团，一次成馒头。不断分析原因，女儿从物理化学的角度，我从时间、加水量、面粉的种类的角度，我对面包做不做得成功已经没有信心，但我们都觉得这种实验挺有趣。但也有点担心，媒体不断地曝光，会不会有一天，我不得不去自己种菜，养鸡呢？哈……复归田园，也挺好，以后大家到菜地里找那个大妈就是我了！

第四件陪女儿理发。女儿从幼儿园参加体操比赛时开始留小辫，后来学跳舞，小辫一直留着，到初三班上像割韭菜似的，女生已经一律短发，女儿回来反映了情况，我和孩子都有些动心，随大流吧，不然，全班就你一长发，不是把不爱学习的罪名昭然挂在脑门上了吗？临到要去理发店，她爹一声叹息，我们剪发的决心全线崩溃，于是，一直长发至今。女儿像我，头发奇多，一长，洗起来就是个大工程，小时候，总是我帮她，不知不觉，我下了“岗”，现在太长了，她自己都觉得不方便。昨天，陪她剪头发，用了足足三个小时，听理发师征求她的意见，我正准备插言，以往



的时候，理发师会问我怎么做，这会儿，理发师直接问她，可能她看上去是个大孩子了。陪着她聊天，看到对面一位烫发的，头上戴个帽子，帽子鼓鼓的，几个小孔不停往外冒气。我一边给她描述，一边笑个不止，女儿笑了一阵，愠怒道：妈妈，你这样笑把别人笑傻了。我赶紧收住笑，女儿开始管我了，在很多方面，挺幸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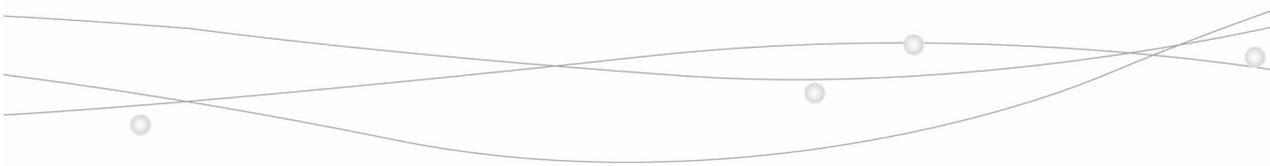
寻找意义

1. 刚才还是黎明，这会儿已是深夜，平平常常的一日，没有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

2. 将自己闲置起来，没有逼视，没有追问，没有审度，没有急切，没有焦躁，只余素纸一张，清茶一杯，文字一团，躺椅一副，听得到自己跳动的心一颗。静观世间的忙碌，草木的萌生，与光临晒台的小鸟交谈。闲得有些奢侈，全然没有虚度了时日的罪恶，也不担心碌碌无为的指斥。别问我这样的时日有什么意义，我无法说出，但这一刻的心安，伸手几乎都触得到自己的灵魂，不再探寻意义，就这么静静地发呆，心里只余天和去除了一切杂质的纯我，在恍惚中陷入若有所思的混沌中，一些影影绰绰的幻象，明灭倏忽地掠过空茫的视野。不急于抓住思绪，在暖暖的春日中晒着，也不急于改变自己在躺椅里的身姿，我以我最可能的形态存在于我最可能生活的时代与状态中，就这样，我能感到已经稀薄的幸福。

3. 我知道下一刻，又会为外物、事务所惊扰，可这一刻，我不会去想，有什么事不可以暂时丢开呢？有时我们是害怕面对自己，于是我们一边用忙碌来充实，一边奢望着安闲，其实，很简单，只需要放下手中的活，静静坐一会儿。不知道忙碌和安闲，哪个更接近于生活的真实。忙碌时专注于忙碌而不抱怨，安闲时享受安闲而不惶恐。

4. 我已经善于从各种纷扰中撤退，朋友说，我是个消极的颓废派。我想，问题是我对什么消极，对什么颓废，如果那是些原本不值得我去烦心的事，我宁可就这样享受着日，享受着夜。



写在一个陌生的城市

1. “我的主，你的世纪，一个接着一个，来完成一朵小小的野花。”
(泰戈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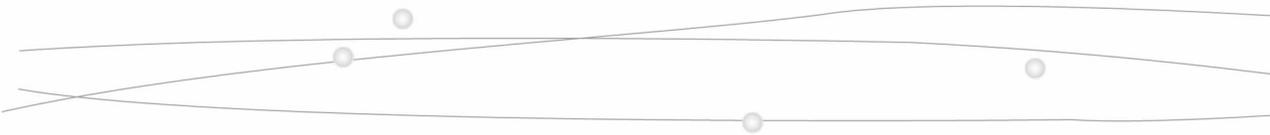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2. 一路的风景已经没有印象，但朋友所讲的家乡学校特殊的写黑板的方式却再也忘不了。因为没钱购买粉笔，老师创造性地在讲台上放一盆水，用手指蘸着在黑板上书写，并嘱咐孩子们快看，快抄，不然一会儿这水印的字就没了。朋友的描述很细致，让人想得出一班孩子的慌张而无奈的眼神，黑板上的字若隐若现，行将消失，随着消失的还有教育的良心。

3. “从可以改变的做起”，尽管也能听到目力所及范围外的痛苦，但我只能做些我的手所能触到，这个小小范围的事。我无力而微小，也许做不了什么，但这不等于我什么都不能做，至少，我需要做到不坏，我只能对自己这样要求，我告诉自己要有耐心，知限度，因为上帝都能宽容自己，用一个个世纪去完成一朵小小的野花。

4. 咸宁以温泉闻名，来了，少不得去“泡汤”，一股柔软的热流从地下缓缓升起，浸润于大地的血脉中，兴奋而惊讶，但如果要说说咸宁的温泉是什么样的，我会有困难，很难找到合适的词来表达，只有肌肤记得冬日寒风里的温暖。

5. 朋友常出门开会，不断地离家移动，使他极不适应，到会后，在寝室里等待会议开始，有时间，却不知道做什么好，这不同于在家里的休息，可能阅读、写作、听歌、喝茶，一切都是陌生的，陌生的东西很难让人觉得友好、安然。于是身心都被闲置着，这种闲置不是安闲而是“不自在”，即自己不在，一切都不合于平时自己的所用。而他们又不得不常常这么“不自在”地出门。

6. 害怕听喝醉的人说话，他会絮絮不止，不知所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种时候，人最容易自我吹嘘，人的暗面被酒精逼出时，它是那么无知



而粗糙，可怕的是他本人感觉不到。

7. 今天是最后一日，上午就要离开。早起，我端杯热茶拉开窗帘，往外看，窗子正对一条通到山里的柏油路，天还没大亮，雾气粘湿了路面。我似乎在等着什么，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调皮地把双肩书包挂在胸前，这个时间都会从路的高处一路小跑过来。第一天，他经过窗下时，放慢了步子，好奇地望着站在玻璃后的我，我们相视而笑，孩子的眼底是那么纯净，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温暖。昨天，他经过时和我对视的时间更长，最后微笑着羞怯地向我招招手，转身向坡下跑去，似乎我们是如此熟知。今天他还会来吗？外面好像有点小雨，一个小小的身影出现在路的一头，他举着雨伞，迅速地跑过来，在窗下停住，微笑地望着我，我拉开玻璃说：“你好！”“你好！外面下雨了！”孩子说。“现在去上学吗？”他点头，继续往前走。目送他走远。明天他如果再次驻足只看到玻璃后的窗帘，他会失望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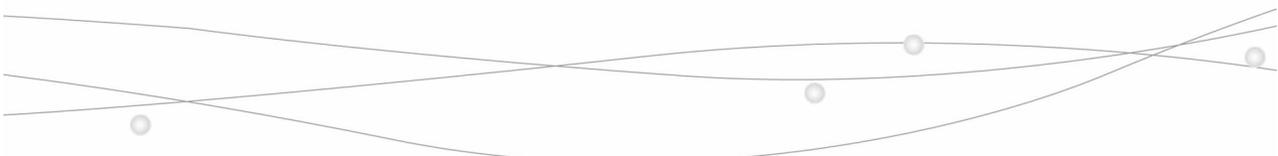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我知道这样的场景可能会很快在记忆中模糊、消逝，温暖的记忆让一瞬成为永恒。

8. 我常常将自己困于自己的空间里，我不羞于承认对体制、对政治、对经济的后知后觉，往往是别人都意识到了，我才弄清楚，也不是装糊涂，是真的不清楚，但又不想弄清楚。所以往往是等事情有了结果，我才将片断连缀起来，然后说：“哦，原来如此！”这话却是用来赞叹自己是幸运的，因为少了些先知先觉的惶惶然，其实，只有我知道我是不是明白。

9. 遇到陌生人，人们会相互介绍或自我介绍，大家总是很有自信地告诉自己或别人，我是什么样的，或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总不太相信那些词汇，词语总是片面的，它们远没有人的本性丰富。所以，我更愿意相信人们在相互接触中的感觉，这样也使我不会对某个具体的人恨之入骨，或趋之若鹜。

划过天际

1. 常常捧杯茶，向着窗外呆呆地凝望，常常自问那划过天际的是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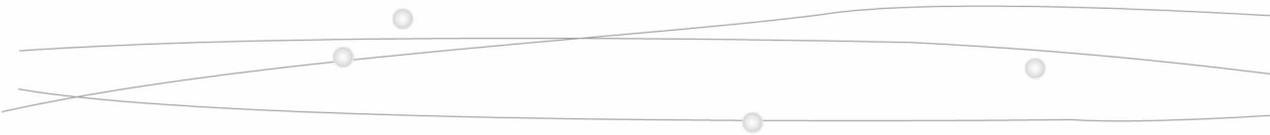
么？一片红云？那只是我看到的，如果换个角度，问问飞在晨曦中的鸽子，它会认为那是什么，红云上面一定有不为我知的存在。我看见了，在这个时间和空间，眼神与一片红云不期而遇，却无法真正理解，我只能描述我所看到的，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着毫无意义的自我对话。

2. 听说，奶奶在生前就为自己买了块墓地，为自己的后事安排妥当。听说奶奶去世是在1997年，墓在苏州，我不曾去过，也没有去寻访的愿望，一切都只是听说，她的离去几乎切断了我与那个家的感情命脉。她在我心里，还是那个牵着我的手走在石条路上的奶奶，婉转地叫着我的乳名唤我回家的奶奶，声音划过天际，从来没有在耳边消散，一切都仍在记忆里。所以，不必做害怕忘记的祭奠，有一天，我也会划过天际，如她一般。

3. 作为一项家务，会在清明为一些人扫墓。仔细地读墓碑，一遍遍，每年读，希望从中找出墓的主人与我的生命轨迹重合之处，我越发相信，所有的意义，只有通过个人的感触才能得到确认。然后，远远地站着，木然地看着焚香、炸鞭、叩首。读着近旁的墓碑，被一位坐在轮椅里的老人吸引，满头的白发，眼神呆滞，脖子上围着条毛巾，就像怕小婴儿吃饭或流口水打湿衣服的围脖，头吃力地抬着。一个中年女子，不断抚摸着她的白发，扶着她的头以免耷拉下来，和身边的人聊着她近期的饮食，就像好多年轻的妈妈抱着孩子述说孩子今天吃过什么一样。老人安静地望着近处的坟头，也许感觉到生命正从天际划过，落入土中，和近处的麦子、油菜和那头悠闲吃草的老牛一样，和所有的生命一样，最后在天际划出一道弧，落于虚无中。

4. 长时间地凝视墙角不动的蜘蛛或是看似静止的植物，我发现在这些自然的身上，我能够得到最原始最厚重的安静和耐心。

5. 班主任对一个小组的孩子说：谁把彩色笔分一下，其他小组好像没带。一个穿格子衬衫的小男孩子兴冲冲地站了起来，在其他孩子还没有想好是不是要把自己的彩色笔分给别组同学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给各组发他的彩色笔了，一组三支，很认真地分发，还注意了颜色的搭配，低头，从自己的盒子里拿出，轻轻地放在各组桌子的中间，微笑着，有几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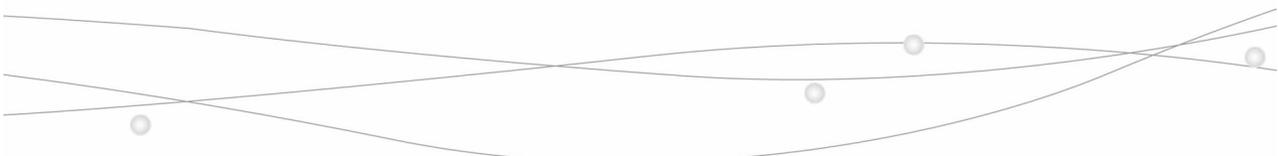
孩子小声地对他说谢谢，大多数还他以微笑。小男孩心情的愉快，从他的脚步声里都能听得出来，返回自己的座位时，他对着班主任笑了，班主任叹惋地说：你要把这主动劲用在学习上就好了。我看到微笑从孩子的脸上划过，落于趴在桌上的孤寂中。

只是经过

1. 列车又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停住，立在窗前，被铁轨旁一棵形态奇特的树吸引，它为什么比同排的其他树高大？有强烈愿望，想了解它、记住它。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徒劳，我无法告诉您关于它的故事，因为我无法知道这树在种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它是不是从小就生长在这里，它不会被台风吹倒，在遇到旱季时会不会渴，会不会有人来给它浇水。我只匆匆地看到它露出地面的部分，确切地说只能看到它面对我的那一部分，而且是透过车窗，投去的一瞥。我的眼神与它在一瞬相遇，并不能看到在地下，它的根会伸向哪里，我所见的树是多么有限，心里竟然生出一丝敬畏。我不得不承认我只能描述我所见到的那部分，而无法真正地讲述它们。车在一阵猛烈的摇晃中开始了又一次的旅程，我只是经过而已。

2. 也常常经过学校，经过教室，偶遇老师与学生，在他们之间漫游、串联、采集、体验、理解。我不得不承认，我不可能描述一个完整而丰满的学校、教室、教师或学生，因为我不可能跟随他们始终，我不可能了解他们在我未遇之前的情状，和分离之后的种种可能。我只是经过而已，从一个角度张望，在这一时刻与他们相遇，然后是分离，留下印象，或者是忘记。正是这点滴的印象构成了我全部的心绪。我只能描述我们相遇时的一些零碎的，我自认为真实的片断，所以告诫自己不要轻易地判断。这种局限性，让我在遇到一个个具体而陌生的孩子时，对未曾与他们共同经历的去充满好奇，从而达成对孩子们当前行为状态的宽容和理解，而对那些不可预知的孩子的发展更是充满期待。

3. 我说出的只可能是我的思考。有一个词，常常被我们轻易地挂在



嘴边，“换位思考”，惶惑它的可能性有多大。尽管常常能与另一个自我相遇，做着只有自己理解的对话，但对他人的理解，只可能是自我的投射。用自己的方式来解读您的心境，并不为自己的误解担心，所以当我误读了您时，请您务必谅解。

4. 请您别再为这次小小的过失忧惧，我知道任何生活比我想象的都要复杂得多，我能够尝试着为您的过失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我开始为自己发现您的抄袭感到不安，尽管我采用了最隐晦的方式向您谈及，请相信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在您的追问下向您解释不采用这段文字的原因。但我清楚我没有权力责备，因为我知道“人性的恶，不只是显性罪者的专利”，在我的欲望比我实际行为大的那部分可能中，也许正隐着一样的错误的企图。

5. 一个会议主持人下台后，直奔到我面前，扬着手，一脸兴奋“谦逊”地对我说，今天做得真糟。尽管不太喜欢他的主持方式，但我想那也只是我的感觉。我心里清楚他想要的是什麼，狠狠地赞赏他主持得真好，还等我为自己的虚伪自责，已经感受他的身上爆发出的由衷的快乐，我开始得意于选择了正确的回应。

6. 写到这里，不禁自问，我想透过文字告诉您什么呢？我甚至不能确切地说出这些文字的意义，它们好像算不得什麼，就像一个人在深夜冥想、祈祷、忏悔时在白纸上画出一道道形迹，只是这些文字恰恰经过我的指尖而已。